

魯迅全集

第十一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魯迅全集

第十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

作 家 書 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魯迅全集 第十一卷 目次

月界旅行

辨言	九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懷舊 破寥寂社長貽書	一三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 登演壇雄譚震俗	一九
第三回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 觀象臺寄簡論天文	二五
第四回 喻星使麥氏頌飛丸 廢螺旋社長定鉅礮	三一
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對一士懸金	四一
第六回 覓石丘聯騎入山 鼓洪鑪飛鐵成瀑	五〇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舵樓遇畸士	五九

第八回	溫素五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六
第九回	俠男兒演壇奏凱	老社長人海逢讎	七
第十回	空山覓友游子斷魂	森林無人兩雄決鬪	八
第十一回	羨道遙游麥公含憤	試震動力粟鼠蒙殃	九
第十二回	新實驗勇士服氣	大創造巨鑑窺天	九
第十三回	防蠻族亞電論武器	迎遠客明月照飛丸	一〇
第十四回	縱詭辯汽扇驅雲	報佳音彈丸達月	一三

地底旅行

第一回	奇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	一三
第二回	割愛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險登高嚇游子	一六
第三回	助探險壯士識途	紆貧辛荒村駐馬	一四
第四回	拚生命奮身入火口	擇中道聯步向地心	一三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徵幸靈泉醫渴	一四
第六回	亞薩士痛哭無人鄉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一四

第七回	泛巨海垂釣獲盲魚	入戰場飛波現古獸	一五
第八回	大聲出水浮嶼擬龍	怪火搏人荒天掣電	一五
第九回	擲磁針磧間呵造化	拾七首碣上識英雄	一六
第十回	埋爆藥再闢亞崙洞	遇旋渦共墮焦熱獄	一六
第十一回	乘熱潮入火出火	墮樂土舍生得生	一七
第十二回	返故鄉新說服羣儒	悟至理偉功歸怪火	一七

域外小說集

序言	一八五
略例	一八七
謾（俄國安特來夫作）	一九一
默（俄國安特來夫作）	二〇二
四日（俄國迦爾洵作）	二二五

現代小說譯叢

黯澹的煙靄裏（俄國安特來夫作）	……	三三五
書籍（俄國安特來夫作）	……	二六一
連翹（俄國契里珂夫作）	……	二七〇
省會（俄國契里珂夫作）	……	二七九
幸福（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	……	三〇二
醫生（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	……	三一五
戰爭中的威爾珂（勃爾格利亞跋佐夫作）	……	三四七
瘋姑娘（芬蘭明那·亢德作）	……	三七〇
父親在亞美利加（芬蘭亞勒吉阿作）	……	三八七

現代日本小說集

掛幅（夏目漱石作）	……	三〇七
克萊喀先生（夏目漱石作）	……	四〇一
遊戲（森鷗外作）	……	四二一
沈默之塔（森鷗外作）	……	四三二

與幼小者（有島武郎作）……………四四六

阿末的死（有島武郎作）……………四六四

峽谷的夜（江口渙作）……………四九九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菊池寬作）……………五二四

復讐的話（菊池寬作）……………五三七

鼻子（芥川龍之介作）……………五五二

羅生門（芥川龍之介作）……………五六三

附錄：關於作者的說明……………五七五

工人綏惠略夫

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後……………五七五

工人綏惠略夫……………五九五

月界旅行

美國 培倫 作

小科譯月界旅行辨言

在昔人智未開，天然擅權，積山長波，皆足爲阻。遞有剝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漿而諷，（註一）日益衍進。惟遙望重洋，水天相接，則猶魄悸體慄，謝不敏也。旣而驅鐵使汽車，艦風馳，人治日張，天行自遜，五州同室，交貽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樂，山水之險，雖失其力，復有吸力空氣，束縛羣生，使難越雷池一步，以與諸星球人類相交際。沈淪黑獄，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頌至德，斯固造物所樂，而人類所羞者矣。然人類者，有希望進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猶不知饜，發大希望，思斥吸力，勝空氣，冷然神行，無有障礙。若培倫氏，實以其尙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凡事以理想爲因，實行爲

（註一）漿字疑是漿字之誤，諷字疑是驅字之誤。——編者。

果，既蒔厥種，乃亦有秋。爾後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習不爲詫。據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則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嗚呼！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興矣。

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國碩儒也。學術既覃，理想復富。默揣世界將來之進步，獨抒奇想，託之說部。經以科學，緯以人情。離合悲歡，談故涉險，均綜錯其中。間雜譏彈，亦復譚言微中。十九世紀時之說月界者，尤以是爲巨擘矣。然因比事屬詞，必治學理，非徒撫山川動植，侈爲詭辯者比。故當觥觥大談之際，或不免微露遁辭，人智有涯，天則甚奧，無如何也。至小說家積習，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此書獨藉三雄，自成組織，絕無一女子廁足其間，而仍光怪陸離，不感寂寞，尤爲超俗。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彼織兒俗子，山海經、三國志諸書，未嘗夢見，而亦能津津然識長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實鏡花緣及三國演義之賜也。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

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誌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鱗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羣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

月界旅行原書，爲日本井上勤氏譯本，凡二十八章，例若雜記。今截長補短，得十四回。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其措辭無味，不適于我國人者，刪易少許。體雜言龐之譏，知難倖免。書名原屬『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時二十分間』意，今亦簡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譯者識于日本古江戶之旅舍。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懷舊 破寥寂社長貽書

凡讀過世界地理同歷史的，都曉得有個亞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亞美利加獨立戰爭一事，連孩子也曉得是驚天動地；應該時時記得，永遠不忘的。今且不說，單說那獨立戰爭時，合衆國中，有一個麥烈蘭國，其首府名曰拔爾社摩，是個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車馬如雲。這府中有一所會社，壯大是不消說，一見他國旗高挑，隨風飛舞，就令人起一種肅然致敬的光景。原來是時瀕年戰鬪，人心恟恟，經商者捐資財，操舟者棄舟楫，無不竭力盡心攷究兵事。那在坡茵兵學校的，更覺熱心如熾。這個說我爲大將，那個說我做少將。此外一切，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了。爾後，費卻許多兵器彈藥，金資人命，遂占全勝，脫了奴隸的羈軌，造成一個烈烈轟轟的合衆國。諸君若問他得勝原因，卻並無他故：

古人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國也不外自造兵器，十分精工，不比不惜重資，卻去買外國廢鏤，當作槍礮的；所以愈造愈精，一日千里，連英、法諸強國極大鋼礮，與他相比，也同儻僥國人遇着龍伯一般，免不得相形見絀了。此時說來，似乎過于誇大。其寔美國人礮術，天下聞名。猶如伊大利人之于音樂，德國人之于心理學一般。既已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他偏又聚精會神，日求進步。所以連歐洲新發明的『安脫崙格』、『排利造』、『波留』等有名大礮，也不免要退避三舍了。……諸君，你想偌大一個地球，爲什麼獨有美國礮術，精妙一至于此呢？前文說那拔爾社摩府中，不是有一座壯大無匹，花旗招颺的會社嗎？這便是製造槍礮的所在。當初設立時，並不托官紳勢力，也不借富商鉅資；單是一個大礮發明家，同一個鑄鐵師，商量既定，又招一個鑽手，立下這槍礮會社的基礎，行過開社的儀式。不料未及一月，就有盡力社員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同志社員三萬五千六十五人。當下立定條約，說是萬一新發明大礮難以成功，則須別出心裁，製造別種斬新利器。至于手槍短銃等細小物件，卻並不介意，惟有專心致志鑄造大礮，便是這會社的宗旨。到後來會社中社員，越聚越多，也有大將，也有少將，一切將校，無所不有。若把這會社社員題名簿一翻，不是

寫着戰死，就是註着陣亡；卽偶有幾個生還，亦復殘缺不完，瘡痍遍體；有扶着拐杖的，有用木頭假造手足的，有用樹膠補着面頰的，有用銀嵌着腦蓋骨的，有用白金鑲着鼻子的，蹣跚來往，宛然一座廢人會館。從前有名政治家卑得刻兒曾說道：『把槍礮會社中人四個合在一處，沒一條完全臂膊；六個合在一處，沒一雙滿足的腿。』可想見這些社員情形了！雖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們雖五體不全，而雄心未死，常撫着彈劊刀痕，恨不得再到戰場，將簇新大礮對敵軍一試。晉人陶淵明先生有詩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蒼海；

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像是說這會社同社員的精神一樣。那曉得世事循環，戰爭早畢，大礮炸彈，盡成無用長物。當初殺人成阜的沙場，也都變了桑麻如林的沃壤。老幼熙熙，歡聲載道。祇有槍礮會社社員，卻像解館先生，十分煩悶。雖是只管製造，想發明空前絕後的大礮；無奈不能寔地試驗，只好徒托空言罷了。加之會社零落，堂室荒蕪，新聞紙堆累几上，黴菌麤麤，竟無一人過問。可憐從前車馬絡繹，議論囂囂的所在，竟變做荒涼寂寞的地方。回想當初，硝烟慘淡，

鏢雨紛飛的情形，不是做夢，還遇得着麼？人說可喜的是天下太平，四海無事，那曉得上馬殺賊的壯士，卻着實傷心呢！……一日天晚，有一會員叫做漢佗的，走進自己的休息所，把木鑲的假腿向火爐上一烘，說道：『目下時勢，豈不怪極了嗎！我輩竟無一事可爲，豈不是一可悲嘆的世界嗎！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够有霹靂似的礮聲，給我暢暢快快的聽一聽呢？』旁邊坐着的畢爾斯排，本來極其洒落，把斷腕一伸，連忙答道：『如此快事，那里還有呢！雖然遇着過愉快的時候，誰料半途竟把戰爭中止了。從前的大將，仍然去做商賈；彈丸的倉庫，竟堆了棉花。唉，將來亞美利加礮術，怕還絕迹的了。』有名的麥思敦，把樹膠作的頭蓋骨且搔且說道：『是的。此刻時勢太平，已非研究礮術學的時候，所以我想造一種叫做白礮的，今日已製成雛形，此礮一出，到可以一變將來戰爭模樣。』漢佗忽然記起麥思敦新發明的第一回就打死三百七十三人的大礮，忙問道：『當真嗎？』麥思敦道：『決非靈』（註二）言。然須加一層工夫精神，故尙未成就。目下亞美利加景况，百姓悠然，只想過太平日子；然而人口非常增多，有的說恐怕又要鬧事了。』大佐白倫彼理道：『這些事，總是爲』

（註二）疑是虛字之誤——編者。

歐羅巴洲近時國體上的爭論罷了。」麥思敦道：「不錯不錯！我所希望，大約終有用處，而且又有益于歐羅巴洲。」畢爾斯排大聲道：「你們做甚亂夢！研究礮術，卻想歐洲人用麼？」大佐白倫彼理答道：「我想給歐洲人用，比不用卻好些。」麥思敦道：「不錯。然而已後不去盡力研究他，亦無不可。」大佐白倫彼理道：「爲什麼呢？」麥思敦道：「想歐羅巴的進步，卻同亞美利加人思想相反，他不從兵卒漸漸昇等，是不能做大將的。不是自造鐵礮，是不能打的。」漢侖正拿着小刀，在那里削椅子的靠手，一面說道：「可笑得很！要是這般，我們只好種烟草榨鯨油了。」麥思敦發恨道：「那是什麼話呢！難道以後就沒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嗎？就沒有試驗我們火器的好機會嗎？難道我們的好機會，輝映空中的時候，竟會沒有嗎？同大西洋外面國度的國際上紛爭，就永遠絕跡了嗎？或者法國人把我們的汽船撞沉了，或者英國人不同我們商量，竟把兩三人縊殺了，這宗事情，就會沒有嗎……倘若我新發明的白礮，竟沒實地試驗的好機會，惟有訣別諸君，葬身于愛洱噶尼沙的平野罷了。」衆人齊聲答道：「果然如此，則我們亦當奉陪。」大家無情無緒，沒精打彩的談了一會，不覺夜深，于是各人告別回房，各自安寢不表。到了次日，忽見有個郵信夫進來，手上拿着書

信，放下自去。社員連忙拆開看時，只見上寫道：

本月五日集會時，欲議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謹乞

同盟諸君子賁臨，勿遲是幸！

十月三日，書于拔爾祛摩。槍礮會社社長巴比堪。

社員看畢，沒一個曉得這啞謎兒，惟有面面相覷。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聽社長的報告。正是：

壯士不甘空歲月，秋鴻何事下庭除。

究竟爲着甚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 登演壇雄譚震俗

卻說社員接了書信以後，光陰迅速，不覺初五。好容易挨到八點鐘，天色也黑了，連忙整理衣冠，跑到紐翁思開爾街第二十一號槍礮會社。一進大門，便見滿地是人，黑潮似的四處洶湧。原來住在拔爾社摩的社員，多已先到；外加趕熱鬧的百姓，把個極大會社，滿滿的塞個鐵緊，尙且源源而來。沒坐處的是不消說，連沒立處的也不知多少，有的立在邊室，有的立在廊下，亂推亂擠，各自爭先，要聽古今未有的奇事。美國人民本來是用『自治說』教育出來的，所以把人亂推，還說這是自由的弊病，是不免的了。至于『自由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的公理，那里能個個明白呢！會堂裏面，單是盡力社員，同着同志社員，簇齊的坐着，一排一排，如精兵佈陣一般，井井有條，一絲不亂。其餘不論是外國人，是做官的，一概

不能進內，只好也混百姓裏邊，伸着頸子，順勢亂湧罷了。惟有身材高大的，卻討便宜，看得見裏面情景，說是諸般裝飾，無不光采奪目，壯麗驚人。上邊列着大礮，下面排着臼礮，古今火器，不知有幾千萬樣，羅列滿屋。照着汽燈，越顯得光芒萬丈，閃閃逼人。正中設一張社長坐的椅子，是照三十四寸臼礮臺的樣式做的，腳下有四個輪子，可以前後左右隨意轉動。前面是『愷兒酒德』礮式的鐵鑲六足几，几上放着玻璃墨汁壺，壁上掛着新式最大白鳴鐘。兩邊分坐着四名監事，靜悄悄的只待社長的報告……這社長，年紀不過四旬，是美洲人，幼年販買木材，獲了鉅利，到獨立戰爭時，當了一個礮兵長，極有盛名。且發明許多兵器，雖是細小事情，也精心考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遠近聞名，無不佩服的。等了許久，那壁上掛的大白鳴鐘，忽然噹噹的打了八下，社長像被發條彈機彈起來似的，肅然起立。衆人看得分明：是戴着黑綠峩冠，穿着黑呢禮服，身材魁偉，相貌莊嚴。對臺下大衆行過禮，把手按在几上，默然停了一會，便朗朗的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你看世上久已承平，我們遂變了無用的長物。戰爭久已絕迹，我們遂至事業荒蕪，不能進步。若是兵器有用，果然是我們的好機會。然

而看現在的事情同形勢，那里還有非常之事呢！唉，我們大礮震動天地的時候，在幾年之後，是不能豫料的了。所以我想，與其株守無期的機會，空拋貴重的光陰，反不如研磨精神，奮勵志力，做件在太平世界上能占個好地位的事業……以前幾月間，我會把全副精神，注在一個大目的上，常常以心問心道：十九世紀的文明世界，還沒時有這樣大事業嗎？礮術極其精微的時候，還做不成這大事業嗎？此後細心研究推算，遂曉得這各國都做不成的大事業，是可以成功，而且確鑿有據的。今日奉邀諸君者，就是報告此事。且此事不但有益于現今諸人，連槍礮會社的將來，都大有利益。倘若事竟成功，量這全世界也要震動呢……」

剛纔說畢，社員同聽衆像加一層氣力似的，滿堂動搖起來。社長把義冠整一整，又向天指了一指，慢慢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請觀這蒼穹上，不是一輪月嗎？今晚演說，就爲着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業的緣故。這大事業是什麼呢？請諸君勿必驚疑，就是搜索這衆人還沒知道的月界，要同哥倫波發見我邦一般。然而做這大事業，斷不

是一人獨力可以成功的，所以報告諸君，想諸君協力贊助，精查這祕密世界，把我合衆三十六聯邦版圖中，加個月界給大家看。（拍手）從前日夜焦心苦慮，把那月界的重量，以及周圍、直徑、組織、運動，連那距離同占有位置，都算得明明白白，畫了一幅太陰圖，其精密完全，雖不能勝于地圖，卻還不亞于他呢。關係月界的事情，現在雖大都明白，然而自古迄今，還沒見有從我地球到那月界開條道路的事業。（大喝采）祇有理想上想着探檢月界的，卻也不少。今日約略述給諸君聽一聽：當初一千七百年時，有個叫飛勃力的，常常說肉眼看見月界的居民。再往前說，則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有法國人波端，曾做過一冊西班牙大膽者公石力子氏月界旅行。同時又有个陪兒格拉也是法國人，也做一冊叫什麼法國成功月界旅行的。後來有部多數世界，著者就是法國風耐兒，極有盛名，說「地球之外尚有許多世界。」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一本小冊子出板，講的是「有个約翰哈沙，于天文學上，算得極其緻密。在喜望峯頭，立一個大望遠鏡，鏡裏照着火，因為裝置極精，遂把月的距離縮成了八十碼，裏面情形，看得十分清楚：有許多河馬進出的大洞，有黃金色筐緣似的東西圍着山麓

的青山，有角如象牙的羊，有渾身白色的鹿，而且有人兩腋生着肉翅，宛然一隻蝙蝠。一著者就是我國洛克先生。他的書到是銷流甚廣的。還有一書說：「古時有個排爾，坐着盛滿淡氣的氣球，過了十九點鐘，遂到月界。」著者也是美國人，那有名的亞波就是了。（大喝采）然總不過紙上的理論，不能確信。至于今日報告諸君的，卻是寔地研究，真要對月界開一條通路。五六年前，普國有個算術家，說要研究大學術，到了西伯利亞平原，用光線反射的性質，造了一幅算學圖，內中也有同「弦之平方」相關的道理，就是法國人叫做「愛斯勃力其」的。那算術家曾說道：「聰明人看了這算圖，是沒有不解的。倘要同月界開條通路，不能不依這道理。至于交通之後，對月界居民說話，新造一種字母，也甚容易。」那算術家話雖如此，總沒寔行。從紀元到今日，連同月界結個定約的也沒見過。到今日，月界交通的事情，我美國人實地研究的結果，同勇敢不撓的精神，應該自任，是不消說的了。至于到月界的方法，極其簡便，確寔沒差誤，這便是想對諸君商議的一大要點。（喝采舞蹈）五六年來，噶術進步的迅速，是諸君所熟知的，不消細說。若講大略，則大噶的抵抗力，同火藥的彈撥力，沒

有限量的道理，已經確鑿明白，所以據這原理，用裝置精巧的彈丸，能否到達月界的問題，自然因此而起了。」

社長說完，聽衆都呆着出神，靜悄悄的像沒有人一般。過一會，漸漸解過演說的意思，不覺又霹靂似的拍手喝采起來，把好大會堂，震得四壁颯颯亂動。社長再要往下說，連一字也聽不清楚了。過了半點鐘，才覺稍稍鎮靜，只聽得社長又說道：

「請諸君少安，給我說完罷。我于此事，常自問自答，精細研鑽，才曉得把彈丸用第一速力每秒走一萬二千碼的時候，可以射入月界，是確實無疑的。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鄙意便是要試做這一番極大事業，所以特來報告，諸君以爲何如呢？」

社長還沒說完，那衆人歡喜情形，早已不可名狀，呼的，叫的，笑的，吼的，囂囂嘩嘩，如十萬軍聲，如夜半怒濤，就是堂中陳列的大礮，一齊發射，也不至此。正是：

莫問廣寒在何許，
據壇雄辯已驚神！

要知以後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 觀象臺寄簡論天文

卻說社長坐在聽衆之間，睜着眼看他們狂呼亂叫，再想說話，站起身來，衆人那呢還理會得。也有打擊呼鐘，想鎮定大衆；無如大衆呼聲，卻高過鐘聲幾倍，竟全然不覺，反跑上來，圍着社長，稱譽贊美，不勝其煩。當下依美國通例，社員列成行伍，點着松明，到各街市巡行了一遍。住在麥烈蘭的外國人，都交口稱譽，叫喊不止，直有除卻華盛頓，便算巴比堪的樣子。加之天又湊趣，長空一碧，星斗燦然，當中懸着一輪明月，光輝閃閃，照着社長，格外分明。衆人仰看這燦爛圓滿的月華，愈覺精神百倍，那臨時抱佛腳，買望遠鏡的，更不知其數。聽說福爾街遠鏡店，就因此獲了鉅利的。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熱鬧，擾擾攘攘，引動了街市人民，不論是學者，是巨商，是學生；下至車夫擔夫，個個踴躍萬分，贊嘆這震鑠古今的事業。

凡是住在岸上的，則在埠頭；住在船上的，則在船塢；都舉杯歡飲，空罐如山。那歡笑聲音，宛如四面楚歌，囂囂不歇。社長在如瘋如狂的大衆裏面，拉的，推的，抬的，像不倒翁一般，和着贊嘆聲音，四處亂轉。到兩點鐘，才覺漸漸平靜，遠處來的外國人也坐着火車各自散去。社長忙了一夜，然正在歡喜，也不覺得辛苦歸家去了。到第二日，衆人議論，愈加紛紛不一，原來美國人的性質，最是堅定，聽了巴比堪的報告，不但沒一人驚怪，卻都說確實無疑，必可成功的。當初拿坡崙道：「因字典中有「不能成」三字，人都受欺，其寔地球上那里有不能成的事呢！」美國人人佩服這話，所以不論什麼事，亞美利加人民，是從不大驚小怪的。報告傳將開去，自然是个个歡喜。五百種新聞雜誌，都執筆批評，也有據形體上立說的，也有以氣象學爲主的，也有從政治上發議的，也有從政治上立論歸到開化的，有的道：「月界竟同我地球一般，樣樣完全嗎？有同地球相似的空氣嗎？發見月界之後，就該移住嗎？」並說：「月界統屬美國，則歐洲國權，不能平均，恐肇事端」的，亦復不少。可惜這本書裏，載不盡那些名言偉論，沒奈何只好割愛了。此外有薄斯東的博物學社，亞爾白尼的學術社，紐約的地理國誌社，飛拉特非亞的理學社，華盛頓的斯密敦社，都從郵局紛紛寄信，祝賀

槍礮會社的大事業。還有釀合金資，補助一切費用的，也不知多少。社長的名譽，真如旭日初升一般，竟个个贊美崇拜起來。五六日之後，拔爾祛摩有座英商開的戲園，造一本戲，暗中含着譏刺的意思。大衆說他毀損社長，幾乎把戲園打得落花流水。英商沒奈何，謝過衆人，改了關目，卻奉承起來，倒獲了大利。這是細事，按下不表。……卻說社長歸家之後，真是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沒晝沒夜，總是計畫着月界旅行一件事業。屢次招集同盟社員，議了又議，解釋了許多疑問。若是天文上的關係，商酌清楚；然後再把器械決定，這大試驗，就算毫無缺陷了。當下大家議妥，連夜修書，把關着天文上的疑問，寫在裏面，寄到沫設克誰夫府的侃勃烈其天象台，求他幫助解決。這府是從前聯邦合衆的第一處，最有名的，而且好本領的天文家，多在此處。龐多氏決定彗星的星雲，克拉克發見雪留星的衛星，曾得了大名譽，他們所用至精極微的望遠鏡，也都是這天文台製造的。接到槍礮會社書信之後，自然是大家歡喜，極力贊成。不到三日，巴比堪家中，就接得回函，一切疑問，都解釋了。回函道：

本月六日，獲貴社來書，辱詢一切，即日招集同人，互相討論，折衷衆言，擬爲答議，并撮其要旨，作約言五則，附諸簡末，以俟採擇。我侃勃烈其天象台同人，于天文理論

上之關係，既經剖析，并爲美國人民，祝此偉業！

第一問曰：彈丸能否送入月界？答議曰：若令彈丸每秒具一萬二千碼之第一速力，

則必能達其目的，蓋離地上昇，則吸力遞減，與距離成逆比例。——即距離三尺，則

較一尺時，其吸力必減少九倍。故彈丸重量，亦因之減輕。迨月球與地球之吸力兩

相平均，則成零點。其處即彈丸飛路之五十二分中之四十七分也。是時彈丸全失

其重量，既越零點，則僅受月界吸力，必向月界而下墮矣。由理論觀之，自必成功無

疑，既如上述；然亦不能不關於所用之機械力。

第二問曰：月與地球之精密距離凡幾何？答議曰：月之環行我地球也，其軌道非真

圓而橢圓，地適居橢圓軌道之中，故太陰周迴地球，其距離遠近不相等。天文家有

謂『胚利其』（意即月球運行時與地球最近之處）或『愛薄其』（意即月

球運行時與地球最遠之處）者即此。其最遠最近兩距離差之浩大，有爲思慮所

難及者，據近來確算：月地距離，最遠則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五十二英里；最近則二

十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七英里，兩距離之差，凡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五英里，即多于

全距離之九分之一也。故應以最近最遠，爲計算之根。

第三問曰：具第一速力之彈丸，令達月界，需幾何時？又應何時放射，則可達月界之一點？

答議曰：若令彈丸一秒時恆具一萬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則惟九小時，即達月界。然第一速力，必至減小，故達月與地兩吸力之平均點，需時三十萬秒，即八十三時二十分。再由此點直達月界，需時五萬秒，即十三時五十三分二十秒也。故若對瞄定之一點，放射彈丸，應于太陰未到前之九十七時十三分二十秒。

第四問曰：月球行至最適于彈丸到達處，應在何時？

答議曰：解答第三疑問外，有尤要者，即擇月與地距離最近之時刻，及經過天心之時刻是也。屆是時，其距離可減去等于地球半徑長率。（即三千九百十九英里）彈丸直達月界之飛路，僅餘二十一萬四千九百七十六英里而已。然月至地球最近處，雖月必一次，而又同時。適經天心則甚鮮，非歷多年，不能遇之，是事當以選同時適遇右二事爲第一義。所幸者機會適至，來年十二月四日夜半，月球正爲「胚利其」，即至地球最近處而又同時適經天心。

第五問曰：放射彈丸時所用大礮，應瞄準天之何一點？

答議曰：來年適遇良機，既如

上述，則大礮自應瞄準其處之天心。故若置大礮，令成垂線，則臨放射時彈丸可遠離地球吸力之感觸點，然因月球到達發礮處之天心，故其處以在超過月球傾斜之緯度爲良，即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間是也。否則彈丸必須斜射，爲起業一大妨害。

第六問曰：彈丸發射時，月懸天之何處？

答議曰：當彈丸飛行天際時，月亦每日進行

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故與天心相距，凡四倍于每日進行之度數，共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是即彈丸達月，及月球進行相等之時刻也。然因地球運轉，而彈丸進路，遂不得不復生差異，其差由地球十六半徑即月之軌道推之，凡十一度，此十一度中，應加右之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令分秒數進位，則幾近六十四度。）故彈丸放射時，發礮處之垂線，應令與月球半徑成六十四度角。

約言：（一）置礮地應在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間。（二）大礮發射時，應以天心爲目的，而瞄準之。（三）放射彈丸，應令每秒具一萬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四）放射彈丸，應

在來年十二月朔日午後十時四十四秒(五)彈丸發射後四日，當達月界，即十二月四日夜半，恰經天心之時也。

拔爾祛摩槍礮會社社長巴比堪君閣下：

天象臺職員總代理侃勃烈其天象臺司長培兒斐斯頓首。

衆人讀過來書，于天文上的疑問，都不覺渙然冰釋，自然是稱譽不迭的。各種學術雜誌上，也登載殆遍，并加上許多批評議論的話，引動了世人注目，又都紛紛贊美起來。正是：

天人決戰， 人定勝天。 人鑒不遠， 天將何言！

天文上的疑問，都已解釋；那器械卻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說。

第四回 喻星使麥氏頌飛丸 廢螺旋社長定鉅礮

卻說社長接到天象臺回書的次日，正是初八，便擺設盛饌，招集盡力社員，都到立柏勃力康街第三號巴比堪的本宅，開一大會，決定大礮彈丸硝藥三大要件。當下依投票選舉法，選于學術上有大智識者四人，擔當各種事務。少刻檢票看時，最多數的是社長巴比堪，大將穆爾剛，少將亞芬斯東，那盛名鼎鼎的社員麥思敦，是不消說，一定有分的，而且是個監事之職。四人也不推辭，都慨然應允了。社長先說道：『諸君！我們今日，應把礮術學來，決這最緊要的問題，第一次會合時，于論定所用器械爲第一步的意見，已經都無異議的。然而再三思索，卻不如先議彈丸，後議大礮的妥當。因爲大礮大小，是不能不依着彈丸做的。』大衆還未答應，麥思敦慌忙起立，大聲說道：『兄弟尙有一言，社長說先議彈丸，鄙意

亦復如是。爲什麼呢？這回到月界的彈丸，是同派遣的使節一般，倘若內中不學無術，便是外貌莊嚴，也不免受外人嘲罵。所以據兄弟的意思，應以修身爲第一義。外形果然要壯麗精工，內中也應該堅強縝密。諸君以爲何如呢？那創造星辰的是造化，創造彈丸的是我們；造化常以電氣光線風籟等之迅速自負；我們不該以彈丸速率捷于奔馬或汽車數百倍自負嗎？況且駕着一秒時走七英里的新製彈丸。向月界進發，是何等名譽呢！諸君！怕那月界居民，不用大禮迎我地球的使節嗎？『這雄辯家說完，稍覺疲乏，返身歸坐，把机上擺的鹽肉，又一片喫了。社長道：『我們已說過頌詞，該研究實事了。』大衆一面喫肉，一面都應個『是。』社長又道：『此刻應議者，是用什麼法子，可以使彈丸一秒時有一萬二千碼的速度。故從古迄今，經驗過的速度，不可不詳細說明。此事是要勞穆爾剛君了。』大將穆爾剛答道：『此事兄弟頗知一二，當從前戰爭時，曾任礮術試驗職員，所以至今也還記得。那達路格連氏百磅礮放射以後，經過五千碼距離，尚有每秒五百碼的第一速度，還有浩特曼哥倫比亞礮，用半噸彈丸，每秒速度八百碼，也達六英里的距離。這等結果，究竟非英國巨礮「安脫崙格」「排利造」所能及的。』麥思敦嘆息道：『唉，這樣彈丸，加上這樣速度，

就是我發明的白礮，也未免破裂的了。」社長徐徐答道：「是定要破裂的。然而我們這事業，八百碼的速力，未免過小，還該增加二十倍呢。要議增加二十倍速力的方法，就先要注意，同這大速力比例適當的彈丸大小，應該如何。至于半噸重的小彈丸，于我們的事業，毫無用處，諒諸君都知道的。」少將亞芬斯東問道：「何故呢？」麥思敦代答道：「何故嗎，便是以彈丸之巨大，令月界居民驚懼的意思。」社長道：「還有一層不能不用鉅大彈丸的緣故，從我地球啓行，直達月界，旅路甚遙，所以我們不可不時時瞭望的。」大將穆爾剛，少將亞芬斯東大驚，齊聲問道：「這是怎講呢？」社長道：「彈丸向月界進發的時候，若不能從地球上察看，則這回的大試驗，如何曉得成功與否呢？」少將亞芬斯東忙應道：「然則君的意見，是要造古今無比的巨大彈丸了？」社長道：「否，否！聽我說完罷。目下視學上的機械，竟已非常精巧，有一種望遠鏡，可以把視物放大六千倍，月地的距離，縮近至四十英里了。故此距離之內，觀察六十尺平面物體，是毫無疑難的。惟不把望遠鏡的視力增加，而物體又比六十尺較小，則僅借着月球的極弱光線，卻不能看這小物體了。」大將穆爾剛道：「是的。然則閣下要如何呢？難道就要製造直徑六十尺的彈丸嗎？」社長搖搖頭。穆爾剛

又說道：『然則閣下的卓見，是要增加月球的光線力嗎？』社長道：『君言甚是！這光線薄弱，全因空氣濃厚的緣故，所以把蔽塞光線線路的空氣弄稀薄了，那月光自然而然的增加起來。再抑（註三）望遠鏡裝置在最高的山頂，一定可以成功的。兄弟意見，就是如此。』少將問道：『如此說來，要用放大幾倍的望遠鏡呢？』社長道：『若用放大四萬八千倍的機械，則月球可以縮到五英里之近，此時有直徑不小于九尺的物體，必能看見的。』麥思敦道：『然則我們大試驗時用的彈丸，其直徑不必大于九尺了。』少將亞芬斯東接口道：『請諸君想一想，這直徑九尺的彈丸，該有若干重量呢？』社長道：『我的親友！且莫講彈丸的重量，讓我把古人的奇事說一說罷。然鄙意並不以為礮術之學，今不如古，無非因中世時古人做的事業，頗可驚奇，卻像今人遠不及的樣子。約略說來，似非無益的。從前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慕哈默德二世，圍孔泰諾波兒的時候，曾用過重量一千九百磅的石彈丸。又在叫馬爾佗的地方的沁胎耳木砦時，放射的彈丸，重量直有二千五百磅。你說奇不奇呢！至于兄弟親見的，則有安脫崙格礮，放射過五百磅的彈丸。洛特曼礮，也放射過半噸

（註三）疑是把字之誤——編者。

的彈丸。若察古推今，觀礮術上的進步，目下就造比葛哈默德二世的石彈丸，并洛特曼礮彈大十倍的，也不至十分爲難罷。」少將連連稱「是。」又問道：「製造彈丸，用什麼金屬呢？」大將道：「自然是鎔鐵了。」少將道：「彈丸的重量，同容量，有比例的這直徑九尺的鐵丸，豈非要有非常的重量麼？」大將道：「那是實丸了。這回用的是空丸，不至于此。」少將道：「這彈丸側面該厚多少呢？」大將答道：「直徑一百八英寸的彈丸，常例不過二尺。」社長也答道：「我們此回用的彈丸，並非攻石砦擊鐵艦者可比。祇要厚度勝得過空氣壓力就好了。此刻的問題，是製一直徑九尺的中空鐵丸，而不能重于二萬磅。其側該厚多少，請麥君確實推算，說給我們聽罷。」麥思敦道：「不過二寸有餘。」少將聽了，滿心驚疑，忙問道：「够麼？」社長道：「必不够的。」少將雙眉一蹙，睜着眼道：「怎好呢？只得把他種金屬來代鎔鐵了。」大將道：「銅嗎？」麥思敦只是搖頭，說道：「還重，還重！」少將急甚，正想開口，社長道：「莫妙于用鉛。」大將少將及麥思敦，齊聲問道：「真用鉛麼？」社長道：「這個人屬，有銀之色澤，金之堅剛，輕如玻璃，粘如精鐵，易鎔如銅一般，輕于鐵者三倍。這樣看來，我們大事業上，用他製造彈丸，最是恰當的。」少將道：「社長，這種金屬，不是狠貴麼？」

社長道：『初發見時，果然狠貴，此時也不過每磅九圓，並非我們力所不及的。』大將道：『然則彈丸的重量多少呢？』社長道：『前經算定，凡徑一百八英寸，厚十二英寸之彈丸，如用鐵製，應重六萬七千四百四十磅；如用鉛製，只有一萬九千二百五十磅了。至于價值呢，大約十七萬三千五百圓之譜。兄弟都已算定，不過用去這回大事業資本的九牛一毛，諸君可不必疑慮的。』三位社員，齊答道：『君言極是。就此決定用鉛一事。此外一切，明日再議罷。』說畢，大家行過禮，退會出來，早已紅日沈山，暝烟四起了。按下不表。……再說次日，社員又紛紛聚會。凡歐美，人最重要的是時刻，第一天約定，從不失信的，所以不一會兒，便都齊集。社長便道：『同盟諸君！今日且不論別的，單把從大礮製造法至長短，及物質重量等項，先行決定。然製造大礮，雖說只要無比的巨大就好，不知其間卻有許多難處，要望諸君指教了。此次應議的，是令重量二萬磅的空丸，每秒有一萬二千碼的第一速力，該用如何方法便？還有同彈丸相關的三力，不能不先行說明：一，硝藥之激發力；二，地球之吸力；三，空氣之抵抗力是也。這三力中，空氣阻力，無甚妨礙，包地球面的空氣，不過厚四十英里，若有上次所說一般速力的彈丸，不消五秒時，就能飛過空氣圈，這抵抗力是微乎其微。』

的。至于吸力呢，從前已說過，彈丸重量，與去地距離爲逆比例，漸漸減輕，譬如有一件物體，全不加力而落于地面，則一秒時，落下五尺；然照離地漸高，落下漸慢的公理推去，則離地二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二英里時，（卽月與地之距離）那墮落尺度，自然大減，竟同不動一般了。所以使硝藥力勝得地球吸力，則我們的鴻業，必得成功，毫無疑義的。」少將道：「這卻有點難處。」社長道：「誠然誠然！這激發力，同大礮的長短及硝藥力相關，所以應把大礮的大小長短論定。雖是古來大礮，總沒越過二十五尺，我們卻不必拘此爲例。況且大礮短小，則彈丸在空氣中飛路加長，故總以非常長大爲妙。」少將應道：「然則應長幾許呢？尋常大礮之長率，約彈丸直徑的二十倍，或二十五倍；其重量是二百三十五倍，或二百四十倍。」麥思敦大聲道：「不够！」少將道：「據這比例，則直徑九尺，重二萬磅的彈丸，其礮該長二百二十五尺，重七百二十萬磅。」麥思敦又大聲道：「可笑得狠，這是手槍了！」社長也笑道：「正是呢。我的愚見，就再加上三倍，造個九尺長的，還恐未足。」少將道：「把如此巨礮，用車轉運的方法，閣下似未慮及？」麥思敦道：「真可謂奇想天開了。」社長道：「並無方法，然而想在礮身上加許多鐵輪，埋在地裏，用大石或漆灰裝置堅固，至于鑄造

大礮時，該精細穿成一直線礮孔，彈丸同礮孔之間，教他間不容髮，則火藥向橫邊的激發力，便可變為前進力了。」少將道：「礮膛中不用螺旋線麼？」社長道：「此次所用彈丸，不比戰爭，惟有第一速力，最為要着。從螺旋礮中出來的彈丸，不是比沒螺旋礮中出來的慢多麼？」少將點頭稱「是。」此時已議論許久，大眾都覺飢餓，只得停會，各人用膳。不一刻，漸漸歸坐，重新議論起來。社長道：「鑄礮的金屬，不可不有最大粘力，及強堅易鎔等質，該用什麼呢？」少將答道：「必須如此，然因為數過鉅，反覺難于選擇了。」大將穆爾剛道：「有種最好的混合金屬，是用銅百分，錫十二分，黃銅六分合成的。」社長道：「這種金屬雖極合用，無奈價值過貴，不若用鎔鐵罷。價值既廉，鎔鑄又易，就用沙模也鑄造得。不但經濟上簡便，并省卻許多工夫。聽說從前圍阿蘭陀的時候，用鐵製大礮，二十分時，放射一千次，還沒一絲破損。如此看來，這鎔鐵是最適當的。」社長一面說着，一面對麥思敦道：「厚六尺，穿過直徑九尺礮孔的鐵礮，該重多少，請算一算罷，麥思敦君！」麥思敦毫不躊躇，即刻答道：「六萬八千四十噸，其價每磅二錢，共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另一圓。」衆人聽了，大驚失色，都目不轉睛的覷着社長。社長會意，便道：「昨日已對諸君說了，這數百萬元資本

金，都在兄弟手中，可以不必過慮。』社員始各安心，約定會期，忻然散去。次日再把確藥決定，就算圓滿功德。那月界居民，免不得要——

吳質不眠倚桂樹，
泉明無計覓桃源。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對一士懸金

前回說過，彈丸大小，及大礮長短，不費兩日工夫，都已議定，所缺的只有硝藥問題了。世人都想先曉得決議如何，熱心探問的，不知多少。然而不曉得火藥的道理，就是坐在傍聽席上，也不免頭緒毫無，味如嚼蠟，不若趁此時尚未開議，先把火藥起原，說給諸君聽聽，這火藥起原，有說是上古時支那人發明的，有說是千四百年時，僧侶修華之發明的，然後來臆說，不足憑信。惟從前希臘國曾用過硝石與硫黃和合的烟火，卻是史上確據，鑿可信的。此外還有一層緊要的，就是火藥之機械力，凡火藥一里得，（量名）計重二十一磅，燃燒起來，便變成氣質四百里得。這氣質又受二千四百度熱力的振動，質點忽然膨脹，變了四千里得。如此看來，火藥的容量，可以驟然增至四千倍，所以把礮孔閉住的時候，

這裏邊激發力之強大，就可不言而喻了。是日會議，首先發論的，是少將亞芬斯東。少將在獨立戰爭時，曾當火藥製造廠主任之職，故關於火藥的理法，無所不知。他說道：『余先把經驗過的事業，略舉一二，做個計算的基礎罷。如舊製二十四磅彈丸，是用火藥百六十一磅發射的。』社長大叫道：『確寔麼？』少將道：『寔是如此。還有安脫崙格的八百磅彈丸，只用了七百五十磅火藥；洛特曼哥倫比亞礮，用千六百另一磅火藥，把半噸彈丸，射至六英里之遙，這皆是親身實驗，確鑿無悞的。』大將在旁，也幫着說毫無差悞。少將又道：『如此看來，這火藥容量，明明不依彈丸重量而增加的。據二十四磅彈丸，用百六十一磅火藥算來，半噸彈丸，該用三千三百三十一磅火藥；然而只用千六百另一磅，不是鐵證麼？』麥思敦怔怔的，看着少將道：『亞芬斯東君！把閣下說的道理，擴而充之，則具無上重量的彈丸，定然用不着火藥了。』少將忍不住，又氣又笑，大聲說道：『麥先生，如此緊要的時候，你還播弄人麼！我在獨立戰爭時，實是試驗過的：最鉅大礮所用火藥，只要彈丸重量的十分之一，便能奏效了。』大將道：『其實如是。然我的意見……』少將不等說完，便接着說道：『還該用大粒火藥，因顆粒稍大，則堆積起來，空處便多，易于發火。』大將道：『只是損害大礮，

未必有甚益處。」少將道：「果然不免有些損害，然而此次事業，只要發火迅速就佳，所以還可用得。」麥思敦道：「不若多設火門，以便幾處同時發火。」少將道：「鑄造時必然爲難，還是用大粒火藥的好。那洛特曼氏哥倫比亞礮用的火藥，顆粒有栗子般大小，單是從鐵鍋中燒乾的柳炭製成的，質既堅固，又有光澤，內含輕氣淡氣很多，發火亦易，雖礮膛略有損傷，然礮口倒決不會破裂的。」是日社長並沒多說，只是默默的坐着，靜聽大衆議論，聽到此處，突然問道：「究竟用多少火藥呢？」三個社員正談得高興，忽然來個不及料的問題，都面面相覷，不能立時答應。大將想了良久，纔說道：「二十萬磅。」少將也接口道：「五十萬磅。」麥思敦大聲道：「該用八十萬磅。」三人挨次說完，便默然不語，社長慢慢說道：「諸君！據「大礮抵力實無限量」這句原理，直可嚇煞麥君，並證明麥君推算，未免過于儒怯。我想所用火藥，該八十萬磅的二倍纔是。」麥思敦大呼道：「一百六十萬磅麼？」社長道：「是的！火藥百六十萬磅，其容量凡二萬立方尺。我們所造大礮的礮膛，不過五萬四千立方尺，裝上火藥，礮膛便所餘無幾，不能有很強的激發力，加到彈丸了，所以大礮若無半英里之長，是斷斷不行的！」大將道：「這怎好呢！」社長道：「惟有存其力而減其量之

一法而已。」大將道：「果然妙法，然怎能够呢？」社長答道：「把這鉅大容量減至四分之一，亦非難事。凡一物含有多種原質者，世上極稀，是盡人知道的；然而棉花卻內含許多原質，若浸入冷硝強水時，便生出難鎔，易燒，爆發等性，這是紀元千八百三十二年頃，法國化學家勃辣工拿氏發明的，名曰「奇象特因」。到千八百四十二年，舍密家司空培英氏始用之戰爭，那叫「滙象奇兒」的，就是此物了。（「滙象奇兒」譯言「棉花火藥」）至于製法，倒也頗爲簡便，惟將乾淨棉花，浸入硝強水內，經十五分鐘後，盡行取出，用冷水洗淨，緩緩晾乾，就能應用了。」大將道：「果然簡便得很！」社長又道：「這種火藥，無潮涇（註四）之患，大礮裝藥後，不能即刻放射的，用之最佳。且遇着一百七十度的熱度，便立時發火，其燃燒之容易，直同點火于尋常火藥一般。」少將拍手道：「好，好，好！可惜……」麥思敦連忙道：「勿愁價貴！」少將便不言語了。社長道：「用尋常火藥，百六十萬磅，若代以棉花火藥四百萬磅，就儘够了。每棉花五百磅，可壓成二十七立方尺，所以四萬磅棉花裝入哥倫比亞礮時，不出百八十尺以上，裝彈丸的地位，便綽有餘裕了。」此時麥思敦早已如飛的

離座起立，手舞足蹈起來，鬧得大衆都難靜坐。幸而會議既畢，便趁勢閉會，漸漸散去。于是三大要件，都已決定，所餘者只有置礮的所在，未曾議妥。據侃勃烈其天象臺回書道，大礮應向天心放射，而月球非緯度之零度與二十八度間，則不經天心；所以議決鑄造哥倫比積巨礮，該在地球上什麼所在的問題，亦頗緊要。到了十月二十日，社長重復騰出工夫，召集社員，拿着一冊合衆國地圖，且翻且說道：「諸君，我們起業的所在，該在合衆國版圖中，是不消再說的。幸而我合衆國正亘北緯二十八度，請細看這頁地圖，這狄克石與菲羅理寶南方全部是最好的。」社長說完，大衆多半同意，立時就決定在兩處之中，任擇一處，行鑄造巨礮的事業。原來二十八度的緯線，乃是橫截美國海岸的菲羅理寶半島中央，入墨西哥灣，于愛耳白漠，密斯西比路，衣雪那，恰成弓狀，沿狄克石而成角度，橫斷梭諾拉，加利福爾尼，以迄于太平洋。這菲羅理寶南部，並無繁華城市，只有幾個小砦，是爲防漂流土人之攻擊而設的。其中的天波地方，原野荒蕪，人烟寥落，是好個興行工業的所在。狄克石卻並不然，人口很多，繁華的城邑，亦復不少，只有緯度，甚爲相合。這日槍礮會社的決議，傳揚出來，不料惹得兩處人民，起了極烈的爭競，各舉代表人，連夜趕進拔爾祛摩府，把會社團

團圍着，甲道請到我們這裏去；乙道該到我們這裏來；互相競爭，兩不相下，甚至執着兵器，橫行街市。會社社員，怕鬧出事來，都懷憂懼，幸而兩處人民，把競爭場都移到新聞紙上，紐約府的海拉德及芝立賓新聞，是左袒狄克石人民的；泰晤士及亞美利堅立日是都幫着菲羅理的人說話。這邊狄克石人聯合二十六邦，還自負着產物精良；那邊菲羅理竇人也與十二國同盟，常說沙地平曠，宜于鑄礮，在新聞紙上，揭載數日，終沒分出勝負，看看竟要械鬪起來。虧得調數隊民兵，到來彈壓，才覺漸漸平靜。社長百忙中忽遇如此風潮，也不免束手無策。加之各種書信，雨點似的遞來，把書室裏面，堆成一座小阜，這也是兩處人民寄來，內中無非都誇獎本地風光，要請他與鑄礮的事業。社長沒奈何，又招集同志，細細推敲。而社員的意見，都不相同，仍然不能結局。社長獨自想去想來，決意擇菲羅理竇同天波間地方。那曉得狄克石人聽了，個個暴躁如雷，強迫會社社員，定要改變這番決議。幸而社長的口才生得好，設法慰諭勸解，好容易纔慰解轉來，都點頭應允，坐着一點鐘走三十英里的臨時汽車，回狄克石去了。如此萬苦千辛，纔把天文、機械、地理三個大疑問，漸次決定。美國人民，都不勝之喜，無論民家、旅店、茗館、酒樓，所議論傳說的，不是月界旅行的大事業，便

是社長巴比堪的言論行爲，個個磨拳摩掌，巴不得立時訕的一聲，看這顆大彈丸向月界如飛而去，便好拍手大叫，把多日的盼望熱情，向長空吐個爽快罄盡。話雖如此，這熱情像怒濤般的人民中，終不免有主張反對者，麀雜在內。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懷嫉妒，某詩說什麼，『高峯突出諸山妒』這是在在皆是的。卽如社長巴比堪，學問淵深，是不消說，便是月界旅行的問題，也算得剖析詳明，毫無疑竇了。誰料正在殫心竭力，慘憺經營的時候，忽然跳出一個人來，拚命攻擊，竟說得一文不值。你道懊惱不懊惱呢！若是個庸碌無能的，便加幾千萬倍，也無妨害；無奈這人，正是美國的碩儒，社長的敵手，家居飛拉特非亞，名曰桌科爾，學術精深，性情勇敢，草成數十篇駁論，揭在各種新聞紙上，痛說社長不明礮術的原理。可惜的是過于激烈些了，所以反對起來，未免不留餘地，有一篇駁論的大略道：『任何物體，有令其速力每秒得萬二千碼之法耶？卽具此速力矣，而若干重量之彈丸，必不能越我地球之氣界。設更進而謂有與以如此速力之方法，則叢爾一彈丸，寧能支百六十萬磅火藥所生氣質之壓力乎？藉曰能支，亦必不能敵氣質之大熱度。其出哥倫比亞礮口時，必將鎔解變形，飛鐵成雨，灼灼然噴薄于觀者之頭矣！』云云，可喜的是社長連日甚忙，接了

駁論，並不理會。若在平日，定要爭辯起來，或竟兩下會面，則兩人性質，都是一樣激烈，鬧出不測來，都不能料的。然而臬科爾卻仍不干休，又把論鋒一轉，說什麼「會社之大業，危險與否姑勿言；而近地居民，必因是而蒙不可名狀之鉅害。且若不幸而彈丸不入月界，復墮地球，則地球雖不至于破裂，而世界人民，因是而蒙如何之鉅災，實有難于逆料者。故抑制因遊戲而殃及全球人民之事業，不得謂非我政府之義務也！」等語，絮絮滔滔，說個不了。幸而還只臬科爾一人，此外並沒人隨聲附和，倒省卻會社社員，四處作書辯解的許多氣力。臬科爾沒法，竟開列五條用金賭賽的條約，登在栗起蒙德新聞紙上，說若不應其言，便把這項巨資輸與槍礮會社，那金額是：

第一金一千圓 會社大業之切要資本未經籌定。

第二金二千圓 鑄造九百尺大礮不能告成。

第三金三千圓 哥倫比亞礮內之棉花火藥，因彈丸重量而爆發。

第四金四千圓 哥倫比亞礮于第一次放射時，忽然破裂。

第五金五千圓 彈丸不能升至六英里以上，發射後經數秒時而墮落。

共計懸了一萬五千圓的巨額彩金，要同會社決個勝負。若是沒學問的頑固起來，倒不打緊，惟有那有學問的頑固起來，就頑固得不可救藥，這臬科爾就是個鐵證了。登報的次日，槍礮會社社員，便修一封解辯駁論的書信，交郵局帶去。這封書信，給臬科爾收將起來，作者未曾寓目，故而不能將全文錄出，給諸君一閱；惟聽說是委宛周詳，言簡意盡的。正是：

啾啾螻蛄，寧知春秋！
惟大哲士，乃逍遙遊。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覓石丘聯騎入山 鼓洪鑪飛鐵成瀑

然而資本一事，卻果甚煩難。若豫算起來，如鑄鐵、建廠、造藥等，約需五百萬弗左右。憶從前南北戰爭時，因用值一千弗的彈丸，已聲動全世界耳目。此番工業，卻加上五千倍，真非一家一國所能獨立措辦的了。那曉得社長卻早成竹在胸，豫先已草就一張募啓，說道：探月大舉，實于世界萬國，均有鴻益，且亦諸國應盡之義務，不可旁觀云云。交郵局分寄亞、歐、非各處，并在拔爾祛摩設一所募金總局，此外分局，更難枚舉。果然不到三日，美國各地捐金，已滿三百萬圓之譜；尚有從各國寄來，絡繹不絕。那各國是：

俄羅斯

三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三羅卜

法蘭西

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佛郎

澳大利

二十一萬六千勿羅林

瑞典瑞威

五萬二千弗

日耳曼

二十五萬打兒

土耳其

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四十比斯多

白耳義

五十一萬三千佛郎

丁抹

九千求卡

意大利

二十萬黎兒

葡萄牙西班牙等

若干

總計

五百四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弗

利時間募集了如許重金，會社事業，早已十分鞏固。至十月二十日，便爲紐約府司潑靈商會，訂定合同，社長巴比堪同司潑靈製造局長飛孫，各捺了印章。交換畢，就將設置望遠鏡的費用，交給侃勃烈其天象臺；製造鉛彈，託了亞爾白尼的布拉維商會；自己却偕麥思敦、亞芬斯東並司潑靈製造局副長，向菲羅理寶進發。翌日，四人到紐域林地方，換坐丹

必哥汽船，刹時鼓輪前進，回顧路衣雪那海岸的絕景，漸覺依微，同殘煙而消失了。不滿三日已越四百八十英里，遙見菲羅理寶海岸，宛如一髮，青出波濤間，旅客皆拍手稱快。少頃泊岸，四人魚貫而登。細察地形，頗見平坦，草木不繁，沿岸有一帶細流，海老牡蠣，繁殖甚夥。迨至十月二十二日，午後七時，船入三多港，四人上陸，天波居民來迎者幾三千人，延入弗克蘭林旅館。社長道：『我們無暇閒居，明日黎明，就要探檢地勢的。』衆人答應。第二日清晨，果有菲羅理寶騎兵一隊，軍裝執銃，待立門外，一則保護社長，一則導引路途。社長等四人跨馬居中。有一少年道：『此處是有「奢米諾兒」的。』社長不解。少年又道：『這就是漂泊平原的蠻夷，劫物殺人，無所不至。我們五十人，便爲此而來的。』麥思敦不信道：『未必有罷。』少年道：『實是有的。』社長忙道：『諸君高誼，可感之至！然從前雖有，今日已無，亦不可料。』諸人談笑之間，不覺已過愛耳非亞河畔，再策馬向東而進……這菲羅理寶地方本爲雷翁所發見，初名擺囊菲羅理寶，以高燥得名，行進數里，漸見地質膏腴，綠疇萬頃，欣欣草木，均有迎人欲笑之狀。其他烟葉木棉，蕃椒松杉等，森然成林，極目一碧。社長大喜，回首說道：『非如此地形，斷不能作置礮場的。』麥思敦道：『因與月球相近麼？』社長道：『否，

否！君不知土地高燥，則興業更宜。若不然，掘一深坑時，水忽湧出，就難辦了。」麥思敦點頭稱是。到午前十時，不覺又行了十二英里，深林鬱鬱，不見日光，更有密柑、無花果、橄欖、杏、甘蔗、佛手柑等，幽香縷縷，隨微風撲鼻觀。樹下幽禽成隊，婉轉飛鳴。麥思敦及亞芬斯東兩人，對此天然美景，不覺點頭太息，疑入仙源，勒馬不復前進。無奈社長無心眺望，只促趨行，只得加上一鞭，又過了許多沼澤。社長忽大聲道：「幸而我們已到松林了。」亞芬斯東道：「怕就是野蠻的巢穴呢。」說還未畢，果見野蠻一大隊，奇形怪狀，執刀馳來。然見社長等無加害之意，又有騎兵保護，也就呼嘯一聲，四下散去了。又前進一里餘，已到一岩石高原，草木不生，日光如火，而地勢卻甚高燥。社長勒馬問道：「此地何名？」菲羅理寶人答道：「司通雪爾。」（譯言石丘）社長默然下馬，取測量器械，細測置礮場所。諸人肅然正列，寂無微聲。少頃，社長道：「此地高于海面千八百尺，約北緯二十七度七分，華盛頓子午綫約西徑五度餘也。岩石既多，又無草木，宛然造化豫造，以供我們試驗之用似的。」大眾聽了，都歡喜無量，拍手讚嘆，欣欣然歸了天波。此外有許多社員工人，尚留在司通雪爾，豫備興工諸事。機械師馬起孫，又坐丹心哥汽船，運造器械工人，由紐械林進發，過了八日，到三多港，工人

都帶妻孥，像遷居似的，萬分雜沓；外加工作用的器械等，直到五六日後，方纔搬運完畢。十一月初旬，社長亦到，築一條十五英里（註五）的鐵路，以聯絡司通雪爾與天波兩地消息。又在石丘周圍，建造鐵屋，外圍鐵欄，竟同一座小都府無異了。準備完後，又把地質調查多次，遂定于十一月四日開工。是日招集工人，聚立一處，社長演說道：『招集諸君，到如此荒僻地方的意思，想諸君早已瞭然，不必再說。須說明的，是此番工業，最小也應鑄直徑九尺厚六尺的巨礮，故其周圍，當築厚一丈九尺五寸的石壁，據此算來，則大坑直徑應寬六十尺，深九百尺。而此工業，復必須在八個月告成，即每日應鑿二千立方尺也。還祈諸君努力！』說畢，作禮而退。至午前八時，遂各開工。工人凡五十名，每三小時，換班一次。起手六英尺，純是黑泥；次二尺，都是細沙，質甚純淨，可作鑄礮模型；其下爲一種黏土，頗與英國白堊相類；深約四尺，再下便是堅土，須與鑿石工業了。如是逐日作工，頃刻不息，到翌年的六月初十，居然共（註六）成。四周均砌石塊，底面是排着三十尺長的木材，比社長豫約時期，反

（註五）『長』字疑在『里』字之下——編者。

（註六）疑是二字之誤。——編者。

早了二十日。社長社員及機械師馬起孫，見竣工之速，都喜出望外，誇獎不已。……再說這八個月間，一邊鑿坑，一邊便連日運鐵。以前第三回會議時，應用鎔鐵一事，已經社長決定，此鐵黏質最多，用石炭融解後，比他種金屬更好。所以大礮汽機及製書機等，凡要極大抵抗力者，大都用此。然鐵質融解後，原質不能不變，若要他復原，必須再融一次。故這回用的鐵質，係先揀極佳鐵礦，在司潑靈製鐵廠大反射爐內融化，再加石炭，並含水砂養，添助最高熱度，且分離雜質，便成了純淨的鎔鐵，於是鑄成長條，共重一億三千六百萬磅。廠主早在紐約府揀選船舶，共借得體質堅牢，容積千噸的六十八隻，裝滿鎔鐵。第五月三日，便由紐約一齊開輪，但見黑烟捲水，白浪掀天，電吼雷鳴一般，破萬里浪而去。本月十日，已溯三多港，直至天波的港灣，也不納稅，安然上陸，漸運至置礮場近地。這大坑四邊，已設立大反射爐一千二百座，每爐相隔三尺，各容鎔鐵十四萬磅，距坑六百碼，算計周圍，共長兩英里，鑪式係不等邊平行方形，上有橢圓承塵，全用不融青石砌成，以便焚燒石炭；下置鎔鐵，底面傾斜三十五度，可以令已融的鎔鐵流過筭筒，注入坑內……卻說大坑鑿成的次日，社長便令在中心築造圓柱，係用黏土細沙兩種混合後，再用切短蕒草，躡入攪勻，便能格

外堅固。高凡九百尺，對徑九尺，與礮孔粗細相同；雖坑邊六尺，亦與礮身的厚薄相等。周圍繞着數十個鐵輪，繫在坑邊的鐵紐，令圓柱懸掛當中，毫無偏倚。到六月八日，圓柱也告成功，遂議定次日鑄鐵。麥思敦忽問社長道：『鑄造大礮，豈不是大禮麼？』社長道：『自然是，大禮，然不能算公衆的。』麥思敦又問道：『鑄礮之日，聽說君想閉柵，不准外人參觀，可是真的？』社長道：『真的。我想鑄造哥倫比亞礮時，雖沒危險，然工業卻甚精密。衆庶雜沓，狼不相宜。發射時也是如此。』社長話雖如是，其實此番工業，真有萬分危險，若衆人喧嘩起來，慝（註七）出大禍，也未可料的。所以終以不許參觀，使工人得運動自由，不誤工作爲妙。到鑄礮日期，果然除會社委員外，不許外人闖入，那委員中最有力的是：

畢爾斯排

漢陀

大佐白倫彼理

少將亞芬斯東

大將穆爾剛

當時麥思敦居先，導引諸人，察看器械庫，工作局諸處，迨把千二百座反射爐一一看完，諸人早已目眩神疲，不能再走了。此時各爐中，已分裝鎔鐵十一萬四千磅，將鐵條縱橫排列，令火燄易入空隙，熱力更猛，又因鐵汁入坑，非在同時不可，另備信礮一尊，以傳號令。

倘信礮鳴時，便把這千二百座反射爐的漏孔，同時拽開，使爐中鐵汁，齊注坑內。諸事準備已完，大眾權且休息。到次日黎明，各爐一齊舉火，上有千二百支烟筒，下有六萬八千噸石炭，只見齊吐濃烟，刹時間已如黑絨天幕，把太陽光綫，遮得一絲不露了。加以爐內熱力無量，直衝空際，鳴聲如雷，火光炯灼，又有通風機械，招集天風，增加勢力，吹得呼呼作響。爐中鎔鐵，便沸滾起來，漸與空中的養氣化合。此時工人，都已揮汗如雨，喘息不已，連站在遠處的各委員，也都頭暈眼花，熱不能耐，眼巴巴的只望信礮一聲，當服清涼良劑。然而鐵質雖融，其中尚含有許多雜質，必待分離以後，方能注入。好容易纔聽得自鳴鐘鏘鏘的打了十下，信礮忽響，硝煙一縷，直上太空，千二百座反射爐中的鐵汁，登時齊由筭筒奔出，如尼格拉大瀑布一般，明晃晃直落在九百尺深的坑內。聲如巨雷，土地震動，刹時間黑烟捲地而起，直上霄漢，把近地草木，都摧殘零落，如遭颶風。復從礮心圓柱中逼出一股水氣，釀成濃雲，恰如盛夏時頑雲蔽天，暴雨將至情景。各委員雖然膽識有餘，無所恐懼，然而不知不覺的皮膚上生起粟來，顫動不止。還有菲羅理寶近地幾個野蠻，都疑火山噴火，嚇得漫山遍野，奔避不迭。正是：

心血爲鎔鑄黑鐵，

雄風和雨闌青林。

要知鑄造哥倫比亞巨礮能否成功，且待下回再說。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舵樓遇畸士

前回雖說過鑄造大礮的盛況，然而畢竟能否成功，卻非經許多時日後，不能確定。諸社員各執己見，推測將來，有說可以成功的，有說不能成功的，囂囂然連日不息；然總之都是空譚，毫沒證據的。過了旬餘，烟焰未息，宛如極大圓柱，屹立地面，其柱端直接着雲脚，隨風蕩漾。而地面又因受了鐵汁的熱力，漸漸發熱，在二百尺之中，不能駐足，社員如熱鐵上螞蟻一般，只在四傍團團亂轉，近不得一步。至第八個月十日，麥思敦心中，大不耐煩起來，高叫道：『從今日至十二月間，只有四個月了，我們的大業，怎生是好呢！』社長聽了，默然不答。諸社員也沒主意，都看着社長舉動，雖然不言，卻並無憂悶之色，彷彿可保成功似的，方纔把心放下。此時地面熱力，已日減一日，從二百尺減至百五十尺，又減至百尺。到八月

十五日，黑烟也漸淡薄，三四日後，僅吐一縷輕烟，浮游空際而已。社長大喜，于八月二十二日，招集了同盟社員及機械師等，走至大坑左近，熱力已消，按地上鐵塊，亦不覺熱。社長仰天嘆道：『嗚呼，上帝佑我，把巨礮鑄成了！上帝佑我，把巨礮鑄成了！』即命再興工業，將礮內圓柱取去，並把礮膛磨光。然而內部泥沙，經熱力激壓後，非常牢固，雖有鑿孔鑽，鶴嘴鋤等件，都是蜻蜓撼大樹，動不得分寸。後來借了機器的力量，纔將泥沙漸漸掘出，迨至九月三日，居然十分清淨。社長又加添工資，以獎勵工作，命磨光礮膛。俗諺說：『有錢使得鬼推磨，』工人等見加多工資，自然盡力去做，不到四週間，已磨得像一間鏡室，四壁晶瑩。竟不待十二月，已見偉大無敵，一望膽寒的巨礮，功行圓滿了。其時諸會員，不知不覺的滿面笑容，手舞足蹈。而麥思敦更是欣喜欲狂，忽躍忽踊，仰視蒼蒼的昊天，俯矚杳杳的地窟，一失脚，跌入礮孔中去了。——這礮孔深九百尺，跌下去時，不消說是血肉橫飛，都成齋粉。麥思敦未立奇功，先成怨鬼，你道可悲不可悲呢！然幸而白倫彼理正立身傍，連忙揪住衣襟，提起來擲于地上。麥思敦本是口不絕聲，專好戲弄人的，至此時也只喊一聲『阿呀，』默然睡倒了。衆人見他如此，都跑過來，扶起麥思敦，賀再生之喜。有的嘲笑他道：『君如先倒地

獄旅行，把口上生或（註八）的巨礮一發，便可震破鬼族的耳膜，將來我輩死後，不但閻羅耳聾，不能得一正當的判斷，便是對舊鬼談天，恐也不能夠了。」說畢大笑。不表大家歡喜，且說此時有一最失意的，就是那主張鑄礮不成的臬科爾老先生。十月十六日，照條約上第一、二兩條，把彩金三千弗，交給社長。人說他從此染病臥牀，多日不出。然條約五條中，尙有三條，合計十三（註九）千金，未決勝負，此時雖輸去三千，那三條尙不知鹿死誰手，又何必憂憤至此呢！不知臬科爾的意思，卻並非在金錢上着想，實因鑄礮之成否，與一生的名譽有關，今見自己議論齟齬，又羞又憤，不覺成疾。凡世上好名之人，每每如是，無足怪的……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後，社長令開丘外柵門，許衆人進內游覽。柵門開處，有許多老幼男女，早已盪湧而來，把偌大石丘，滿滿的佔了個無立錐之地。而天波市至石丘間一帶地方，猶復車馬絡繹，喧囂不可名狀。亦可想見美國人民熱心的景況了。然各人熱心，卻非從大礮成後而起的，當初鑄造時，各處人民，來看鑄鐵景象的，不知多少；無奈社長堅閉柵

（註八）疑是成字之誤——編者。

（註九）疑是二字之誤——編者。

門，不容進內，衆人湧擠柵外，但見黑霧濛濛，上冲天末，急得像索乳的小兒一般，亂啼亂跳，呼着社長的名字罵道：『我們最公平的美國人民中，爲甚有如此不公平的事呢！』衆人齊聲吶喊，幾乎有推翻鐵柵，衝進巨丘之意。社員皆慄慄危懼，恐肇大禍，然社長卻毫不動心，把華盛頓獨立戰爭時，在硝烟彈雨中，指揮大軍的手段，施展出來，惟督責作工，此外諸事，均付之不聞不見，倒也平安無事的過去了。後來社長見大衆熱心欲狂，彷彿有僅入石丘，尙未滿意；苟能一游礮膛，則雖死無憾的情況，於是開放柵門以後，再造許多大籠，上連繩索，用滑車下垂礮底，收放均用汽機，運轉不費人工，另寫許多告白，黏貼柵外道：『欲進礮內游覽者，每人收資五弗。』那邊告白還未貼完，這邊汽機已不暇應接。不到兩月，已收入五十萬金。會社中又得了許多補助。據此看來，倘大礮發射時，不知更要加多幾億萬倍。有人說：若到是時，歐洲各國人民，必當羣集海峽（謂天波）而歐洲忽成曠土，以致美國地租，非常騰貴云。雖係過言，亦非無理的。二十五日之夜，社長創議在礮底開一落成祝宴，以電氣爲鏡，光彩燦然，照徹四壁。中置大桌，上覆絨壇（註一〇）社長巴比堪、社員麥思敦、

少將亞芬斯東，大將穆爾剛，大佐白倫彼理，及社員等十餘人，均坐籠中，徐徐垂下。少頃，支那的花紋盜，法國的葡萄酒，皆由地面上直送至九百尺之下，羅列滿案。社長等相視大笑，拍掌稱奇。酒至半酣，漸漸喧笑起來，有歌的，有叫的，有拋蒸餅的，有擲酒杯的，到後來竟個個行步蹣跚，口裏不知說些什麼，惟聞囂囂然的聲音，充滿礮內。從此點反應彼點，或由此處傳達彼處，忽出礮口，宛如平空起了霹靂，在地面上的聽了，都拍手吶喊，歡聲震天；挾着地底裏的聲音，轟轟不絕，剎時間把一座石丘，竟變成大歌海了。社長等聽得分明，也十分歡喜。那麥思敦更覺氣色傲然，或飲或食，忽踊忽歌，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直至曙色蒼然，方纔散會。從此諸事告成，只待發射彈丸一事。然衆人經此兩月，恰如數十星霜，焦急欲死。諸新聞館，各派訪事員數名，探聽消息，凡一舉一動，無不詳細登載，衆人爭先購讀新聞館因此致富的，頗爲不少云。……至九月三十日午後，社長處得一電報，係經過白隆西亞與紐芬蘭間海底電綫，又過亞美利加大洲綫直達天波的。社長拆開看時，唇忽發白，兩目昏花，像十分驚疑模樣。那電報道：

『圓椎形彈丸，可改作正圓形。余將駕以探月界，故今日已乘阿蘭陀汽船，

由此啓行。九月三十日四時，由巴黎發。

密佉爾亞電

電報如此，亦甚平常，社長爲甚驚疑至此呢？不知以前由郵局寄來信件中，如此者正復不少，然無非都是嘲笑會社的事業罷了。此番卻用電報告知，有十分鄭重之意。難道世界上，竟有這許多視生命如土芥的大人物麼？於是招集社員，把電報朗誦一遍，問道：『諸君以爲何如？』諸社員想了好一會，有的說是嘲笑，有的說是滑稽，惟麥思敦默然不語，待衆人說畢，忽大聲道：『諸君意見，雖紛紛不同，然亞電氏的志氣，亦可謂大極了。』諸社員都不能答，只得悵悵的散去。且不說社員懷疑，便是近地居民，也私有許多議論，沒到半日工夫，密佉爾亞電的聲名，已傳遍亞美利加全國了。然有無其人，則尙是一個啞謎兒，不能猜破。每日尋社長問消息的，不知其數；後來竟像觀劇一般，湧擠不開。其中有人伸着頸子問道：『亞電氏從法國啓行了麼？』社長在宅內應道：『尙未分明。』那人又問道：『我們是爲探聽確信而來的。』社長道：『到那時便知確信了。』然而衆人尙不肯散，糾纏不休。又問什麼改變彈形，什麼亞電的電報，社長被纏不過，只得整冠出門，帶領衆人，到了電報分局，發一電給烈伯布兒的貨物保險會社社員道：

汽船阿蘭陀，何日由歐洲啓行？其旅客中，有法國人名密伏爾亞電者否？發電後，社長等便坐在局中。不到兩點鐘，果然得了回電，上寫道：

汽船阿蘭陀，于十月二十日由列伯布兒開行，向天波市進發。查該船旅客

名氏簿中，有一法國人名密伏爾亞電者。

接到回電後，大衆纔放心散去。社長胸中的疑團，也利時雪消冰釋，連忙發信至布拉維商會，命把製造彈丸一事，暫停數日，待亞電到後，再作商量。至十月二十日午前，遙望海面，果有淡烟一縷，在若隱若現之間；未及正午，已見一艘巨大汽船，檣頭錦旗，隨風飄動，直入三多港，惟留下一道黑烟，蜿蜒天半，其行如矢，忽過赫耳波羅灣而去。將到天波市，輪動漸緩，少頃已至碼頭，剛要拋錨時，早有無數小舟，團團圍住，爭先跳上汽船，招攬生活。其中沒命第一個的跳上的，便是社長巴比堪。未到上面，即放聲大叫道：『亞電君！亞電君！亞電君何在？』連叫數聲，竟無應者。社長心慌，跑至舵樓邊，竭力大叫，忽聞舵樓上有長嘯聲，且答道：『余在此耳！』擡頭看時，則其人年約四十，體格魁梧，頭圓額廣，黃髮垂肩，如獅子鬣狀，鬚赤黃色，縱橫兩頰間，眼圓而銳，惟略如近視，在樓上或左或右，運動不止，忽而自嚙指

甲忽與傍人談笑，其氣力之活潑，真一探檢月界的好身手也。社長忙登舵樓，遠遠的喊道：『今日見君，實徵幸之至！』那人也跑過來，握一握手。社長正欲述自己意見，並問亞電來意，不防天波居民，竟海潮般的湧到面前，圍住亞電，亂叫狂呼，雖聽不清說些什麼，大約是讚美的意思。亞電及社長兩人，擠在當中，連氣也喘不得一口。好容易纔分開衆人，躲入亞電房內，關上門，喘息一會，亞電先問道：『閣下就是巴比堪君麼？』社長答應。亞電又道：『好！好！君無恙乎？』社長道：『幸無恙！君真決意往月世界去麼？』亞電笑道：『如素無堅強不屈之志，那有遠來此地之理呢！』社長道：『君此次遠行，妻子等竟沒留難麼？』亞電道：『沒有沒有。我電報到後，君已把彈形改革否？』社長道：『此事必當與君斟酌，故得來電以後，望君如大旱之雲霓。今幸君至，想必早有卓見了。』亞電道：『余幸逢君，與此偉業，得旅行月界的機緣，豈非無上幸福麼！故于彈丸一事，久經思索，頗有所得的。』社長見亞電臨危不驚，談笑自若，真有俠男兒的氣魄，心中已十分敬服，便道：『余知君必有高見。』兩人宛如久別的良朋，各訴抱負，娓娓不倦。亞電又道：『余此來頗有許多鄙見，欲向大衆一談，如君以爲無妨，乞明日招集亞美利加全國人民，開一大會，余將陳說意見，對付駁論，以

破衆人之惑。乞君爲我謀之！』社長點頭稱善。卽出房告了大衆，都拍手大喜，歡聲如雷。麥思敦怪聲怪氣的大叫道：『嗚呼！不料今日，竟遇着絕世俠男兒了！把我們去比較這種勇敢歐人，怕還不及一弱女子呢。』此時社長又安慰一番，並勸衆人散去。遂復回至亞電房中，講了許多閒話，方纔握手作別。那船上自鳴鐘，正噹噹的打了十二下。正是：

幸逢賓主皆傾蓋，
獨悟天人一振衣。

要知第二日盛會的情形，亞電的雄辯，須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溫素互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卻說汽船到着的翌日，便是大會。社長怕來聽者好醜不齊，有妨亞電演說，想只准有學問的，入場辯論，其餘一概屏絕。無奈人心洶洶，比火燄還烈，要是防止他，真比遏尼格拉大瀑布還難幾倍。社長設法，只得揀一塊大平原，約距天波市一里，想張許多帆布，遮蓋日光，不料次日黎明，大平原上已無容足之地，那里還能張什麼帆布呢！社長商議道：「你看此等人，太陽未出的時候，我們去張帆布，他便連說『不要不要』，好像我們多事似的。到了上午，卻要翻轉面來，罵我們不周到哩！」果然，一到上午，日光漸烈，衆人焦熱不堪，便一齊責罵社長，其聲如雷，轟轟地不絕。其人數不下三十餘萬，在前面的，尙能觀聽一切，其餘則只聽得喧嘩的聲音，看着無數的帽頂，宛如落在大旋渦中，轉來轉去，頭暈耳鳴，却連那

演壇的形式也看不見一點。少頃，忽然大衆向兩面閃開，讓出一條大路，那邊緩緩行來的，便是亞電。右有社長巴比堪，左是社員麥思敦，各著禮服，映着日光光線，繽紛四射，奪人目睛。三人徐上演壇，舉目一望，但見無量黑帽，簇擁如波。亞電雖十分歡喜，卻如平日一般，略無倉皇之色。此時大衆微發歡聲，讚美其志。亞電忙脫帽鞠躬作禮，又舉手向下一按，是表明請衆人鎮靜之意，便操英語說道：

「諸君不厭炎天，辱臨茲地，余實榮幸無量！余既非雄辯者流，又未常以博物家名于世，何敢在博聞多識的諸彥之前，搖唇弄舌耶！然竊聞吾友巴比堪氏所言，知諸君頗不以余爲不足共語，故不揣冒瀆，謹呈片言，以慰諸君子熱望之盛情于萬一。倘言語之間，偶有紕謬，尙乞勿罪！……諸君若聞余言，必以爲不辨難易的大愚公，出現于世。然以余觀之，則駕彈丸，作月界旅行的事業，徵之理論實際，皆易成功。不見人事進化的法則麼？其初爲步行，繼而以人力挽輕車，繼而易之以馬，遂有迅速的汽車，橫行于世界；據此推之，當必有以彈爲車之一日。及爾時，則諸惑星與地球上通信之法，甚易處置了。然諸君至此，必曰奈彈丸之速力何？而余則以爲如此速力，一無足畏，請

觀彼衆星的速力，豈非遠勝彈丸速力麼？又此地球之載吾人以運行于太陽之周圍也，實速于彈丸三倍，而與他惑星相較，則宛如老人策杖徐步，與駿馬之馳驅，其差異爲何如……」

說至此，有人大呼道：「惑星的速力，將來是增加抑是減卻呢？」亞電道：

「其速力漸漸減卻的……諸君！或人腦小如芥，禁錮于地球之內，遂謂除此一塊土外，必難轉移他處，真是偏執已極了！此等人物，在今日雖吶吶誹議，而至將來，必如從烈伯布兒至紐約一般，有迅速、容易、安全三事，以得有彼月界于惑星及他衆星之自由。」

大衆寂然無聲，傾（註一二）法國俠男兒的雄辯。至此忽現驚異之色，如疑亞電之好爲大言，故造奇語者。亞電早知其意，面含微笑，從容說道：

「諸君頗有疑慮之意麼？假令余言皆虛，則所疑固非無理。然諸君曷不試算以臨時汽車從地球至月球之日數乎？不過三百日耳。兩球間之距離，不過地球周圍之

九倍耳。毫無可異者在，乃已如聽天方夜譚，駭怪至此！設有人欲向太陽二十七億二千餘萬里而運轉的奈布青星以旅行，則君等將何如？且以愛克佐斯星距我數千萬里之距離，想像地球與月球之距離，則君等又將何如？噫，近若比鄰，而妄人乃曰何星與地球之距離凡幾許，地球與太陽之距離凡幾許，頻說天體各個之距離，豈非背理之至麼？……余就太陽系者，係堅固之實質體，組織之衆惑星，皆互相密接，所謂存在其間之空間，僅如金、銀、銅、鉛等至微極細的空間而已。故彼等所謂何星與地球之距離幾何，太陽與何星之距離幾何者，果何爲乎？其間無真距離之可言也。諸君其思之否？諸君其思之否？」

語聲未絕，忽有大呼者道：「道星與地球間，無空間之存在耶！」則麥思敦也。亞電正想着下文演說，不備防忽地霹靂般的大聲，直衝耳膜，大喫一驚，幾乎從演壇落下，幸而連忙扶住，方免于難。若竟跌落演壇，則身負重傷，是不消說；便是喋喋辯論的無空間說，也可藉從演壇落至地面的實有空間，而大悟澈底了。聽衆口雖不言，而眉目間卻顯出嘲笑的笑影子。亞電知道人有嘲我之態，整一整衣，泰然說道：

「聽衆諸君，適所論地球與月球之距離，惟一細事，殊無足深思者。總之不越二十年，我地球上人民之半，必能旅行月中，一新耳目。所憾余孤陋乏識，不能解釋此極大問題，深自愧！今乃屢蒙垂問，余不覺忻喜欲狂，遂至失儀，有瀆諸彥，罪誠無赦矣。諸君若宥其罪，而再賜以問難，則余必竭所識以對諸君。」

演說者既表明解釋疑問之意，社長見他勇氣凜凜，力敵萬人，十分敬愛，想把實驗上的疑問，提出幾條，互相問難，以鼓其氣，便肅然起立，先述發明之事，令亞電注意，纔說道：「我新交之良友乎，君以爲月世界及他惑星中，必有人類棲住的麼？」亞電微笑答道：

「社長閣下，蒙君不棄，垂詢極大疑問，余幸何如！抑此疑問，雖布留佗、瑞典、巴格波兒等諸碩儒，猶不能究其蘊奧，况不學無術如余者乎！然僅就余所見言之，則當從窮理學者之說，以下見解，卽由「宇宙間廢物無形」一語想來，則彼世界必可供人類之棲居；既能棲居，則所棲居當必有人類。」

社長道：「此疑問未經確定，亦不能援引定理，惟由個人思之，自不能不生月球及惑星中，能否棲居之問題耳。故余之獨斷，則竊以爲月球及惑星，乃人類可居之處也。」亞

電道：『余意亦復如是。』兩人問難之間，壇下衆人也各紛紛議論，甲發論，乙駁擊，丙折衷，聲如鼎沸，而其多數，則皆執月界及惑星中無可居人類之理。其說道：『若人類欲棲居他世界中，則天授的性質，必當隨惑星與太陽的距離而大行變革，否則或爲大熱力所炙，或爲大寒威所虐，斷無生存之理的。』亞電答道：

『余適與社長言，未及細聽諸君之說，敢謝諸君，並乞少令會場靜肅，余將表明反對之意見矣。蓋余實將主張，彼世界適于人類之說，以攪破諸君之迷夢者也！余雖非窮理家，然亦略通其義。窮理家云：接近太陽的諸惑星，皆各含少許溫素，其溫素于軌道上回轉之際，與遠離太陽諸惑星的多溫素，因運轉之力，互相均和，得熱力平均，以成適于有機體如吾人者可棲居的溫度。設余真爲窮理學者，余將曰：造化于地球上動物中，示特別生活狀態之例甚多，如魚，如水陸兩棲類，其理均難索解。如棲居海中的一種動物，居極深之水底，受與五十或六十氣壓相等向（註一二）海水壓力，而身體毫無破碎之患。又如棲居水中的一種微蟲，于溫度全無所感，或在蒸騰如沸的溫

（註一二）疑是的字之誤——編者。

泉中，或在固結如石的冰海下，像魚一般，游泳自得。彼造化製造動物，令之生活的方
法，千彙萬狀，固非無理；而爲吾人微智所能測者，僅可屈指數耳。然謂因惑星中熱力，
而動物遂難棲居，則余雖不敏，敢獨排衆議，力斥其誣者也。使余爲化學者，余將曰：世
有稱雷石者，地球外物也，若分析之，其物質中，含炭素少許，據拉赫來排夫氏之精細
試驗，知其根源爲有機體，且有生命之動物也。使余爲神學者，余將曰：信聖保羅言，則
神之救援人類的至愛，不僅在此地球，無量世界，無不普遍。然不幸而余非神學者，非
化學者，非窮理學者，復非論理學家，不能知造化調和宇宙間物之大法，而惟想像于
冥冥之中而已。以是于月世界及他惑星中，適否人類棲居之問題，遂難解決。以不能
解決故，余所以汲汲以求之者也！』

右演說纔畢，大衆已發聲狂吼，轟然震天，恐雖兩軍交戰，殺人如麻的時候，也未必有
此壯觀。其中有幾個反對的，高聲駁擊，卻被衆人的擊音遮斷，亞電並沒聽到一句。其後叫
聲漸歇，那反對的也就不語了。亞電見無人出來反對，便又慢慢的說道：

『聽衆諸君，余以淺識，不足釋社長之問，只就所見者略言一二而已。然余今所

欲言者，非復惑星中能否棲居人類之問題，尙乞垂聽之……余將對固守惑星非人類可居之僻說者，略抒所見。夫諸君以細小之精神，指地球爲至良無上的世界，豈不懼大背于理的麼？即如諸君所熟知的，地球衛星，只有一個，而裘辟陀、烏拉紐、撒達恩、那布青等星的衛星，卻有數個，那有劣于地球之理呢？抑此地球，因其軌道之平面二軸的傾向，而生晝夜長短之差，以苦吾人；又因其傾向，而生四季之差，以苦吾人。吾人所居的不幸之大球面，時而烈寒，時而酷暑。約言之：即交冬令，則僵凍欲死；入夏季，則頭腦如灼。其尤不幸者，若骨節痛，若咳嗽，若氣喘，若癩，病種萬狀，以苦吾人，甚至有苦不欲生，以早入鬼錄爲快者。而如裘辟陀星等的平面則不然，回轉之際，傾斜甚微，設有居民，則必因各帶氣候，終年相同，而得無垠之樂康，以消歲月。至其氣候，此處常春而卉木明媚；彼處恆夏，而炎陽逼人；甲部分則落葉瑟瑟，時打庭除；乙部分則積雪皚皚，永封谿谷。故裘辟陀星之居民，喜春陽者至春地，宜夏景者適熱帶，好秋氣者居秋地，愛冬日者之寒帶，各從所好，以養其生，豈非極大的幸福麼！諸君試思余言，即可知裘辟陀星實優于地球遠甚，而棲居其中的人類，與吾曹不幸之人類較，其才智體力，

必當優勝之理，也就毫無疑義了。今于他事，姑不措問，吾人若欲如裴辟陀星一般，達于圓滿之域，則不可缺者惟一事，即令回轉之地軸，軌道上之傾斜減少而已。」此時只聽得大呼一聲，宛如夏日白雨之先，起個霹靂，其中有人道：

「若吾人人力所及，盍協力發明一大機械，以改良地軸回轉的方法何如！」說還未了，讚嘆的聲音，又如雷動。發言者爲誰？則名轟美國的大滑稽家麥思敦也。凡美國人性質，假使果略有改良地軸法的理，他必疑無量功夫，造調理地球的巨大槓桿，扛舉地球，改良方向，所惜者吾人尙未發見此理，雖長于機械學如美國人，亦只得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噫！正是：

天則不仁，四時攸異；
盲譚改良，聊且快意！

此次大演說，究竟如何情形，如何結果，下回再表。

第九回 俠男兒演壇奏凱 老社長人海逢讎

卻說麥思敦說了一句笑話，又鬧了許久，纔覺漸漸鎮定。有人說道：『雄辯的演說者乎，聞君所言，已明白許多想像之說了。』說入本旨，把月界旅行的疑問，實地上研究一研究罷。』其人說完，漸擠近演壇，睜眼看着亞電，見並沒有回答，又高聲說道：『我等來此，非欲議論地球，我等不是因議月界旅行一事而來的麼？』衆視其人，則軀幹短小，鬚如羚羊，即美國所謂『哥佻髯』也。目灼灼直視壇上，衆人挨擠，都置不問。亞電聽了大喜道：『君言甚善！此時議論，已入歧路，以後當談月界之事。』說未畢，即有人喊道：『君言地球的衛星，適于人類之棲居，果如此，則人類必全無氣息而後可，蓋月球之表面，實無如空氣等小分子之物質也。余以此告君者，係發于慈意，且以警……』亞電把頭一搖，赤髮散亂，大有

爭鬪之態，既而以銳利的眼光，直視其人，厲聲道：『汝言月球全無空氣，惟假定之說耳。至其真實，則誰敢任之？』答道：『達於學術的人任之。』亞電道：『真麼？』那人道：『真的。』亞電昂頭笑道：『噫，閣下，余素愛學者，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偽學者，卻深惡之。請君勿後言！』又有人問道：『君知偽學者爲何狀乎？』亞電曰：『余固知之，如我法蘭西以學士自命的先生，乃謂由算術上言，鳥無能飛翔空中之理。又有自許超倫軼羣的大人物，乃謂由論理上言，魚無游泳水中之能。嗚呼！此種人物，非狂而何！余實不欲與言，且亦不足與言。』亞電纔說完，有人大聲叫道：『汝學不修，乃敢論人不學麼！』其語勢大含輕薄之意。亞電亦大聲答道：『余素不學，一無所知；然此身卻有敵泰山當北海之勇！』那人道：『然則暴虎憑河之勇而已，非愚卽狂。』亞電聽了，肅然正色道：『聽衆諸君，余此來非爭學者之徽號，苟月界旅行的事業告成，卽我事已畢，其他細故，何必喋喋爲！』社長及同盟社員，都注目亞電，見其挺孤身以敵萬衆，協助鴻業，略無畏葸之概，嘆賞不迭。所慮者亞電既是外國人，與衆人毫不相諗，今又論議一變，將成爭鬪，或有險象，也未可知。心中頗懷疑懼。少頃，聽得又有人反對道：『演說先生，據余所知，足證月球周圍，全無空氣之說者甚多。卽偶

有之，亦必爲地球吸力所吸，而被奪于地球。且余尙將引證他說以……」亞電忙道：「可盡君所有，一一言之！」反對者道：「如君所知，光線爲氣體所橫截，則直的光線，必屈折而變方向，故于有星從月後行來時，注視月球，則自星發射的光線，皆直過月球平面的緣端，毫無屈折變向之狀。若有空氣，何至有如此現象呢？」亞電微笑道：「君言殊似有理，卽真修學術之徒，恐亦未免結舌。而余則大不爲然。因其係牽強附會之說也。君頗似辯士，請爲余略言月中有無火山之事。」其人答道：「有是有的，然今已不噴火了。」亞電道：「然則火山惟一時噴火，而今則僅留遺迹耶？」答道：「然而此不足爲空氣存在之證。」亞電道：「若惟偏于理論，恐遂無決定之時。今更進一步，略論實驗上的事罷。紀元千七百十五年，有著名天文學士路比及哈累二人，察看五月三日的月蝕，于月球中發見奇異的火光，兩學士遂確定爲月球中由空氣而生之電火。」反對者道：「那兩人視察時，以地球上從水氣發生之現象，誤爲月球之現象，當時卽知其非，大受哂笑，這是經他學士所證明的。」亞電答道：「余猶有說。千七百八十七年時，哈沙氏于月球之表面，發見無數光點，天下咸知之，君輩乃不知麼？」那人道：「知之。然君子實論未下注釋，余今爲注釋之。蓋因哈沙氏

發見之光點，遂謂可推論月球不應缺乏空氣之理，余未有聞也。且波亞及埋讀夫，豈非研究月球的專門名家麼？此兩人均主月球無氣之說，而其說則若合符節的。』此時大衆靜聽二人討論，愈出愈奇，都精神發揚，四處亂湧，如大海的波瀾一般。雖默不一語，而自有一種奔騰澎湃的聲音，瀾漫壇下。少頃，亞電又說道：『余請更進一步論之。若著名之法國天文家羅色陀氏，于紀元千八百六十年七月十八日月蝕時，明見新月尖處至凹部間，有橫截月球面空氣的太陽光線屈折形狀，不是個鐵證麼！閣下還有何說？』那人不能再駁，默然退去。不復有人再來反對。此時亞電恰如大將凱還一般，兵士的歡聲，洋洋盈耳。亞電也喜色滿面，徐徐說道：『諸君，今雖有非議月球表面空氣存在說者，全屬謬想，無足與辯。然彼世界的空氣，較爲稀薄，則容或有之。』有人問道：『設空氣稀薄，如君所言，則大山之巔，必無空氣，人將何以登山巔呢？』亞電微笑道：『實然。空氣惠在山間之平地，其高不過四五百尺而已。』那人又道：『恐有時竟與全無相等，故至月世界時，不可不豫備此事，君以爲何如？』亞電道：『先生所言，極合于理。然空氣雖薄，必足養人，設忽遇變故，空氣竟非常稀薄，則余有一節儉之法，卽除特別不可缺時外，全不呼吸是也。』說至此，衆人大笑。亞電

不能再說，待了許久，笑聲纔歇，又說道：「諸君子于余所言，既無異議，則于月球間空氣存在說，諒必亦無疑義了。如此則月球表面，又必有水；若果有水，實余之極大幸福也。且反對諸君……余猶有說，吾輩所見者，僅月球之一面而已。此面既有少許空氣，則不能見之一面，必含空氣更多。」有人忙問道：「這是什麼理呢？」亞電道：「其理麼？月球受地球吸力之作用，成雞卵形，我等所見者，爲卵形之尖頂。據荷然氏之測算，則重力中心，應在我們不能見的他半球，故那一半月球，必有更多之水與空氣。」亞電說完，頗有人疑爲架空想像之說者。亞電道：「此乃純粹的理論，而發源于機械之定則者。那有可容攻擊之理呢！然而我等在可生活的月世界中，能否保全生命的問題，卻還要質之聽衆諸君子。」此時三十餘萬的聽衆，忽發讚嘆之聲，遠近相和，雖有幾個反對的發論駁擊，而如失水的魚一般，只見他脣腮開闔，聲音則並無一絲，傳入亞電之耳，那反對的，便着急起來，極力大叫不已。當時激惱了衆人，把許多人推出場外，口裏喊道：「趕出這些反對的狂人！趕出這些狂人！」反對的且行且說道：「演說的先生，不欲聞余二三疑問麼？」亞電招手道：「汝說汝說，余甚好之！」反對的得了亞電的許可，纔立住脚，喘吁吁的說道：「君何故不留意至此耶！駕圍

椎形彈丸而至月界，噫，不幸哉……發射之際，因反動力而有粉身碎骨之禍……君以為何如？」亞電笑道：「我的反對先生，所言亦非無理，然余思美國人以剛強不撓的精神任事，必有免此奇險的良法。君其勿疑！」那人又道：「彈丸飛過空氣時，飛力極速，不至發生大熱力麼？」亞電道：「不然不然，彈丸極厚，且我等當疾飛以出空氣之外。」那人道：「食物呢？」亞電道：「余以算術測定，貯足支十二個月之量，而旅行時，只得四日，惟用其少許而已。」那人問道：「彈丸中空氣不慮缺乏麼？」亞電道：「余以化學之法製造之。」那人又道：「彈丸能恰落在月長（註一三）之上麼？」亞電道：「落于月球中，與落于地球上相較，其力只六分之一耳。故彈丸重量，較在地球時，必減輕六分之一。」反對論者略想一想，又道：「然以余所見，當彈丸墮落時，因重力所激，君的軀體，必至如擲琉璃于石上一般，紛紛四散而不可見……今假令凡諸危難，諸阻礙，均有趨避之法，如君豫想，駕大彈丸，安然以達月中，其後將用何方法，再歸地球呢？」亞電道：「余固無再歸地球之志。」衆人聽了，驟不解亞電之意，愕然噤不發語。有幾個反對的，趁着空閒，便說：「什麼如此則于學術，仍無裨益，如此

（註一三）疑是球字之誤——編者。

則與橫死無殊！』其中一人大呼道：『君輩言太過，待我問之。』亞電厲聲道：『誰復敢與亞電言者！』有人答道：『欲與君言者，係以人爲誕妄不足取，以事爲虛僞不能成，而不學無識之一人也。』社長靜觀亞電與衆人討論，容貌肅然，大有不顧一切之概。至此時，忽見發語的是個社員，便忍不住立起身來，想分開衆人，走下去把那人的言語禁止。不料纔近衆人，已被扣留，一齊舉手，把社長擎起，又把亞電擎起，發聲吶喊，以表揚兩人的名譽。衆人爭來擎舉，雜踏不可言狀，其中雖有許多反對的，只是張開兩臂，防爲他人推倒不迭，那里還有工夫再來駁擊。但見萬頭攢動之間，社長並亞電兩人，夾着吶喊聲音，忽在此處，忽在彼處，搖動運轉之狀，宛如狂濤無際的海中，浮着一葉，倏起倏落，見之魂悸！兩人乘着有足的船，一剎（註一四）那時，已到天波地方。天波居民，又有擎舉兩人，表揚榮譽之意。亞電曉得了，忙逃入弗蘭克林旅館，覺疲勞已極，亟揀一處最好臥室，倒頭便睡。惟有社長仍在衆人之間，擠來擠去，見還有反對的，遂大聲喊道：『有反對會社的大業者，請隨我來！』說還未了，已有一人，直跟着社長向捷溫司福爾碼頭而去。其他甚爲寥寂，絕無行人。社長立住問

（註一四）疑是利字之誤——編者。

道：「君是誰？」其人答道：「余臬科爾也。」社長大聲道：「余欲見君，已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臬科爾道：「余亦如是，故來見君。」社長道：「君曾侮我。」臬科爾道：「然。」社長道：「余將舉輕侮三條件以問君，君能答乎？」臬科爾道：「謂立時能答否耶？」社長道：「否！余欲與君言者，乃重大事，不可令外人知，故當秘密一切，不可不擇一寥寂之地，互相決議。去天波市一二里許，有大森林，名曰斯慨撓之森，汝知之否？」臬科爾道：「余夙知之。」社長道：「乞君子明日入森林中待我……君如與余同意，則余亦來覓君……且勿忘攜汝之旋條鎗。」臬科爾道：「汝亦勿忘攜汝之旋條鎗。」兩人談畢，約期而別。唉，諸君，這一回，有分教：

硝藥影中灰大業，
暗雲堆裏泣雄魂。

要知明日在斯慨撓森林，兩人演出什麼慘，（註一五）且聽下回分解。

（註一五）疑脫一劇字——編者。

第十回 空山覓友游子斷魂 森林無人兩雄決鬪

卻說亞電進了菲蘭克林旅館，因過于疲勞，食卒就睡，耳鳴頭眩，如置身大彈丸中一般，擁着重衾，不數分時，已沉沉入夢。便是雷鳴地震，也不能把銅像似的睡漢，攪醒過來。未幾東方漸明，日光熹微，早映窗幔，只聽得有人打門，大呼道：「有大事，君何不開門！何不開門！」然在門外的，雖似十分惶急；而在門內的，卻仍冥然罔覺，只是鼾聲雷動。大呼數回，纔答應了一聲。此時門外諸人，已不耐煩起來，嘩啞一響，窗戶大開，窗上玻璃，也如胡蝶般亂舞。亞電大驚，坐起看時，乃許多鎗礮會社同盟社員，爭從窗口紛紛跳入房內。第一個便是麥思敦，不待亞電開口，便滿房亂跳，大喊道：「我們的社長，昨晚竟被辱于萬衆之前，侮之者誰，便是那個臬科爾。故社長已與彼約定在斯慨撓大森林中央一死戰。此是社長自己

告我的。若不幸戰敗，則會社的大業，不要成了水泡麼？唉！危！危險！！我等該阻止纔是。然一人獨力，那能遏社長決鬪之志呢！余想此事，惟亞電君。除了亞電君，他人不能！」亞電聽麥思敦之言，默不一語，至此忽從床上躍起，不到數秒鐘，已穿好衣服，開了門，同着麥思敦，如飛的出了旅館，徑奔那大森林而去。行了一刻，麥思敦把臬科爾如何反對，如何寫信辯論，如何懸金賭賽，如何與社長相爭的顛末，細細告知亞電。亞電忽發顫聲道：「唉！愚哉！唉！何其愚哉！若已決鬪，嗚呼……將如何，將如何！故我等不可緩行，宜急走！急走！」讀者須知美國風俗，這決鬪之事，殊可怕的。如兩人私論不合時，便約定所在，或用手鎗，或用利刃，互決勝負，不死不休。視當日社長與臬科爾定約情形，不消說是鎗聲響處，這鬪如虓虎的兩雄，必有一人要告別的了。亞電等兩人，大踏步飛跑，過荒野，攀危巖（註一六）過稻田，早已朝露沾衣，礫石破履。又有不識數的樵夫，把斫倒的大木，積滿路口，費盡氣力，纔過了過去。遠遠見一白髮樵夫，在那里伐木，麥思敦飛跑上前，大聲問道：「樵夫，汝見提旋旋條鎗的人麼？」即我的朋友鎗礮會社社長巴比堪氏也。」然而一個山內樵夫，曉得什麼社長，睜

着眼不知所對。亞電忙說道：「是像獵夫的人。」樵夫笑道：「你們尋這像獵夫的人麼？此人在一點鐘前，早已過去了。」麥思敦聞言，顏色驟變，嘆道：「既在一點鐘（註一七）能則我等已遲了。」亞電問道：「你聽得鎗聲麼？」麥思敦道：「還沒有。」亞電即握着麥思敦的手，連說「快走」，拔步奔入灌木林中。此地有杉、楓、秋立布、橄欖、櫟等樹，其他嘉卉異草，更難枚舉，枝柯交錯，密葉如織，咫尺不能辨。兩人恐致失散，攜着手，分開枳棘，彳亍前進，兩耳聽着鎗聲，兩目看着前路。有幾處似有人跡，疑巴比堪曾從此經過，而細心檢查，卻連足跡也尋不出一個。又行二三百步後，枳棘更多，樹枝更密，太陽光線，不能透入，幾與昏夜無異。兩人沒奈何，立住脚，麥思敦發失望的聲音說道：「余此時實已不知所爲。」亞電道：「我等已至此，若決鬪時，鎗聲必當傳入我耳。此時未有所聞，似可無慮。」亞電雖如此說，殊不知社長的性質，乃是見危不怖，遇剛則茹，既已約定時期，那有不來之理呢。况鎗聲傳播，常隨風向，或既經放射，而兩人未曾聽得，亦理所恆有的。麥思敦愈想愈怕，顫聲道：「我想……我等到此過遲，彼等必已決鬪了，君以爲然否？」亞電不答，只催前行。繼而知徒行

（註一七）疑是前字之誤——編者。

無益，兩人思得一法，相約各放聲大呼。麥思敦呼社長的姓名；亞電呼着臬科爾。無奈喊破喉嚨，終無應者。只見山鳥驚飛，鹿子暗遁而已。此時跋涉森林，已及大半，而社長及臬科爾的影子，也不可得。兩人大為失望，頗有言歸之意。亞電忽遙指遠處大呼道：「麥思敦君，那不是人麼？」麥思敦望了良久，答道：「像是人……那是人麼？」然彼不動，其傍又無像旋條鎗的東西，那是做什麼的呢？」亞電本來近視，遂問道：「你亦認不清麼？」麥思敦道：「哦，我看清楚了，他亦遙望我等，彼……彼臬科爾也。」亞電大聲道：「臬科爾麼？」其聲似酸楚不堪者。停一會，又道：「余當至彼處，定其真偽。」乃急行五六十步，定神一觀，噫，果是臬科爾，其傍有數株秋立布樹，蛛網縱橫，纏住一個小鳥，振翼悲鳴，而一大蜘蛛，伸長足捉之，不得逃遁。臬科爾置旋條鎗在地，折樹枝擊蜘蛛，以救小鳥，且破其網，小鳥遂欣然飛去。臬科爾目送之，色甚愉快。回首忽見亞電，愕然道：「君以何事，乃深入此大森林中？」亞電道：「余欲防君殺我社長，且阻社長害君，故來此耳。」臬科爾道：「社長何在，余亟欲見之，然已尋覓二時間，終不能得。」亞電道：「君若真覓社長，必無不得之理。然未知是未曾尋覓，抑真覓之不得歟？」使社長尚存于世，則必無不得之理的。」臬科爾大聲道：「巴比堪氏與余，不

死其一，必難結局，故大競爭是萬不能免的。」亞電愕然良久，說道：「汝何意？汝何意？汝真可謂猛烈如野獅了！」臬科爾道：「余已有戰鬪之意矣。」麥思敦上前大聲道：「臬科爾君，余爲社長的良友，而社長亦善愛余，君若殺人之心，不能自抑，則請殺麥思敦以代社長！」臬科爾忽拾起身傍旋條鎗，搖手道：「君毋戲言！」亞電道：「我友麥思敦，決無戲言，余能力保其殺身代友之志，實出于血誠。然余在此，決不令社長或麥思敦氏的生命，喪汝鐵丸之下，余將在君及社長之前，敬呈一言。」臬科爾似欲即聞其言，忙問道：「君欲言者何事耶？與何事有關係者耶？」亞電答道：「姑待之，姑待之。非在社長的目前，余不言。」臬科爾道：「然則請與余共覓社長何如？」于是亞電及麥思敦，跟着臬科爾，復入森林，往來尋覓。所遇者無非是枯木孤藤，奇岩怪石，而社長則連影子也不可見。麥思敦忽向臬科爾說：「我想社長尙在，必無難遇之理，莫不是君……與社長，既決鬪了麼？」亞電亦甚心疑，迫着臬科爾要索還社長。臬科爾力白其誣，且辯且走，不覺又行了二三百步。麥思敦忽舉手一指道：「好了！」兩人擡頭看時，見四五十步外，彷彿有人倚着大石，墜坐不動。麥思敦又道：「看看呀！那是人……那不是社長麼？」三人大喜，飛奔而前，果是巴比堪氏，坐在石

上。亞電大呼道：「巴比堪君！巴比堪君！」喊了數聲，社長並不答應，也不回頭。只見他手執鉛筆，在手帖上繪畫地圖，傍邊倚着旋條鎗，也沒裝藥，彷彿把決鬪的事已經忘卻了一般。亞電大踏步上前，徑握其腕。社長愕然驚起，默不一語。亞電大呼道：「余發見我的良友了。噫，社長，君在此何爲耶？」社長欣然道：「余方計畫一大事業，故思慮不遑他及。」亞電道：「何爲？」社長答道：「我等月界旅行的彈丸，體裁甚大，故震動亦大，不可不設法減卻之。余所謂大事業者即此。」亞電看了臬科爾一眼，答道：「當真麼？」社長也忽舉首，見麥思敦在傍，便道：「麥思敦君，汝何故亦來此？我等豈無用水以防震動之妙法乎？」亞電道：「君忘臬科爾君之事乎？」說畢，即招臬科爾至自己身傍，社長滿面笑容，大呼道：「臬科爾君，請恕我罪！余已忘夙約矣。然于戰鬪之事，則早已準備。」亞電忙闖入兩人中間，仰天說道：「余謝天帝的仁惠，不使兩勇者早相會合！」又回顧左右，說道：「巴比堪君……臬科爾君乎！君輩非地球上人，所謂學者耶？天地間之理，無一不可解者。今君等必欲以鐵丸破腦骨，果何心歟？若如此，則地球上又失兩大學者，君等縱不自哀，乃不爲我地球上惜耶？」亞電說至此，暗視兩人，均含笑，無求鬪決死之態，殊出意外。暗想不若設法解勸，以

弭兩人的勇氣，遂微笑說道：『我良友之諸君，此番會社企圖之事業，徒以議論從事，殊屬誤解。而于此誤解之事，又精掣細覆，豈非誤解中的誤解麼？不若勿再喋喋，聽余一言。』臬科爾勃然變色，怒目道：『君以議論決事件之是非爲無益，而余則殊有所見，亟欲吐之。今君既有言，其速言，毋撓余說。其速言！』亞電道：『我友巴比堪氏所測，駕彈丸達月界之說，必可信，必無疑的。』社長道：『余固謂然。而臬科爾君乃謂發射以後，不能直達月界，而再墮落于地球，竟與余意見大異。』臬科爾道：『吾決其必不能達月界，必再墮落于地球。』亞電道：『君所思者，任君思之，余無臧否之意，亦毫無屈人就己之心。雖然，余有一言……』君盍與余等共駕彈丸，以至月世界乎！則墮落與否，得實證矣。』麥思敦大喊道：『君何言！君何言耶！』社長及臬科爾兩勇者，于不留意間，驟聞麥思敦大叫，均喫一驚，默然良久。蓋社長欲先待臬科爾如何發言，而臬科爾又欲先觀社長有如何的意見，我待你，你待我，遂張目相持，良久不語。亞電道：『空談成敗，終不如實驗爲優。故彈丸震動等疑問，此時可不提。其大小諸事，亦不必慮。』社長大呼道：『誠然！事以實驗爲優，余亦作如是想。』亞電聽了，拍手踴躍，忻然說道：『唉，可賀！可喜！此實勇敢之言。嗚呼，我良友之諸君，以此一言，遂

得大事業的結局，豈不可喜！可喜！可喜！可賀！可賀！正是：

賴有蓮花舌，離消談笑間。
獨憐麥壯士，從此慘朱顏。

社長與泉科爾的深讎，既已消釋，又去了一重障礙了。至于以後情形，則且待下回

再說。

第十一回 羨道遙游麥公含憤 試震動力粟鼠蒙殃

卻說美國人民，初聽得社長與臬科爾決鬪之事，甚爲驚惶。繼知因亞電與麥思敦的調和，已得結局，都不勝忻喜，連在遠處的，也各派代表，以申祝賀之意。亞電所居旅館門外，忽如繁華的都市一般，甲去乙來，丙歸丁至，每日不知有幾千萬。亞電不但無休息之時，即兩手亦握得麻木不仁，全失知覺。而諸代表人，又因他是探檢月界的偉男兒，常欲略談數語，以爲榮幸紀念，故門外固來往如潮，而旅館中也幾至無立椎之地。其他諸方人民，設宴招請的，更不計其數。即全身毛髮，悉化小亞電，也不遑應接。此外尚有許多人民，要亞電周游美國，令全國人等，皆得一面，且擬送數百萬圓的旅費。亞電左右爲難，只得一切謝絕，而衆人崇拜仰望的熱情，比火還烈，不得已購買照相，以慰飢渴，不論大小，求索一空，各處照

相店，終日汲汲，只曬亞電的照相，尙覺不足。至于他人照相，自然是概行停止的了。還有一種可笑的畫師，毫不知亞電的相貌如何，祇任自己的猜度，隨手亂塗，口索高價，而買者也不辨真偽，隨手買去。這些崇拜亞電的，不但男子而已，就是女子，亦不知多少。更有各地貧民，難覓生計者，千百爲羣，要與亞電同往月球，待發財以後，再歸地上，每日圍着旅館，如大軍攻孤城一般，喧囂之狀，不能筆述。後經亞電再三撫慰，且許可了，纔紛紛散去。亞電向社長道：『愚民之愚，一至于此哉……君想月球與我地球上人民的疾病，有關係否？』社長道：『余想月球關係疾病這些話，皆誕妄不足信的。』亞電道：『讀古時史乘，頗有實蹟，而余則殊不謂然。若舉其一二，則如千六百九十三年時，傳染病流行甚厲，人均稱罹病者，多在月食既的時候。又如碩儒培根，雖身體素強健無疾，而每逢月蝕時，常氣息厭厭欲絕。千三百九十九年時，查理第六世，有時因月之盈虧而發狂疾。又據歌爾氏的實證，知凡因病發狂者，當新月及滿月之際，必發病兩次，其所據極確。又由熱病或睡行症，（謂睡眠中忽起而行者）及其他人類諸病觀之，彼月球與我人類的身體，皆確有可驚的感覺的。』社長笑道：『然其理不可解！』亞電亦笑道：『此疑問惟可借古時某學者答人之言解之，即

「傳說以奇而不足信」是也。」亞電既于大會時，解釋一切，諸凡障礙，都已除去，得稍閒暇，遂赴醜數處，以慰衆人之望。且帶領諸友，游覽各地，遞至礮口旁，無不如進無間地獄一般，戰慄卻退。亞電則上睨蒼天，下窺礮底，欣喜無限。暫且按下。再說麥思敦言社長等三人，旅行月界的日期將近，不勝歆羨，想了數日，定欲同行，遂將其希望之意，告知社長。社長因旅行人數，既經決定，不能再行增加，甚欲拒絕，又怕麥思敦悲憤，挫了勇氣。乃把彈丸狹小，難容四人同居之理告之。麥思敦不能答，快快退出，想去想來，越覺壯志勃勃，不能自制，亟訪亞電，請代往月界，並乞在社長處爲之轉圜，且說了許多自己住月界時，有如何利益的話。亞電欣然答道：「余之老友，余所信者，將爲君一身計，或觸諱忌，乞勿見責……君何不自查身體，可是個完全無缺的？身體不完者，不惟難適如月世界等的異國而已，卽在地球上，可能自由運動麼？以後請勿再望月界旅行了。」麥思敦聽畢，甚覺悲楚，問道：「因余身體不完，遂爲不適于居月世界的人物麼？」亞電道：「實于月世界中極不相宜的，余之老友，如略言其理，則此次月界旅行，乃我地球上第一次派遣的使節，如有肢體不完者，廁足其間，不能不曰非我地球上的大恥辱。君不以爲辱麼？能對月界居民恬然無愧麼？若在大醜

會中，追談往事，必變快樂之情，爲酸辛之思，非汗我地球使節的重任麼？若說起斲肝損腦的原因，則我地球上人，惡如猛獸，互相搏噬之事，必當吐露，豈不慝（註一八）彼等的嗤笑麼！且我地球，足容人千億，而月界中不過一億而已。我浩大的地球上人民，乃爲細小的月球中人民所嗤笑，誠一大恥辱事，請君熟思之！麥思敦聞言，甚不愉快，勉強說道：「君所言者，均非無理。然達月球而後，重力一震，都成粉末，則余之殘缺的賤軀，與君之完全的貴體，恐未必有什麼差別了。君以爲何如？」亞電卽答道：「君言亦是。然我等已得確算，達月界時，必與我從法國來美國時無異的。」麥思敦默然不能答，遂握手而別……且說以前諸種試驗，頗獲良果，社長亦甚安心。惟彈丸發射時震動力的強弱如何，則因未經試驗，故難確定。社長忽思得良法，以試其事，乃從賓洒哥拉（菲羅理寶之一港）造兵所，借了一尊三十八英寸的臼礮，令許多僱工，運至羅奪堤上。其裝置係礮口向外，正對海面，彈丸飛出後，卽墮入水中，可免破裂之患。蓋試驗目的，非欲觀墮落的模樣，只要看發射後的震動力如何而已。此時已先造成圓錐形彈丸，內部空虛，用彈力最強的極良的鋼鐵，編成網形，恰與

鐵製鳥巢無異。覓貓一匹，并把麥思敦平日愛養的小栗鼠強奪了來，一同閉置彈內，以驗發射之後，兩小獸有無震死或暈眩的情狀。扁鍵既固，便與百六十磅硝藥，裝入白礮。少頃，只聽得社長高呼『放射』一聲，那彈丸已以極大速度，飛行天半，其飛路成浩大無邊的弓形，高達千尺以上，而墮落于海。麥思敦立在烟燄之中，仰天嘆道：『良機一失，不可再逢。彈丸狹小，不能容我，遺憾何極！唉，栗鼠栗鼠，你比我微幸多了！』社長聞言，心頗不忍，然亦無法慰藉，默然揮豫泊海邊的小艇，齊向彈丸落衆（註一九）而進。社長等四人，亦乘舟在後，諸艇中共有善于泅水者數十人，手持繩索，剎時跳入海中，覺得彈丸。其上本有小穴，即用繩索繫住，牽上甲板，計從發射至今，不過五分鐘而已。然彈丸經發射後一震動，開之甚難，費盡氣力，纔開了鐵鍵，把貓引出。四人仔細看時，則身上雖微有擦傷，而活潑仍無異平日，且舔嘴咂舌，向麥思敦叫了一聲，大有驕傲之意。四人大喜道：『駕彈丸以凌太空，已得佳徵，可喜可喜！』然再覓麥思敦的栗鼠，則已不翼而飛，毫不見影。社長疑甚，細察彈丸內面，微見血痕，始悟此貓在旅行時，已將其患難的良朋果了枵腹，卻裝着不干我事的模樣，欣

（註一九）疑是處字之誤——編者。

欣然歸來了。麥思敦素愛栗鼠如性命，今爲貓所食，悲憤不堪，定要與栗鼠復讎。社長等三人大笑，力勸方罷。自此貓安然歸來以後，那些說不成功的，或危險的人，都如反舌無聲，杜門不出。社長本來尙疑震動之力，有害身體，至此亦渙然冰釋，絕不留痕。過了兩日，忽從合衆國大統領處派來了一個專使，以表祝賀之意。又援那著名的輝軼忒之例，許亞電用「亞美利加合衆國府民」的名號，以示寵異。正是：

俠士熱心鑪宇宙，明君折第禮英雄。

從此月界旅行的難問題，都已解釋。只待時日一到，便可束裝首途。若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新實驗勇士服氣 大創造巨鑑窺天

前回雖說諸事既畢，祇待日期。然而尚有彈丸，未曾告竣。此物自接到亞電的電報後，已命停工。迨亞電到了，商酌多日，始差一專使，馳至布拉維商會，重令製造，故至十一月二日，乃得告成。從東方鐵道輸運，十一月十日，到了石丘。社長巴比堪及臬科爾亞電三人，便去細心查檢，原來這彈丸的周圍，皆貯清水，其深三尺，底面塞以圓形水板，令水不漏，且能自由運行于彈丸之中。旅客居住的地方，宛如水上木筏，下有直立的厚木板，以備分開水力。當發射時，全部之水，因受了震動力，都從下部逆流而入上部，匯集漏于水管中；此管口有木塞，裝置甚固，頗難脫落，然因流水壓迫之力極大，故木塞忽脫，水卽如瀑布一般，由管口噴出；噴盡以後，旅客必受彈丸的強迴旋運動，微覺暈眩。然出礮口時的第一大迴旋運

動，則因水之流動殺其勢，已無大患。加之彈丸上部，遍張最良厚革，并釘鋼鐵彈條，漏水管即在此彈條下面，故豫防第一大迴旋運動之法，已盡全力，若尙不能防，則非發明一鐵作精神的妙法，別無他術了。彈丸上部，有一小穴，用純鉛爲門，可以開闔，內面固以螺旋；如至月界，則旅客可由此門出入，以休長途之疲勞，探異地之勝跡。至于飛行時察看太空的，則另有四個金屬製的天窗，上下各二，嵌着極厚玻璃，引入光線，且用電氣生火，以禦嚴寒。真是千緒萬端，無不周備。所慮者，只有彈丸中空氣新陳交謝之法，尙未籌定而已。社長于此一事，絞盡腦力，屢廢寢食，纔得一線光明，研究之末，遂獲善法。蓋地球上空氣的成分，每百分中爲養氣二十一與淡氣七十九分所和合，人類呼吸一次，則收養氣百分之五，而代以吐出之炭養二，此炭養二即由體上熱力及血液元素之弗（註二〇）騰而生。故人若居彈丸中，密閉諸戶，絕新舊空氣交謝之作用，則若干時後，空氣中的養氣，全被吸盡，剩下許多炭養二，充滿空中，人類遂至悶絕。防禦此患，惟有二法：一用新鮮養氣，以補充消耗的養氣；二將人類呼出的炭養二，設法消散。行此二法，亦不甚難，只用鉀養綠養二，及鉀養二物而已。

（註二〇）疑是沸字之誤——編者。

鉀養綠養者，爲化學中藥品之一，屬乎鹽類，形如水晶，加熱至四百度，則變爲鉀綠，而放散其所含的養氣，布滿空中。用二十八磅鉀養綠養五，可生養氣七磅，卽法國量二千四百里得，旅行者二十四時間的呼吸，已綽有餘裕了。鉀養者，亦屬化學藥品，其性與炭養二有極大愛力，故置之瓶中，屢屢搖動，則漸與空氣中的炭養二化合，變了鉀養炭養二，而彈內空氣，常得清淨。據此理論想來，則兼用二法，一能令腐敗空氣，復歸清潔；一能生新鮮養氣，保養人間。然天下事多據理論，極少實驗，筆舌間雖娓娓可聽，而實驗時終無成效者，亦頗不尠。故社長發明之法，雖似美善，而不用人類試驗，則到底不能確信。麥思敦道：『此實驗也不肯讓我去麼？我想在彈丸中必可保一週間之生活。』諸社員夙服其勇敢，不忍拒絕，遂購了許多藥品及食物，置之彈中。麥思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前六時，別了諸友，并約定二十日午前六時出外，得意揚揚的鑽入彈中去了。是後石丘之上，不聞麥思敦大談狂美的聲音，十分寂寞。社員于無聊之時，常常憶及，且恐有不測，愈難安心，每日往來彈丸之旁，探聽消息，佇立良久，忽聞麥思敦吟詩聲，嚶嚶然透出彈外，始知此老無恙，歡喜而去云……

前回會說會社開了募金局，報告以後，天下萬國，無不響應，一刹時間，已得了巨大金額，足

敷會社之用，遂將募金局鎖閉。社長于去年十月二十日，將金資若干，交給侃勃烈其天象臺，託製巨鑑一架，可以見月球表面上直徑九尺之物體者。此時雖光線之學，已極蘊奧，機械學亦達高度，而世界上有名的巨大望遠鏡，有浩大視力者，卻只兩個：一爲哈沙氏所造，其高三丈六尺，有直徑四尺六英寸的目鏡，視力強度，可放大物體至六千倍。二爲羅德洛慈氏所有，在愛蘭的佗翁派克地方，管長四丈八尺，目鏡直徑六尺，視力六千四百倍，重量十二噸半，其巨大及重量，雖足驚人，而放大物體之力，則僅六千餘倍，故大如月球，亦惟可縮近至三十九英里以內。若非極長，或直徑六十尺的物體，仍不能見。今旅行的彈丸，僅直徑九尺，長一丈五尺而已，故不可不將月球縮近致五英里以內，即放大物體致四萬八千倍也。侃勃烈其天象臺，招集了會員，大與（註二）論議，或深研原理，或覃思方法，遂決定望遠鏡之管，應長二百八十尺，內容新式反射鏡，目鏡直徑，應寬一丈六尺。繪了圖形，開工製造，此鏡在地球上，雖已巨大無匹，而較之先年天文學家美克從思想造出的一萬尺望遠鏡，則不免小如微塵了。第二步應研究的，便是置鏡的所在，天象臺職員，意見頗不相同，因

此甚費爭論。蓋裝製巨鏡，不可不擇一最高的山巔，而合衆國中，高山極少，最著名者僅兩道山脈，川王及米斯西北兩大河，流貫其間，在東者名曰阿白喇丁山，最高處爲紐漢北西亞，凡五千六百尺，殊不足副高山之稱；在西者曰落機之高嶽，山脈連亙，巖石嵯峨，有一望千里之概。山脈由麥改蘭海峽發端，蜿蜒迴壤（註二二）于南亞美利加的西方海岸，其名稱或一變而爲安提司，或一轉而成可昔雷拉，其他各部分，異名甚多；進而橫截巴拿馬地峽，貫通全部北亞美利加，終達北冰洋而止。雖高不過一萬七百餘尺，然美國本無高山，不得不推落機爲第一，遂決定于此山脈中，揀一最高所在，裝置巨鏡。先運應用器械，及派人夫致（註二三）密梭里的輪庇克山巔，始把望遠鏡諸物，設法搬運。數萬工人，過沙漠，穿深林，千辛萬苦，屢折不回，未到十二月，這偉大無比的望遠鏡，已登積雪不化的山巔，高聳于太空無際之裏了。憶從前有美國機械師自誇道：『與我任何重量，令置任何高處，無不如意。』聞者皆以爲妄，嗤之以鼻。自此大工業告成，世人始知其不謬。而美國人之長于機械學，亦

（註二二）疑是環字之誤——編者。

（註二三）疑是至字之誤——編者。

于是可略見一斑了。然總計製造搬運諸費，卻用去了四十萬圓以上，此款則前回已經說明，是由社長豫先交付的。……望遠鏡裝置既畢，各天文視察職員的心臟，自然是怦怦鼓動，急欲一觀天界之奇景。蓋據我等想來，則用視力四萬八千倍的巨鏡，窺察月球，不惟其放大形象，當出吾人想像之外，即其表面的動植都邑湖海的真況，亦必歷歷可數，會萃鏡中。那些天文大家，雖比我等聰明，然何常不作是想呢！那曉得窺看之後，竟大失望。除了古人據學理所發明者之外，仍屬恫怛迷離，不能確定，所見者惟火山殘滓，累累如陵，略能辨其性質而已。然將在天的極點處之數萬星辰，測定直徑，則不能不曰此鏡之偉績。又天象臺職員克拉克，審定了一種星雲，亦爲羅德洛慈氏的望遠鏡所不能見的。正是：

譚天騶衍原非妄，
機械終難敵慧觀。

這望遠鏡，畢竟能否看出月球上的彈丸，須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防蠻族亞電論武器 迎遠客明月照飛丸

卻說光陰如電，又屆初冬。實驗日期，愈覺逼近。各社員的心魂，早已飛向九天，作環游月界之想。獨有臬科爾依然頑固如昔，堅說不能成功。他說道：『哥命比亞礮中裝入引火棉四十萬磅，重量如此，燃燒必易，況又加彈丸壓力，則引火棉必要生火，釀成奇禍的。』然社長則已思慮周詳，毫無疑竇，一任臬科爾終日嘵叨，總是屹然不動，親自指揮工頭，教授搬運之法。其法係將引火棉分成小份，裝入小箱，封緘嚴密，始從天波運至丘下；又有數百工人，由推行鐵道，輸運礮旁，再用起重器械，吊入礮底。蓋引火棉的性質，最易發火，若用汽械，不免有磨擦之患，終不如人工之佳。當搬運時，工業場二英里內，禁絕烟火；後又因太陽光線，頗覺酷烈，恐光線激射，釀了巨禍，遂索性在夜中作工，并仿桑格凌夫之法，借真空中

發光的光線，直照礮底，先用火藥小包，排列引火棉下，火藥包間，各有金屬絲聯絡，以通放射時發火的電氣。到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八百個火藥小包，竟安然運入哥倫比亞電（註二四）底，近村人民，得知其事，又漸漸蟻集，愈聚愈多，競欲入內觀覽。社長不允，令人堅閉柵門，盡力防禦，而大眾狂呼亂叫，騷擾不休。社長無可奈何，暗想把火藥包給衆人一看，或可稍慰他們的渴望，遂吩咐工人，把引火棉箱排列柵內，以饜衆目。而自己同麥思敦兩人，往來巡行，防衆人誤將吸殘烟草，擲入柵裏。此時來觀者，已增至三十萬左右，麥思敦便有千目千手，也無異一個蚊子，想負起昆拉密圖（在埃及之金字塔）終日飛跑，不遑應接，遂大聲喊道：『諸君切勿吸烟，防生奇禍！』然狂瀾似的大衆，那里聽得一分，依舊雪茄如林，吹烟成霧，宛如英京倫敦市的炊烟，裊裊然罩住了石丘一帶。麥思敦見衆人置之不理，怒不可遏，跳出柵門，拔了小刀，隨手亂揮，如汽車上的車輪一般，滾入人海，把所有卷烟草，不論啣在口的，拿在手的，都搶過來，熄了火拋在一邊，刹時間已成了一座小阜。衆人見這位老夫子生氣，便都虛心讓步，漸漸鎮定了。及至裝完火藥，果然毫沒差池。臬科爾的豫言，又

成了一件失敗的話柄，按下不表。……卻說月界旅行時，還有一件不可不慮的，便是食物及器具。設月界中也如地球上一般，有屠牛的，有造麪包的，有釀葡萄酒的，則雖子身獨往，亦不愁凍餒。無奈自古以來，終未得一確信。若稍有疎忽，豈非歷來的勞苦，都成了泡影麼？亞電便寫一張應用物件的目錄，同社長商量數次，揀最要緊的，陸續購辦。不到幾日，把彈丸室內，已堆積得無容足之地，社長遂將必不可缺的物件，揀了許多，其餘一概取去，零碎物件，則封入箱內。即驗溫器、風雨表、望遠鏡等，路上要緊的物品，也裝入機械箱中，不令露出。又買幾張波亞及穆埃雷繪的月世界地圖，以備參考差異，及訂正謬誤。此圖測量極密，月中的山嶽平原，危峯大海，及噴火口等的廣狹大小，位置名稱，并自月球東方的雷普涅子及德弗兒飛山，至北極的木勒拂力科山諸地方，無不記載詳盡，有條不紊。另購旋條鎗并獵鎗各兩支，連許多彈丸硝藥，一并排列室內。亞電笑道：『到月界時，如有人類，與我等無異，則遇不速之客，必來款待，或贈美酒，或貽佳果；善言論者抵掌而談，問地球一切事；好奇者設醺，或歌或舞，極人生之歡，則適合我等之希望，榮幸何極。若不然，如入印度內地一般，或蠻人跳梁，舉兵來襲，碎裂我等，以充飢腸；又或猛禽怪獸，充滿酒地，磨牙舞爪，饑涎如

泉則我等將用何法防禦呢？」社長問道：「君想月界中必有此種野蠻居住的麼？」亞電道：「余亦推測而已。至其實情，古無知者。然昔賢有言曰，「專心于足者不蹶，」余亦用此爲金杖，以豫防不測耳。」社長道：「然據余所見，則月界中當無此種惡物，讀古書可知。」亞電大驚道：「所謂古書者，何書耶？」社長笑道：「無非小說之類耳。然書中謂月界之山嶽，無巨莽森林，難容猛獸，則極可信。余卽由此臆度的。」亞電道：「君以臆測之故，遽不設備，豈非大錯麼！余等此番旅行，實非爲一身計，故不可不再返故國，以報告全地球人民。若被食于野蠻猛獸，不是勞而無功，徒留笑柄麼！」社長點首道：「甚是甚是。余已無可言，此後惟聽君之指揮。」亞電道：「君言幾寤殺我！余實不甚解旅行一切事，不能不求助于君。」社長道：「余固有助君之志。」亞電道：「余想防禦器械，萬不可缺，卽鶴嘴鋤、鐵棍、大斧、手鎗等是也。其他冬夏衣服，亦應完備。……又余等雖深惡蛇屬，或虎、獅、豹、象等；而無牛、馬、犬、羊諸家畜，則甚難生存，還該攜去數匹纔是。」社長大笑道：「我良友亞電君乎！余前雖言聽君指揮，今實不復能忍矣。君不知旅行彈丸的大小，與古時「愛克船」無異麼？不知「愛克船」的幅員，卻大于我等的旅行彈丸麼？那有可攜如許物品之理呢！不如讓我選擇罷。」

亞電回想前言，也自失笑，遂託社長選擇。社長于不急之物，盡行除去，加上臬科爾的愛犬，並紐芬蘭種犬各一匹，又小樹數株，種子數十包，以備在月界中闢地蒔植。亞電又道：「此種子必與月球的土性不宜，非另帶地球上肥土不可。且數株灌木，應防其稿，須加土于根，纏以繩索纜妙。」社長依言，安排妥洽。又買菜、汁、鹽、肉、酒類等，足支一年之食物，均納彈中，便將彈丸運上石丘，舉起鶴頸稱，吊入礮內。諸社員握手嚙唾，恐釀巨災，而漸入礮膛，毫無障礙。不一時，已達礮底，社長仰天呼了一聲「上帝」，臬科爾卻坐在遠處出神。亞電跑過去笑說道：「君的賭金，又輸去了。余要拿去贈月世界國王的。」諸社員轟然大笑。臬科爾看了亞電一眼，默不發言。亞電又對熟識的友人道：「余雖拜別諸公，而至月界，然並非訣絕的。諸公切勿視余爲天人，余且擬報告月界的真態。」麥思敦笑道：「不必愁，不必愁，余是斷不肯以君爲看（註二五）羽衣之天人的。」社員又大笑不已。連臬科爾也不覺失笑，囊橐的走過來了……卻說實驗日期，越加切近，一轉瞬間，已遇十二月朔日的良宵。當夜十點鐘四十分四十六秒時，月球冉冉，正過天心，并最與地球相近，若錯過機會，則會社的大試

（註二五）疑是着字之誤——編者。

驗，便不能不待至十八年以後了。是日天色蔚藍，日光閃灼，不待黎明，石丘近傍，已來了無數觀客。連天波市也車馬如雲，十分熱鬧。平原一帶，有張天幕的，有連高樓的，有營小屋的，荒涼寂寞的所在，竟變了一大都府，各國人民，無不駢集，所操語言，若英，若法，若俄，若德，千差萬別，不可究詳，一片平原，竟與一個小地球無別。美國人則更不消說，自然農罷耕耘，商廢貿易，不論貴賤，老幼，男女，皆忻喜欲狂。弗羅理寶地方，擾擾攘攘，宛如鼎沸。迨近發射時期，衆人頗覺惶懼，那膽小的，不免戰慄。私語漸絕，寂如無人。未幾時限愈逼，人更不安，有逃遁之狀，忽然搖動起來，如怒濤嚙岸一般，洶洶然令人駭絕。又少刻，自鳴鐘打了七下。衆人奉（註二六）首看時，則明月一輪，冉冉而上，大千世界，驟放光明；便是直徑尺餘的金剛石，亦難比其價值。喝采之聲，忽如雷動。此時柵門之內，倏見有許多同盟社員，排了行列，萬足一步，直行向前；其後便是三個旅行的勇士，容貌莊肅，舉止雍容，頭戴禮冠，身披禮服，魚貫而出。并有歐洲各國派來的天象臺職員，警衛于後。社長巴比堪，左右奔馳，指揮行列，桌科爾負手于背，昂然徐行。亞電着新製旅衣，喜色可掬，向麥思敦道：「余將遠行，與君離別。君若

能以地球上新事相告，忻幸何如！」麥思敦道：「余固欲以異聞奇事告君，然苦無良法耳。」亞電道：「君不見世界上進化之狀態麼？必因人類以此事爲不可爲，而其事遂不能成；苟盡力爲之，必無不成之理。即如此番旅行，當初誰不疑慮，雖以大學者自命如臬科爾先生，亦盡力反對，不留餘地。幸社長不顧輿論，勇往直前，始有今日。君若待余啓行以後，運用奇想，一切旁觀者言，均視爲狂吠，毫不措意，惟潛思壹志，研究通信之良法，則到底必獲成功。余于故國政府之變革，以及人民之進步等事，終有一日可以洞悉的。」時臬科爾正立亞電背後，聞歷數其失，且含譏刺，怒不可遏，遽邁步上前，大聲道：「亞電君……今所言者，固皆余之過失，然非君所應訕笑者也。君因將遠行，乃大笑罵我，以損我之榮譽耶！」說畢擦掌磨拳，頗有爭鬪之勢。麥思敦急握其腕，怒目道：「君以私憤，遂想妨害大業麼？然則爲我等之大敵。我等之大敵，即闔地球人類之大敵也！爲人類公敵者，天下雖大，不能容其身，居（註二七）將如何？」臬科爾不能答，含怒走開。此時自鳴鐘已報十點，發射之期，切迫萬分。礮旁起重機的鐵索，搖蕩有聲，豫備將三個勇士，垂入礮底。社員皆肅然正列，寂靜無譁。麥思

（註二七）疑是君字之誤——編者。

敦雖稟性剛強，從不屈撓，三歲以後，未曾哭泣一次，至此時也免不得兩行老淚，沾濕衣袂；拭淚向社長道：『尚可從容，君不偕余同去麼？』社長大聲答道：『我老友麥思君乎！余實不能伴汝。不但彈丸狹小而已，君已頽齡，難受辛苦，不如居此地球，靜候余等的報告罷！』麥思敦不能再說，含淚而退。旅行三勇士，遂訣別了朋友，垂入彈中，關上鋁門，將螺旋捻緊。一輪璧月，漸近中天，天地無聲，萬衆屏息，只聽得機械師馬起孫大呼道：

『三十五秒——三十六秒——三十七秒——三十八秒——三十九秒——四十

秒——放射！』

轟的一聲，天柱折，地維缺，無數的旁觀者，如颶風摧稻穗一般，東倒西歪，七顛八倒，有目不能見，有耳不能聞，那里還有如許閑工夫，來看彈丸的進路。咄！

咄爾旁觀，倉皇遍野；而彼三俠，冷然善也！

要知放射以後，這彈丸能否直達月球，不墮地上，且待下回再表。

第十四回 縱詭辯汽扇驅雲 報佳音彈丸達月

卻說旅行彈丸發射時，烈火如柱，矗立天外，宛如火龍張爪，蜿蜒上升，少頃蓬勃四散，照耀菲羅理寶地方，成一火燄世界。凡在三百英里以內，雖在深夜，而微蟲蠕動，亦歷歷可見。致其震動之力，寔爲千古未有之大地震，而菲羅理寶適爲震域之中心。由硝藥所生之氣體，以極大勢力，震動空氣，空中忽生人造之大暴風，數千萬觀客，不論何人，均被吹倒，縱橫滿地，臥不能起。其中的麥思敦，生來是膽大包身，不懼艱險，因欲細看彈丸進路，獨立在一百五十碼以內，誰料一發之後，竟如弩箭離弦一般，直擲出至百二十尺之外，頭暈氣絕，冥然如死，良久始醒，撫着腰大叫道：「唉，余痛甚！唉，余痛甚！亞電君！巴比堪君！臬科爾君！君等已向月界啓行了麼？君等在地球時均與余善，而獨于月界旅行竟不我許，余雖年老，

然較之懶惰青年，卻勝萬倍，今居然擲余于百尺以外，苦痛欲死，何無情至此耶！」麥思敦大聲疾呼，竟無應者。巨大彈丸，已飛行于太空萬里之上了。其他衆觀客，因利時之間，大受震動，驚怖氣絕者，不計其數。少頃漸漸蘇生，有撫腰的，有包頭的，有絡手的，因此耳聾者，亦約有三千左右，宛如大戰以後一般，狼狽情形，不能言喻。靜了一刻，呼痛之聲，忽然大震，其音與彈丸發射時，竟不相上下。衆人一面呼痛，一面昂首，想看彈丸的進路。豈知太空冥冥，一碧無際，那有彈丸的片影？仰首問天，天無耳目口舌，寂然不答，只得裹傷扶杖，慢慢回家，除淨候輪庇克山望遠鏡視察者的報告外，別無希望了。此視察者，爲侃勃烈其天象臺司長，名曰培兒斐斯，既通天文，又精測算，窮理之學，更入蘊奧，爲地球上第一天象名家，故託其視察彈丸，誠屬妥當已極的。所惜者發射以後，天氣驟變，黑雲滿空，宛如潑墨，加以二十萬磅的引火棉，皆化細灰，和入空氣，雖略一呼吸，亦不免大害于衛生。翌日更甚，烟霧蔽天，白日失色，雖咫尺亦不能辨。此黑烟漸散漸遠，竟達落機山巔，視察者空對着大望遠鏡，束手癡坐，不能窺見一絲彈丸的影子。麥思敦終日提心吊膽，坐立不安，到第二日清晨，已不可耐，便騎了馬，跑至望遠鏡建設處，見過司長，嘆道：「俗語說勞而無功，而余則勞而得禍，

余自製造大砲，以迄研究彈丸，無不盡心竭力者，實出于旅行月界之熱誠而已。豈料社長不仁，竟不許偕往，且擲之百二十尺以外，僅免于死。因是腰脊受傷，昔獨立戰爭時擊傷之腦骨，今復破損，真是不幸之至了！」司長笑道：「君今年高齡幾何了？」麥思敦道：「只六十八歲耳。」司長大笑道：「如此，則當以善保餘生爲第一義，何必侈想旅行呢？」麥思敦憤然作色，怒目道：「這是什麼話呢！凡人類者，苟手足自由，運動無滯，則應爲世界謀利益，爲己身謀利益，肉體可灰，精神不懈，乃成一人類之資格。君不知此理麼？」司長道：「誠然！然人類之孳孳汲汲，不遑寧處者，雖曰爲世界謀公益，亦半爲營菟裘計耳。故壯而逸居，老而勞動者，不能謂之智。君固矍鑠，然已無勞動理，社長不令同行，殊非無意的。」麥思敦道：「此事是非，今且勿論，人已仆地，何必再來覓杖呢。然不達余志，則甚有遺憾耳。」司長蹙額道：「麥思敦君乎，黑雲蔽天，雖晝亦晦，余等揮霍巨資以製造之望遠鏡，竟無微效，計自放射至今，已越三日，而太空間仍罩着無邊的黑天幕。今日午後，社長等三人當達月界，故不可不視察其結果，報告全球；而天色仍如是，奈何？」麥思敦想了一會，說道：「沒有消散黑雲的良法麼？」司長道：「作汽械巨扇，立空際，鼓動烈風，或可消散于萬里之外。」麥思敦拍

手道：『妙極，妙極！其大若干？』司長答道：『直徑應大二千四百尺。』麥思敦愕然良久，大呼道：『司長先生，天下有造如此巨扇之法的麼？余不信。』司長笑道：『君言誤矣！此與月界旅行相較，其難易何止天淵。月界旅行，今已告成，則區區汽扇，豈有不能製造之理！然至今日方纔提議，則殊與獲盜而後綯繩無異，君視爲天方夜譚之詭論可耳！』麥思敦笑道：『余亦姑妄聽之耳，並非信以爲真的。』司長道：『總之，黑雲不散，則難見彈丸；不見彈丸，則此望遠鏡便爲贅物。奈何奈何！』麥思敦道：『余等惟待其消散而已，那裏有他法呢……』計自十二月四日至六日，美洲雖烟霧漲天，不辨咫尺，而歐洲則晴空如洗，絕無微瑕。哈沙、羅德、洛慈、福柯路得三大天象臺，皆瞭望月球，不含晝夜，無奈視力太弱，不能達極遠之處，只得束手長嘆罷了。至初七早晨，忽見旭日半輪，隱躍天末，司長及麥思敦兩人，喜出望外，急至客堂商議夜間視察之法，豈知不到午後，黑雲如磐，又堆滿了空際。麥思敦不禁焦急，只是對着司長連呼『奈何！』司長亦握手頓足，無法可施。麥思敦道：『噫，徒憂無益，不如小飲爲佳！』司長道：『余亦喜飲酒，與君對酌何如？』兩人遂行過望遠鏡旁，進了新築室內，司長呼使丁取出許多酒類，問道：『葡萄、白蘭地、香賓皆有，君生平好飲那一

種的！麥思敦道：『從汝所好。』司長點頭，醜一盞葡萄酒，遞給麥思敦，又自斟了一盞，且談且飲，不覺盡醉。初八九兩日，依然濃雲密布，不能視察。司長及麥思敦兩人，醉而醒，醒而歌，歌而飲，飲而醉，終日蒼騰，不知朝夕。至初十日，麥思敦宿醒甫解，即憶及彈丸之事，大叫道：『天尙未晴，天帝何妨余之甚耶！彼三個勇士，不惜身命，冒險旅行，冀補助學術千萬一，天帝豈可不眷佑之？然胡爲使地球上人，不能知其所居耶！』司長醒來，推窗一望，亦默然無言，仰天長嘆。幸十一日午後，烈風驟起，亂捲暗雲，遙望長天，宛如斑錦。入夜，已空明如洗，不復有微雲一點，渣滓太清，于是彈丸進路，遂得發見，自亞美利加全洲，以至歐洲諸國，均用電報通知，他人私信，因此阻止者，不知多少。司長即致一書于侃勃烈，其天象臺道：

邇日天色黯淡，濃雲連綿，雖有巨鑑，不能遠矚，問天不語，引領成勞，如何如何！昨晚賴風伯之威，頑魔始退，并藉麥思敦氏臂助，乃發見由司通雪爾地方哥倫比亞礮所發射彈丸之進路，再三思索，知因發射稍遲，遂與月球相左；所幸者距離非遙，必能受吸力而落于月界，然後非立時墮落，當隨月球迴轉之速力，以環遊月世界一周。

侃勃烈其天象臺職員諸君閣下：

十二月十二日。

培兒斐斯。

此時天下萬國，既得電報，諸新聞雜誌，皆細述顛末，作論祝賀。麥思敦欣喜過望，向司長雀躍不止。且說道：「嗚呼偉業，今已告成，彼等三人，正游月界，若余者，雖近若地球，亦未嘗環游一次，對彼等大人物，能不羨煞妒煞麼！」司長道：「余亦甚羨之，然只得以老自解嘲耳。」麥思敦若無所聞，又說道：「此時余之三良友，推窗憑眺，奇景殊物，來會目下，巴比堪氏必詳記于手帖，將以報告余等，故余等宜靜俟之。」司長道：「然，余亦惟靜俟巴比堪氏之報告而已。」

案：先生給楊霽雲先生的信中有云：「……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編譯，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別人的名字了。」查譯本辨言，譯者時在日本古江戶之旅舍。並于文前署明進化社譯。想係「出售」之故。原譯出版在光緒二十九年十月。書末除署原著者外，又署為「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而進化社改為發行者了。印刷者為野口安治。旁註日本東京小石川區指ヶ谷町百卅三番地。印刷所為翔鷹社，旁註日本東京牛込區神樂町一目丁二番地。這些印刷發行的關係，現在

已無法查攷，姑記其版本如上。

原譯本在「八一三」前，幸承楊先生見借，使此書得以收入全集，特此致謝。楊先生來信并云：「爲紀念死者，並可觀魯迅先生早年文學工作的過程，全集中鄙意亦應將其編入爲是。」我們亦深以爲然。

廣平識。

地底旅行

英國 威男 作

第一回 奇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

溯學術初胎，文明肇闢以來，那歐洲人士，皆瀝血剖心，凝神竭智，與天爲戰，無有已時；漸而得萬彙之祕機，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位，日以益尊。所惜天下地上，人類所居，而地球內部情形，卻至今猶聚訟盈庭，究不知誰非誰是。從前有個學者工石力子，曾說：「地球中心，全爲液體。」一般學子，翕然從之。迨波靈氏出，竟駁擊不留餘地，其說道：「設地球中心，是沸熱的液體，則其強大之力，必將膨脹，地殼難免有破裂之患。猶氣罐然，蒸氣既達極度，則訇然作聲，忽至龜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爲甚至今還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這班隨聲附和的學士先生，也只得閉口攢眉，逡巡退去了。今且不說，單說地殼厚薄，仍然是學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是十萬尺，有的說是三十七萬尺，有的說是十六萬尺，而有名的

英國碩儒迦布庚，則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萬尺。唉，好了好了，不必說了！理想難憑，貴在實行。終至假電氣之光輝，探地府之祕密者，其勢有不容已者歟。

卻說開明之歐士中，有技術秀出，學問淵深，大爲歐美人士所欽仰之國曰德意志。鴻儒碩士，蔚若牛毛。而中有一崎人焉，名亞薩士，幼卽居其叔父列曼家，研究鑛山及測地之學。列曼爲博物學士，甚有盛名，鑛物地質兩科，尤爲生平得意之學；故常屏絕家事，蟄居書齋，几上羅列着無數光怪陸離的金石，窮日比較研究，視爲至樂。且年逾五十，體力不衰，骨格魁梧，精神矍鑠，隆準班髮，雙眸炯炯有光。其明敏活潑的性質，便是青年，也不免要讓他幾步。一日，獨居書齋，涉獵古籍，不知有何得意，忽然大笑幾聲，蝦蟇似的四處亂跳。亞薩士正從對面走來，見如此情形，不覺驚甚。忙問傍邊的竈下婢道：「叔父何故如是？」竈下婢搖手答道：「不知，主人沒喫午餐，並命晚餐亦不必備；停了片刻，便跳躍起來，諒是不喫飯的高興了。」亞薩士越加驚疑，暗想此必發狂無疑，惟呼洛因來，或可稍解其煩悶。仰首吐息，涉想方般。不圖列曼學士早經瞥見，大聲叫道：「亞薩士！亞薩士！來來！」亞薩士聞言，連忙入室，列曼命他坐下。徐說道：「余頃讀臘丁奇書，知衣蘭岬島的斯捺弗黎山，有最高峯

曰斯愷忒列。每年七月頃，噴火以後，其巔留一巨穴。余歡喜無量，不覺雀躍，余覃思大念，欲旅行地底者久矣。今幸獲新知，可償夙願，故決計一行，汝將如何？行乎抑居乎？」這亞薩士本有獻身學術的犧牲之志，今聞列曼言，也不覺手舞足蹈，不待說完，便拍手大呼道：「贊成贊成！願從願從！」列曼笑道：「事不深思，便呼贊成，迨欲實行，必至畏縮，爾須再三思維，不可如是草率。若一聞創論，想也不想，即滿口答應，到後來卻躊躇不進，是要貽笑于大方的。」亞薩士子細一想，果然有點危險。然丈夫作事，寧懼艱危，為學術的犧牲，固當爾爾。便把決心之故，告知了列曼，起身辭出。萬端感想，倏湧心頭，意大地中心，必有無窮嶮巖，或遇酷熱，鎔石為河；或遭沍寒，堅冰成陸，怕比風災鬼難之域，更當艱辛萬倍哩！唉！行路難，行路難！想去想來，那明月麗光，已輝屋脊。只見洛因已從門外款款而入，黛眼波澄，蜷髮金燦，微笑問道：「君氣色大惡，遮莫有煩惱麼？」亞薩士道：「洛因，洛因，長為別矣，不及黃泉，不能相見。這人間界，是卿的領分了！」洛因見亞薩士如醉如狂，滿口嚶語，愕然道：「君何故嚇妾，今願速聞其詳。」亞薩士道：「我憂吾叔父狂耳。」洛因道：「狂？妾今晨殊不見有狂態。」亞薩士道：「真的！君試與譚，便知狂態。」洛因道：「究因何事呢？」說畢雙眸灼灼，促其速

答。亞薩士便從蝦蟆似的跳躍說起，自頭至尾，細細講了一遍。洛因且聽且思，不覺樂甚，反安慰亞薩士道：「叔父安排，必無錯誤，君可勿憂。」并說了許多閒話，從容而去。

原來這洛因，是列曼的親戚。生得蕙心蘭質，楚楚可憐，與亞薩士極相契合。然洛因雖是女子，卻具有冒險的精神，敵天的豪氣。所以得知此番地底旅行，卻比亞薩士更爲歡喜。而亞薩士，則自洛因去後，斂心抑氣，徘徊房中，久之久之。洛因含笑入室，兩道視線，直射亞薩士之面，說道：「妾適聆叔父之言，極有義理，決無不虞，且知君當時極力贊成，今爲甚背地裏如此爲難呢？噫！行矣！男兒亞薩士君！」雄赳赳的說了幾句，返身歸房去了。亞薩士轉想，果然不錯，大丈夫不當如是麼？便制定心猿，展衾就睡，無奈三尸作怪，夢中不是見鎔岩噴溢的火山，便是遇怪石嵯峨的深谷，徬徨四顧，寂無一人，危哉危哉，悲聲成嘯，及大呼出險，醒來纔知是自己的聲音。探首望玻璃窗，已有初日的美麗光線，閃閃然作紅薔薇色了。

亞薩士急推衾披衣，推窗一望，見已有許多人夫，螞蟻似的盤旋中庭。列曼屹立其間，指揮收拾行李。亞薩士失聲道：「呀，遲了，這位老叔父，不知又要嘮叨多少話哩！」便匆匆出房，這列老先生，果然大有嘲笑之色。冷笑道：「哼！爾真勤極，睡至此時，偏是做什麼的呢？」

此刻不是十點鐘麼？」亞薩士漫應道：「是十點鐘了，然叔父爲甚匆促至是呢？」列曼道：「爾還不曉得麼？我等是明天要動身的！」亞薩士聞言，驚其過速，問了一句：「爲甚明天就要動身？」而列老先生又發起恨來了，他說道：「我等是優游卒歲的人麼？爾怕死麼？如此推托，爾惜別麼？同那洛因，有長圖大念的人，是可以惜別的麼？」列曼絮絮叨叨，說個不了。亞薩士沒法，只得裝着悠然的樣子，強辯道：「我是一無所懼的，有誰說我是怕事的，諒未必有罷。我的意思，不過以謂從容辦事，纔能完善，後面又沒催促的，何必像逃難一般汲汲如是呢？」列曼道：「沒有催促的麼？這光陰不是麼？」亞薩士還說道：「今日是五月廿九，至六月杪，尙有……」列曼道：「爾開口便說尙有，這「尙有」兩字，便足爲爾是懦夫之證了！須知我等往衣蘭岬島，是遙遙遠道，與赴巴黎不同。爾以爲同往巴黎一樣麼？若非我昨日終日奔馳，爾連那從可奔哈侃至雷加惠克（衣蘭岬之首府）的汽船，只在每月廿二展輪一次的事情，還設（註一）曉得呢！」亞薩士不能辯，期期答道：「原來如此，我卻未曾留神。」列曼又道：「若待廿二，惟恐後時。我等須早往可奔哈侃纔是。」此時一切行

（註一）疑是「沒」字之誤——編者。

李，如繩梯、卷索、火繩、鐵鍵、鐵柄的木棍、鐵鎚等，都已停妥。重復細心調查了幾遍，裝入行篋中。把螺旋捻緊，祇待翌日啓行。亞薩士也神氣發皇，奮力理事。蓋自趨絕地，壯士或爲逡巡，然死迫目前，懦夫亦能強項。亞薩士之奮迅雄毅，一變故態者，如是乎？抑非如是乎？

青年亞薩士，于一剎那頃，大悟徹底，捨身決志，以赴冥冥不測之黃泉。洛因亦來，百方慰藉，亞薩士爲之奮然生踏天蹕地之概。時長夜迢迢，更漏淅淅，雄風凜凜，私語切切，殘月上窓，萬籟俱絕，而亞薩士眠矣，而洛因去矣。不知何時，忽聞有彈窓以呼者曰：「亞薩士君！亞薩士君！」亞薩士心中一跳，躍然而起。

第二回 割愛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險登高嚇游子

卻說亞薩士夢中聽得叫聲，嚇了一跳，幸而子細聽去，是平日常來驚夢的洛因，在外扣窗說道：「亞薩士君，再不起來，又要討叔父的罵了。」亞薩士連聲稱是，急忙起牀，洗盥畢，已是朝餐時候。走進食堂，見叔父列曼，笑容可掬的，已喫得腹笥便便，還拿乳羔炙雞，張着口大啖不止。瞥見亞薩士進來，招手命坐，滿口含着食物，含糊問道：「爾一切事都豫備了沒有？」亞薩士答道：「都妥當了，我本來沒有豫備的事。」列曼拍手笑道：「好好！既如此，爾快喫朝餐，那驛馬已在門外等久了！」遂回過首向洛因道：「亞薩士遠行，爾要寂寞了，然我望爾善自攝衛，與時相宜。」洛因微笑道：「這自然，多謝叔父。」列曼點點頭，又對竈下婢說了許多看守門戶的要領，侍奉洛因的規矩。纔說完，便把兩目直注在亞薩士喫

飯的口呆呆立着。亞薩士雖纔半飽，然沒奈何也只得投匕而起。列曼口裏嚷道：『走罷！』便囊囊的先自出去。亞薩士見叔父先行，便來全洛因握了一握手。洛因還說什麼前途保重努力加餐這些話。亞薩士卻說不出一句話來，裝着笑容，返身便走，上了馬車，在列曼對面坐下。馭者加上一鞭，黃塵擁輪，去如激箭。亞薩士眼中，惟彷彿見亭亭倩影，遙望車塵；而馬車一轉，正被列曼遮着，暗忖道：『予欲望洛兮，叔父蔽之……』然馬車已抵迦修荆士瀛車驛了。兩人即換坐駟車中，未幾瀛笛一聲，車動蠕蠕，既而如風行電掣一般，自驛間馳出。亞薩士檢點過行李，列曼從懷中取出一封紹介信，說道：『這是我故鄉剛勃迦府的駐紮領事丁抹國的芬烈謙然氏寫的。』便要讀給亞薩士聽，什麼『有博物學士列曼君。』又是什麼『有地底旅行之大志。』亞薩士雖隨口答應，其實並沒聽得半分。只見四圍景色，都如過眼烟雲；一帶高原，倏在駟車之後，不多時竟到吉黎海岸了。

列曼學士說一聲『我覓瀛船去！』早已執杖下車。亞薩士招呼行李畢，急到船塢。見這老叔父，已面紅耳赤，在瀛船上亂跳，口裏說道：『其實可恨，僮們總歡喜待，豈非浪費光陰麼？我看僮們待到什麼時候！』原來這艘瀛船，必待夜中方能出發，非靜候九時間，不能

啓行。他性質本來褊急，越想越氣，所以尋着船長，又在那裏大加教訓了。船長卻悠然答道：「閣下何必着急如是呢？荒村景色，處處宜人，策杖尋幽，豈不大佳麼？」亞薩士亦在旁笑道：「終日奔馳，獨未探得此事，此刻有什麼法子呢？」列曼沒法，只得走到平原，瞻眺風景。但見茅屋參差，遠林如薺；晚禾黃處，小鳥歡鳴；乳羊成羣，牧童偷睡。亞薩士亦爲之心曠神怡，大賞旅行的佳趣。漸而晚山爭赭，暮（註二）靄蒼然，兩人便入村中，飲了幾瓶啤酒，徐步登舟，已將夜半。少頃，瀛船埃雷，已吐烟排浪，向哥逐爾廬進發。翌日十點鐘，到了可奔哈侃府郭外。遂舍舟登陸，在芬尼士旅亭解了行李，小憩片時。列曼呼使僕問道：「此地的北方博物館何在？」使僕答道：「此去不遠。」列曼遂偕亞薩士出門，向博物館而行。此博物館，雖基礎不寬，構造甚質，然經幹事湯珊氏多年辛苦經營，故北方的名產古物，無不蒐羅薈萃。每年觀客，實繁有徒。湯珊聞二人來游，歡喜不迭，待遇極爲優渥。列曼將調查往衣蘭岬瀛船的出發日期一事，託了湯珊。湯珊道：「六月二日，恰有丁抹國的華利吉獵艦，向雷加惠克府進發。」列曼大喜，謝了湯珊。又拉亞薩士同去拜會艦長，說明來意。艦長拔倫道：「二

（註二）疑是「暮」字之誤——編者。

君可於禮拜五午前七時來此。」列曼也不再責他待時，唯唯作別，歸了旅館，豫計行期，尙距數日。二人旅居大都，縱覽名勝，還不至十分寂寞。惟亞薩士雖歷覽雄都，終不免時生退想，望伊人兮天一方；挑燈偶語，聯袂游行，都如昨夢，不可得矣！亞薩士方支頤馳思，恍若有亡，而好事的叔父，卻偏惠然肯來，早立其側，問道：「亞薩士！爾想甚麼？想上這譙樓一游麼？我陪你去。」一面說，一面向空中亂指，亞薩士連忙答道：「不是不是，我登高時，要昏眩的。」列曼笑道：「暈眩這種事情，都不能習慣麼？不行不行。」亞薩士還不肯，無奈列曼苦勸不已，只得懶懶的同到譙樓，但見古壁圖雲，飛甍入漢，真好個所在。列曼令門守開了門，偕亞薩士拾級而上，其中冷氣森然，昏不見掌。亞薩士已渾身寒栗，不能復耐，行了幾百級，目眩頭暈，幾欲仆地。大叫道：「我不上去了。」列曼怒叱道：「你如此懦弱，是個支那學校請安裝烟科學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麼？」亞薩士不得已，搥着列曼衣襟，戰戰兢兢，竭力向上，不一時，竟達絕頂，開眸一望，則飛雲如瀑，御風而馳，輕帆疑鷗，浮游波際。瑞士的海岸，正返照入兩目之中，其景色之高尙偉大，爲生平未曾夢見。約一時後，乃徐步下樓。亞薩士纔覺筋骨爽然，如釋重負。然年齡方幼，未涉征途，受了一點鐘的冒險教育，不免又生游子天

涯之感。幸而得了一個朋友，是法國人，漸相契合。或探古跡，或游梨園，拿這人作了拄杖，始免羈旅之苦。蓋丁抹梨園，華麗甲天下，優人之尊，世無其匹，有入大學兼修數種學科而卒業者，有出入宮禁，王公大臣爭來交驩，願爲其義子從僕而不可得者云。

第三回 助探險壯士識途 紆貧辛荒村駐馬

前回說亞薩士自得了法國朋友觀劇探幽，頗免羈旅之苦。然華年易逝，不覺又過幾時，行期益迫，湯珊氏便送了三封紹介書，一致雷如惠克府長官，一致大教正，一致府尹，囑其善爲招待。至初二日清晨，將所有行李，均搬入華利吉獵艦內，艦長引兩人進了船室，雖小僅容膝，然種種裝飾，卻精美絕倫，頗堪娛目。少頃，汽笛磔磔然鳴了幾聲，飛沫激舷，遺煙如綆，已向茫漠海原間駛去。亞薩士登高遠眺，極目無垠，白雲在天，波靜成縠，景色偉大，嗒焉若忘。然偶入船室，則即聞老叔父噶噶然的聲音，促膝相對，愈無聊賴。好不容易過了兩週間，已抵哈卹阿圖港口，哈卹阿圖者，衣蘭岬首府雷加惠克之郊外也。其北有峯，上凌天末，積雪皚皚，遠以游雲；列曼望見之大喜，指謂亞薩士道：「此卽火山斯捺勿黎！斯捺勿黎也！」

汝盍視之。」亞薩士那有如許工夫，來看火山，只管招呼行李，舍舟上陸。又把三封紹介書，交了郵局，諸人知之，皆大歡迎，款待優渥。其中雷加惠克府的博物博士菲力克孫，與亞薩士尤契，博士善臘丁語，負盛名，好賓客；而亞薩士則寂寞寡儔。殆將匝月，略一跳蕩，老叔父輒呵責隨之。今不意得博士，一見如故，羈思爲春，天涯游子，喜可知也。

雷加惠克府者，爲火山脈地，以繁庶稱。彼都人士，熙熙有古風。紀元八百六十一年頃，有海盜曰那獨治者，漂流至此，遂率從卒與土蠻戰，殲之。葦蔭檻樓，以啓山林，漸而占有全島，名之曰衣蘭岬。今之盡力以教島民開文化爲己任者，卽菲力克孫博士。風土習俗，知之最深。列曼及亞薩士就之請益者，日必涉數時間。一日，列曼乘間勸道：「君能從我作地底游乎？」菲力克孫悵然道：「固所願也。無奈土人留余，逆之恐不利。」列曼道：「君隱遯于未闢之區，余深爲君惜。」菲力克孫微笑不答，薦一獵師爲兩人作導者。列曼稱謝而別。次日，果有一壯士，氣象威猛，自稱獵夫梗斯，踵門求見。亞薩士見其儀表非凡，歎（註三）喜不迭，忙出來應接。無奈這人操着丁抹語言，亞薩士毫不能解，面面相覷，默然無言；只得請出

（註三）疑是「歎」字之誤——編者。

老叔父來，咕咕唧唧的譚了良久，纔知雷加惠克府中，雖有水路，卻無舟楫。欲至火山左近，必須陸行。此時送行之人，已擁擠了滿屋，列曼也不暇應酬，只管摒擋一切，檢了各種器械，及磁石、顯微鏡、輕便電光燈等，并六個月的食物，裝入馬車，與諸人作過別，跨馬登程。梗斯徒步向前，登山越嶺，如履平地。然衣蘭岬種的健馬，也不劣于梗斯。無論積雪暴風，危巖峻坂，都無畏怖。三人兩騎，如離弦的弩箭一般，蹴衰草，踰藪澤，沿寂寞之海岸，入陰鬱之森林，漸與叫懷黎吉留的寺院相近。馳驅終日，大覺疲勞。然衣蘭岬地方，與歐洲大都不同。每逢六七月間，則杲杲皎烏，終夜不沒。故雖近午後七時，仍如白晝。惟烈風砭骨，漸覺肌膚生粟而已。少時，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樸，古道猶存。款客者雖無非蔬食菜羹，而其意卻十分周摯。小兒遶膝，馴不避人。女子行觴，嫣然勸客。亞薩士觀此情景，疑入桃源，歡喜無量。歎道：『文明之歐洲，此風墜地久矣！』翌日，列曼報以金，拒不受。三人遂殷勤道謝，策馬趨行。

列曼等一行三人，曉行夜宿，看看漸近火山，走路也十分艱苦，沮洳沒體，荆棘鉤衣，人馬皆爲勞瘁；然都勇猛前進，不萌退心。又數日，竟到所謂四無人踪，惟石岩巖的所在。但見

幽泉暗流，鳴禽巧囀。許多火石岩，更爲奇絕。有似鬼怪的，有似美人的，有似動植的，有似刀斧的。怪章詭質，栩栩欲生。凡諸草木，諸金石，無不殊特珍奇，震撼心目。列曼鶚顧四面，不暇究詳。口裏說着什麼：『偉哉夫造化！』大有流連忘返之狀。旣而懷黎吉留寺院已在目前。寺中住持，衣垢衣，履敝烏，扶杖出迓，蓋此寺中僧侶，皆或獵或佃，自食其力；與自稱持齋念佛之混帳行子不同，故衣履亦不遑修飾。然其性行卻皆堅苦清白，邇于神人。道氣盎然，現乎其面。昔衣蘭岬島有詩人曰大羅克遜者，曾幽棲于此。有詩云：『我生七十年，未離乞者相。』力田自食，沖澹無爲。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溘然蛻化。四鄰居民，亦均有遺世獨立之概。其地之高尙可知。亞薩士等三人，卽駐馬於此寺。僱了幾箇土人，令搬着行李，向火山口進發。途中列曼與梗斯兩人，縱論火山諸事，漸涉危險。列曼笑問道：『君能從我游乎？』梗斯大笑道：『上窮碧落下黃泉，吾猶不懼！況區區火山口乎？吾往矣！』亞薩士突然問道：『叔父不怕失道麼？此地險甚。』列曼道：『胡說！爾隨我走，不必怕的！』亞薩士默然，極目所見，除草木鹿豕外，幾無別物，憂懼殊甚。只得又問道：『火山噴火之前，是呈如何徵候，須問明土人纔是。』列曼怒叱道：『爾平日的學問都忘了麼？不信我的話麼？我已說過，不會錯的。』

兩人且語且行，已至一峽。火山飛灰，漫山皆是。餘氣勃勃，蒸成白雲。列曼道：「這不是已經噴火過的憑據麼？決無危險的！」亞離士口雖應是，心中終難釋然。晷夜息旅館中，憂思過深，屢見噩夢，大呼而醒者數次，此六月二十三日事也。

第四回 拚生命奮身入火口 擇中道聯步向地心

這斯捺勿黎火山，高五千仞，戴雪負雲，每逢噴火時，照耀四方，雖深夜亦如白晝。亞薩士及列曼兩人，跟着梗斯，彳亍前進，路細如綆，不能容足。亞薩士至此，始將物理及測地學之原則，參照所見，獲益甚多。又察地質，知衣蘭岬島往古必潛海底，火力鬱盤，一激而上，遂爲陸地。更不知經幾何的人治天行，乃成此境。点首太息，徘徊不前。此時路道大難，危險無匹。凝結的火石，光滑如玻璃一般，不能托足。二人口裏呼着「滑滑！」連爬帶走，緊隨梗斯，不肯稍退。無奈越高越滑，列曼一不留心，忽向下滾。幸而所持鐵杖，鉤住了火石階級，始免墜至山脚之禍。到三點鐘時，已抵三千二百仞的高處。冷氣如冰，拂面欲裂。亞薩士血色已失，寸步難移。連列曼的老好漢，也氣喘不止，身如負重，大呼道：「梗斯！梗斯！暫且歇息罷！」

梗斯向前指道：「將到絕頂了，略耐一刻，快走罷！」列曼無法，只得槌着梗斯拄着杖，佝僂再走。忽見塵埃石塊，乘着旋風，如大鐵柱一般，當面撲到。梗斯大驚，忙麾兩人躲在山窠裏面，纔能避出；旋風已蓬蓬然向前飛去。梗斯道：「這是常有的，倘若躲避不迭，我等都不免化成齋粉。」亞薩士聞言，心甚驚懼，豫計行程，約須五個時間，始達絕頂，騎虎難下，暗自擔憂。加之空氣漸稀，呼吸亦迫，宛如失水的魚，張着口喘息不已。幸而夜間十二點鐘，竟至火口左近，向下一望，僅見浮雲。足底的太陽，青光熒熒，不能普照。觀其陰森慘憺的情形，幾疑非復人間世界。梗斯取出麪包，各飽餐了一頓，臥地歇息。岩石之冷，冰人欲僵。片刻後，又向南方進發。偶瞰下界，邃谷如盂，大河如絲，而廣廈重樓，則已不可復辨。列曼遙指西方道：「此格林蘭角島也。」亞薩士擡頭看時，果見西方彷彿有若雲點者，閃閃天際。驚問道：「這就是格林蘭角島麼？」列曼道：「正是。然與此處僅距三十五萬尺而已。」亞薩士再取望遠鏡細視，大喜道：「果然！果然！我連在水邊游泳的白熊，都看見了。」列曼指一高峯，從前曾由此經過者，問梗斯道：「此峯何名？」梗斯端詳了一會，答道：「名曰斯愷忒烈者，卽此是也。」

是時，斯捺勿黎火山，已在目前。光澤瑩然，形如覆釜。周圍直徑凡五千尺，深約二萬方尺。探首俯視，杳如黃泉。梗斯從囊中取出繩索，繫在兩人腰間，叫道：「小心！小心！」竟引入杳杳冥冥的黑獄之內。到十二點鐘，已達中央，偶一舉首，惟見青天一規，蔚藍澄寂，寒星炯炯，微生芒角而已。洞中復分三岔，直徑約各百『跌得』，深淺不知，晝夜莫辨。列曼站在中央的岩石上，放聲大呼，四壁震應。亞薩士驟聞之，疑其墜入深坑之內，高呼救命，戰慄不知所爲。列曼冷笑道：「我好好的在此，爾喊救做甚？」亞薩士纔覺放心，急走近列曼身傍，兩手在列曼頭上亂摸。列曼笑道：「我說在此，爾還不相信麼？」梗斯忽冷然答道：「我倦欲眠，略紓辛苦，君等盍亦少安乎？」亞薩士、列曼兩人，便也摸索至梗斯身邊，曲肱而臥。然洞穴之中，風聲如嘯，輾轉終夜，難入睡鄉。迨第二日，忽遇霖雨，淅淅不止，直至廿八日晌午，始見赫赫日光，射入洞穴之內。列曼忻然指着中央一穴，大聲道：「此卽達地球中央之道也。亞薩士乎，梗斯乎，其從我來！」於是兩人亦摸索而行，到了洞口，測其直徑約百『跌得』，周圍三百『跌得』，儂身一窺，深杳不知所屆，毛髮爲之悚然。亞薩士戰戰兢兢，捉着梗斯的手腕，暗自悔恨道：「余當初偶登譙樓，便生厭惡，早知如此，倒不如多登

幾次的好了。」列曼忽說道：「儂們各把行李分開，負在背上，然後下降。」亞薩士道：「若糧食諸物，則我能背負的。然衣服、繩索、梯子，將如何處置呢？」列曼道：「把他摔下去，就是了。」亞薩士大驚道：「摔下去麼？」列曼見他又發呆問，便大聲道：「這何足爲奇？儂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你看，你看！」遂命梗斯，將粗重物件，都摔下洞去，剎時而盡。惟留下輕便的傢伙、糧食，分作三包，各負于背。梗斯在前，列曼及亞薩士後繼，徐徐走入深奧。雖有電光鏡，然發光如豆，僅足照見方寸，仍是黑魃魃的，不辨路徑高低。漸走至百「跌得」的所在，則陰氣蕭森，豎人毛髮，土石崩墜，悉率有聲，嶮巖不可言狀。約半點鐘，忽聽得梗斯大呼道：「不要進來！諸君不要進來！」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徼幸靈泉醫渴

卻說亞薩士及列曼聞梗斯之言，慌忙立住，梗斯道：「呵！爾看前面是甚麼東西？莫是妖魔窟麼？」兩人定睛看時，果見遠處，彷彿有光，閃閃作怪。列曼大聲道：「莫慌，決不要緊的。明日一看，便知底細。」亞薩士亦大聲道：「不是出路麼？」列曼道：「或者有之，亦難豫料。今日姑休息於此。清晨再走罷。」梗斯遂取出食物，羅列地下，三人圍坐而食。食畢就睡不表。次日醒來，越覺前途似有一線光明，照破黑暗世界。面目衣服，依稀可辨。心中皆甚愉快。列曼途中安慰亞薩士道：「爾看幽寂如此，在家鄉剛勃迦時，遇得着如此佳境麼？」亞薩士答道：「幽寂果然幽寂，然未免有淒涼的樣子。」列曼道：「爾怕麼？以後不許再說這宗議論，前路正長，不可自傷銳氣的。」亞薩士道：「叔父，爾開口便說前路，究竟這前路何時

能到何時纔息呢？」列曼傲然道：「據理講來，這洞穴之底，必與海面平行。故能探見蘊奧，便可過返了。」列曼左手提着電鏡，右手執杖，且行且語，已出了一道長廊，大笑道：「所謂出路，居然到了。」亞薩士大失所望，狂叫道：「唉！所見光明，乃即此物耶？原來前面石壁間，排列着許多天然結晶的石片，棱角修整，如加琢磨；光怪陸離，互相掩映，宛然七寶裝成的世界。加以映着電光，愈顯得十色五花，繽紛奪目。三人賞觀良久，復向前行，踏着從岩上墜落的疎土，足下蘇蘇有聲，疑行秋徑。到夜間五點鐘，檢一地方，豫備安息。穴中雖空氣頗稀，不够呼吸，然時有微風吹拂，披襟當之，倒覺滿身愉快。于不知不覺間，入了睡鄉。次日臨行，亞薩士取出水囊，飲了幾掬。忽然埋怨道：「我久已說過，多帶些水來，而叔父偏說地中必有石泉，不消携去。今我們已走了這許多日子，可有一滴石泉看見麼？此番便不燒死，也一定要渴死的了。」列曼道：「不消着急，倘怕沒水喫麼？囊中的水，飲用五日，尚綽綽有餘。那時更行向前，石泉不知多少，諒僑還喫他不盡哩！」亞薩士道：「向前？前面難道與後面不同？未必有罷！」列曼道：「再進深處時，覺溫度漸增，必遇泉水。倘若沒有，僑回去就是了。」亞薩士見列曼發怒，不敢再說，卻曲而行；蓋爾時已在深六千「跌得」之處矣。

至七月二日，忽遇十字隧道，三人毫不猶疑，仍向前進。其他既無微光，又甚狹窄，亞薩士大懼，問道：『畢竟往那一方走，纔是？』列曼不答，折而東行，兩人只得跟着。或佝僂，或匍匐，難易莫擇，艱辛萬狀。蓋地中旅行，既無先導，復無把握，不同在地面上，有地圖羅盤，指示方向，祇憑着列曼指揮，向前亂撞。倘偶然大意，不消說是難免有性命之憂。然梗斯是個獵夫，不曉得憂深慮遠，惟亞薩士思前想後，步步生愁，將四面石壁，端詳了一會，對列曼道：『觀此洞穴的兩傍岩石，大有漸近地面之狀了。』列曼道：『爾莫亂想！我們極難的地方，已經過了不知多少，便是漸近地面，有何可怕呢？』亞薩士大聲道：『真的真的！我們此刻走路，不是像登山一般麼？』列曼怒叱道：『胡說！』亞薩士爭道：『胡說是山！一定是山！』列曼置之不理，縱身飛跑。亞薩士沒法，也只得拚命疾走。忽見電鏡的光，返照稍薄，知岩石之質，已與前者不同。便大叫道：『啊！地球第二變革時代的岩石到了。』列曼道：『爾又來胡說！』亞薩士道：『我是在此考察學問，爾莫聽錯了！』便提起電鏡，照着岩上的石灰沙土，給列曼看。列曼默然。亞薩士暗想道：『爾也有閉口的時候的麼？然終日說話不止，又覺口乾，便向列曼要水。』列曼道：『囊中已無滴水，待前面覓得時再飲罷！』亞薩士不語。過了

半日，大叫道：「口又渴，足又痠，不能走了！」列曼大怒道：「爾故意紆滯，想回去麼？已走了這許多路，能回去的麼？」便來攙着亞離士的手，挽之前行。亞離士且走且說道：「昔哥崙波之探亞美利加也，在舟中合掌誓神，以慰憤懣不平之麥多羅士曰：『汝姑忍之，若三日後不遇新洲，則誓歸故國。』今我亦誓于神，告我叔父曰：『若一日之後，尚無泉水，我也只得回去的。』」列曼應道：「甚好甚好！若再無泉水，我亦偕汝言歸。汝姑忍之！」此時疾行如飛，又進了一條隧道。久而久之，仍不見有泉水的形跡，連強項的列曼，也只可嘆一口氣，翻身臥倒，束手待斃了。三人張着口，渴不能耐，喉痛欲裂。亞離士伏在列曼身邊，喘息不止。梗斯則四處亂鑽，尋覓泉水，忽然不知所往。今也兩人希望已窮，焦渴欲死。殭臥飲泣，慘不可言。倏見梗斯從對面跑來，盡平生之力，大呼道：「域顛域顛！」列曼聞之，一躍而起，曳着亞離士，沒命的飛奔。原來「域顛」爲衣蘭岬島方言，卽「水」的意思。所以列曼聞之，如得神托一般，歡喜無盡。忙問道：「在那里？」梗斯向前亂指，遂隨之行。約二千「跌得」已聽得淙淙然的聲音，料不在遠。列曼大喜，額手道：「此正石泉也！」亞離士至此，神色稍定，聲嘶道：「流水麼？」列曼撫其背，答道：「正是正是！」然覓了良久，終不見石泉的所在。子細聽

時，卻在後面，越走越遠，水聲越微。三人十分憂悶，只得返身回來。梗斯靜聽片時，忽從腰間取出鐵錐，向石壁擊去。亞離士大驚道：「危險！危險！倘鑿開石壁，積水湧出，我們不要溺死的麼？」列曼道：「不妨！不妨！……泉伏石中，我竟未曾想到，真昏聩極了！」梗斯神色從容，穿了兩「跌得」，已達泉脈。飛泉如弩箭一般，直向外射。亞離士急用手去掬，忽大叫一聲，退了幾步，滑倒在地。列曼大驚道：「爲何爲何？」亞離士呻吟道：「痛甚，這水是沸的！」列曼回頭看時，則水中蒸氣，已向上冒，裊裊如霧，瀰漫穴中。梗斯取出器具，接了泉水，放在地上，尙未冷透。亞離士已爬過來，牛飲而盡。三人又另飲了數盃。列曼道：「此鐵鑛泉也。故臭味如此！」梗斯又將水囊裝滿，就近搬了土石，把孔塞住。然流水已湯湯遍地，復從穴間滲出不止。三人至此，始復人色，惘然久之。列曼道：「此水任其自然就下之性，不必理會。亦無什麼危險。我們權息于此，待明日再走罷！」于是檢了一處乾燥地面，一同休息。是日過于疲勞，一臥倒便都酣然睡去，雖水聲潺潺，不復能驚夢寐了。

第六回 亞薩士痛哭無人鄉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卻說翌日醒來，都忘苦渴。亞薩士銳氣勃勃，勇健如常，奮然在前，棹臂而進；且放聲高歌，震得兩傍石壁，皆嗡嗡作響。自勵道：『以後再不可卻退了！』至八點鐘，這一道長廊，仍然迂迴紆曲，如臥長蛇。惟覺偏向東南，非一直線。溢出的泉水，亦洶洶下流，不舍晝夜，若追踪逐跡者然。列曼道：『水必就下，迄于地心。我等隨之行，終有達地底之一日。』三人曉行夜宿，不覺到了十二，彷彿已至雷加惠克東南方三十『迷黎』的所在。迨十七日，又下降了七『迷黎』。大約自斯捺勿黎火山直起，已在五十『迷黎』之下。亞薩士想及此，忽然拍手大笑。列曼在後，問道：『爾笑什麼？』亞薩士道：『我既居衣蘭岬島之直下矣，怎麼不笑呢！』列曼道：『正是正是！爾的話，一毫不錯。』便取出磁針、測量器、寒溫表等，將遠近縱

橫，寒溫方角，細細檢查了一遍。說道：『我們已過潘蘭特岬，不消幾時，即可在大海之下矣。』亞薩士道：『正是！我們將到大海之下了。我們頭上，必有悲風煽水，怒浪拂天，鯨鯢嘯吟，鰐魚蠕動的情景。旅客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彼等豈知乃有忘人間世而生活于地球裏之我輩哉！』三人跟着流水，又向前行。出長廊，經洞穴，遇崎嶇之險道，攀峻嶒之危岩。轉瞬之間，已將半月。雖然辛苦，然以較從前，則還算平安無事。一日，亞薩士居前，進了一個洞穴。岩石磊落，艱險無倫。偶不措意，忽跌倒于地，所提電燈，正磕在一塊尖角石上，嘩啷一聲，碎爲微塵。亞薩士躺了半日，爬得起來，列曼已不知所往。只得竭力大叫，摸索而行。不料這個洞穴，竟是一條死路。愈走愈狹，漸難容身。四壁闐然，不聞人語。想列曼等兩人，已從他道走遠了。亞薩士身上又痛，心裏又愁，路徑又暗，一步一跌的出了洞穴，仍然不見有一點燈光。暗想追着流泉，或能相見。然無奈電燈既熄，流水無聲，不知往那裏走纔是。一時萬慮攢簇心頭，忽目眩耳鳴，伏地不能起。忽覺身上冷汗沾衣，用手一摸，嗅之微有血腥，知皮膚已受擦傷。然窘急之餘，竟不覺十分疼痛，定神細想，悲不自勝。恨列曼，罵梗斯，憶洛因，大聲道：『汝以謂我尙旅行地底乎？吾死久矣！』說畢，淚如雨下。停一會，只得又站起來，大叫

道：「叔父！梗斯！」彷彿似有應者。然側耳細聽，則無非四壁反應的聲音，如嘲如怒而已。亞離士沒法，按定了心神，匍匐而前，大呼不輟。耳畔忽有聲道：「亞離士……」子細聽去，卻又寂然！又忽見前途似有一點火光，熒熒如豆。自思道：「莫不是我目中的幻覺麼？」擦眼注視，果然還在。只聽得又呼道：「亞離士！亞離士！」亞離士至此，真如赤子得乳一般，止了哭，拚命向燈光跑去。果然見列曼提燈迎來，大呼道：「吾亞離士，汝在此乎？」亞離士忙搶上前，追着列曼，又啜泣不已。列曼坐在地上，喘息道：「我疲甚，汝其告我！」亞離士遂將失散情形，一一告知列曼。列曼也有悽愴之色。自責道：「我過矣！我當初聞僮叫喚，疑僮在後撒嬌，故置之不理，放步前行。孰料汝竟狼狽至是哉！嗚呼！我過矣！遲了良久，僮竟不來，倚耳壁間，亦不聞聲息，我乃返身搜尋，不期相遇，于是，此我之過也！苦汝甚矣！」握着手，惘然不知所爲。時適梗斯踵至，看見亞離士，便說了一聲：「辯特臺。」（譯言佳日）亞離士道：「唉，梗斯，此時何時？今日何日乎？」列曼道：「汝憊甚矣！前面地方，較此稍好，再走幾步，略爲休息罷！這些話，明日再譚。」于是列曼及梗斯兩人，攙着亞離士，彳亍前行，到一處寬闊地方，一同坐下。亞離士又問道：「今日究竟何日呢？」列曼道：「今日八月十一日矣！」亞離士

點頭，閉目靜息，似聞有波濤洶湧，沖激斷岸之聲。心中大疑，暗想道：「真耶夢耶？抑我腦病耶？」開眸看時，則又見有一道光線，與日光相似，不覺又甚驚疑。正擬定睛細看，則列曼已從對面過來，在旁邊坐下，拿着一塊麪包，遞給亞薩士道：「爾且喫此，善養精神。我們明日要泛海了！」亞薩士瞿然道：「明日泛海？海在那裏？船在那裏？」列曼笑道：「海麼？名曰列曼海。」亞薩士問道：「列曼海？這海難道是叔父的麼？」列曼徐徐答道：「發見此海，乃由我始，故名列曼，以誌不忘。」亞薩士大喜，慌忙喫了麪包，一躍而起，向前急行。不半日，其地忽然開豁，別有一天。苔菌繁生，青林欲滴。出了樹林，已見大海如鏡，微波鱗鱗。三人相視，喜色可掬。在海岸邊，縱覽植物，則奇艸珍木，交互枝柯，多爲世間有名植物學家所未經夢見。入夜，露宿海邊。一夜無話。次日，亞薩士健康已復，游步荒磯。列曼勸道：「此海水與地中海無異，設能游泳，頗益身體，汝盍爲之！」亞薩士依言解衣入海，沐了浴起來，則梗斯已炊晨餐，羅列岸上，三人共食，覺芬芳甘美，與平日不同。食畢，梗斯收拾了器具，持斧自去。亞薩士及列曼兩人，談論了許多湖水成因的道理，及推測這大海之廣狹，造船之方法。不一會，梗斯汗流滿面，飛跑回來，向前指道：「造船的樹木，已砍來了。」兩人忙走去看，樹形甚奇。列

曼道：「此是什麼樹木？」梗斯道：「這就是生在海底的樅松及其他之針葉樹，正可以造船的。」便拿起斧來，或削或砍，無異一個大匠。至第二日，居然告成。亞薩士取出極韌的繩索，編了一艘大筏。長十「跌得」，寬五「跌得」。列曼見了，不勝歎（註四）喜。擇八月十四日晨，拖筏下海。上面立一支桅檣，掛着衣服，權作風帆之用。三人上了筏，列曼道：「把此港立一佳名纔是。」亞薩士忙答道：「名洛因港何如？」列曼看了亞薩士一眼，拍手笑道：「好極！好極！以後呼作洛因港就是了。」梗斯取起木篙，推筏離岸。此地空氣稠密，壓力大增。加以西北風，飄飄吹來，風帆飽孕，早已放乎中流，直指彼岸。列曼道：「如此速率，二十四時間，可行三十「迷黎」。」登陸之期，當不在遠。」亞薩士危坐筏首，仰視晴昊，俯聽波聲，歎（註五）喜不盡。遂又拍手高歌起來，其歌道：

「進兮，進兮，偉丈夫！日居月居浩遷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爲天所奴，瀝血奮鬪紅模糊，迅雷震首，我心驚慄乎？迷陽棘足，我行卻曲乎？戰天而敗神不痛，意氣須

（註四）疑是「歡」字之誤——編者。

（註五）疑是「歡」字之誤——編者。

學撒但羸吁嗟乎爾曹胡爲彷徨而踟蹰嗚呼！
（撒但與天帝戰，不勝，遜於九地，說見彌兒敦失樂園。）

第七回 泛巨海垂釣獲盲魚 入戰場飛波現古獸

卻說三人從洛因港解纜後，好風相送，一剎時已前進了許多路途。遙望洛因港，青如一髮，隱約波間，既而竟不可辨。惟茫茫海原，與天相接，其中有一筏與三人而已。至八月十六日，西北風起，筏行更疾，知離岸已約三十「密黎」。加之晴空如洗，大海不波，其愉快誠不可言喻。梗斯樂甚，自語道：「這海中有魚沒有？」便取出一支釣竿，用一粒麪包作餌，垂入波間。少頃，向上一提，竟得小魚一尾，潑刺筏面。列曼驚喜道：「魚麼？」亞離士道：「此卽「阿蓄蟄兒」魚也。」兩人子細看時，卻又不然。其頭頗圓，其口無齒，鰭雖尚大，而尾則無。博物學家皆列之「阿蓄蟄兒」族中，實非真的「阿蓄蟄兒」魚也。此魚生于荒古，種類甚卑，又無雙目。列曼指着魚頭，說道：「此佛帖力魚之屬耳。」亞離士道：「正是！正是！合衆國

侃達吉州地下洞穴中的盲魚，真可謂無獨有偶了。』列曼道：『不然，此種盲魚，與地球上者異。即如澳國西南部卡拉紐賴州的地下洞穴中，棲有鯢魚之一種，曰「布羅鳩士」亦爲盲魚，然去其外皮，則內仍有發育不完之雙目。試抉而檢察之，知其幼時之構造，本與他種脊椎動物中之魚類無殊。特水晶體欠缺，及網膜之色素層不完全而已。蓋此魚在荒古時，本具炯眼，後因棲息黑暗世界，視官無所爲用，發育乃停。遺傳久之，遂成此相。而此佛帖力魚，則原與此種不同。』亞薩士點首受教，隨問梗斯要了釣竿，一連釣了許多。大地之中，竟獲海味以充庖廚，三人不勝忻喜。波路壯闊，彼岸難望，不覺又是幾日。所見生物，類皆珍奇瑰恠，不可究詳。亞薩士本好博物之學，際此幾忘飢渴。尤奇者爲飛蠶，像蝙蝠一般，生着兩扇肉翅，頸修以（註六）蛇，喙利于鳥，齒如編貝，凡六十四枚；足有銳爪，可以升木；若登陸時，則以前足步行。各國動物學家，尙無定論。有說是屬鳥類的，有說是屬蝙蝠類的，有說是屬水陸並棲的飛族的。許多碩學鴻儒，終不能下一明確的見解。亞薩士見了，又驚又喜，忙繪成圖形，不免又同列曼討論一番。議論雖皆新穎可聽，惜此間不暇細表。

（註六）疑是「似」字之誤——編者。

到了十七日，仍是彌望汪洋，毫無陸影。亞離士久居海中，漸覺快快。列曼亦有不樂之色。取出望遠鏡，向四方眺望了良久。忽把望遠鏡向額上一推，（註七）問道：『爾想什麼？』亞離士道：『我沒有想。』列曼道：『否！否！爾頗有不樂之色，必定又動鄉思了！爾須曉得筏行雖速，海路甚遙，不能性急的。』說罷，面有怒色。亞離士暗想，不知他有何不悅，卻來拿我出氣。遂索性返問道：『當離岸時，叔父說至地底不過三十「密黎」，今已經了兩倍的路……』列曼大聲道：『走這小海，如在沼中作滑冰之戲一般，又何必怕呢！』亞離士只得低頭不語。過了一日，也與往時無異，惟覺清風徐來，心地爲爽。亞離士忍不住又問道：『這海的大小，莫與地中海、波羅的海差不多麼？』列曼點頭，取出一條繩索，繫了鐵錐，垂入海面，意欲測其深率。孰料二百「賽尋」（度名）還不見底，想收回索子時，則如釘入海底一般，牢不可拔。遂呼梗斯相助，用盡氣力，纔收了上來。梗斯一看，向列曼咕咕話說了許多話。亞離士雖不解衣蘭岬方言，然察言觀色，料知必有怪異。忙搶鐵錐看時，則上有齒痕一排，歷歷可辨。大驚道：『怪極！』梗斯隨又取長衣當作風帆，疾行前進。亞離士暗忖道：『設倫敦』

（註七）疑是「推」字之誤——編者。

博物院所藏開闢前巨獸之遺骸，復生於今日，則或有如許魔力。然此種動物，滅迹已久，莫非剛勃迦府博物館所藏三十「跌得」大守宮一類的東西麼？抑是潛伏海底的鱈魚呢？越想越怕，兩目直注海面，不敢稍瞬。然至二十日，仍無變恠之事。三人頗爲安心。是晚，波濤不興，海面如鏡，木筏悠悠進發，竟漸顛簸起來。飄風倏起，難以微腥。梗斯遠眺良久，忽向前一指，亞薩士忙舉頭一望，乃是兩箇黑青似的怪物。失聲道：「啊！大海豚！」列曼道：「不是！不是！這是極大的海棲守宮……」亞薩士大呼道：「也不是……這鱈魚妖怪！」三人至是，不免心慌，再定睛細看，則一如牛頭，一似蛇首，巨眼裂腮，露着白巉巉的尖齒，燦如列刃。那牛頭上，忽噴出兩道海水，若水晶柱一般，直射空際，還墜海面，澎湃有聲。亞薩士已嚇得面如土色。忙叫道：「脫帆！脫帆！」梗斯搖搖手，彷彿說是聽天由命的意思。亞薩士發恨道：「天是靠不住的！快自己設法罷！」然此時木筏，已趁着順風，愈走愈近。列曼忽道：「這兩獸爭鬪起來了。」亞薩士道：「這來附和的，不是許多海龜、蜥蜴麼？」梗斯道：「海獸實止兩匹，此外惟激浪而已。」列曼不語，取出望遠鏡看了一會，說道：「原來這就是往日在殭石中所見的魚鼈與蛇頸鼈兩物。地球表面，雖久絕迹，而不意尙生活于無人之鄉。我輩眼

福，誠非淺鮮。」說時遲，那時快，木筏又前進了不少。兩箇怪物，分明如繪，魚鼈長約百餘。『跌得』運動敏捷，遍身浴血，怒目如鏡。蹴着荒浪，獐猛不可言狀。蛇頸鼈則身被堅鱗，把三十『跌得』的長頸，伸出水面。張開血盆巨口，奮力激戰。頹波如山，直擊筏舷，搖搖欲覆。列曼及亞薩士取了鎗，裝好彈葯，瞄定兩箇怪物，以備不虞。少頃，兩獸似已困憊，略一游泳，便悠然而逝。三人始喘過氣來。停不一會，只見一條長頸，復伸出水面，向四圍鶚顧。列曼忙取鎗時，卻又鑽入波裏，杳不可見，惟聞動水激筏，淙淙作聲而已。

第八回 大聲出水浮嶼擬龍 怪火搏人荒天掣電

木筏箭激，忽脫戰場。到八月二十二日，氣候甚熱，風力益加，每點鐘竟能走至三「密黎」半。時近正午，酷暑如居熱帶中。水天而外，不復有物。三人正詫異間，忽訇的一聲，把聽覺最敏的亞薩士嚇了一跳，便大嚷起來。梗斯忙升木檣，向四方眺望了良久。俯首說道：「沒有……沒有東西！」列曼道：「這不過波浪沖激暗礁而已，何足驚怪！」梗斯又子細察看，仍無所見，始都放了心。約過三時，仍是訇的一聲，宛如噴瀑。亞薩士道：「言（註八）一定是瀑布了。」列曼搖頭道：「未必，未必。」亞薩士還款（註九）訝不止，木筏又進了二三

（註八）疑是「這」字之誤——編者。

（註九）疑是「疑」字之誤——編者。

「迷黎。」其聲愈強，研礪不絕，暗想道：「天上耶？抑海底耶？」然仰視晴昊，則一碧無垠，浮雲都拭。俯察大海，則細波如縠，更無旋渦。大訝道：「畢竟從何處來的呢？」列曼不語，正欲取出望遠鏡，則梗斯已攀上檣頭，昂首遠眺。忽大叫道：「不好！龍頭那邊龍吸水了。」亞離士忙道：「快轉舵避難罷！」列曼冷笑道：「又來胡說。地球上有的麼？」堅執不允。亞離士糾纏不已，纔把舵稍橫，又前進了兩「迷黎」左右。時已薄暮，天色籠空。只聽得大聲轟然，較前更厲。三人忙向前看時，則正是一個怪物，形如浮島，長千「賽尋」。其色黑黝，遍身窈凸，頭上噴沫成柱，上接太空。往昔聽取的，便是這噴水的聲息。亞離士大驚道：「快回轉罷！快回轉罷！」列曼尚未答應，梗斯忽笑道：「哈哈！原來是座浮島，卻來裝着怪相嚇人！」列曼問道：「龍頭呢？」梗斯道：「就是噴火的所在，名叫「噤舌」的傢伙了。」列曼聞言，覷着亞離士，拍手大笑。亞離士不免慚愧。自恨道：「人說劍膽琴心，我為何偏生着琴膽。以此揣事，每陷巨謬，奈何奈何！」想至此，又怕叔父嘲笑，愈覺刺促不安。幸而列曼也不再提及。漸行漸近，果然分明是座浮島，吐火赫然。列曼命停了筏，三人登島巡游。梗斯不肯，只執着長篙，鵠立筏上，忻然在那裏眺望。兩人便跨上垂岩，循着花剛岩石前進，足下沙石疎鬆，著

履欲陷。少頃，見前有瀞水，蒸氣升騰。亞薩士即取寒暑表，插入水中，知其熱度，在百六十以上，游覽既遍，甚為忻喜。便名此浮島，曰亞薩士嶼。徐步回筏，則梗斯已豫備妥洽。離岸首途，繞出南岸，順風駛去。此時離洛因港既二百七十（註一〇）黎衣蘭岬島既六百二十（密黎）一筏三人，正居英吉利之下。至八月二十三日，新發見的亞薩士嶼，已隱見筏後。未幾，水氣冥濛，陰雲黯澹。那恃為性命的電光鏡，已如濃霧裏的秋螢，慘然失色。愈進愈暗，種種奇雲，更不可縷述。或如亂縑，或如積絮。亞薩士道：「此暴風之朕也。從速準備！」說還未了，盲風驟來，大霧垂空，釀成電氣。引着三人，毛髮為之森立。至十時頃，黑雲如磐，昏不見掌。亞薩士急問道：「怎好呢？」列曼口雖不言，心中也不免着急。命梗斯停了筏，泛泛波間。四面淒然，天地闐寂。亞薩士忍不住又大叫道：「叔父！快卸帆罷！」列曼怒道：「莫慌！便觸着岩石，筏沈了，能算什麼？」說時遲，那時速，遙望天南，也生闌色，雲犇風吼，白雨亂飛。三人如不倒翁一般，只在筏上亂滾。亞薩士怕極，匍匐而行。正摸着列曼。列曼故意道：「如此風景，好看極了！」亞薩士沒法，定睛偷覷梗斯，則黑闇叢中，橫篙屹立。暴風吹面，虬髯蓬飛，其勇猛奇詭之形，

（註一〇）疑落「迷」或「密」字——編者。

宛若與魚鼉蛇頸鼉（註一一）同時代的怪物。是時，風雨益劇，帆布緊張，木筏搖搖，幾有乘風飛去之勢。亞薩士只是叫卸帆，列曼只是不肯。剎那間，電光煜然，飛舞空際。繼而雷鳴轟隆，震電競落。那波濤便如丘陵一般，或起或伏。亞薩士已目瞽神昏，力抱筏檣，不敢稍動。幸此日卻尙無事。至二十五六日，險惡仍不遜從前，雷電行天，波濤過筏。三人耳膜垂破，眼簾比矇。便想講話，亦惟兩頤翕張，更聽不到片點（註一二）半語。亞薩士覓得石筆，寫了一篇，勸列曼卸帆。列曼知拗不過，始點一點頭。方欲告知梗斯，則訇然一聲，如鳴萬礮。聲中一團怪火，色帶青白，向列曼劈面飛來。列曼只叫得一聲：「阿喲！」已蒲伏梗斯足下。梗斯獨岸然不懼，睜着怪眼，覷定火球。只見這火球晃了幾晃，又向梗斯射去。此時連梗斯也不能不驚，倒退了數步，跌倒筏上。待亞薩士喃喃呼天，則火球已不知何往。但覺空中淡氣充塞，呼吸皆艱。意欲起身，而宛若喫了蒙汗藥一般，手足竟不能自主。亞薩士大詫道：「阿喲！怪物禁住我了……」列曼道：「笨伯，這不是電氣的作爲麼？」亞薩士想了一會，果然有理，纔得

（註一一）疑落一「爲」字——編者。

（註一二）疑是「言」字之誤——編者。

安心。迨二十七日，風雨尚不休止，一葉木筏，無翼而飛，莫知所屆。三人也只得拚了性命，束手任之。惟風聲雨聲中，彷彿似有岩石當波，砰磕震耳。子細推算，大約既（註一三）踰英吉利 達法蘭西的地下了。所憾者，眼前闇黑，彼岸難望。除了與筏沈浮，直想不到一萬全的方法。亞離士身軟神昏，似睡非睡，恍惚覺木筏正觸着岸邊，偶不留神，遽翻身落水。待呼救時，則海水湯湯入口，苦悶不可名言。幸梗斯頗善于泅水，忙跳入海中，抓住衣領，只一提，已提到筏間。避開了怒浪狂濤，覓得一平易的所在，停了筏，抱亞離士登岸，令靜臥列曼身傍，默然相對。梗斯又上木筏，搬取什物。列曼不忍坐視，也來相挈。兩人同在筏上，忽一個濤頭，撲着海岸，那筏被浪一激，直向後退，剎時間離岸已遠，人影模糊，不復可辨。亞離士獨臥沙上，欲起無力，欲叫無音，只瞪着雙睛，自觀就死。掙扎了好一會，纔放聲哭叫道：「叔父！」

（註一三）疑是「已」字之誤——編者。

第九回 擲磁針積間呵造化 拾七首碣上識英雄

卻說烈雨盲風，相繼者三晝夜。亞薩士體力微弱，竟墜海中，纔得甦生，又遭大難，不免五內寸裂，悲極亡音。朦朧間，覺有人撫肩道：「亞薩士，你說甚？」睜眼看時，原來仍臥沙上。叔父列曼踞坐于旁，愀然道：「儂道甚？見了噩夢麼？」亞薩士定一定神，始如釋了重負。措去冷汗，放眼四觀，則天色雖尚不放晴，而風雨卻較前稍殺。梗斯取出石炭，煮些食物，勸亞薩士加餐。然三日三夜，不得安息的亞薩士，那里飲得半滴。只是唉聲嘆氣，閉目不言。至第二日，彷彿天地五行，都商量妥協似的，雲雨全收，暴風亦止。三人頗喜，氣力漸增。亞薩士自語道：「前日暴風，竟不肯吹此筏到剛勃迦地底，可謂不近人情了！」列曼聽得，忙問道：「昨晚睡得着麼？」亞薩士道：「正是，叔父想亦如此。」列曼道：「我較平日更佳！」亞薩

士不語，停一會，忍不住又囁嚅問道：「叔父，還要旅行麼？」列曼道：「早得狠哩！走到地心，便告畢了。」亞薩士道：「究竟什麼時候，纔回去呢？……」說了半句，列曼遽道：「爾莫再說這宗話了。不到地底極點，能回去的麼？」亞薩士不能再問，改口道：「果如此，則應先修繕了木筏。還有食物，也不可不先檢點的。」列曼道：「汝言誠然！梗斯於此種事情，頗能注意，我們去檢點一遍就是。」兩人遂徐徐起立，且說且行，不數百步，見梗斯已拖筏上陸，執着斧，補好了數處。許多物品，都挨次排列，有條不紊。列曼感極，走上前握着梗斯的手，說了許多致謝的話。梗斯只略點頭，運斤自若。列曼歷檢什物，損失頗多。幸最緊要的火藥與磁針等，卻均無恙。亞薩士問道：「食物呢？」梗斯道：「尚有魚、肉、麪包、酒類。四個月餘，還喫不盡哩！」列曼大喜道：「好極！好極！待我到過地底，然後回家，還可招親戚故舊，飽餐這不可多得的珍物哩！不是麼？」亞薩士說畢鼓掌大笑。亞薩士暗忖道：「此老倔強猶昔，大約是抵死不變的。」便隨口問道：「我們離亞薩士島既七十「密黎」，離衣蘭岬島該有六百「密黎」了？」列曼道：「可恨這暴風雨，阻了我的行程。然走過的路，大略如此。我想列曼海，廣必有六百「密黎」上下，同地中海大小相彷彿的。」亞薩士道：「叔父，我們可就在地中

海的底下麼？」列曼道：「或正如是。」亞離士又道：「據此算來，離雷加惠克已九百一密黎了。」列曼張着口，半晌不答。良久，纔說道：「據實說，則我們是否在地中海或土耳其抑哀蘭狄克海下，即我也莫名其妙了。烈風暴雨時，磁針變了方向，叫我有什麼方法呢？」亞離士道：「三晝夜間，風力雖強，方向卻似不甚變換。必在洛因港的東南，一看磁針便明白了。」列曼稱是不迭。忙取出磁針，注視良久，忽瞠目結舌，只看着亞離士不發一言。亞離士急問道：「何如？」列曼道：「爾來！爾來！跑過去看時，則尖端已不指南方，變了北向。」兩人大驚異，把磁針着實搖了一遍，放在地上，待其靜定，仍指南方。亞離士只是發楞，列曼卻垂頭默想。少頃，神色大變，仰首道：「我們竟不得不歸原路麼？」說至此，又俯首不語，左思右想終莫得其故。憤火驟熾，把磁針一擲，大叫道：「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寧能傷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難克天！從此照直線進行，怕他作甚！天人決戰，就在此時了！」又嘆了一口氣，突然起立說道：「天地五行，我與爾戰一合罷！亞離士，爾應曉得，競名好勝，惟人界爲然。我懸衣爲帆，聯木作筏，橫行此杳不可測之黃泉；天地害我，五行阻我，叫我有什麼方法呢？」亞離士見他如醉如癡，不知所對，搭起着說道：「久居于此，終非長策，總以前進爲是。」列曼蹙

着双眉略一首肯，邁大踏步去尋梗斯，則木筏已修理整齊，拖入海南。一切什物，都搬運上筏，只待啓行。列曼也不言語，呼了亞薩士，同到岸邊。梗斯本來是祇聽列曼命令的，卽跳上筏，執了篙，鵠立以俟。時西北風起，空氣澄清，呼吸爽然，較前數日有天壤之別。列曼忽揮手道：『明天走罷！明天走罷！』亞薩士驚疑道：『這又何故呢？』列曼笑道：『我平日只憑天運，遂得大禍。今日偏不走，要調查了這沿岸的形勢，纔得安心權在此地宿一夜罷！』於是梗斯又跳上岸，繫了筏，列曼等兩人，徐步沙磧間，採了許多鱗介、草木，亞薩士犇走方將，忽見短刀一柄，不覺稱異。拾起看時，則土花陸離，似已廢棄多日，急跑去告知了列曼。列曼亦大驚。想了良久，忽道：『定是倆瞞着我，從家裏帶來的。』亞薩士道：『如果是我的，此時又何必來對叔父說呢。』列曼道：『然則必是梗斯的了。衣蘭岬島人好帶短刀，不知如何遺落于此，呼來一問，便知端的。』遂卽呼梗斯至，取刃示之。梗斯搖首道：『不是，不是，敝處除土人而外，不能帶刀，如我有此物，還來給君輩撐筏麼？』列曼愈疑。以手拍額，遂恍然道：『此必有先我至此者！亞薩士，我們去搜索一過，何如？』亞薩士連聲應諾，踰巖降谷，各處蒐尋，終不見有類乎人迹的所在。比之對面岸角，始得一穴，與平常不同，壁皆花剛，（石名）深

不可測。兩人交口稱異，沒命的趕至洞口……奇哉！奇哉！壁上竟掛着一方石造的匾額。石液浸漬，古色斑斕。亞離士拭了双目，子細看時，原來其上勅有文字，而且是三百年前的文字。遂高聲讀道：「亞崙……薩力耨山！」

第十回 埋爆藥再闢亞崙洞 遇旋渦共墮焦熱獄

啊……亞崙薩力嶺山諸君知道歐洲古時的事蹟麼？世傳往昔有個英雄，曾旅行地底者，便是這刻在石上的亞崙。可憐列曼捨命奮身，旅行多日，從此無量辛苦，都付逝波，只留下給我做小說的話柄。諸君，爾想傷心不傷心呢？他摩挲老眼，凝視久之，終失聲大叫道：『這就是亞崙開的隧道麼！』亞離士笑道：『容或有之。』又向身旁一指道：『叔父，爾看還有他的遺迹在這裏呢！』于是手舞足蹈，向前便跑。列曼忙趕上前，一把抓住衣襟，一面伸着手招呼梗斯，命撐筏到了岸角，亞離士忻然道：『幸而到了這裏，否則不知怎樣哩！不但亞崙遺蹟莫得而知，恐還出不了地底呢！』又跳了幾跳，向四方亂指道：『此後到瑞典，至俄羅斯西伯利亞，又至亞非利加，更到那里，到那里……一直至地底。』列曼看着亞離

士也不答應，只是點頭。時梗斯已登了岸，亞薩士得空，復欲向洞中鑽去，仍被列曼牽住。亞薩士大呼道：『壯士一去不復還，毀了筏罷！』列曼急禁止道：『且慢！且慢！先把石壁查察一過纔是。』遂繫了筏，走近洞旁，審視良久，知廣約五『跌得』望之眇然。其深則不可知。惟推究形狀，卻確是一條隧道。三人放開膽，沿一直線進行，不數丈，便是石塊礫礫，閉塞前途。先把向前飛跑的亞薩士頭上鑿了一個栗暴。亞薩士連聲呼痛，回身便奔。列曼舉起電鐙，向前照去，則土花蔓碧，石骨撐青，更不見有可容一肢半節的微隙。列曼道：『石塊麼？』亞薩士一手撫頭，一手摸壁，答道：『不是！不是！崩解的土石罷了。屢易星霜，自然如此。』列曼道：『我竟與爾不能再一相見麼？』列曼在後，擎着電鐙，焦急道：『說甚夢話，快用鑿罷！』亞薩士道：『這宗器械，能濟甚事？』列曼道：『莫慌！我用爆藥……』亞薩士驚道：『爆藥？』列曼道：『轟去土石，便可進行。除了爆藥，有方法麼？』即招了梗斯，命他按法裝置，加上引繩，至夜半已告完成。亞薩士上前道：『叔父，爾上筏去罷，待我來引火。』列曼答一聲『危險』，便伸手抱亞薩士，拖入筏間。梗斯用力一撐，離岸已踰十丈。三人六目，齊注穴中。只聽得轟然一聲，爆藥暴發，砂飛石走，激水成渦，海底汙泥，都如黑雲一般，盤旋上冒，餘勢

捲筏，竟飛出丈餘。三人以手抱槁，不敢稍動。一個電鐙也訇的一聲，乘勢飛入海中去了。亞離士尙欲有言，無奈水火戰聲，如奔萬馬。卽叫破聲帶，也屬枉然。說時遲，那時速，爆藥裂處，忽生巨穴。穴中旋渦，奔躍如爆，其力極偉。看看已將木筏，引入渦中，三人懼甚，各握着手，以防墜水。目花耳窒，神魂飄搖，但覺兩腋生風，飛濤沾髮。一葉木筏，已以一點鐘三十「密黎」的速率，飛渡盤渦，向穴中射去。亞離士叫道：「亞崙的……！亞崙的……！」少時略定，伸手摸時，則電鐙是不消說，卽器械餼糧，也都孝敬了海若，所幸者，熱度表及磁針猶依然，箴在木隙。亞離士知失了食物，不勝擔憂。兩頤翕張了好一會，仍默不一語。梗斯摸出火種，造了篝火，然如幽林螢火，雖有若無，微光熒然，微照筏首。列曼等握手匍伏，不知所爲。旣而亞離士道：「叔父，食物呢？」列曼回頭瞧了梗斯一眼，梗斯搖首道：「完了！完了！」列曼大驚道：「沒有了嗎？」梗斯道：「只有乾肉了。」列曼頗爲阻喪，默默不言。未越一點鐘，三人皆飢，遂取餘剩乾肉，各食少許。咀嚼未畢，炎熯漸增。汗出如漿，呼吸迫甚。亞離士大呼道：「溺死，燒死，抑是餓死，必不免的了！」列曼支頤冥想，閉目不答。良久，纔道：「我只能束手待死，那留下的乾肉，索性也喫了罷。」亞離士便分成三份，一分遞給梗斯，一分與了列曼，自己則

胃腸欲裂，不得沾脣。惟梗斯沈勇如常，脫了帽，滿舀海水，交與兩人。亞離士靜坐少刻，忽嘆道：『這是最後的食物了！』便把乾肉拋入口中，拚命嚥下。時愈進愈熱，如居熱釜。剛勇若列曼，也不覺潸然流淚。三人脫了外衣，又脫了褲，又脫了襯衣，仍是白汗如珠，滾滾入海。亞離士躍起道：『啊！死了！我們到了礦物熔解的所在哩！』列曼且喘且說道：『豈有此理！』亞離士道：『豈有此理！爾說是那裏呢？叔父！』一面說，一面伸手向石壁上去摩，忽呀的一聲，指上早受了火創。忙縮回手，浸入海水，豈知海水亦熱如沸油。又是呀的一聲，忙把兩指啣入口中，呼痛不止。耳中又聽得爆藥聲，傳入穴底，隆隆不絕，若旋轉輪。加以石壁震動，土石交飛，蒸汽都在上面，凝成水滴，霏霏而下。一枚磁針，也發了狂，或左或右，飛舞自如，指無定向。亞離士道：『死了！叔父！地震哩！』列曼道：『不是。』亞離士道：『叔父，爾沒留心，真是地震了！』列曼微笑道：『這是噴火。』亞離士大驚道：『阿，焦熱地獄！』列曼道：『豈不甚好麼？』亞離士道：『好！』偷看列曼舉動，頗似泰然，極少倉皇之狀，大惑不能解，馳想久之，纔遣詰道：『叔父，什麼甚好？我門（註一四）捲入火燄，化爲死灰，好麼？』列曼向眼鏡邊上

麼？」
射出眼光，注定亞薩士，大聲說道：「唉！亞薩士！爾竟不知，欲歸故鄉，舍是……尙有方法

第十一回 乘熱潮入火出火 墮樂土舍生得生

卻說三人一筏，剎時已趁着盤渦，直入叫喚大地獄。血液內凝，烈燄外熾，焦熱苦悶，不可名言。亞離士如死如生，忽覺化爲死灰，散布六合。忽覺隨了木筏，飛昇九天。恍惚自思道：「這是北方麼？還是衣蘭岬的地下呢？還是愷噶兒火山的下面呢？西邊隔亞美利加西岸五百「密黎」有火山山脈。至于東方，則緯八十度處，亦有央曼島的愛士克火山。可憐這筏，不知向那邊的火山去尋死哩！」想了一會，便又惘然。至翌朝，覺身體震蕩更甚，掙起來向下一矚，則木筏早已離海，惟見下皆立石，煙燄赫然，傍有略闊的兩條隧道，色如潑墨，蒸汽盤旋，火光如金蛇，下照幽谷。亞離士驚極，只叫得一聲：「叔父！」列曼泰然道：「這又何足爲奇呢！火山噴火的時候，硫黃并燃，青光明滅，是常有的。」亞離士道：「我固知道，然這

煙燄如此利害，萬一捲了筏……」列曼道：「決不至此，爾放心罷！」兩人問答未終，火燄竟較前稍殺。惟筏下濃厚物質，滾滾如潮，寒暖計已升至百度。列曼道：「啊！」亞薩士忙道：「怎了？」列曼道：「筏停了！」亞薩士道：「噴火歇了麼？」列曼笑道：「哈哈！正是！正是！我也歇了。」亞薩士再定神看時，則灰石亂飛，輕于蚊虻。游煙縷縷，天矯若神龍。亞薩士又大嚷道：「叔父！叔父！又上去了！」列曼道：「爾嚷作甚？爾直想歇在這裏麼？」不過兩分時，卻又停止。列曼便從懷裏掏出時表，看定指針，自語道：「再有十分。」亞薩士道：「每過十分，停止一次麼？」列曼點頭道：「正是！這火山噴火，是間歇的。故我等亦略得休憩。」話未畢，果然如弩箭離弦一般，又向上直射。亞薩士深恐墮落，竭力抱定木筏，目眩頭暈，如登雲霧。那木筏忽止忽行，也不知幾次。只在朦朧間，覺四體不仁，喉舌欲裂。時而聞雷音大震，時而見石液狂飛，幾疑有牛首阿旁，將扇煽火，火化無量蛇舌，圍着木筏，伸縮嚇人。而面目奇醜的梗斯，卻猶隱見於煙火盤旋之中，齒粲目圓，如怒如笑。爾時亞薩士，懷無量恐怖苦悶，也不暇顧列曼，也不能看梗斯，雙目復瞑，昏昏罔覺。不知何時，忽聞有獅子吼，天地震盪，兩耳亦自嗡嗡作聲。欲待掙扎，卻又如被夢魘，動不得分寸。少頃，又覺有人把左臂一提，纔得

甦醒，睜目看時，梗斯正屹立身旁。列曼欲立又伏，口中大嚷道：「這是那裏！這是那裏！」亞
薩士重定了神，張目四顧，知已僵仆山間。不遠有一巨穴，便點首會意，叫道：「我等噴出火
 口了，這是衣蘭岬麼？」梗斯笑道：「不是，不是。」亞薩士道：「不是麼？」隨聲仰首，則當初
 戴雪耀光的高山，更不可見。但有烈日光線，直射童岩，地底地表，不能辨識。亞薩士沈思良
 久，忽道：「必不是地底了！然又不是衣蘭岬，央曼島麼？還是息畢哈侃呢？」列曼道：「總之
 不是衣蘭岬。」亞薩士道：「央曼島麼？」列曼道：「也不然。爾看這火山，非與北方終年負
 雪，由花剛石所成立者不同麼？亞薩士，爾看……爾留心……」便向上一指，亞薩士的
 眼光，即隨着列曼指尖，直向上射。但見絕頂的巨穴，每隔十五分時，輒火光赫然，火石煙灰，
 蓬蓬上舞。亞薩士憶及前事，張口結舌，不知所云。三人靜息良久，氣力稍復，始放眼觀察這
 火山的形勢。原來此山形如覆釜，高約三百「賽尋」，山麓鬱蒼，有「阿黎夫卡」、「佛額」
 葡萄諸植物，交柯結葉，負與沍寒的北方不同。數里以外，有湖水湛然，遠樹森森，如排青蔞，
 彷彿是一座島嶼一般。再望東方，則飛薨參差，居然一大都會。後面有小船，奇形殊狀的
 船舶，泛泛碧波間，檣棹成林，帆動疑蜨。再向遠處望去，又有無數小嶼淺渚，簇然似蟻垤。西

惟大海，一碧無垠；水天相接處，露出一座漏斗形的火山，時吐烟霧。北方則僅見沙渚一彎，輕帆幾葉而已。亞薩士喜極，頓忘勞苦，亂跑亂嚷道：「這畢竟是什麼所在！樂土！樂土！不是夢麼？」列曼、梗斯，皆不知所對。亞薩士又獨自跑了一箇圈子，纔見梗斯開口道：「我雖不知是甚麼地方，然炎熱異常，震蕩不息，恐必不是善地。走罷！走罷！免得給飛來的灰石打死了！」亞薩士也不理會，又張着兩手，跑了出去。遠眺許久，忽見列曼等兩人，已徐步下山。沒奈何，也只得追蹤而往。回思前事，不異夢游。四面景色，皆平生所未曾夢見。自忖道：「入黃泉隔天日之我，爲甚忽到如此樂土呢！」且走且想，越想越奇。不一會，大聲說道：「是亞細亞！已經過印度海岸、馬拉斯幾島之下了！我等此時，不是正與在歐洲本國的同胞足跡相對麼？」列曼愕然，只說得一句：「磁針！」亞薩士忙應道：「磁針麼……磁針麼？據磁針，是明明向北去的！」列曼道：「今日何故卻到了熱帶呢？那箇磁針竟如此捉弄人麼？」亞薩士側着頭，默然不答。列曼又道：「此地難道是北極！」亞薩士大驚道：「北極？不然……：然是北極，到也未可料的。」

第十二回

返故鄉新說服羣儒

悟至理偉功歸怪火

且說一行且語且走，到了一片大平原，心神定後，漸覺勞瘁，漸覺炎熱，漸覺飢渴，便都停住足，草臥了兩小時，始向前進。未幾，見遠遠裏有一叢村落，前臨清溪，翠竹白沙，明瑟如畫。林中石榴粲血，葡萄垂房。三人見了，都垂涎千丈。忙摘取紅熟果實，欲啖一飽。其傍恰巧是玲瓏樹蔭，潺湲清泉，遂又脫帽解衣，濯了手足。亞薩士一昂首，驟見前面林中，顯出一個童子，失聲嘆道：「童子何幸，居此樂郊！仙乎！仙乎！」子細看時，卻又不然。但見他垢面敝衣，不異乞丐。張皇四顧，有驚異之狀。列曼笑道：「我等遠來，容儀不飾，此地必無如是莽男子，惹人警詫，亦理所應有的。」童子探望未久，返身欲行。梗斯忙大踏步上前，捉住衣袖。列曼等也都走去，先用德國語問道：「這山叫甚麼名字？」連問數次，童子不答。惟目不轉睛的看

定列曼把頭亂搖。列曼道：「是了，這必不是我德國的地方，我德國境界中是沒有火山的。」便又操英語問道：「你曉得這火山的名字麼？」童子仍是搖首，默然無言。亞離士道：「叔父，他是啞子。」列曼微笑，彷彿對着童子，買（註一五）弄博物學似的，又咕咕啾啾說了幾句意大利語。童子那裏理會，又照例把頭搖了兩搖。到此時，任爾博物大博士，也只得搔首攢眉，施不出別的本領。列曼悶極，伸手一推，大聲道：「你真不懂麼？」童子也順勢一掙，只說一句：「色輪不離！」便跑入「阿黎夫卡」林中去了。亞離士大驚道：「色輪不離麼？」列曼也大驚道：「啊！色輪不離……這青灰色山東邊的，就是額拉布山麼？在南方天末的，就是亞支拿山麼？」原來這色輪不離，即古昔口碑所說極奇怪的圍力斯幾羣島之一。昔有英雄，名雅耳者，曾鎖風伯海若于此，傳頌至今，幾于無人不知的。三人聽得「色輪不離」四字，便想起古事，忻喜不勝，口中亂嚷，沒命的向山下奔去。意大利人見了，疑從九幽地獄飛出來的魔鬼，便也大嚷起來。惟幾個膽大的，卻圍着觀看，列曼恐來加害，忙用意大利語說道：「我等遭風，漂流至此，別無他故的。諸君不必驚怪！」衆人始漸散去，三人依舊攢行。列

（註一五）疑是「賣」字之誤——編者。

曼垂着首，只說：『磁針！磁針！』反復不已。亞薩士也明知磁針作怪，致今日不北而南，然以莫明其理，便不敢言語。兩小時後，已過了村落，漸近聖威兼碼頭，購辦衣冠，休憩兩日；即僱了一葉扁舟，到密希拿地方。至九月十三，乘着法國郵船 朴陸爾，三日後抵馬耳塞上陸，二十日晚，已歸剛勃迦。洛因聞聲，出門相迓，倒依然容色頗豐，腰圍不減。行過禮，自然是休憩片刻，再說地底情形。豈知這旅行地底的奇事，早已傳遍了遠近，一剎時，親戚故舊，未知已知，都蜂擁而至。卽漠不相識的，亦一若向列曼點一點頭，便大有榮譽也者。足恭卑色，纏繞不休。列曼也不暇一一理會，只擇情不可卻的，自去酬酢。又張了幾日大醺，以報戚友之情。且留住梗斯，做箇見證。草了幾篇論說，痛斥地底劇熱之說，縷述身歷目擊諸事，以證其前言之不誣。許多學者，都讚嘆不迭。雖有幾個反對的，說這種事迹，又似有理，又似無理，像小說一般，殊難深信。然不過如九牛一毛，既沒人見信，又沒人雷同。數日後，也得索性隨着衆人，拍手大讚。衆人甚喜，說他頗識時務。反對者既獲美名，也就閉口不語了。于是有許多

人說：『列曼是偉人。』又說：『是空前的豪傑！』其他奇士、英雄、冒險家等徽號，尚不一而足。德意志人，也從此都把兩顆眼球，移上額角。說什麼惟我德人，是環游地底的始祖！榮光

赫赫，全球皆知！把索士譯著的微勞，磁針變向的奇事，都瞞下不說。惟博士列曼，雖負着鼎盛名，終覺于心有些未愜。每日祇是磁針磁針的自語不止，一日，亞薩士走入書齋，偶在礦物堆中，檢得一物，大驚道：「便是這磁針……方向何嘗誤呢！」列曼熟視良久，笑道：「是那時的磁針，必發狂無疑。」亞薩士也笑道：「是了，我等過列曼海時，不是遇着颶風怪火麼？那團怪火，吸着鐵器，直奔筏中，磁針方向，便在此時變的。」列曼鼓掌大笑道：「正是！正是……噫！我知之矣……偉哉電力！」

案：仍是先生給楊霽雲先生的信：「地底旅行，也爲我所譯，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筆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許沒有完。」楊先生因之就浙江潮十期抄得二回見寄。以爲是未完的譯品了。嗣承阿英先生將單行本賜借，使成完書，不勝感謝！署名之江索士譯演，似卽先生所謂「改作」了。印刷，出版于光緒三十二年，發行者爲南京東牌樓小學巷口啓新書局，印刷者爲榎木邦信，印刷所爲日本東京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東京並木活版所，發行所爲上海三馬路畫錦里普及書局。

廣平識。

域外小說集

序言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遂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犖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瀾與，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略例

一、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爲多，後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

一、裝釘均從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雖翻閱數次，絕無汙染。前後篇首尾，各不相啣，他日能視其邦國古今之別，類聚成書。且紙之四周，皆極廣博，故訂定時亦不病隘陋。

一、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節者，緣音譯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響；任情刪易，卽爲不誠。故寧拂戾時人，遂徙具足耳。地名無他奧誼。人名則德、法、意、英、美諸國，大氏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誼，次氏。二人相呼，多舉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舉其氏。匈加利獨先氏後名，大同華士；第近時做法他國，間亦逆施。

一！表大聲，？表問難，近已習見，不俟詮釋。此他有虛線以表語不盡，或語中輟。有直線以表略停頓，或在句之上下，則爲用同于括弧。如『名門之兒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猶云名門之兒僮亦至；而兒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一文中典故，間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關鴻旨者，則與著者小傳及未譯原文等，並錄卷末雜識中。讀時幸檢視之。

案：知堂先生關於魯迅之二云：『豫才在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再到東京的目的……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辦雜誌不成功，第二部的計畫是來譯書……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過了十一個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羣益書社願意重印，豫才又加了一篇新序（此文係署我的名字，但實豫才所作……）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可以抄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爲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爲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

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五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

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以上是印書的經過。很難得的機會，能够找到在東京印刷的初版本上冊，後又承蒯斯曠先生將下冊見贈。內共三篇末署樹人名字，即先生手譯。那時先生正從章太炎先生受小學，多喜用古字，如渴作漱，胸作匈，腦作囀，啓作厝，氣作气，號作号，尸屍並用；現在將這些古字以及似乎句子難懂的地方，都仍存其舊，蓋亦保存一時好尚。即原書略例各則，以其足以窺見先生當時對翻譯和版本的意見，故雖非全書，亦仍收入，並可作為文化史料之一也。

廣平識。

謾

俄國 安特來六

吾曰，「汝謾耳！吾知汝謾。」

曰，「汝何事狂呼，必使人聞之耶？」

此亦謾也。吾固未狂呼，特作低語，低極耳聾然，執其手，而此含毒之字曰謾者，乃尙鳴如短蛇。

女復次曰，「吾愛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遂吻我。願吾欲牽之就抱，則又逝矣。其逝出薄暗迴廊間，有盛宴將已，吾亦從之行。是地何地，吾又安知者。惟以女祈吾蒞止，則遂來，觀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終夜。衆不顧我，亦弗交言，吾離其羣，獨笑然坐室隅，與樂工

次。巨角之口，正當吾坐，自是中發滯聲，而每二分時，輒有作野咲者曰，訶——訶——訶——訶！

白雲馥郁，時復近我，則彼人也。吾不知胡以能辟除衆目，來貢媚於吾一人。顧一刹那間，乃覺其肩與吾倚。一刹那間，吾下其目，乃見頸色皎潔，露素衣華縫中。上其目，乃見輔頰，其白如象齒，髮亦盛製。計惟天神，屈膝幽壠之上，爲見忘於世之人悲者，始有之也。吾又視其目，則美大而靖，憬於流光，目睛蔚藍，抱黑瞳子。方吾相度時，其爲黑常爾，爲深邃不可微常爾。特能視者又止一時，恐且不逾吾心一躍。惟所感至悠之久，至大之力，皆不前經。吾爲之恟慄痛苦，似全生命自化微光，見攝於眸子，以至喪我——空虛無力，幾死矣。而彼人復去，運吾生俱行。偕一偉美傲岸者舞，吾因得審諦其纖微，凡履之形，膊之廣，以至鬚髮迴旋同一之狀皆悉。時是人忽目我，初不經意，而幾迫吾入於壁。吾受目，亦自平坦無有，若室壁也。

衆漸滅火，吾始進就之曰，「時至矣，請導君歸。」女愕然曰，「第吾偕斯人往耳。」隨指一高華美麗，目不瞬及吾輩者相示。次入虛室，乃復吻我。吾低語曰，「汝謾耳。」而女對曰，「今日尙當相見，君其訪我矣。」

及吾就歸路時，碧色霜晨，已見屋山之背，而全衢止二生物，其一御者，一我也。御者坐而沈思，首前屈，吾坐其後，亦垂首至匈。御者自有其思，吾亦自有，而吾輩所過長衢垣後，睡者百千，又莫不自具所思，自見所夢。吾方思彼人，思彼人謾，復思吾死，時則若崇垣之浴曙色者，實已前見吾死，故其森然鵠立有如此也。吾殊不識御者何思，亦不識睡垣陰者何夢，而吾何思何夢，人亦弗能知。時經大道，既長且直，晨光登於屋脊，萬物未動，其色皓然，有冷雲馥郁，忽來近我，接耳則聞啞作滯聲曰，訶——訶——訶！

二

彼人竟弗至，吾期虛矣，暮色降自旻天，而吾殊弗知如何自昏入夕，夕復入夜，一切特如一遙夜，思之慄然。吾惟運期人之步，反復往來，第又不敢近吾歡所居，僅往來相對地而止。每當面進，目必注琉璃小窗，退則又延佇反顧者屢。雪華如鍼，因刺吾面，而鍼復銛冷且長，深入心曲，以愆期之噴悲苦惱，來傷吾心。寒風起於白朔，徑趣玄南，拂負冰屋山，則挾雪

沙俱下，亂打人首；復撲路次虛鐙，鐙方有黃燄熒熒，負寒而伏。傷哉燄也！黎明而死耳。以是則得吾憐，念彼乃必以孤生留此道上，況吾亦且去矣。居孤虛凜冽中，燄顛未已，而雪華互逐，正滿天下也。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時思孤燄與我，殆有甚仿佛者，獨吾鐙未虛已耳。前此往來大道，已見行人。往往竊起吾後，漸過吾前，狀巨且黯，次忽沒入白色大宅之隅，旋滅如影。而隅次行人復見，益益密邇，終又入緇色寒空而隱。人悉重裹，弗辨其形，且寂然，甚與吾肖。意往來者十餘人，蓋無不類我矣。皆有待，皆寒凍，皆寂然，又方深思，悲哀而闕。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

吾不知陷苦惱中，胡爲不泣且呼也！

吾不知胡以時復大樂，破顏而咲，指則拳曲如鷹爪，中執一小者，毒者，鳴者——厥狀如蛇——謾也。謾蜿蜒奪手出，進嚙吾心，以此嚙之毒，而吾首遂眩。嗟夫，一切謾耳——

既往方在，方在將來之界域浪矣。時切之識，如吾未生，與吾生方始，其在我同然，無不似吾常生，或未生，或常生既者——蓋吾未生與吾生方始時，彼實已君我，而思之尤殊異。

者，乃以彼爲有名與質，有始與終。然不也，彼安有名，彼特常謾，彼特常令人待而弗至耳。吾不知吾何忽破顏而咲，時雪鏃方刺吾心，接耳則有咲作滯聲者，曰：詞——詞——詞！

逮吾張目，乃見巨室明窗出青赤舌作微語曰：「汝見誑矣，當汝孤行期待惆悵時中，彼方在是，妖冶謾訑，與偉美丈夫之侮汝者語，使汝能疾入殺之，則甚善，緣汝所殺，特謾而已。」吾力握匕首，莞爾答曰：「諾，誓殺之。」而窗愀然目我，又愀然言曰：「汝弗能殺，蓋汝手中匕首，謾亦猶彼胸也。」時吾影已失，獨小黃燄尙戰栗於冽寒斷望中，與吾並留道上。寺鐘忽動，聲泣且顫。雪華方狂踊，則排之直度皓氣。吾計其數，乃啞然，鐘凡十五擊，蓋蕭寺已古，鐘亦如之，其指時雖誠，擊乃恆妄，每迫守伺者疾登，急掣其瘖擊之槌止之。嗟此者艾戰栗悲涼之音，自且制於嚴霜，抑又爲誰謾者？如是徒謾，不甚愚且慘耶！

末擊已，宅門隨闢，有華美者降階，吾僅見其背，顧立識之，此驕蹇之狀，昨已視之審矣。吾又識其步，視昨益輕，且有勝態。因念昔者自出此門，步亦常爾，蓋凡有男子，使方自善謾女子之脣，得其歛咲，則步之爲狀皆然矣。

吾切齒迫之曰，「語我誠！」而面目依然如冰雪，驚揚其眉，顧盼亦復幽闕不可徹，曰：

「吾嘗謾耶？」彼知吾不能示之謾，則僅以一言——以一新謾——摧吾覃思弘構，俾無子遺。吾固期之，彼亦終爾。其外滿敷誠色，而內乃闕然，曰：「吾愛君——吾悉屬汝，非耶？」

吾居遙在市外，大野被雪，進瞰幽窗，環野皆黢黯，此外亦惟黢黯屹立，茂密無聲。野乃自發清光，如死人面目之在深夜。——巨室盛熱，一燭方然，其紅燄中，死野又投以碧采。吾曰：「求誠良苦，苟知此，吾其死矣。顧亦何傷，死良勝於罔識。今在汝擁抱歎喏，獨覺謾存……吾且見諸汝眸子……幸語我誠，則吾亦從此別矣。」顧彼默然，目睖睖直貫吾心，斯裂吾神魂，第以探奇之心視我。吾乃呼曰：「答之，不者殺汝。」曰：「趣殺我，吾生亦太久矣。特汝以迫拶求誠，誤亦甚哉。」吾聞言長跼，握其手，泣祈相感——并以求誠，彼則加手吾頂曰：「可憐哉！」吾曰：「幸柔汝心，吾但欲知誠耳。」遂視其額，思此薄壁之後，誠乃攸居，因不覺作異念，頓欲披其頭顱，俾得見誠於此。而躍然隱甸次者，心房也——又安得以

此爪裂其匈，俾一觀人心何狀。時紅燄突發悲光，下然及跋，四壁漸入暗中，寂漠悲涼，怖人欲絕。

女低語曰，「可憐哉！」

黃燄忽轉作青赤光，一閃而滅，全室黯然。吾已不見彼人顏色，特覺有纖手觸膚，遂亦並忘其謾。吾闔目，去想離生，祇覺其手，而手乃誠甚。在幽靖中，獨聞私語悵然曰，「君擁我，吾甚怖也。」——次復幽靖，次私語悵然又繼之，——曰，「君求誠耶？願我豈知誠者？吾豈自不欲知誠耶？幸護我，吾甚怖也。」逮吾張目，而微黯已蒼皇離眾，漸集垣上，繼乃自匿於屋角。有巨物作死色，臨窗來窺，似死人二目，冷如堅冰，來相蹤跡。吾輩乃戰慄互抱，女則低語曰，「吁，吾甚怖也。」

四

吾殺彼矣。吾既殺彼，且目擊其殭死，當窗橫陳，白野外曜，則加足尸上，唉屑屑然。

咄，此唉豈在人耶！吾所爲唉，以匈臆朗然，呼吸頓適，且中心闡徹，盡之嚙吾心者亦豈

耳。吾乃屈身臨彼人之上，觀其目，此大而憬於流光者，時已洞開，既大且濁，狀如蠟人，吾能以指開闔之，絕不生怖。蓋此幽黑瞳子中，已無復藥，又司謾訑疑忌，且啜吾血者寓之矣。比人牽我行，吾復失咲，衆遂恟懼，多畢瑟退去，或則先來相嚇，顧其目一與吾目大歡喜光遇，輒又變色止立，足若丁於大地者。

曰，「狂人也！」吾知衆作是言，蓋自謂已解幽隱之半，而一人獨不然。其人肥壯和易，頰如渥丹，乃以他辭目我。顧此辭也，則沈我九淵，目亦弗覩光曜矣。曰，「此可憐人也！」言時至有情，不爲惡謔，蓋吾已前言之，是人固肥壯而和易者耳。

曰，「此可憐人也！」

吾呼曰，「否否，汝不當以是名我！」吾不知胡爲狂呼，則自緣不欲令斯人悵悵耳。而衆鯁生之謂吾狂者，乃又大怖而叫，吾視之嗟然。

迨衆牽吾出陳尸之室，吾卽迹得此肥壯和易人，斷斷作大聲曰，「吾實福人唯唯，福人也！」

而此誠甚……

五

吾幼嘗見豹動物苑中，致礙構思之力，且梗塞吾思久久。此豹甚異他獸，狀不惘然，或怒目睨觀者，特往來兩隅間，由此涉彼，行迹反復相同，合於數術。脅黃金色，每行必觸檻闌之一，不及他闌，其首下銳，頰而行，目不旁睽。檻前聚觀者，或談或笑，而豹往來自如，視衆人蔑爾。衆對此陰沈不可救之生象，哂者二三，其大半狀乃甚虔，色甚闕，喟然徑行，次復反顧而歎，若已悟世所謂自由人，陰實有類於柙獸者。迨吾長而讀書，且聞人言無窮之事，則陡念此豹，似無窮暨其苦惱，吾已蚤識之矣。

而今者已亦往來石柙中，弗殊此豹矣。吾行且思……行兩隅間，由此涉彼，思路至促，所思亦苦不能申，似大千世界，已仔吾肩，而世界又止成於一字，是字偉大慘苦，謾其音也。時則匍匐出四隅，蜿蜒繞我魂魄，顧鱗甲燦爛，已爲巴蛇。巴蛇嚙我，又糾結如鐵環，吾大痛而呼，則出吾口者，乃復與蛇鳴酷肖，似吾營衛中已滿蛇血矣。曰「謾耳。」

吾行且思，足次緇色之地，俄乃化爲深淵，其底不可極，吾足若蹈虛，身亦越烟霧昏冥，

出於天外。旬作一息，則深處徐起反響，聞之慄然。響既徐且嘶，似本歷劫相傳，而每一刹那，輒留其力少許於烟霧質點中者。吾知其物固如迅風，能拔大木，顧入吾耳，乃不過一低語，曰『謾耳。』

低語怒我，頓足叱之曰，『詎復有謾，吾殺之矣。』言已疾退，冀答不入吾耳，而答仍徐出深淵中，曰『謾耳。』

嗟夫，吾誤矣！吾殺女子，而使謾乃弗死。吁，使未以祈求訊鞠，黏誠火於汝心，則慎毋殺女子矣！吾往來柙之兩隅，由此涉彼，反復思且行。

六

彼人之判分誠謾地，幽闇而怖人，然吾亦將從之，得諸天魔坐前，長跪哀之曰，『幸語我誠也！』

嗟夫，惟是亦謾，其地獨幽闇耳。劫波與無窮之空虛，欠申於斯，而誠不在此，誠無所在也。願謾乃永存，謾實不死。大氣阿屯，無不含謾。當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旬。嗟乎，特人

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傷哉！
援我！咄，援我來！

默

俄國 安特來夫

五月之夜，倉庚和鳴枝上，月光皎然，牧師伊革那支時則居治事之室。其婦趨進，色至慘苦，持小鏡，手腕戰動，比近其夫，乃引手觸肩際，嗚咽言曰：『阿父，盍往視威洛吉伽矣！』

伊革那支不顧，惟張目上越目鏡，疾視久之。婦斷望，退坐於榻，徐曰：『汝二人……忍哉！』其語至末辭，聲乃甚異，顏色亦益悽苦，似以表父女忍心何似者。牧師微笑，漸起闔書，去目鏡，收之匣內，入思頗深，黑髯豐厚，星星如襍銀絲，垂甸次作波狀，應息而動。已忽曰：『諾，然則行矣。』其婦亦疾起，惴惴語曰：『汝蓋知彼何如者，阿父，汝幸勿酷也。』

威羅樓居。木階至不寬博，曲爲弓形，且受伊革那支足音，聲作厲響。伊革那支體本修

偉，因必屢頰以避，而阿爾迦·斯提斑諾夫那素衣拂其面，則輒復擗蹙，色至不平，蓋已知今日之來，將不獲善果如前此矣。

威羅袒其臂，引一手覆目，一則陳素衾之上，漫問曰：「何也？」神氣蕭索，狀亦漠然。母呼之曰：「威洛吉伽……」顧忽嗚咽而止。父則曰：「威羅，」言次力柔其聲曰：「告汝父母，汝今何如矣？」

威羅默然。

父復曰：「威羅，今其語我，詎爾母及我，尚弗足見信于汝耶？汝試念之，孰則親過我二人者？抑乃以愛汝未摯耶？汝其信我年齒閱歷，直陳毋隱……則憂思將立平。盍視爾母，其困頓亦已甚矣。」時母呼曰：「威洛吉伽……」而伊革那支仍曰：「而我……」時聲微戰，似有物突然欲出者，曰：「而我豈亦能堪者。汝有殷憂，顧殷憂何事，則乃父不之知，此當乎？」

威羅默然。

伊革那支輕拂其髻，用意至密，似恐不意中爲指所亂者。既乃曰：「汝逆吾意，自詣聖

彼得堡，乃怨吾譙責太甚耶？汝不順之子，或者以不畀汝多金，抑緣吾不喜汝，遂悵悵耶？汝胡乃默然者？吾知之矣，以汝聖彼得堡……」伊革那支神思中，時仿佛見一博大不祥之市，飛災生客，充實其間，而威羅又以是獲疾，以是絕聲，則立萌憎念，且又烈怒其女，蓋以女終日澁默，而其默又至堅定也。

威羅悲曰：「彼得堡何干我者。」已乃闔其目曰：「不如睡耳，此何干我者，時晏矣。」母啜泣曰：「威洛吉伽毋置我……」威羅似不能忍，歎曰：「嗟夫，母氏！伊革那支就坐，微笑曰：『汝終無言耶？』威羅略舉其身以自理，曰：『父，父蓋知我嘗摯愛父母，顧今茲已矣，不如歸睡耳……吾亦且睡，逮明晨或至後日，會當有時言之。』」

牧師蹶起，撞几幾觸于壁，掣婦手曰：「去之！」婦尙延佇，曰：「威洛吉伽！」伊革那支遮之曰：「去之，詔汝！彼忘明神，吾儕其能救耶。」遂力牽之出，婦故遲其步，低語曰：「汝耳！父師，凡事悉起于汝，汝當自結此公案耳。嗟我苦人！」言已淚下，目幾無見，臨梯屢躓，如臨深淵。

次日，伊革那支卽不理其女，而女亦若弗知，時或獨暝，時或漫步，俱如往日，惟時必取

幌拭其目，似是中滿以塵埃者。其母性本樂易，嗜笑善諧，今遇默人，則大戚，左右不知所可。威羅平時好游眺，越七日，亦出游步如常——顧其歸也——乃不以生返，已自投鐵軌之上，駟車轢之，碎矣。

伊革那支自治葬禮，婦則弗臨，當死耗達其家，駭震幾絕，手足勁直，舌強不能聲。比伽藍鐘動時，方挺然臥於暗室，第聞人陸續出寺，且作輓歌，欲舉手作十字，而臂不之應，又迸力欲呼曰，「威羅別矣！」而舌亦重滯如凝鉛。使人見其狀，必謂婦方偃息，否者蓋入睡也。時觀者大集寺中，伊革那支識者強半，莫不傷威羅夭折，第見牧師無悲色，則慙然。衆咸弗愛牧師，以其人少矜恕，憎罪人，而禮拜者來，則雖赤貧亦力汲其潤，殊不自憎。故人聞變大悅，競欲觀其凌夷，亦俾自悟二惡，爲牧師酷，爲父凶，緣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願衆目聚矚，而伊革那支之立屹然，時蓋絕不爲殤女悲，特力護神甫威稜，使勿失墜已耳。

本工凱爾舍諾夫曰，「鐵牧師也！」是人蓋嘗爲製畫欄，直五羅布而不獲償者。特伊革那支之立，則仍屹然，先就壠上，次過市而歸家。比達其婦室外，始微屈，然此亦以戶低，懼撞其首耳。入室發燧，見婦乃駭絕，其狀靖謐無方，憂苦皆退，二目無淚，寂然默然，體則委頓。

無力，陳胡牀之上。伊革那支進詢之曰：『若無恙耶？』而聲亦寂然，類其目。繼撫額際，乃濕且寒，婦亦弗動，似絕不覺牧師之相撫者。比引手去，則無動又如故，惟二目厲張，是中更無人感。伊革那支漸怖而慄，曰：『吾歸吾室矣。』

伊革那支入客室，見全室整潔，弗殊平時，几衣純白。卓立如死人臨歛，呼其婢曰：『那思泰娑，』則自覺聲在虛室中，至復獷厲。窗外懸鳥籠，闌檻已扞，其中虛矣。因復微呼曰：『那思泰娑，鳥安在？』婢哀毀，鼻已赤如蘆薈，嚔嚔對曰：『自……自然去矣！』伊革那支蹙額曰：『胡爲縱之？』婢復泣失聲，掣鞞角拭其目，咽淚曰：『此性命……此女士性命……何可留耶！』

伊革那支聞言瞿然，念此黃色小禽，終日伸首嚶鳴者，殆信威羅性命矣。假此鳥尙存，則威羅殆不云死。因大憤，厲聲叱曰：『去矣汝！』婢倉皇未得戶，乃又繼之曰：『白癡人！』

二

威羅既葬，闔宅默然，而其狀復非寂，蓋寂者止於無聲，此則居者能言，顧不聲而口閉，

默也。伊革那支如是思惟，每入閨，遇婦二目，目光艱苦，乃似大气俄化流鉛，來注其背——又若開威羅曲譜，葉中尙留故聲，或視畫象之得自聖彼得堡者，亦復如是。

伊革那支視象有常法，必先審輔頰，受光皓然，特頰際乃見微痕，與觀之威羅尸者密合，此殊弗知其故。使車輪踐面而過，頗當糜矣，顧骸乃無損，殆必值移尸去軌，傷於犄尖，或偶創於指爪耳。伊革那支審諦久久，意漸怖，急越頰觀其目，乃黑而美，睫毛甚長，投影至於頰際，映著目睛，光益炯炯。目匡似見黑緣，色至悲涼，且畫師多能，施之殊采，凡目光所向地，輒作澄明薄膜間之，似夏日輕塵，集於琴臺，以減髹木之曜。伊革那支欲去象弗視，而幽默之語，乃息息相從，其默又至昭明，幾於入聽。伊革那支際此，亦自信幽默爲物，自能聞之矣。

每日晨禱已，伊革那支輒入客室，先眺虛籠，次及室中器具，乃據胡牀而坐，閉目止息，諦聽默然。時所聞至異，虛籠之默，微而柔，滿以苦痛，中復有久絕之唉寓之。其婦之默，乃度壁微至，冰重如鉛，且絕幽怪，雖在長夏，入耳亦栗然如中寒。若其悠久如墳，閤密如死，則其女之默也。第默亦若自苦，迸力欲轉他聲，顧暗有機括之力，阻其轉化，乃漸牽掣如絲縷，終至顫動且鳴，鳴低而嘶——伊革那支知有聲將至，乃悅且怖，引手據胡牀之背，屏息俟之。

已而聞聲益邇，顧忽復中絕，全宅默然。

伊革那支薄怒曰，「音！」遂漸漸起立，則度窗見大道，滿負日光，其平如砥，每石均作圓形。並有馬廐石垣，渾沌無戶牖，屋角立一御者，不動如石人。是人矗立奚爲，又烏能解意者道絕行客，殆已久矣。

三

伊革那支他適時，頗多言議，如語法師，或對衆述其勤修義務，亦時就識者，博塞以游。願一返故家，乃若永日必絕其聲息者，蓋當長夜不眠，方思大故，而不能與家人言，思蓋曰：威羅何由死也。

伊革那支殊不悟時節已晏，尙欲尋繹因緣，且冀解其隱闕。深夜耿耿，每念往日自與其婦立威羅榻前，祈之曰，「語我！」特幻想所造，乃與成事迥殊，見兩目朗然，不同畫象，威羅歡笑起立，進而陳辭。——顧其辭云何，似此無言之辭，能解大闕，且復密邇，使傾耳屏息，恍忽愈益昭明，惟又迢遠不可究極。伊革那支舉絨敲之手出空中，揮而問曰，「威羅乎？」

然答之則幽默也。

一夕，伊革那支往視其婦，弗入閨已且七日矣，時乃就坐牀頭，思柔其目光，令勿冰重，乃曰，「阿母，吾欲與汝談威羅，願聞之乎？」

婦目默然。伊革那支揚其聲，使益威嚴，如語自懺者狀，曰，「吾知之，汝蓋謂威羅之死，皆出我手。願吾豈愛之不若汝耶？汝想詭矣！——吾嚴厲，願實未嘗妨彼，彼不縱行其欲耶？逮其視吾訶責如無物，吾又不立棄威權，自俛其背乎……然汝何如者，汝不嘗痛哭呼籲之乎？微吾詔者，泣且無已，而威羅不悛，吾何當獨任其罪。且吾又不屢面明神，詔之謙，教之愛耶？」言次疾窺婦目，又急避之，曰，「使不以苦惱相告，吾何能爲命之與？——吾命之矣。哀之與？——吾亦哀之矣。將必屈膝求婢子，哀號如媪耶？其心！吾烏知其心何蘊者？忍耳冷耳！」伊革那支遂舉手擊其膝，曰，「是人無愛，然也。人謂我奈何……誠專制耳。願汝乃號泣，不惜自屈，彼終愛汝未？」

伊革那支忽失喉而無聲，曰，「愛也，何以慰汝則死耳！其死慘凶，輕如飛羽……死於糞土，猶犬豕也，人踉以足！」

伊革那支聲漸低，……

曰「吾自媿，——行途中自媿，——立祭壇前自媿，——面明神自媿，——有女賤且忍，雖入泉下，猶將追而詛之！」

伊革那支言已視其婦，已厥死矣，歷時許方蘇。比蘇，而目旋默，聞其言或未嘗聞，人莫能測也。

是日之夜，——晷照寧靖，七月之夜也。伊革那支懼驚其婦及侍者睡，乃以趾點梯而升，入威羅之室。小窗自威羅逝後，卽嚴扃不扃，全室乾晷，烈日貫鐵葉屋山，長日照臨，入夜留炎熇之氣，人迹永絕，則顯氣殊異，嬾散，遍於太空，室壁家具，久而朽敗，亦有氣蒸蒸湧出。月色度窗，投文至地，且以餘光朗照室隅。臥榻雅素，上遺小大二枕，陰森欲動。伊革那支扃窗，外氣隨闢而入，清新芬馥，來自近郊水次，且挾菩提樹華香。遠有歌聲，似出艇內。伊革那支徒跣白衣，狀如鬼物，行就威羅榻旁，長跼於地，投首枕上，引手向空而擁，曩日女首所在處也。如是久久，旣而歌聲頓輟，顧牧師伏如故，長髮越肩分披，曼延及枕。少頃，月易其軌，小樓就昏，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隨作微語，聲至雄渾，更函不知之愛，如對所生，曰：「威羅吾女！」

威羅——汝知否此誼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顛首駘背……」言次，兩肩忽戰，全身隨之而動，發聲甚柔，若詔孺子，曰：「汝老父祈汝……唯，威洛吉伽祈汝矣——」彼且泣，彼前此未嘗泣也。孺子，汝有憂，憂亦屬我，否否，且甚也。」伊革那支時搖其首，曰：「且甚也。威洛吉伽，吾老矣，死則奚懼。然汝……使汝自知荏弱嬌小者，汝念之耶？幼時傷指見血，泣失聲矣。孺子，汝愛我，吾深知之。汝實愛我。第語之！語我，胡爲自苦？吾將以此手去其憂，此尙強也，威羅，此手！」

伊革那支遂起，復曰：「言之！」隨張目視四壁，伸其手，而小樓寂漠，遠聞汽笛有聲。伊革那支日益厲張，自顧身外，似見形殘厲鬼。離榻徐起，漸舉柴瘠之手自按其頭。及門，尙微語曰：「言之！」而爲之對者，又獨——幽默也。

四

一日，午食早已，伊革那支趨赴墓場，威羅葬後，此其初次矣。其地炎熱靖謐，杳無人踪，雖夏日如在月夜。牧師欲挺身徐行，肅然四顧，自意弗異往時，而不知二足已屨，風度亦變，

須髯皓白，如被嚴霜。墓場前道路修坦，漸高如坡坂，其端墓門，幽黑有光，若張巨口，四周則白齒抱之。威羅葬於杪端，至是已無沙礫。伊革那支旁皇隘路中，左右悉爲丘壠，徧長莓苔，久不得出。其間時見斷碑，綠華斑駁，或壞檻廢石，半埋土中，如見抑於幽怨。內則有威羅新墳，短草就黃，外圍嫩綠，榛楛依楓樹而立，胡桃柯幹，交於墓頂，新葉蒙茸。伊革那支坐鄰墳，吐息四顧，上見昊天，淨無雲氣，日輪如如不動，乃初覺在幽宅中。每當風定，萬籟輟聲，則寂漠滿其地。其寂至莫可比方，此刹那間，並起幽默，默似遠涉幽宅之垣，且踰垣直至市集，終於目睛，是目則澄碧無聲，永靖於默。伊革那支聳其肩，運目至威羅墓上，觀糾結之草久。草曼衍遍地，遙盡於負雪之野，似無暇更被異域者。時乃觀之而疑，思地下不六尺，乃爲威羅所宅，四周縹緲，莫可執持，則俄有倏擾執迷，起於匈臆。蓋往嘗謂縱有物沒深遂無窮中，顧得之實不在遠，殊不知誠乃無有，且亦將終無有也。爾時陡有所念，似倘作一言，此言已衝唇且發，或作一動，則威羅將離墓起立，頤長妙好，一如生時，卽四鄰陳死人，方以堅冷之默感人者，亦將由是言動，辭其幽宅。伊革那支乃去廣緣黑冠，自撫其髮，微呼曰：「威羅！」言已，懼入人耳，則起登墳顛，越十字架外望，見絕無生人，於是復揚其音曰：「威羅！」

此牧師伊革那支垂老之聲也。其聲乾涸，如求如籲，異哉！祈求之切如是而無應也。曰：

「威羅！」

時聲朗而定矣。比默，恍忽有應者出於淵深，若復可辨。伊革那支復四顧屈其身，傾耳至於艸際，曰：「威羅答我！」則有泉下之寒，貫耳而入，嚙幾爲之堅凝。顧威羅則默，其默無窮，益怖益闕。伊革那支力舉其首，面失色如死人，覺幽默顫動，顯氣隨之，如恐怖之海，忽生波濤，幽默偕其寒波，滔滔來襲，越頂而過，髮皆盪漾，更擊匈次，則碎作呻吟之聲。伊革那支眙目愕顧，五體栗然，漸迸力伸背而起，自肅其狀，俾勿震越。又拂冠及膝際，以去沙塵，交臂三作十字，徐行而去。顧幽宅乃突呈異狀，道亦絕矣。

伊革那支自哂曰：「誤矣！」遂止歧路間。顧不能竢，未一秒時，卽復左折，默迫之耳。默出自碧色壠中，十字架亦各噓氣，地懷殭蛻，孔孔均吐幽波。伊革那支行益急，左右奔馳，越墓撞於闌檻，鐵製華環，刺手見血，法服亦斯裂如鶉衣，第心中則止存一念，曰：覓去路耳。

伊革那支盡其心力，跳躍往來，久乃益疾，長髮散亂法服之上，而去路終不在前。其時狀至怖人，張口岔息，色如狂醒，屬於幽鬼。終乃奮力一躍，突出墓場。其地有伽藍，垣下見一

老人方據榻假寐，狀似遠方行脚，旁有二旬婦，斷斷互爭。比歸家，閨中燈光已曠，牧師不及易衣冠而入，風塵零落，卽蹠其婦足下，曰：『阿母……阿爾迦，恕我！』言次啜泣曰：『吾且狂矣！』遂撞首於几，泣至哀厲，如未嘗泣者之泣也。

迨舉首，伊革那支蓋信異事將見矣。婦且有語，恕其前愆。因曰：『吾婦！——則伸首就之，相其二目，而是中恕宥怨憤，兩復無有。婦殆已恕其罪，寄之同情與顧目，乃一無所示，寂然默然耳……而此荒涼蕭瑟之家，則幽默主之矣。

安特來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爲俄國當世文人之箸者。其文神祕幽深，自成一派。所作小品甚多，長篇有『赤咲』一卷，記俄日戰爭事，列國競傳譯之。

四日

俄國 迦爾洵

吾輩趨經大野，銃丸雨集有聲，樹枝爲動，復入棘林，宛延而進，吾今茲猶記之也。射益烈，天垂時起赤光，隱見無定處。什陀洛夫者，少年軍人，第一中隊屬也。——時吾自念，彼胡爲妄入此戰線耶？——陡仆於地，默不聲，張目厲視吾面，血溢於口如涌泉。是誠然，吾今猶記之確也。且又記之，當大野盡處，叢棘之中，吾乃見……彼。彼巨而壯，突厥人也。顧吾直奔之，雖吾弱且瘠乎。有聲霍然，似有物爾許大，飛經吾側而去，耳爲之鳴。吾自念曰：『彼射我矣！』而彼遽大呼，急退走入叢棘。使繞道以出棘林，易易耳，顧驚怖時，乃思慮不能及此，其衣鈎於棘枝。吾一擊墮其銃，次舉銃端利矛力刺之，似中其身，似聞呻吟聲。吾遂奔而之他。吾軍大呼，——或仆，或射，吾去野入田間時，則亦引機射一二次。

俄復大呼，其聲加厲，吾輩皆疾走。顧此不能曰吾輩，當曰我軍也。所以者何？緣吾獨止於此耳。異哉！惟尤異者，乃覺一切頓失，如一切吶喊，一切銃聲，莫不寂然。吾無所聞，第見少許蒼蒼者，殆天也，已而卽此亦杳矣。

異境如是，昔未嘗遇也。吾似伏地臥，當吾前者，有土一小片，艸數莖，爲去歲槁幹，有蟻緣其一，蠕蠕而行，厥首向下——目前全世界，如是而已。且能視者又止一目，其一乃有堅物阻之。物蓋枝柯，下障吾首，而首又加於枝，狀至不適。吾欲動，然又不能。胡爲不能耶？而如是者久之。吾第聞阜螽振羽及蜜蠶嚶鳴，舍此更無他事。終而奮力自曳右手，出於身下，乃并兩手抵地，思踉而興。

有銳而速者——若電光然——驟徹於全身，自膝至匈，匈而至首——吾復仆，遂復惘然，遂復無覺。

吾覺矣。乃又胡以見星，見此燦然於勃爾格利亞蔚藍天宇者耶？詎吾非在穹廡中，且

見棄於衆者又何耶？時自動其身，乃驟覺劇痛發於足。

然夫，吾傷於戰矣！惟創之輕重奈何耶？漸伸手撫痛處，則右足滿以血汗，如左足焉。且手之所觸，痛乃加劇，其爲痛如——齧齒，繇繇無止，徹於心曲。耳大鳴，首亦岑岑然，知兩足皆創矣。第衆置我於此者曷故？詎已見敗於突厥耶？吾回念之，初殊恍忽，繼乃瞭然，終知我軍不北。緣吾仆——吾不知此，惟記衆趨進，而青色物猶留我目前已耳。——甫田中，在小丘之上。大隊長則指之大呼曰：『兒郎，吾輩得此矣！』於是據甫田，然則我軍固未敗也。——顧衆胡不將我俱去耶？原田坦蕩，無物障其眼界，且敵軍射極烈，傷者當不止吾一人也。盍且舉首一審視乎？今滋適矣。蓋前此更生，見艸莖及到行蟻子時，曾迸力欲起，繼乃仰仆，故今者亦見明星也。

吾欲起而坐地，然兩足皆創，葦難也。勉強久之，漸乃得坐，負痛甚，淚滿於目矣。

臨吾上者，有蒼天一角，天半見一巨星，燦然作光，益以小星三四。四周何有，爲闌爲高，此棘叢也。吾臥棘林中，衆遺我矣！

時覺毛髮森然皆立。雖然，吾負傷於田，今何緣忽在叢薄中耶？意者受丸而後，因痛失

神，遂自狂走入此與。惟今且不能少動其身，昔何能奔逸而至，乃思之殊不可解。是殆初僅一創，比至，始復受其一耳。

地面處處生白，朗而微紅，巨星之光漸闌，小者皆隱，月上矣。嗟夫，倘在故鄉，其佳勝當

何如……

有異聲至吾耳際，如人呻吟。誠然，此呻吟聲也！豈不遠有傷人見棄，其足糜爛，抑銃丸入於腹耶？唯，否否！其聲至邇，而吾側復無他人。汝嗚呼，天乎！此我也！吾之微吟，吾之哀鳴也！豈痛劇乃至於此乎？然，痛固也，惟吾腦若籠於霧，若壓以鉛，故遂亦無覺。今良不如寐耳，寐哉寐哉……第使終古不復覺者奈何！然此亦何懼爲？

吾就臥，則月色蒼涼，朗照四近，相距不五步，有巨物橫陳，黝然而黑，月光所照，處處爛有光輝，殆衣結或兵刃也。此其死骸，抑傷人耶？

皆同耳！吾則且寐……

否否，此何能者？吾軍未去，遂突厥遯矣，今方守伺於此，然胡爲無人語聲或篝火爆裂聲耶？必吾疲敝既極，不之聞耳，顧吾軍乃實在是。

曰，「援我！援我！」其聲野且嘶，突吾匈而出。願無人聲爲之對，僅有反響發於夜氣，其他寂然，獨蛩吟如故，及滿月在天，淒然臨我已耳。

使臥者而爲傷人，當聞吾聲而覺矣，然則屍也！特不知其爲火伴，抑突厥人耳。咄，爲讐爲友，在今茲不皆同耶……而吾浮腫之目，時已漸合於瞑臥矣。

吾雖早覺，然尙靖臥，闔其目，吾殊不欲張也。目雖闔，日光猶穿眶而入，比后，則受刺不可堪矣。且臥而不動，於我亦良適……昨日——吾思殆昨日也——負傷，至今一日已過，第二日且繼之——吾當死矣。凡事皆同，不如弗動勝。人當弗動其身，尤善則弗動其齒，然不可得也，記念思惟，交錯於內，第此亦至暫矣，不久將終，僅留數行字於新報中曰，「吾軍損失極夥，傷者若干。一年志願兵伊凡諾夫戰死。」否，不然，報紙且不舉氏姓，第約略言之曰死者——一人已耳。兵一人，猶彼犬也。

時吾神思中，則全圖昭然皆見，蓋昔日事矣。——所謂昔者不止此，在吾一生中，當吾足未見創前，皆昔日事矣。——吾嘗見衆聚於市，遂延佇審視之，衆乃默立，目注一白色物，

方流血哀鳴，狀至可閔，小犬也，轢於車輪，已垂死如吾今日。乃忽有執事者排衆入，攫其領，提之他去，衆則亦鳥獸散。今者孰提我去諸此乎？嗟夫，野死而已……人生亦奇觚哉……昔之日——卽小犬遭禍之日也——吾生多福，消搖以游，爲狀如酩酊，第此亦有其所由然也。——嗟汝古歡！其毋苦我，且趣離我矣！——昔日之福，今日之苦……苦固不可逃，特願不見窘於懷舊，與往日相讎比耳。嗚呼，憂乎憂乎！汝困人良甚於創哉！

今熱矣，日乃如炙也。吾扞目，見同此叢薄，同此高天，特在晝耳，而鄰人亦依然在是。突厥人屍也！軀體又何偉哉！吾識之，斯人耳……

見殺於我者，今橫吾前。吾殺之何爲者耶？

斯人浴血死，定命又何必驅而致之此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與每當夕日西匿，則出坐茅屋之前，翹首朔方，以望其愛子，其心血，其凭依與奉養者之來歸也！

而吾何如者？皆同耳……然吾甚羨之，斯人幸哉！其耳無聞，其傷無痛，不啣哀，不苦澀……利矛直貫其心……在是——穴在戎衣，大而黝然，四周滿以碧血——此吾業也！

然此豈亦吾願與？當吾出征，不懷惡念，亦無戕人之心，惟知吾當以匈肥爲飛丸之梟，則遂出而受射已耳。

而今又何如者？咄，愚人愚人！然哀哉此菲羅——斯人蓋衣埃及戎衣者——不較我尤無罪耶？有人令之，則如青魚入筌，以汽船送之君士但丁堡，爲俄羅斯，爲勃爾格利亞，兩未有所前聞也。人復令之行，則遂行，使其不爾，則輕亦鞭箠，甚或有巴孩之銃，引火射其匈者矣。於是苦辛悠遠，自君士但丁堡從軍以至盧司曲克，我軍進攻，彼則守禦，比見吾曹健兒，雖當英國特製之庇波地或馬梯尼銃，亦坦然徑前，乃始恟懼思退走。此瞬息中，又不圖突來一小丈夫，平日僅揮黑拳，擊之可踏耳，而今乃舉利矛刺其心。

則是人究何罪耶？

殺斯人者我，然吾亦何罪乎？吾何罪？……漱乃苦我至於此耶？漱也，人亦知漱之爲事奈何耶？雖昔日過羅馬尼亞時，酷熱至四十度，日行五十威爾斯忒，甚漱不若此也。吁，安得有人至乎！

天乎！彼人軍持中不有水耶？惟必就而取之，不知痛當如何耳。

咄，同也，吾進矣。

吾匍匐前，曳足於後，兩手失力，才足動垂僵之軀。屍距我不及二克拉式佗，而自吾視之，乃多——不然，非多也，勞於十二威爾斯忒也。顧亦當勉之，咽且焦矣，如發烈火，汝卽失水且死耳。雖然，萬一……

吾匍匐前，二足爲地所泥，每動輒作大痛，爲之号叫，爲之呻吟，而匍匐前不止。今終至矣，軍持在斯……其中有水——水若干，似且越軍持之半也。猶水足用矣——以至於死。吾曰，『施主，汝救我矣……』則以肘支體，解其軍持，重心失，遂仆。吾面適觸救主之胸，屍氣已撲鼻矣。

吾得水狂飲之，水雖臭，然尙不腐，且甚多也，可支數日。吾昔讀生理易解，記書中有言曰，『人苟飲水，則雖無食亦能活踰七日以上。』次復舉事實爲證，謂嘗有人絕粒圖自殺，顧久之不死，卽以不廢飲也云。

咄，復次奈何？使更活五日——六日者，其後奈何？吾軍已行，勃爾格利亞人亦遯，左近又非達道，終亦死而已矣。惟二晝夜瀕死之苦，今則易以七日，殆不如自殊勝耳。鄰人之側，

有銃在地，頗似英倫良品，僅勞一舉手——諸事畢矣。且銃丸亦纍纍滿地，似當日用未盡也。

要而論之，吾寧自決，抑且——待耶？何也？待救，抑待死與？且待，待突厥來，更褫吾足，負傷之革耶？則良不如自……

不然，人何當自失其勇氣，在理宜力圖活以至終也。有見我者，吾即得救矣。吾骨或無損，受治當瘥，於是乃復見故鄉，復見吾母，復見瑪薩……

嗟，幸毋令彼知實事矣！幸告之曰：即死。假使知其實，知吾受殊苦，歷二日三日以至四日者……

吾目忽眩，鄰右之游，臂力悉竭矣。復有異氣，色亦漸益黝然……明日及又明日，更將如何？吾亦姑臥此，今無力，不能移也。且容少休，乃返故處，幸適有風，吹奇殞，悉他向矣。

吾罷極而臥，日照吾手及頭，又無物足以作障。使其頃刻入夜，則——吾自思——似已第二夜矣。

思緒忽亂，——遂復入忘。

吾寐久之。比覺，日已夕矣，見一切如故，足傷依然作劇痛，鄰人龐然僵臥，亦復如前。

欲弗念是人，不可得也。何者？吾棄愛絕歡，跋涉遠道，陵凍餒，忍炎熱，終則陷於巨苦。

——乃僅爲戕殺斯人來耶？戕殺斯人而外，吾又嘗有微利於戰事耶？

殺人，殺人者……顧誰耶？

我也！

念吾自夫志從征時，吾母及瑪薩泣皆甚哀，顧不相沮。吾則眩於幻想，弗覩其淚亦未嘗知，——今乃知之，——將有憂患之加於眷屬也。

當是時，有故舊數人，其爲狀亦至異耳。衆皆曰：「愚物，徒是擾攘，自且弗知後事，究何爲者？」——然此何言？一則曰愛國，再則曰英雄，而此口乃亦能作如是語乎？在彼輩目中，

吾非英雄與愛國者，又何物雖然，此固耳，而吾則——愚物也！

吾於是至契錫納夫，衆以革囊及此他武具相授，從軍而行。衆可千人，中之出自志——如我——者僅三四。他乃不然，假能免其役，皆願遄返故鄉者也，然仍力前，絕不遜自。

覺之吾輩，徒步至千威爾斯忒，臨敵而戰無懼，視吾輩或且勝也。倘放之歸，固當投兵立散，惟今則服其義務不荒。

晨風徐來，棘枝搖動，驚睡鳥出林而飛，明星亦隱，天宇已見曉色，白雲如毛羽，夔然蔽之，昏黃漸去大地，吾之第三日至矣。……將何以名謂之生，抑謂之死乎？

第三日……將更歷若干日耶？諒不多矣。吾罷極，恐不能離此屍而去，且不久將類之，不相惡矣。

吾每日當三飲，——朝，午，夕也。

太陽已出，黑色棘枝，縱橫分割巨輪，視之朱殷如人血。意今日者，天气其將酷熱矣。

吾之鄰人，——今日汝當如何？汝已怖人甚矣！

誠然，彼滋怖人也。毛髮漸脫，其膚本黎黑，今則由蒼而轉黃，面目臃腫，至耳後膚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絨行滕，脛肉浮起成巨泡，見於兩端鈎結之處，全體彭亨若山丘。更歷一日，乃將如何耶？

傍之臥，抑何可堪者，雖必出死力，吾亦遷矣。特不知能動否耳？吾固能自動其手，能屈軍持，能飲水，特未識運我重滯不動之體，則何如？不也。姑試之，縱令動極微，閱一時而得半步與。

遷徙既始，終朝方已，足創固劇痛，然亦何有於我耶！吾爾時已不記常人感覺作何狀，漸習於痛矣。閱一朝，乃遷地不及二克拉式佗，顧已至故處，昂首吐吸，將得新氣以舒心神者暫耳。離腐尸不六步也。風向忽變，挾異瘴，正撲吾鼻，其瘴至強，吸之欲噁，虛胃亦作痙攣且痛，五內如絞矣。而臭腐之氣，則續續撲鼻無已時。

方術已窮，吾遂泣。

時困頓達於極地，乃頽然臥，識幾亡，忽焉——此豈神守已亂，耳有妄聞耶？似聞……不然，否，誠也！——人語聲也。馬蹄聲，人語聲。吾欲号，顧力自制，萬一其人爲突厥，則將奈何？恐所遭慘苦，卽就報紙誦之，亦毛髮立矣。彼輩將生剝人膚，傷足則烙之以火……善，且不止此，彼輩長於此道，未可測也。——然則見殺於彼，殆不如野死勝乎。顧使來者而爲我軍，嗟汝鬼棘，何事繁生若崇垣者，吾目不能透棘有所見也。僅得一處，在枝柯間若小窗，能就

之少窺外狀，遠見平隰，其地似有小川，記戰前曾飲之，誠然，亦有石片，橫互水之兩岸，如小橋，來者殆當過此也。——而人聲默矣。衆操何國語言，絕不能辨，詎吾耳亦已聵耶？天乎，使來者果爲我軍……則吾呼號於此，衆當能在橋上聞之，此良較見俘於黎什珂，見俘於巴希曠支克優也。胡以不聞蹄聲耶？不能忍矣。時屍氣雖惡，願已不之知。

忽而行人見橋上，珂薩克也。戎衣色青，赤條在袴，持矛，數可五十。率之行者乘駿馬，爲黑髯軍官，衆方渡，卽據鞍反顧，大聲呼曰：「疾走！」

吾亦呼曰：「且止且止！嗟乎，援我來，兄弟！」願馬蹄佩劍聲及珂薩克朗語，皆高出吾聲之上。——衆不我聞也。

吁，吾遂失力而伏，以面親土，嗚咽繼之。軍持仆，是中之水。——吾性命，吾援救，吾延生之藥，乃忽外流。比扶之起，則所餘已不及半盞，地面乾涸，此他悉爲所吸矣。

是舉旣空，吾已不復能振，惟微合其目，奄然僵臥耳。且風向屢變，時或颺清新之氣，時或依然以腐殍來。鄰人爲狀，今日亦益凶，不能盡以楮墨。吾偶唇目微睨之，乃慄然。肌肉已消，脫骨而去，槁骸露齒，吾雖多見髑髏，或製人體爲標本，願未覩凶厲怖人有如此也。骸著

戎服，衣結作光爛然，令吾震懼，心乃作是念曰：「所謂戰事——此耳，其象在是！」

酷熱不少減，面與手皆且灼矣，乃飲餘水盡之，初苦澀，僅欲飲其一滴，殊不圖一吸盡之也。嗟夫，珂薩克自過吾旁，又胡不止之。縱爲突厥，亦勝於此，彼苦我不過一二小時耳，今則輾轉呻吟，殊不知當歷幾日也。嗚呼吾母，使其知此，殆將自擢皓髮，低首於牆，以詛吾誕生之日——且爲此始作戰鬪以苦人羣之全世界詛也。

然汝與瑪薩，又胡能知吾之慘耶？別矣吾母，別矣吾愛吾妻！嗟夫，此苦何可言者！有物填吾膺……又復此小犬也。忍哉執事人，就牆撞其首，投之塵屯，犬未死，故受楚毒至一日。願吾之慘苦甚於犬，受楚毒者已三日矣，詰朝而爲——四日，於是至五日，至六日……死！汝安在？趣來前，趣來前，趣攬我矣！

願死乃不來，亦不攬我。吾惟臥烈日之下，咽乾且坼，而水無餘滴，屍殞則瀰曼空气中，彼肉全盡矣，有無量數蛆，蠕蠕而墜，蠢動滿地，既食鄰人盡，僅餘槁骨戎衣——則以次及於我，而吾之爲狀，於是如前人！

白晝既去，深夜繼之，亦復如是。比夜闌而東方作，亦復如是。又空過一日矣……

棘枝動搖，有聲如私語，右謂我曰，「汝死矣，死矣，死矣！」左則應之曰，「不復相見也，不復相見也，不復相見也！」

側聲曰，「伏藏於此，又何能見耶？」

吾忽歸我，乃見二碧瞳，自棘枝內瞰，此雅各來夫，吾軍之伍長也。曰，「將鋤來，此間猶有兩人，其一，蓋火伴也。」

曰，「毋以鋤來，亦勿瘞我，吾生也。」吾心欲号，而唇吻乾涸，僅自是間屢微歎而已。雅各來夫驚叫曰，「嗟乎！彼誠生，伊凡諾夫也。兒郎，彼生也。速召醫者！」

可十五分時，似有水注入吾脣，復有勃蘭地酒及他物，次乃冥然。

籃輿徐動，其動爽神，吾似覺矣，而旋暈。創傷既裹，痛苦皆失，四肢舒泰，至不可言……

「止！降衛者交代舉輿走！」

施令者彼得·伊凡涅支，爲攝衛隊護視長，身頰長而瘠，和易善人也。雖昇輿者四人，體悉偉碩，而吾視其人，乃先見其肩，次見疏髯，漸乃見首。微呼之曰，「彼得·伊凡涅支。」

曰：「何也？小友。」則屈身臨我。吾曰：「醫何言？頃刻死耶？彼得·伊凡涅支。」曰：「此何言，伊凡諾夫——雖然……汝安得死，汝骨皆無損，此幸事也。動脈亦無故。惟汝何能自活？至三日，汝何所食耶？」吾曰：「無之。」曰：「然則何所飲？」吾曰：「得突厥人軍持，彼得·伊凡涅支。今茲不能言，爾後……」曰：「諾，神相汝，小友，盍且寐矣。」

又復入寐，入忘……

覺乃在醫院中，醫及護視者繞而立。此外更見名醫，爲聖彼得堡大學主講，舊識其面，則俛而臨吾足次，血滿其手，似有所爲。少頃，乃顧我言曰：「神則右汝，少年，汝生矣。吾輩僅取汝一足，然此特——小事耳。今能言耶？」今能言矣。遂具告之，如上所記。

迦爾洵 V. Garshin 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嘗投軍爲兵，負傷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諾夫日記，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絳華一篇，卽自記其狀。晚歲爲文，尤哀而傷。今譯其一，文情皆異，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閣下，遂死年止三十。

四日者，俄與突厥之戰，迦爾洵在軍，負傷而返，此卽記當時情狀者也。氏深惡戰爭而不能救，則以身赴之。觀所作孱頭一篇，可見其意。「菲羅」突厥人僞埃及農夫如是，語源出阿刺伯，此云耕田者。「巴核」突厥官名，猶此土之總督。爾時英助突厥，故文中云，「雖當英國特製之庇波地或馬梯尼銃……」

現代小說譯叢

黯澹的煙靄裏

俄國 安特來夫

他到家已經四星期了，四星期以來，恐怖與不安便主宰了這家宅。凡是說話以及做事，大家都竭力的想要全照平常，也並未覺得，他們講話的慘淡的響，他們眼睛的負疚的張皇的看，而且一見他的房，便大抵背轉臉去了。但在這家裏的別的處所，他們却不自然的大聲的走，且又不自然的大聲喧笑起來。只是倘若經過那幾乎整天的從裏面鎖着，彷彿這後面並無生物一般的白的門，他們便放緩腳步，彎了全身，似乎豫料着可怕的一擊模樣，惴惴的避向旁邊去了。即使早已經過，已用了全腳踏地，但他們的行步還極輕低，彷彿只點着腳尖在那里偷走。

人向來沒有叫過他的名字，卻只簡單的稱一個「他」。大家整日的懸念他，所以給了不定的稱呼當作本名，也從沒有人問是誰氏。人又覺得，也如指一切別人似的，這樣的稱呼他，未免太狎昵而且簡慢了；然而「他」這一個字，却很能夠將由他的高大陰沈的相貌所給與的恐怖，又完全又鋒利的顯現出來。只有住在樓上的老祖母，是叫他古略的；但是伊也感到了主宰全家的不幸的埋伏和緊張的情形，伊常常落些淚。有一回，伊問使女凱卻說，爲什麼小姐長久不彈鋼琴了。凱卻單是詫異的看伊，全不答話，臨走時搖搖頭——顯出分明的表示來，伊對於這種問題是不對付的。

他的回來是在十一月的一個灰色的早晨，除了彼得已經到中學校去，大家正在家裏圍着呈餐的食桌的時光。屋外很寒冷，低垂的灰色雲撒下雨點來，雖然有着闊大的窗，屋子裏也昏暗，有幾間併且點上燈火了。

他的拉鈴是響亮而且威嚴，連亞歷山大·安敦諾微支自己也戰慄。他想，這是一個重要的賓客來訪問了，于是他緩緩的迎將出去，在他豐滿莊重的臉上含着和氣的微笑。但這微笑立即消失了，當他在大門的半暗中瞥見一個可憐而且污穢的服飾的人的時

候，這人的面前站着使女，蒼皇的要攔住他的前行。他大概是從車站走來的，只坐了幾小段的橇，因為他那短小古舊的外衣已經沾濕，褲的下半也濺污了，宛然是泥水做就的圓筒。他的聲音又枯裂又粗毛，想因為受濕和中寒罷，否則便是長途中守着長久的沈默的緣故了。

「你爲什麼不答話？我問，亞歷山大·安敦諾微支·巴爾素珂夫可在家，」那來客再三的問。

然而亞歷山大要替使女回話了。他並不走到大門，只是望出去，半向着客人；他以為這無非是無數請託者中的一個罷了，便冷淡的說道：「你到這裏來什麼事？」

「你不認識我麼？」這闖入者嘲笑似的問，然而聲音有些發抖了。「我便是尼古拉，說起我的父名來是亞歷山大·特羅微支。」

「怎麼的……尼古拉？」亞歷山大退後一步問。

但詰問時，他已經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怎麼的尼古拉了。即刻消失了威嚴，剛死似的可怕的衰老的蒼白色便上了他的臉；兩手按着胸前，噓一口氣。接着便忽然的伸開這

手，抱住了尼古拉的頭，老年的灰白的胡鬚，觸着溫潤的烏黑的短髮，那衰邁的久不接吻的嘴唇，也尋得了他兒子的年青的鮮活的嘴唇，很熱愛的接吻。

「且慢，父親，我得換衣服，」尼古拉柔和的說。

「你釋放了麼？」那父親問，渾身發着抖。

「唉，可笑！」尼古拉將父親送在一旁，陰鬱的嚴厲的說。「這算得什麼呢？釋放！」

他們走進食堂去，巴爾素珂夫先生對於含着非常的情愛的自己的慌張，也覺得有些慚愧了。然而團聚的歡喜，中了毒似的在他心臟裏奔騰，而且要尋出路；七年以來不知所往的兒子的再會，使他的態度活潑而且喜歡，他的舉動忽略而且狼狽了。尼古拉立在他妹子面前，搓着凍僵的手，問道：「這位小姐該是我的妹子了——可是麼？」的時候，他不由的發出真心的微笑來。

尼那，一個蒼白消瘦的十七歲的姑娘，就在桌旁站起身，靦覷似的用指頭弄着桌面，那大的喫驚的眼看着伊的哥哥。伊記得，這是尼古拉，這是比伊的父親還記得分明的，但是伊不知道現在應當怎麼辦。待到尼古拉用握手來代接吻時，伊便將用力的一握去回

答他，而且同時——彎一彎膝髀！

「還有，這是大學生安特來·雅各羅微支先生，彼得的家庭教師，」亞歷山大又介紹說。

「彼得？」尼古拉詫異了，「已經上了學麼？——呵，這麼！」

其次又介紹到一個尖臉的女人，伊正在斟茶，單叫作安那·伊凡諾夫那。于是大家都新奇似的看他，他也正在四顧房中，看一切是否還是七年以前的模樣。

他有些古怪，是捉摸不定的。高大的精悍的身軀，頭的高傲的姿勢，銳利的射人的眼睛在突出的險峻的眉毛下，教人想起一匹雛鷹。蓬鬆的亂髮上瀰滿着粗野和自由；沈著輕捷的舉動，宛然是伸出爪牙來的鷲獸的顫動的壯美。那手，倘有所求，也便要確實牢固的攫取似的。他彷彿全不理會自己地位的不穩，只是平靜深邃的遍看各人的眼睛，即使他眼裏浮出喜色來，人也覺得這裏面藏着什麼祕密和危機，如見那正施蠱惑的猛獸的眼。他的言語是嚴重而且簡單；他並不管自己怎麼說——彷彿這已不是那不知不覺的陷了迷謬和虛偽的人語的聲音，却就是思想本身發着響。在這樣人物的靈魂上，是不能

有悔恨之情的位置的。

然而，假如他是一匹鷹，他的羽翼卻顯得因為戰鬪很受了傷損，他——算是勝利者——這纔出了重圍。證明的是他的衣裳，帶着露、宿的痕迹，污穢，不稱他的身軀，而且在這衣裳上又留着一點難解的掠奪的不安的處所，能使穿着美服的人們發生一種漠然的恐怖的心情。而且每瞬間——那強壯的全身，因為特別的心憂發着莫名其妙的戰慄，於是身體似乎縮小了，頭髮都野獸似的直豎起來，那眼光又快又野的向着在坐的人們都一瞥。他飲食的很貪婪，彷彿一個飢渴多時，或者久未喫飽的人，所以要在瞬息之間，捲盡桌上的一切了。飲食完，他說：『這很好，』便嘲弄似的摩一摩肚。他覆絕了父親的雪茄，取過大學生的紙煙來，——他自己從來沒有紙煙，——於是命令道：『談談罷！』

尼那便說。伊說，剛在女學校畢了業，在校裏是怎樣的情形。伊最初怯怯的說，但是說了幾回，便容易易的記出所有滑稽的言語來，很滿足的講下去了。伊不甚了然，尼古拉可曾聽着；他微笑，然而並不定在說得滑稽的時分，而且始終用了他那浮腫的眼睛四顧着房屋裏。他有時又打斷了講說，問出全不相干的話來。

「你買這畫要多少錢？」例如他忽然去問那默着的，而且含着一點嘲笑的父親。
「二千盧布，」安那沒有開過口，這時很惜錢似的回答了，又惴惴的一看亞歷山大的臉。

「記不清楚了！」

父子都微笑。這微笑中，很帶些拘謹，亞歷山大已經不再慌張，變了不甚大方的嚴緊了。

「事務怎麼了？」尼古拉仍然簡短的問他的父親。

「做着。」

「買了一所意大利式的新房子，三層樓的，還有一所工場，」安那幾乎低語一般的說。在巴爾素珂夫之前，伊本抱着戰兢的尊敬，但又熬不住要說出財產來，因為伊日夜忘不掉的是伊的小積蓄——伊有五百五十六個盧布存在銀行裏——和這大宗錢財的比較。

「唔，尼那，講下去，」尼古拉說。

然而尼那倦怠了。伊脅肋上又復刺痛起來，端正的坐着，很瘦弱，蒼白，幾乎透了明，却是異樣的動人的美女，像一朵要萎的花。伊發出一種微香，使人聯想到黃葉的秋和美麗的死。膽怯的面麻的大學生目不轉睛的對伊看，似乎尼那頰上的紅色消褪下去時，他的臉色也蒼白起來了。他是一個醫學生，而且對於尼那又傾注着初戀的虔敬。

這時來了菲諾干——那老僕。他的相貌出現于推開的門，如一個初升的月：很圓，紅而且光。菲諾干是到浴堂去的；他汽浴之後喝了一點酒，剛回家，聽得使女說，他曾經一同騎着馬遊戲過的那小主人已經回來了。不知道因為醉是因為愛，他歎歎的哭！他扯直了燕尾服，洒香了禿頭——他的主人也這樣做的——便兢兢業業的走向食堂去。他在門外站了片時，于是彷彿恭迎巡撫似的裝着恭敬的吹脹的臉，出現在尼古拉的面前。

『菲諾蓋式加！尼古拉高興的叫，他聲音有些孩子似的了。

『小主人！菲諾干大聲的叫，衝翻椅子，奔向尼古拉。他想要先在尼古拉肩上去接吻，（註一）然而這面卻給他一個用力的握手，他奉了軍令似的一倒退，再用一握去回禮。

（註一）俄國僕役對於主人，只能在肩頭接吻。

重到要生痛了。他自己想，他不是僕人，却是尼古拉的朋友，而且很高興給大家看出了這資格來。然而照老規矩，他總得在肩上一接吻……

「而且還是喝！」尼古拉聞到酒氣，對於菲諾干照舊的脾氣，喫驚而且高興的說。
「真的麼？」家主也威嚴的夾着說。

菲諾干否認的搖搖頭，溫順的倒退幾步，斜過眼光去，想尋門口。然而他走過頭了，便撞在牆壁上，於是摸索着到了門口，也頗費去不少的時光。菲諾干到得大門，立了片時，感動的看着尼古拉握過的手，然後彷彿是一件貴重的東西一般，極小心謹慎的帶進下房去了。他各處都很自尊；但在這瞬間，他的右手是全體中最尊貴的部分。

這一天巴爾素珂夫先生不赴事務所，午膳之後，許是多喝了葡萄酒罷，他心情頗是柔軟而且暢快了。他挽了尼古拉的腰，領到藏書室，點起一支雪茄，想作一回長談，便和善的說道：「那個，現在講罷，你先在那里，你在做什麼？」

尼古拉沒有便答。那異樣的心憂的震動又通過了他的全身，眼睛向門口射出無意的神速的一瞥去，只有聲音却還是沈靜而且真誠。

「不，父親。我懇請你，不提起我的經歷的話罷。」

「我看見你有外國的錢幣；——你到過外國了麼？」

「是的，」尼古拉簡短的答。「然而我懇請你，父親，就此够了。」

亞歷山大皺了眉頭，從軟榻上站立來。他在外衣下面負着手，往來的踱；于是他問，並不看着兒子：

「你還是先前一樣麼？」

「就是這樣。你呢，父親？」

「就是這樣。去罷，我事務多！」

尼古拉一出房外，巴爾素珂夫便合了門，走近火爐，默默的，然而用力的敲那光亮潔白的爐臺的磚塊，于是用手巾拭淨了手上的白堊，坐下去辦事了。在他臉上，又蓋滿了令人想起死屍來的，可怕的青蒼……

和祖母的會見，並沒有目覩的人，但他顯着陰沈的臉相走出伊房外來，也似乎微微有些感動。當尼古拉關上他住房的白門之後，大家都暫時覺得舒暢了。從這一瞬間起，他

便不再算作客人，而且從此又發生了異樣的不安和憂慮，這驟然曼衍開去，立即充滿了全家。似乎有誰混進了家裏來，永遠盤據着，那是一個猜不透的危險的人，比路人更其全不相知，比伏着盜賊更可怕。只有菲諾干一人沒有覺得，因為爲了非常之歡喜，他還有些酩酊，睡在廚子的床中；在睡眠中，他也還保着他那有價值的人格，尊貴的觀瞻，右手略略的離開着身體。

在客廳裏，尼那低聲的說給大學生聽，七年以前是怎樣的情形。那時候，尼古拉和別的學生因爲一件事，被工業學校斥退了，靠着父親的聯絡，他纔免了可怕的刑罰。激烈的互相爭論中，易于發惱的亞歷山大便打了他，這一夜他即離了家，直到現在纔回來了。那兩人講的和聽的，搖着頭，放低了聲息；而且爲慰勉尼那起見，大學生取過伊的手來，給伊撫摩着……

二

尼古拉從不攪擾人。他自己少說話；他也不願傾聽別人的話，帶着一種尊大的淡漠，

彷彿人要和他怎麼說，他早經知道的了。當別人說話的中途，他也會走了開去，臉上顯出這神色，似乎他傾聽着什麼遼遠的，只有他能够聽到的東西。他不嘲笑人也不詰責人，但倘若他走出了那幾乎整日伏在裏面的圖書室，到各處去徘徊，忽而到妹子那里，又忽而到僕役或大學生那里的時候，在他的所有蹤迹上便散布了寒冷，使各人發生自省的心情，似乎他們做下了一點壞事情，並且是犯罪的事，而且就要審判和懲治了。

他現在服飾都很好了；但便是穿着華美的衣裝，他與房屋的豪華的裝飾也毫不融和，却孤另另的有一點生疏，有一點敵意。假使陳設在房屋裏的一切貴重的物件都能够感覺和說話，那麼，倘他走近這些去，或者因為他那特別的好奇心，從中取下一件來看的時候，他們定將訴苦，說這可憂愁得要死了。他向來沒有墮落過一件東西，全是照舊的放存原位上，但倘使他的手一觸那美麗的雕塑，這雕塑在他走後便立即失了精神，全無價值的站着。成爲藝術品的靈魂，全消在他的掌中，這就單剩了並無神魂的一塊青銅或黏土了。

有一回，他走到尼那那里，正是伊學畫的時間；伊從什麼一幅圖畫中，很工的摹下一

個乞丐的形象。

「畫下去。尼那！我不來攪亂你。」他說着，便靠伊坐在低的躺椅上。尼那怯怯的微笑，又臨摹一些時，畫筆上蘸了錯誤的顏色。於是伊放下畫筆來，說：

「我也疲倦了。你看這好麼？」

「是的，好。你也彈得一手好鋼琴。」

這冰冷的誇獎很損毀了敏感的尼那的心情。伊想要批評似的側了頭，注視着自己的畫，歎息說：

「可憐的乞丐！他使我很傷心你呢？」

「我也這樣。」

「我是兩個貧民救濟所的會員，事務非常之多！」伊熱心的說。

「你們在那里做些什麼事？」尼古拉冷淡的問。

尼那於是說，開初很詳，後來簡略，終於停止了。尼古拉默默的翻着尼那的集冊，上面保存着伊的朋友和相識者的詩文。

「我還想聽講義去；然而爹爹不許我。」尼那忽然說，伊似乎想探出他的注意的門徑來。

「這是好事情。唔——那麼？」

「爹爹不許。但是我總要貫徹我的意志的。」

尼古拉出去了。尼那的心裏覺得悲痛而且空虛。伊推開集冊，淒涼的望着剛畫的圖象，這似乎是很討厭，全無用的惡作了；伊鎮不住感情的憤張，便抓起畫筆來，用青顏色橫橫直直的又在畫布上，至使那乞丐不見了半個的頭顱。從尼古拉和伊握手的第一日起，伊對他便即親愛了，然而他從來沒有和伊接一回吻。倘使他和伊接吻，尼那便將對他披示那小小的，然而已經苦惱不堪的全心，在這心中，正如伊自己寫在日記上似的，忽而是愉快的小鳥的清歌，忽而是烏鴉的狂噪。而且連日記也將交給他了，這上面便寫着伊如何自以為無用于人以及伊有怎樣的不幸。

他想，伊只要有伊的繪畫，伊的音樂，伊的會員便滿足了。然而這是他的大誤，伊是着不着繪畫，用不着音樂，也用不着會員的。

倘他旁觀着彼得到大學生那里受課的時候，他却笑了，因為這笑，彼得嫌恨他。彼得反而很高的豎起膝髁來，至于連椅子幾乎要向後倒，輕蔑的睜着眼，他雖然明知道萬不可做，却用指頭挖着鼻孔，而且當了大學生的面說出無禮的話來。這家庭教師的麻臉上通紅而且流汗了，他幾乎要哭，待彼得走後，又訴苦說，他是全不願意學習的。

「我真不解；彼得竟全不想學。我真不解，他將來怎樣……先一會，使女來告訴，他對伊說些荒唐話。」

「他會成一個廢物罷了，」尼古拉並不顯出怎樣明白的表示，斷定了他兄弟的將來。

「人用盡了氣力，爲他用盡了氣力，爲他費了心神，有什麼用處呢？」家庭教師一想起不是打殺彼得，便得自己鑽進地洞裏的，許多屈辱和慚愧的時候，便幾于要哭的說。

「你不管他就是了。」

「然而我應當教導他呵！」大學生很驚疑的叫道。

「那麼，你教導他就是，照人家所託付的那樣！」

大學生竭力的還想發些議論，尼古拉卻不願了。尼那和安特來·雅各羅微支也會研究多回，想闡明尼古拉的真相，但歸結只是一個空想的圖象，連他們自己也發笑起來。但兩人一走開；他們却又以他們的失笑爲奇，覺得他們那空想的推測又近于真實。于是他們懷着恐懼和熱烈的好奇心，專等候尼古拉的出現，而且笑着，以爲今天終於到了這日子，可以解決那煩難的問題了。尼古拉出現了，然而這謎的解決的遼遠，今日却也如昨日一般。

特別的陸離，又不像真實的是僕役室裏的猜測。而菲諾干站在所有論客的先頭。他喝了一點酒，他的幻想便非常之精采而汗漫了。連他自己也覺得喫驚而且疑惑。

「他是——一個強盜！」他有一回說，他那通紅的臉，便怕得蒼白起來。

「哪，哪……就是強盜麼？」廚子不信的說，但惴惴的看着房門。

「是專搶富翁的，」菲諾干接着訂正說。——當尼古拉還是孩子時候，曾經說過，他聽得，有着這一種強盜的。

「他何必搶人呢，父親這里就有這許多錢，他自己還數不清。」馬夫說，這是一個很

精細的人物。

「三個工場，四所房屋，天天結股票。」安那低語着，伊的積蓄，到現在已經加上四盧布，弄到五百六十盧布了。

然而菲諾干的假定也就推翻了。安那將尼古拉帶來的一切，仔細的搜檢了一番，除了一點小衫，卻沒有別樣的物件。但正因為小衫之外沒有別的，便愈加不安而且詭秘了。倘使他皮包裏藏着手鎗，子彈，刺刀，則他大約就要算是一個強盜。本體一定，大家倒可以安靜，可以輕鬆；因為最可怕是莫過于不知什麼職業的人，那容貌態度，樣樣迥異尋常，單是聽，自己卻不說，只對大家看，用了劊子手的眼光。於是這不安增長起來，終於變了迷信的恐怖，寒冷的水波似的瀰漫了全家了。

有一次，洩漏了尼古拉和他父親之間的幾句話；但這並不消散家中的恐怖，却相反：使可怕的謎和疑懼的思想的空氣更加濃厚了。

「你曾經說，你厭惡我們的一切生活法。」那父親說，每個音都說得很分明：「你現在也還厭惡麼？」

一樣是緩緩的，而且明白的說出尼古拉的誠實的答話來：「是的，我厭惡這些，——從根柢裏到最頂上！我厭惡這些，也不懂這些。」

「你可曾發見了更好的沒有？」

「是的，我已經發見了。」尼古拉確乎的答。

「留在我們這里罷！」

「這是無從想起的，父親——你自己知道。」

「尼古拉！」亞歷山大忿然的叫。暫時間緊張的沈默之後，尼古拉低聲的悲哀的回答道：「你永是這模樣，父親——又暴躁，又好心。」

這般實的人家臨近了聖誕節，也顯得悽愴而且無歡。現有一個人，那思想和感情都不與家族相關聯，陰沈的磐石似的懸在大家的頭上，不獨奪去了期望着的愉快的祭日的特徵，並且連那意義也消滅了。這似乎尼古拉自己也明白，他怎樣的苦惱着他人，他便不很走出他的房外去——然而不見他，卻更其覺得他格外的可怕了。

聖誕節前幾天，巴爾素珂夫這里不期的來了若干的賓客。尼古拉向來不會那些無

涉的人，也仍然不去相見了。他和衣躺在自己的牀上，傾聽着音樂的聲音，這受了厚牆的渾融，柔軟調勻的傳送過來，宛如清淨聲的遠地裏的歌頌；而且這聲音又極柔和的在他耳朵邊響，彷彿便是空氣本身的歌謳。尼古拉傾聽着，他的孩子時候的遠隔的時代，便湧現上他的心頭來，那時他還小，他的母親也還在……那時也是來了客人，他也遠遠的聽着音樂，而且一面做着夢……不是夢形象，也不是夢音響，却夢着別的東西，那形象和音響只是糾結起來，很明而且很美——這東西如一個美麗的唱歌的飄帶，閃在天空中……他那時知道這閃閃的是什麼；然而他不能對人說，也不能對自己說；他只是竭力的教自己儘力的醒着——但是睡着了。有一回也如此，並沒有人留心，他睡在大門口的客人的皮裘上，至今還分明的記得那蒙茸的刺手的皮毛的氣息。而且莫名其妙的恐怖的戰慄，冷的針刺似的又通過了他的全身……但這回又奇特的同時有什麼柔軟的溫暖的東西照着他的臉，有如溫和的愛撫的手，來伸展他的愁眉。他的臉全不動，然而平靜，溫良，柔順，彷彿是死人。人判不定他是睡還是醒，是生還是死。人只有一句話可以說：這人安息着……

到了聖誕節的前夜了。在黃昏時，菲諾干走到尼古拉的屋裏去。他大概不算醉，沈了臉向着旁邊，眼裏閃閃的像是淚。

「祖母教請。」他在門口說。

「什麼？」尼古拉驚疑的問。

菲諾干歎息，重複說：「祖母教請。」

尼古拉走到樓上，他剛剛跨進門檻，兩條纖細的女兒的臂膊突然抱住他的頭頸了；在他臉上，帖近了一個柔弱的臉，帶着睜大的溼潤的眼睛，一種可憐的聲音含着歎歎，低低的說：「哥哥，哥哥！——你爲什麼教我們喫苦！親愛的，親愛的哥哥，你和父親和好了罷……也和我……並且留在我們這裏……千萬，千萬，留在我們這裏！」

渺小的瘦弱的全身的震動，在他手上也覺得了，而且這小小的無用的心却如是之偉大，將無限的苦惱的全世界注入他的心中了。陰鬱的皺了眉頭，尼古拉向周圍投了嗔恚的一瞥，從榻上又向他伸出祖母的手來，蒼白枯瘦得可怕，更有一種聲音，已經是那一世界的聲響似的，枯裂歎歎的呻吟道：「尼古拉！孩子……！」

門檻上哭着菲諾干。他的謹嚴的態度都失掉了，鼻涕揮在空中，牽動着眉毛和嘴臉，而且他眼淚非常多——流水似的淌下兩頰來，這似乎並不像別人一樣，從眼裏出來的，而卻出在枯皺的頭皮上的所有的毛孔。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他低聲的祈求，也向他伸出捏着冰塊似的紅手帕的手。

尼古拉孤獨的微笑，又輕輕的說。他自己不知道，現在在陰暗的鷹眼裏，也極難得的落下幾滴眼淚來了——於是從昏暗的屋角顯在明亮處，是一個男人的花白的發顫的頭，這是他的父親，是他厭惡而且不懂他的生活的。

然而他忽然懂得了。

也如先前的狂瞽的厭惡一樣，因為狂瞽的親愛，他奔向他的父親，尼那也很感動，三人擁抱着，像是活着的哭着的一團，都以毫無隱蔽的心，發着抖，這瞬息間，融成了一個心和一個靈魂的強有力的存在了。

「他不走了，」老人聲嘶的，勝利的叫喊說。「他不走了！」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菲諾干低聲的祈求。

「是啦！是啦！」尼古拉說，然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着誰。「是啦！是啦！」他反覆的說，一面接吻于默默的摩着他的頭的老人手上……

「……是啦！是啦！」他還是反覆說，但他已經感到在他的精神上，瀰漫了倔強的奔騰的短的，尖利的「不可」了。

已經入了夜，在這大宅子的全部裏，從僕役室以至主人的房屋，都輝煌起愉快的燈光。人人喜孜孜的熱鬧的談笑，那貴重的脆弱的裝飾品也失去了怯怯的憂愁；從高的位置上，傲慢的俯視着齷齪奔走的人間，坦然的恢復了他們的美麗；彷彿是，凡有在這里的一切，無不奉事他們，而且臣伏于他們的美麗似的。

亞歷山大，尼古拉和大學生，還都聚在祖母的屋子裏；忽而敘說自己的幸福，忽而傾聽尼古拉的談論。菲諾干，因為高興了，又喝了一點酒，走出院子去，要涼快他火熱的頭；雪花消在他通紅的禿頭上，如在熱竈上一般，他正在摸，他又喫驚的看着——尼古拉手上提一個小小的行囊。尼古拉正走出屋角的便門的外面。當他瞥見菲諾干的時候，他也懊惱的喫了驚。

「阿，菲諾干，老動物！」他低聲說……「那麼，送我到大門。」

「朋友……」菲諾干着了慌，竊竊的說。

「不要聲張。我們到那邊說去。」

街上完全沒有人，兩端都沒在徐徐的靜靜的飛下來的雪花的潔白的大海裏。尼古拉忽然當菲諾干面前站住了，用了他那閃閃的突出的眼睛看定他，抬起手來搭在他肩上，而且緩緩的說，彷彿命令一個小兒：「對父親說去，尼古拉·亞歷山特羅微支願他安好，并且告訴他，說他去了。」

「那里去？」

「單說去了就是，保重罷。」尼古拉叩一下老僕的肩頭，便走了。菲諾干省悟，尼古拉對他也沒有說出那里去，於是盡其所有的力量拖住了他的手。

「我不放你！上帝很神聖，我決不放你！」

尼古拉推開他，又詫異的向他看。然而菲諾干拱了兩手，如同禱告似的，吐出歎歎的聲音，祈懇道：「尼古林加！唯一的朋友！都算了……那里有什麼呢？這里有錢，三個工場，四

所房屋，我們天天結股票……」他無意識的背誦着老管家女人的成語。

『你說什麼？』尼古拉蹙額說，大踏步便走。但那佳節模樣的穿着全新的燕尾服的菲諾干卻受了踐踏一般癱軟了。他喘吁吁的只是不捨的追。終於抓住了他的手，禱告似的哀求道：『現在，那麼……我也……也帶我去……這怕什麼你——做強盜去麼——好；那就做強盜！』

于是菲諾干做了一個絕望的舉動，似乎他已經要決絕了這尊貴的人間。

尼古拉站住，默默的對着僕人看，而在這眼光裏，閃出一點非常可怕的東西，冰冷的酷烈和絕望來，菲諾干的舌頭便在運動的中途堅結了，兩足都生根似的黏在雪地裏。

尼古拉の後影小了下去，隱在莽蒼裏了，彷彿消融在灰色的烟霧的中間。再一瞬間，尼古拉便又沒在他先前曾經由此突然而來的，那不可知的，怕人的，黯澹的烟霧裏。寂寞的道路上已不見一個生物了，然而菲諾干還站着看。衣領濕軟了黏在他頸子上；雪片慢慢的消釋在他凍冷的禿頭上，和眼淚一同流下他寬闊的刮光的兩頰來……

安特來夫 (Leonid Andrejev) 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萊勒，後來到莫斯科學法律，所過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 (Gorky) 的推助，漸漸出了名，終於成爲二十世紀初俄國有名的著作者。一九一九年大變動的時候，他想離開祖國到美洲去，沒有如意，凍餓而死了。

他有許多短篇和幾種戲劇，將十九世紀末俄人的心裏的煩悶與生活的暗淡，都描寫在這裏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對戰爭的紅笑和反對死刑的七個絞刑的人們。歐洲大戰時，他又有一種有名的長篇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來夫的創作裏，又都含着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徵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够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雖然很有象徵印象氣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實性的。

這一篇黯澹的烟霧裏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羅綏克說，「這篇的主人公大約是革命黨。用了分明的字句來說，在俄國的檢查上是不許的。這篇故事的價值，

在有許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寫出一個俄國的革命黨來。』但這是俄國的革命黨，所以他那堅決猛烈冷靜的態度，從我們中國人的眼睛看起來，未免覺得很異樣。

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譯者記。

書 籍

俄國 安特來夫

醫生在病人的裸露的胸前，安上聽診筒，靜心的聽——大的，過于擴張的心臟，發出空虛的聲音，撞着肋骨，啼哭似的響，吱吱的軋。這是表示活不長久的凶徵候，醫生「唔」的側一側他的頭，但口頭却這樣說——

「你應該竭力的避去感動的事纔好。看起來，你是在做什麼容易疲勞的事務的罷？」

「我是文學者，」病人回答說，微笑着。「怎樣，危險麼？」

醫生一聳眉，攤開了兩手。

「危險呵，自然說不定因為什麼病……然而再十五年二十年是穩當的，這還不够麼？」他說着笑話，因為對於文學的敬意，幫病人穿好了小衫。穿好小衫之後，文學者的臉便顯出蒼白顏色來，看不清他是年青還是很年老了。他的口脣上，却還含着溫和的不安的微笑。

「阿，多謝之至，」他說。

膽怯似的從醫生離開了眼光，他許多時光，用眼睛搜尋着可以安放看資的處所，好容易尋到了——辦事桌上的墨水瓶和筆架之間，正有着合宜的雅避的好地方。就在這地方，他輕輕的放下了舊的褪色的打皺的三盧布的綠紙幣。

「近時似乎沒有印出新的來。」醫生看着綠紙幣，一面想，不知為什麼，淒涼的搖一搖頭。

五分鐘之後，醫生在那里診察其次的病人；文學者却在路上走，對了春天的日光細着眼睛，并且想——為什麼紅毛髮的人，春天走日蔭，夏天却走日下的呢？醫生也是一個紅毛髮的。這人倘若說是五年或十年，那還像，現在却說是二十年——總而言之，我不是

久的了。這有些怕人，不，非常怕人，然而……

他窺向自己的胸中，幸福的微笑。

阿阿，太陽的晃耀呵！這如壯盛者，又如含笑而欲下臨地面者。

二

原稿非常厚；那頁數非常多。每頁上，都密密的填滿了細字的行列，這行列，便全是作者的滴滴的精神。他用了瘦得露骨的手，慎重的翻書。紙面的反射，光明似的雪白的映着他的臉。身旁跪着他的妻，輕輕的接吻于他的那一隻骨出細瘦的手上，而且啼哭着。

「喂，不要哭了罷，」他懇求說。「何必哭呢，豈不是並沒有要哭的事麼？」

「你的心臟……而且我在世界上要剩了孤身了。剩了孤身，唉，唉，上帝呵！」

文學者一手摩着伏在他那膝上的妻的頭，並且說——

「你看！」

眼淚昏了伊的眼力了，原稿的細密的橫列在伊眼睛裏，波浪似的動搖，斷續，低昂。

「你看！」他重複說。「這是我的心臟！這是和你永遠存留的。」

垂死的人想活在自己的著作上，是太可傷心的事了。妻的眼淚更其多，更濃厚了，伊所要的是活的心。一切的人們，——無緣無故的人們，冷淡的人們，沒有愛的人們，這些一切人們無論誰何所讀的死書籍，在伊是用不着的。

三

書籍交給印刷所了。這名曰爲了不幸的人們。

排字匠們一帖一帖的拆散原稿來，他們各人單將自己所擔任的一部分去排板。拆散的原稿裏，常有着「一語的中途起首，不成意義的東西。例如「親愛」這一字，「親」留在這一人手裏，「愛」却交在別一個手裏了。然而這完全沒有礙。因爲他們是決不讀自己所排的文句的。

「這半文不值的文人！這胡裏胡塗的字是什麼！」一個絮叨着說，因爲憤怒和討厭裝了嫌臉，用一手遮着眼睛。手指被鉛色染得烏黑，那年青的臉上也橫着鉛色的影，而且

一吐痰唾，這也一樣的染着死人似的昏暗的顏色。

別一個排字匠，也是年青的男人，——這裡是沒有老人的，——以猿類的敏捷和靈巧，檢出需用的文字來，便低聲的開始了哼曲子，——

唉，這是我們的黑的運命麼，

在我是鐵的重擔呵重擔呵！……

以後的句子他不知道了。調子也是這人隨意的捏造，——是一種單調的，吹噓秋葉的風的低語似的，無可寄託的聲音。

別的人都沈默，或者咳嗽，或有吐出暗色的唾沫。各人的上面，電燈發着光，前面的鐵網欄的那邊，模糊的現出停着的機器的昏暗的形象，機器都等候得疲倦了一般伸出他漆黑的手，顯一副沈重的煩難的模樣，壓着土瀝青的地面。機器的數目很不少。而充滿着含蓄的精力和隱藏的音響與力量的沈默的黑暗，怯怯的包住了這周圍。

四

書籍成了雜色的列，站在書架上，看不見後面的牆壁了。書籍又堆在地板上，又積在店後的昏暗的兩間屋子裏，排得無容足之地了。而且疊在其間的人類的思想，在沈默裏向外面顫動而且迸流，似乎在書籍的域中，是全不能有真的平安和真的寂靜。

上等似的臉和留了頰鬚的男人立在電話口，和誰恭敬的交談。於是低聲的罵了「昏蟲！」然後大喊道——

「密式加！」

走進一個孩子來，他便突然間變了冷酷的厲害的嚴緊的臉，指斥說：「你要叫幾次纔好廢料！」

孩子喫了驚，眯着眼，這時鬍子的氣也平下去了。他並用了手和腳，推出一個書籍的沈重的包來，本想單用手來提，但有點不如意，便捧在原處的地板上。

「拿這個送到雅戈爾·伊凡諾微支那里去。」

孩子用兩手去捧包，但那包不聽話。

「好好的拿！」那男人大聲說。

孩子好容易捧起包來，搬出去了。

五

在步道上，密式加擠開了往來的行人。他泥沙似的塗滿了雪，被趕到灰色的街心裏。沈重的包壓在他脊梁上，他踉蹌了。馬車夫訶斥他。他這時一想那路的遠近；便覺得害怕，以爲這就要死了。他將沈重的包溜下脊梁來。一面看，一面禁不住歎歎的哭。

「你爲什麼哭着的？」路過的人問。

密式加嗚嗚的哭了。羣衆立刻圍上來，走到一個帶着腰刀和手鎗的性急似的巡警，將密式加和書籍都裝在零僱馬車上，拉到派出所去了。

「怎麼的？」當值的警官從正在寫字的簿子上擡起臉來問。

「是背着太大的包裹的。」性急似的巡警回答說，將密式加推到前面去。

警官擎起一隻手來，關節格格格的響了；其次又擎起了那一隻。於是交互的伸直了他登着寬闊的漆長靴的腳。斜了眼睛，從頭到腳看一遍這孩子，他然後發出許多的問

題，

「你甚麼人？那里來的？姓名呢？什麼事？」

密式加一一答應了。

「密式加。百姓。十二歲。主人的差遣。」

警官走着，又復欠伸一回，邁開步，挺着胸脯，走近包裹，噓一口氣，然後伸手輕輕的去摸書籍。

「阿呵！」他用了滿足似的口吻說。

包皮的一角已經破損了，警官撥了開來，讀那書名——爲了不幸的人們。

「那麼，你？」他用手指招着密式加說，「讀讀瞧。」

「我認不得字。」

警官笑起來了——

「哈哈！」

走進一個絡腮鬚子的專管護照的人來，燒酒和洋葱的氣息噴着密式加，也一樣的

笑——

「哈哈！」

此後他們便做起案卷來。而密式加在末尾押了一個小小的十字。

這一篇是一九〇一年作，意義很明顯，是顏色黯澹的鉛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後，纔譯成中國語，安特來夫已經死了三年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譯者記。

連翹

俄國 契里珂夫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芬芳呵，當太陽還未趕散那殘夜的清涼，從夜的花草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

是年青時候的一個早晨。我和一個溫文美麗的少女，正在野外散步之後的歸途。愉快的小鳥的隊夥似的，我們跳出小船，便兩個兩個的分開，各因為送女人回家去，都在街上紛紛走散了。

太陽纔照着街市，那金色的光線，正閃閃的晃耀在教會的屋頂和十字架以及高的房屋的窗間。道路還靜默而且風涼，人家的窗戶裏都垂着帷幔……那窗後面的人們還都落在沈睡中……我們的足音在早晨的寂靜裏便聽得高聲的發響……

連翹。

從密密的攢着鐵釘的長圍牆上，沈鈿鈿的垂着濕潤的，盛開着紫的和白的球花的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非常呵！當你纔二十歲，和溫文美麗的少女同了道，每一互相瞥視，互相微笑，便喜孜孜的發抖的時候……

「給我拗一枝那連翹花罷……」

我們立住了。圍牆又高又滑。而且簇着釘。想用手杖鉤下那著花最盛的枝條，於不如意。下雨一般，在我們上，連翹灑下了香露的珠璣……

「一枝也可以……」

「白的？」

「就是……不不——紫的……」

我爲了溫文美麗的少女，去偷連翹花，將自做了犧牲，爬上圍牆去了。我被鏽的釘刺破了手腕，然而我絕不留心；因爲我絲毫沒有覺得痛。香氣很強烈，我的頭便不由的轉向了旁邊。露滴從枝頭直洒在我臉上，捏着的手杖唧唧的響，少女欣然的微笑着，我在伊頭

上，香雨似的降下了凌晨的清露……我想將凡是著花的連翹，儘折給伊，白的，以及紫的……

「已經够了……」

我便勇士一般的跳下圍牆來。那高興快活的含着愛情的眼睛，以沈默的感謝向了我晃耀。

「這給你……做個……記念……」

伊不說了，而且將紅暈起來的臉藏在連翹裏。

「記念什麼的？」

「今朝的散步的記念呵……連翹的……而且，一清早，這花怎樣的香得非常的事……」伊說着，向我的臉這一面，遞過那潤澤的連翹的花束來。

「你的手怎麼了那血……」

這時我纔知道，自己的腕上有着滲出鮮血的傷痕。

「痛麼？」

「並不……這也是記念罷……」

伊給我一塊小小的絹手巾。我用這包了手。於是彷彿爲了愛人的名譽的戰鬥，因而受傷的勇士似的前進了。我們站住，正要話別的時候，伊討回手巾去……

「將這個還了我罷……」

「不。這存在我這裏……做記念……」

我還給伊了，是讓了步的。這手巾不是已經被我的血染得通紅了的麼……

然而，唉，所謂人生這一種卑下的散文……這常常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向着遼遠的太空的莽蒼蒼的高處，剛剛作勢要飛，正在這瞬間，這便來打斷了我們的翅子了。

我在眼睛裏，浮着心的弛放和幸福的顏色，捏着那纖細的發抖的少女的手，沒有放以爲數秒鐘也好，總想拖延一點離別的時光。我凝視着兩頰通紅的，一半遮在連翹的花束裏的少女的臉；而且彷彿覺得酩酊了。但不知道，這是因爲連翹的香氣，還因爲少女的紅暈的兩頰和嬌怯的雙眸……睡得太多的懶洋洋的門丁出來了，而且搔着腦後說：

「唉，先生，褲子撕破了……得縫縫……這不好……」

我回頭向背後看。少女掙出了捏着的手，高聲笑着，跑進院子的裏面去了。

「伊逃掉了，這是怎的？喂，管門的，你剛纔怎麼說？你沒有怎麼樣麼？」

門丁委細的說明了理由；

「掛在釘子上了似的……這不好……」

我一看自己的衣服。是因為慚愧和屈辱和卑下，臉上彷彿冒出火來……全然，在我那白的連翹花上，似乎被誰唾了一口唾沫……我向着家，靜靜的在街上走。早晨的禱告的鐘發響了。雖然很少，却已有雜坐馬車在石路上飛跑。大門的探望屏開合着……現世的生活已經開始了……

便到現在，我還記得那一個春天的早晨……攢着鐵釘的圍牆，垂下的連翹的盛開的枝條，馥郁的露水的瀑布，掩映在紫的和白的連翹花間的嬌怯的少女的臉……

而且便到現在，在我的耳朵裏，也還聽得趕走了幻想和春日清晨的香氣的，那粗鹵的門丁的聲音。

阿阿，一清早，連翹怎樣的香得非常阿，在太陽還未從連翹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而

且你纔二十歲，一個溫文美麗的少女和你並肩而立的時候！

契里珂夫 (Evgeni Tshirkov) 的名字，在我們心目中還很生疏，但在俄國，却早算一個契珂夫以後的智識階級的代表著作家，全集十七本，已經重印過幾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於凱山，從小住在村落裏，朋友都是農夫和窮人的孩兒；後來離鄉入中學，將畢業，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裏，往往描出鄉間的黑暗來，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貧困，最初寄稿於鄉下的新聞，到一八八六年，纔得發表於大日報，他自己說：這纔是他文事行動的開端。

他最擅長于戲劇，很自然，多變化，而緊湊又不下于契珂夫。做從軍記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爾幹戰記和取材于這回歐戰的短篇小說戰爭的反響。他的著作，雖然稍缺深沈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動，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寫之稱，縱不及別人的複雜，而大抵取自實生活，頗富于諷刺和談諧。這篇連翹也

是一個小標本。

他是藝術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衆教導者，這幾乎是俄國文人的通性，可以無須多說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譯者記。

省會

俄國 契里珂夫

我所坐的那汽船，使我胸中起了劇烈的搏動，駛近我年青時候曾經住過的，一個小小的省會的埠頭去了。又溫和又幽靜，而且悲涼的夏晚，籠罩了嫵媚的搖蕩着的伏爾迦的川水，和沿岸的羣山，和遠遠的隔岸的森林的蔥蘢的景色。甜美的疲勞和說不出的哀感，從這晚，從夢幻似的水面，從繁生在高山上的樹林映在川水裏的影，從沒到山後去的夕陽，從寂寞的漁夫的艇子，以及從白鷗和遠方的汽笛，都吹進我的靈魂中來……自己曾經帶了釣魚具，徘徊過，焚過火，捉過蟹的稔熟的處所，已經看得見了。自己常常垂釣的石厓上，也有人在那里釣魚呢。奇怪……而且正坐在自己曾經坐過的處所。我忽然傷心到幾乎要哭了。我于是想，自己已經有了白髮，有了皺紋，再不會浮標一搖，便怦怦的心

動，或如那人一般，魚一上鉤，便跳進水裏去捉的了。心臟爲了一去不返的生涯而痛楚了……我所期待的是歡喜，但迎迓我的卻是悲哀。一轉彎，從伏爾迤的高岸間，又望見了熟識的教會的兩個圓形的屋頂，和有着綠色和灰色屋頂的一撮的人家……我的眼眶裏含了淚……從那時以來，這省會近于全燬的已有兩回了。我們住過的家，還完全的留着麼？我于是很想一見我和父母一同住過的，圍着碧綠的樹籬的老家。父親已經不在，母親也不在，便是兄弟也沒有一個在這世上了。還是活着似的，記憶浮上眼前來。彷彿不能信他們都已不在這世上。我下了汽船，走過那窪地的小路——那時因爲圖近，常在這地方走——再過土岡，經過幾家的房屋，便望見我家的圍牆……這樣的想……

「母親，父親！」

于是從門口的階沿上，進出了父親和母親和弟妹們的滿是歡喜的臉來……

「此刻到的麼？」

「正是，此刻到的……」

汽笛曼聲的叫了。汽船畫着圓周，緩緩的靠近埠頭去。埠頭上滿是人。爲要尋出有否

知己的誰，一意的注視着人們的臉。然而沒有，並無一個人。奇怪呵，那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呢？阿，那拿着陽傘的女人，卻彷彿有一些相識。不，伊又並不是那伊！倘若那伊，那時候已經二十五，所以現在該有五十上下了，而這人不到三十歲。當那時候，我在這裡的時候，伊還是五六歲的孩子，我們決不會相識起來。這五六個年青的姑娘們……我在這裡的時候，伊們一定還沒有出世罷。

「先生，要搬行李麼……」

「唔，好好，搬了去。」

沒有遇着什麼人。也沒有人送給我心神蕩搖的事件。沒有接吻的人，也沒有問道「到了麼」的人。單是敵對似的，不能相信似的，而且用了疑訝的好奇心，看着人們罷了。——「那人是怎麼的！到誰的家裏去？」

「我到誰的家裏去麼？我不知道。我現在是誰的家裏都不去。曾經見過年青時候的我的這淒涼蕭索的省會呵，我是到你這裡來的，我們還該大家相識罷。」

我不走那通過窪地的小路。我現在早不必那樣的匆忙，因為已沒有先前似的抱了歡喜的不安的心，等候着我的了……

「得用一輛馬車……」

「不行，這鎮裏只有兩輛，一輛是剛纔廳長坐了去了，還有那一輛呢，不知道今天爲什麼沒有來。不要緊，我背去就是。先生是到那里去的？」

「我麼？唔，有旅館罷？」

「那自然是有的！體面得很呢。叫克理摩夫旅館。」

「克理摩夫！那麼，那人還活着麼？」

「那人是死掉了，只是雖然死掉，也還是先前那樣叫着罷了。」

「那麼，他的兒子開着麼？」

「不是，開的是伊凡諾夫，但是還用着老名字呵。他的兒子也死掉了。」

我跟在鄉下人的後面走，而且想。市鎮呵，你也還完全的活着麼？也許還剩下一條狗之類罷？

「先生是從那里下來的？」

「我麼……我是旅客……從彼得堡來的。」

「如果是游覽，先生那里不是好得多麼？或者是有些買賣的事情罷？」

「沒有。」

「不錯，講起買賣來，這里只有粉，先生是不見得做那樣的生理的。那麼，該是，有什麼公事罷？」

「也不單是來看看的。我先前在這里居住過。忽然想起來，要到這里來看看了……」

「那麼，不認識了罷。有了火災，先前的物事也剩得差不多了。」

我們在街上走。我熱心的搜尋着熟識的地方。街道都改了新樣了。新的人家並不欣然的迎迓我。

「這條街叫什麼名字呢？」

「就叫息木畢爾斯克。」

「息木畢爾斯克！阿阿，真的麼？」

「真的。」

在息木畢爾斯克街上，就有祭司長的住家。而且在祭司長這里，說是親戚，住着一個年青的姑娘。伊名叫賽先加，極簡單的一篇小傳奇閃出眼前來了。帶着釣魚器具和茶炊的一隊嚷嚷的人們，都向水車場這方面去……激在石質的河床上，潺潺作聲的小河裏，很有許多的鱒魚。紅帽子裹了黃金色的頭髮，手裏捏着釣竿，兩腳隱現在草叢中的賽先加的模樣，唉，真是怎樣的美麗呵！我們屹然的坐着，看着浮標。我們這樣的等人來通報，說是「茶已經煮好了。」

這時的茶炊很不肯沸。那茶炊是用了杉球生着火的。我和賽先加早就生起茶炊來。賽先加怕蟲，我給伊將蟲穿在魚鉤上。唉，伊怎樣的美麗呵，那賽先加是……

「又喫去了……給我再穿上一個新的罷！」

「阿阿，可以，可以。」

我走過去，從背後給伊去穿蟲。但是可惡的蟲，一直一變的扭，非常之不聽話。賽先加迴轉頭來，擡起眼睛從下面看着我。

「快一點罷！」

「這畜生很不肯穿上鉤去呢！」

我坐在伊身邊，從旁看着伊的臉，而且想——

「我此刻倘給伊一個接吻，不知道怎樣……？」

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伊大約猜着了我的罪孽的思想，兩頰便紅暈起來。而我也一樣。不久，我穿好了蟲，然而不再到自己的釣竿那里去了。我坐在賽先加的近旁，呼息吹在伊額頭上。

「那邊去罷。你的浮標動着呢。」

「我不去……去不成……！」

「爲什麼？」

「不，離開你的身邊，是不能的……！」

默着。垂了頭默着。不再說到那邊去了。

「亞歷山特拉·維克德羅夫那！」

「什麼？」

「我在想些什麼事，你猜一猜……」

「我不是妖仙呵。你在怎麼想，誰也不會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了我在怎樣想，一定要生氣罷……」

「人家心裏想着的事，誰能禁止他呢……」

「知道我在想着的事麼？」

「不知道，什麼事？」

「你會生氣罷……」

「請，說出來……」

「你可曾戀過誰沒有？」

「不，不知道。」

「那麼，現在呢？」

「一樣的事。」

伊牡丹一般通紅了，

「那麼，我卻……」

「說罷！」

「我卻愛的……」

「愛誰呢？」

「猜一猜看！」

「不知道呵，……」

伊的臉越加通紅，低下頭去了。我躺在賽先加很近旁的草上。伊並不向後退。嚙着隨手拉來的草，我被那想和賽先加接吻這一個不能制御的心願，不斷的煩惱着了。

我吐一口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自己判斷看……」

伊的臉又通紅了。不管他事情會怎樣，……我站起來，彎了身子，和賽先加竟接吻。伊

用兩手按了臉，沒有聲張。我再接吻一回，靜靜的問道：

「Yes 呢，還是 No 呢？」

「Yes」賽先加纔能聽到的低聲說。

「拿開手去！……看我這邊！……」

「不。」

伊還是先前一樣的不動彈，……我坐在伊旁邊，將頭枕在伊膝上。伊的手靜靜的落在我的頭髮上了，愛憐的撫摩着……

「茶炊已經沸了！」

賽先加忽然被叫醒了似的。伊跳起來，徑向水車場這方面走。到那里我們又相會，一同喝着茶。但沒有互相看；兩人也都怕互相看。傍晚回到市上，告別在祭司長的門前，賽先加跨下馬車的時候，我纔一看伊的臉。伊露着惘惘的不安的神情；伊向我伸出手來，那手發着抖。而且對於我的握手的回答，只是僅能覺得罷了。此後我每日裏，渴望着和賽先加的相見，常走過祭司長的住宅的近旁。而且每日每日的，我的愛伊之情，只是熱烈起來，然

而伊像是沈在水裏一般的沒有消息了。不久，我便知道那天的第二日，賽先加便往辛畢爾斯克去。因為得了電報，說伊的父親亡故了……

我此後沒有再見賽先加。伊現在那里呢？伊一定嫁了祭司，現正做着祭司夫人罷……伊不是也已經上了四十歲麼……

「記得有一個叫尼古拉的祭司長，還在麼？」

「死掉了。」

「那麼，他的住宅呢？」

「燒掉了。你看，那住宅本來在這里……在那造了專賣局的地方……」

房屋新了，但大門是石造的，還依舊。我一望那門，彷彿從那門裏面，便是現在也要走出年青的美麗的賽先加來，頭上裹着紅帽子——到水車場去的時候這模樣——紅了臉說：

「你還記得我們在水車場捉鱒魚時候的事麼？」

專賣局裏走出一個鄉下人來；在門口站住了，拿酒瓶打在石柱上，要碰落瓶口的

封蠟……

「做什麼……這不是你這樣胡鬧的地方……」

「和你有什麼相干呢？」

誠然……二十年前，那賽先加曾經站在這裏的事，正不必對這些鄉下人說。唉，賽先加和我的關係，于他有什麼相干呢！

然而教堂也依舊。這周圍環繞着繁茂的白楊，那樹上有白嘴鳥做着窠，一種喧鬧的叫聲，響徹了全市鎮，簡直是市場的商女似的。我只是想，鎮不住傷感的神魂，徹宵祭的鐘發響了。明天是日曜，也仍然是照舊的鐘，殷般的鳴動開去，使人的靈魂上，興起了逝者不歸的哀感，想起那人生實短，萬事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事來……而且，又記起了爲要看賽先加，去赴教堂的事來了……那時候，鐘也這樣響。然而那時候，還未曾看見人生的收場。而且那音響也完全是另外的。

「呵，到了……」

孤單的在屋子裏。死一般寂靜而且闐然。時鐘在昏暗的迴廊下懶懶的報時刻。在水

車場和賽先加接吻那時候的事，逃得更遼遠了。很無聊。窗外望見警廳的瞭臺，什麼都依舊；連油漆也仍然是黃色，像先前一般。這一定是沒有燒掉罷。這是燒不掉的。

「請進來！」

「對不起，要看一看先生的住居證書呢。」

「阿阿，證書……這是無限期的旅行護照。無論到什麼時候，可以沒有期限的居住下去的。」

「我們這里，現在是非常嚴緊了。」

「連這里也這麼嚴緊麼？」

「對啦。有了革命以後，不帶護照的就不能收留了。」

「那麼，連此地也起了這樣的革命麼？」

掌櫃的微微一笑，招了不高興似的說——

「那自然是有的！真的革命，什麼都定規的做了……」

「這個，那你說的定規，是怎樣的事呢？」

「這就是，照通常一樣……監察官殺掉了，大家拿着紅旗走，可薩克兵也到了的……」

他傲然的說，一面裝手勢。

「可薩克來了……那麼，你們喫打沒有呢？」

「喫打呵，那是打得真兇！」

他仍舊傲然的，很滿足似的說。

「近來呢？」

「現在是平靜了。這一任的廳長很嚴緊，是一個好廳長。」

「那麼，前任呢？」

「前任的送到審判廳裏去了。」

「何以？」

「他跟在紅旗後面走啦……」

全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我搖手。掌櫃的出去了。我暫時坐在窗前，于是走到街上去。這

里有一道架在滿生着蕁麻的谷上的橋梁。那谷底裏，蜿蜒着碧綠的小河。那河是稱爲勃里斯加的。谷的那一岸的山上，就該有我們住過的房屋了。單是去看也可怕，怕心臟便立刻會抽緊罷。我在橋上站住了。連呼吸也艱澀。從橋的闌干裏，去窺探那谷中。這便是我的兄弟和蕁麻打仗的處所。他用木刀劈蕁麻，一個眼光俊利的，瘦削的神經質的男孩子，立時浮到我的記憶上來了。

「摩閣！你在那里做什麼？」

「打仗……」

「用膳了，來罷！」

「不行，追趕了敵人之後，會來的！」

這全如昨日的事。現在這少年在那里呢？在這谷裏，和蕁麻會作擬戰遊戲的那少年，難道便是被殺在跋凡戈夫附近的那摩閣麼？我不信。我吐一口氣，低了頭前進了。我攀上山，幸而一切都還在。火災和革命，全沒有觸着這在我的回憶上極其貴重的地方。看呵，那邊是牆！阿阿，連翹又怎樣的繁茂呵，連窗門都看不見了。有誰在那里彈鋼琴。我站在對面，

側耳的聽。是舊的破掉的鋼琴。我家也曾有這樣的一個的。我彷彿回到青年的時代去，覺得那是母親彈着鋼琴了。我想着昨天在水車場接吻的賽先加的事。彈的是什麼呢？阿阿，是了，是先前自己也會知道的曲調。而且還吹來了那時的風。那是什麼曲調呢？阿阿，是了，那是「處女之祈禱」呵！正是！正是……合了眼傾聽着。將我和青年時代隔開了的二十年的歲月，漸漸的消失了。似乎我還是大學生，因為暑假回到家裏來，團樂的很熱鬧，在院子裏喝了許多果醬的茶。父親啣着烟捲，坐在已經冷熄了的茶炊旁邊看日報。母親是在彈鋼琴。我的競爭者，那神學科的大學生，也戀着賽先加的戈雅扶令斯奇來邀我游泳伏爾伽河去。他也想娶賽先加，常常準備着求婚。他和我來商量；他不信自己的趣味。我們在游泳時候，是專談些賽先加的事的。他脫下一隻長靴來，敲着靴底說：

「結婚的事，可不比買一雙靴呵。」

「的確！」

「那麼，你以為怎樣……你看來怎樣？」

「對誰？」

「阿阿，賽先加呀！」

「我也沒有別的意見在這里。」

「倘教我說，那是美人！什麼都供獻伊也還嫌少。就在目下開口呢，還等到畢業呢，那一邊好，我自也決不定。但怕被別人搶去呵。因為伊是一個非常的美人……」

他又脫下那一隻長靴來，拋在旁邊說：

「決定了。明天便求婚……」

說着，他便從筏子上倒跳在河水裏。

他今天也來邀游泳，而且談賽先加的事。他竟絕不疑心，昨天在水車場上，他的賽先加已經失掉，不會回來的了。

「喂，游泳去罷！」

「求了婚沒有？」

「不，還沒有。也不是定要這樣急急的事。」

「不行的。你以為伊愛你麼？」

「伊？」

戈雅扶令斯奇氣壯的點頭，眯眼，叩我的肩頭。

「那美的賽先加已經是我的了！」

我覺得可笑，也以爲可憎。第一，是太唐突了。賽先加了。我幾乎想將昨天我們已經接了吻，以及賽先加對我說了 Yes 的事說給他。

「你去罷！我不想去游泳。還有賽先加的事，你好好的辦，不要過于失敗罷。你已經很自負着……然而……」

「你說什麼？」

「阿，還是看着罷。」

「看着什麼，倘我得了許可，怎麼樣？」

「胡說！賽先加已經許了我了……」

「阿阿，這真是幹了驚人的事……」

「走罷！不走，我就會打你的臉呢！」

「阿阿……這可是不得了！」

那戈雅扶令斯奇現在那里呢？一定和賽先加結了婚，做到祭司長了罷。而且伊已經告訴了他水車場的事罷？

鋼琴停止了。我也定了神。我又想走進這家裏去，一看那裏面變換到怎樣的情狀。誰住在這家裏，誰彈着鋼琴，而且食堂和客廳和書室又成了什麼模樣了？倘我走進去說，

「請你給我看一看這家裏，我是年青時候住在這里的人。現在禁不住要一看這家，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去。」這卻又甚不相宜似的。

我心裏很遲疑；幾次走過這家的門前，進了小路，從籬間去望院落。我在這院落裏，曾經就樹上喫過堅硬的多汁的果實。母親煮果醬，將泡沫分給兄弟們的，也就在這地方。在這里，很有許多隱在連翹和木莓的叢莽之中的僻靜的處所。我常在這裏面，看那心愛的書信，而且想得出了神。

「故國呵！我爲了你的幸福，奉獻了我的生命罷。」

現在彷彿覺得那時的我，是這樣一個渺小的無聊的人。唉，生命也就流去了，而你卻依然如很遠的往昔一般，還是一個渺小的無力的人物。而且你比先前更渺小更無力了。因為你在如今，對於自己的力，已沒有先前那樣的確信，並且在將來能够目覩那幸福的自己的祖國的一種希望，也已消亡了……記起了談到革命的旅館掌櫃來……於是也想到了跟在紅旗後面走的那廳長……

『可憐的廳長呵！你是沒有料到一切事全會這樣悲哀的收場的。我也一樣，廳長呵，也想不到那一件事竟如此……所以我和你，現在都到了這樣的境地了，你去聽審判，我受着警察的看守……』

我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抱了憂鬱和頹唐，回到旅館裏。掌櫃的端進茶炊來。不多時，他出去了。關上房門之後，他在那里悄悄的窺探情形，側着耳朵聽……

『什麼都照舊！只有我不照舊了……我已經不相信傳單，手上也不再染那膠版的藍墨……喂，掌櫃的，你大可以不必如此了。你疑心我到這省裏來，還要再行革命麼……這省裏現在是有着非常嚴緊的廳長的了。』

又是照樣的事。大清早，警兵送了——本日前赴警廳——的傳票來。

「唉，這種傳票。我已經厭倦了。然而總比他們到我這里來好。到警察廳去罷，而且會一會那嚴緊的廳長罷。」

我到了警察廳，引向副廳長的屋裏去。我裝了和心思相反的不高興的臉，進去了。

「請，請坐。特地邀了過來，很抱歉。就是想一問，爲了什麼目的，到這省裏來……」

「並沒有目的。單是想到了，所以來的。只要目所能見的隨便什麼地方，莫非我沒有自由行走的權利的麼？」

「是呵，不錯的……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呢？」

「我倒還沒有打算到這一件事。」

「過于好事似的，很失禮，請問你……你不是著作家麼？」

「是著作家。不幸而是一箇著作家……」

「大家識了面，實在很愉快。」

「當真愉快麼？」

副廳長惶惑了。

「我本來也是大學生。我和你同在大學裏。我在三年級的時候，你已經在畢業這一級了。」

「阿阿，原來！」

「是的。吸煙捲麼？我也在鬧事的一夥裏……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大概還記得的罷，我的姓是弁純斯奇呵！」

「弁純斯奇麼？這有些記得似的……」

「是的！那時候，我不是打了幹事的嘴巴麼！」

「那是你麼？」

「對了……那是我的確是我！」

「你就是實在認不出了……」

副廳長傲然的要使我確信他在鬧事的那時候，打了幹事的嘴巴，而且將現在做着警官的事，完全忘卻了。他愈加活潑起來，詳細的講鬧事。他臉上已沒有近似警官的

痕迹，全都變掉了。大學的鬧事，在他一定算是最貴重的回憶罷……我抱着不能隱藏的好奇心對他看，而且想。你怎麼不被警察的看守，卻入了警官的一夥呢？他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請你不要這樣的看我，我只是穿着警官的制服呵。但是這樣的東西是無聊的，隨便他就是……」

于是他又講起鬧事的事來。有着狗一般的追躡的臉的一個人來窺探了。一定是書記罷。副廳長皺了眉，怒吼說——

「沒有許可，不要進我的屋裏來。我忙得很。」

書記縮回去了。

「唉唉，我們那時候，各樣的人都有呵……」副廳長突然的說。而且他昂奮了似的，在屋子裏往來的走。

「唉唉，你實在撕碎了我的心了……還記得烏略諾夫麼？那受了死刑的！我和這人是同級……」

「總之，爲了什麼，你叫我到警察廳來的呢，可以告訴我麼？」

「阿阿，就爲此……記起了年青時候的，大學生時候的事來，不知道你已經怎麼模樣，就想和你見一面……因爲我是在大學時代就知道你的，因此……」

「因爲要略表敬意罷！」

「你生了氣麼？請你大加原諒罷！一想到我們的大鬧的事，便禁不住……況且我也看着你的著作，所以想和你見見了。」

他忽而沈默了。而且他向着窗門，不動的站着，我站起來咳嗽了……他迅速的向我這邊看。他的臉很惘然，而唇邊漏着抱歉的微笑。

「我也不能再攀留你了。」他溫和的說，微微的歎息，略再一想，伸出手來。

「那麼，願上帝賜你幸福……大概未必再能見面罷，倘若……」

「倘若不再傳到警察廳裏？」

他失笑了。他於是含着抱歉的微笑說——

「我們的生命實在短，什麼都和自己一同過去了。」

我出了警察廳。而且許多時，我不能貫穿起自己的思想來。爲要防止和撲滅那一切無秩序而設的警官，卻回想起自己所做的無秩序的事來以爲痛快，而且彷彿淹在水裏的人想要抓住草梗似的，很寶貴的保存着這記憶，這委實是不可解的事。或者也如我一樣，因爲他也已經白髮滿頭，在人生的長途上，早已失掉了生命之花的緣故罷？

幸 福

俄國 阿爾志跋梭夫

自從妓女賽式加徽掉了鼻子伊的標緻的頑皮的臉正像一個腐爛的貝殼以來，伊的生命的一切，凡有伊自己能稱爲生命的統統失掉了

留在伊這裏的，只是一種異樣的討厭的生存白天並不給伊光明，變了無窮無盡的夜，夜又變作無窮無盡的苦悶的白天。

餓與凍磨滅伊的羸弱的身體，這上面只還掛着兩個打皺的乳房與骨出的手腳，彷彿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從大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將自己獻與最齷齪最惹厭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來到一條新街，是秋末纔造好的。這街在鐵路後面，已經是

市的盡頭，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涼的所在，在這里幾乎沒有人家。這地方絕無聲響。街燈的列，混着平等靜肅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築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發亮。

黑影，那從地洞裏爬出來的，咄咄逼人的橫在地上，還有電報柱，由電線連結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般閃爍。空氣是乾燥的，但因為嚴霜，刺得人皮膚燒熱。

這宛然是，在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結，而且身上的各圓部都用着燒紅的鐵刺穿。于是身體碎了，皮膚的小片，全從身上離開。從口中呼出的氣，像一片雲，略略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凍了隱去。

賽式加已經是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這以前，伊就被人從伊的舊寓裏打出，並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帶。

緩緩的怯怯的動着伊瘦小低彎的形體，在空虛的月下，路邊，伊很覺得彷彿伊在全世界上已經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過這荒涼的境地了。伊的腳凍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索索作響的雪，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骼在石頭上行走似的。

走到這慘澹的區處中間，賽式加纔悟到了伊的沒意義的生存的恐怖，伊于是哭了。眼淚從伊的發紅的冷定的眼睛裏迸出，凝結在暗的爛洞裏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看見這眼淚，月亮也同先前一樣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樣的明朗的青色的光輝。

沒有人到來。說不出來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強起來，而且已經達到了這境界，就是以為人們際此，便要陷入野獸的絕望，用了急迫的聲音，狂叫起來。叫徹全原野，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痙攣的咬緊了牙關。

賽式加祈願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沈默了。

這時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現出一個男人的黑魘魘的形像，很快的近前，不久便聽到雪野踏實的聲音，也看見月亮照在他羔皮領上發閃。

賽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盡頭的工廠裏的一個僕人。

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換的拽着袖口，將頭埋在肩膀中間，腳是一上一下的頓着。伊的嘴唇似乎是橡皮做的了，只能牽扯的鈍滯的動。伊很怕，怕要說不出

一句話來。

「大爺……（註一），」伊纔能聽到的低聲說。

走來的人略略轉過臉來，便又決然的趕快走了。賽式加奮起絕望的勇氣，直向前奔；伊跟住他走，一面逼出不自然的親熱的聲音勸他說：

「大爺……你同來……真的……好罷，就去……我們去罷。我給你看一件東西，會笑斷你的肚腸的……好，我們去……總之，一定，我什麼都做給你看……我們去罷，愛的人……」

過客仍舊只是走，對伊並不給一點什麼注意。在他板着的臉上圓睜着眼睛，很不生動，似乎是玻璃做的。

喘氣：
賽式加從他的前面跳到後面，又緊縮了雙肩，聲音裏是鈍滯的呻吟，而且冷得只是

（註一）Kava-jier 本是 Kavaleri，因為冷了，發不出 i 的音。～表聲音的引長。

「你不要單看這，大爺……我現在這模樣了……我的身子是乾淨的……我的住家並不遠，我們去罷……怎……？」

月亮高高的站在平野上，賽式加的聲音在霜氣的月光中異樣的微弱的響。

「好，我們去罷。」賽式加喘息着又踢絆着說，但還是用了跳步在他前面走。「好，你不願意……那就求你給兩個格利威涅克（註一）就是了。買點麵……包，我整一日還沒喫呢……你給罷……好，一個格利威涅克，大爺……愛的人……」

他們來到一處極冷靜的地方的時候，那過客默默的和伊走近了。他的異樣的玻璃似的眼睛還是毫無生氣的睜在月光裏。

「好，你就只給一個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爺……這在你算什麼呢。」
一個最末的絕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腦裏想到了。

「我做，什麼你樂意的……真的……我給你看這麼一件東西……我是會想法兒

（註一）Griwenik是十戈貝克幣的通稱，一戈貝克約值中國十文。

的……你願意，我揭起衣服來……便坐在雪裏……我坐五分鐘……你可以自己瞧着錶……真的……我只要十戈貝克就坐了……你真會好笑哩，大爺……」

這過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樣的眼睛也因為一種感覺而生動起來，他用了短的斷續的聲音笑了。

賽式加正對他站着，冷得發抖，伊的眼睛緊緊的釘住他手上或臉上，竭力的陪笑。

「但你可願意，我卻給五盧布，不是十戈貝克麼？」過客四顧着說。

賽式加冷得發抖；不信他，也不開口。

「你……聽着……脫光了衣服站在這裏。我打你十下。——每一下半盧布，你願麼？」他不出聲的笑而且發抖。

「這冷呢，」賽式加哀訴似的說，驚訝和餓極和疑惑的恐怖，也神經的痙攣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這算什麼……你因此就賺到五盧布，就因為冷。」

「這也很痛罷，你的打，」賽式加含含糊糊的並且十分苦惱的吞吐着說。

「唔，什麼，什麼——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賺到五盧布。」

這過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愈抖愈厲害：

「你……那就給五戈貝克罷……」

這過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想拉住他的手，但他擎上來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來，嚇得伊倒跳。

這過客已經走遠了兩三步了。

賽式加哀訴的叫道，「大爺……大爺……這就是了，大爺……」

那人站住了，回過身來。

他從齒縫裏簡截的說道，「唔。」

賽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於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結束。伊的凍着的手指，在伊彷彿

是別人的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伊的眼光總不能離開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趕快……有人會來……」過客從齒縫裏不耐煩的說。

寒氣四面八方的包圍了賽式加的裸體。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燒得通紅的鐵忽然黏着了伊的全身，冰凍的皮膚，都撕裂下來了。

「你快打罷，」賽式加喃喃的說，便自己轉過背來向着男人；伊的牙齒格格的廝打。伊一絲不掛的站在他面前，這精赤的小小的身體，在月光寒氣和夜裏的大野中間，皎潔的雪上，顯得非常別致。

「喂，」他鳴動着喉嚨喘吁吁的說，「瞧這……要是你能熬……在這里，五盧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裏去……」

「是了……你打……」伊的凍壞的嘴唇喃喃的說；伊全身因為寒冷，都癱攣蜷縮起來了。

過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間舉起他細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賽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創傷從伊身上直鑽到腦子裏。伊的周圍的一切彷彿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覺，合湊着奔流。

「阿，」賽式加的嘴唇裏迸出一個短的驚怖的聲音來。伊前走了兩三步，用伊的兩手痠攣的去按那遭打的處所。

「拿開手……拿開手……」他跟在伊後面，喘吁吁的叫喊說。

賽式加抽回膊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將一樣的難當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兩手支拄着。正倒下去時，又在伊裸體上，加上了白熱的刀剜似的打撲。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在地面，並且幾乎失了知覺的咬着積雪。

「九，」有鈍滯的喉鳴的聲音計着數；同時在伊的身體上又飛過了新的閃電，發出一個新的濕的響聲。有東西迸裂了，極像是冰凍的蕪菁，於是鮮血噴在雪上。賽式加輾轉着像一條蛇，翻過脊梁去，積雪都染了血；伊的窪下的肚皮，在月光底下發亮。正在這一刻，又打着伊左邊的胸脯，撲的破了。

「十，」有人在遠地裏叫。於是賽式加失了神。

但伊又即刻蘇醒過來了。

「喂，起來，你這死屍，拿去，」一個急躁不過的聲音叫喊說，「我去了……唔？」

裸體的賽式加將發抖的手痠攣的爬着地面，蹣跚踉蹌的想站起身，鮮血順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已經不很覺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節裏，都有一種未嘗經歷過的衰弱，不快，苦悶的顫抖，和拉開。

伊惘惘的摸着打過的濕的處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襪襖衣服，很費卻許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潔的大原野上靜靜的蠢動。

當過客的黑影已經消滅，伊穿好了衣裳之後，伊纔攤開伊捏着拳頭的手來。在血汗的手掌上，金圓像火花一般燦爛。

——五個，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輕鬆的歡喜的感情了。伊邁開發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圓在捏緊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體，給伊非常的痛楚。但伊並不理會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經充滿了幸福的感情……噢，暖，安心和燒酒。不一刻，伊早忘卻，伊方纔被人毒打了。——現在好了；不這麼冷了——伊喜孜孜的想，向狹路轉過彎去，在那里是夜茶館的明燈，忽然在伊面前輝煌起來了。

阿爾志跋綏夫 Mikhail Artsybashev) 的經歷，有一篇自敘傳說得很簡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進愛孚託爾斯克中學校，升到五年級，全不知道在那里教些甚麼事。決計要做美術家，進哈爾科夫繪畫學校去了。在那地方學了一整年缺一禮拜，便到彼得堡，頭兩年是做地方事務官的書記。動筆是十六歲的時候，登在鄉下的日報上。要說出日報的名目來，卻有些慚愧。開首的著作是 V Sliozh，載在 Ruskoje Bagastvo 裏。此後做小說直到現在。」

阿爾志跋綏夫雖然沒有託爾斯泰 (Tolstoj) 和戈里奇 (Gorkij) 這樣偉大，然而是俄國新興文學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過是寫實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卻算達了極致。使他出名的小說是蘭兌的死 (Smert Landle)，使他更出名而得種種攻難的小說是沙寧 (Sanin)。

阿爾志跋綏夫的著作是厭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帶着肉的氣息。但我們要知道，他只是如實描出，雖然不免主觀，卻並非主張和煽動；他的作風，也並非因

爲「寫實主義大盛之後，進爲唯我」，卻只是時代的肖像；我們不要忘記他是描寫現代生活的作家。對於他的沙寧的攻難，他寄給比拉爾特的信裏，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與子，我以爲不錯的。攻難者這一流人，滿口是玄想和神闕，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現實尙且茫然，還說什麼玄想和神闕呢？

阿爾志跋綏夫的本領尤在小品；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純藝術品，毫不多費筆墨，而將「愛憎不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渾然寫出，可惜我的譯筆不能傳達罷了。

這一篇，寫雪地上淪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僕人，幾乎美醜混絕，如看羅丹（Rodin）的彫刻，便以事實而論，也描盡了「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使是不幸者們，也在別一方面各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賽式加標緻時候，以肉體供人的娛樂，及至爛了鼻子，只能而且還要以肉帶供人殘酷的娛樂，而且路人也並非幸福者，別有將他作爲娛樂的資料的人。凡有太飽的以及餓過的人們，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爲生存而取過這類的娛樂與娛樂過路人，只

要腦子清楚的，一定會覺得戰慄！

現在有幾位批評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人們每因為偶然見『夜茶館的明燈在面前輝煌』便忘卻了雪地上的毒打，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趨向厭世的主我的一種原因。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記。

醫生

俄國 阿爾志跋梭夫

和一個沈默寡言的巡警做了伴，醫生跨過了潮濕的邊路，穿着空虛的街道走。他的高大的模樣在這邊路上，彷彿反映在破碎的昏暗的鏡裏一般。圍牆後搖着乾枯的樹枝；大風一陣一陣的吹，衝着鐵的屋山，而且將冷的水滴擲到人臉上。倘使他的怒吼停頓下來，那就暫時的寂靜了，人便從遠處聽得隱隱的，然而十分清楚，忽而單響，忽而連發的鎗聲。在南邊大教堂的黑影後面，交互的起伏着一道微弱的紅色，從下面照着垂下的雲；那雲在熹微的光線中，宛然是一條大蟒的紅灰色的蜿蜒的身體。

「在那里放鎗呢？」醫生探問說，兩手深藏在袖子裏，又看着自己的腳。

「這我不能知道，」巡警回答說，但醫生在他音調上，就覺察出他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說。

「在坡陀耳麼？」醫生固執的問，其時他已經很嫌惡，幾乎下頰要生痛了。

「那地方，我不知道，」巡警用了一樣的聲音答話。「我們該趕快了。先生……」

「這被詛咒的蠢物！」醫生一面想，一面咬了牙，趕快的走。

風還是一陣一陣的吹，在間斷時，還只是聽得這一樣的遠的隱隱的射擊。

「但是誰將警廳長（註一）打傷了？」醫生一面生病似的仔細聽着射擊，并且追問說。

「被猶太人，大約是那裏面的誰……」巡警用了照樣的毫無區別的聲音回答；這神情，似乎無論誰傷了誰或者殺了誰，都于他全不相干，而且其時只有回執的想着一件全屬於個人的事務。

「用了什麼？」

（註一）一省中的最高警察官。

「用一柄手鎗……放了，據說，於是傷了他。」

「這爲什麼呢？」

「這我不能知道。」

在這單調的簡短的回答裏藏着些東西，就是各樣詳細的探問，請求，激昂，全都無用的事。

醫生的胸脯裏，沈重的不平只是升騰上來，幾乎塞住了喉嚨。他自己內中推定，那警廳長是被猶太人自衛隊（註二）的一個團員打傷的，據醫生所知道，那哥薩克兵，曾經奉了他的命令，射擊過他們。

他眼前浮出一幅圖象來，是一羣不整齊的人堆，都是沒有好兵器的驚跳起來的氣厥的人們，被他們的狂瞽的激昂和他們的同情所驅使，奔向市區裏去，那地方是在獐野的非人類的咆哮裏，搗毀房屋，撕裂可憐的破衣，弄在污穢裏，而且在絕望的恐怖中已經

（註二）當虐殺猶太人的時候，猶太人民自己組織了一個武裝的保護機關，名自

衛團。

發了狂的人，正受着屠戮。他們闖過去，拿着不完全的兵器，凌亂的去突擊那凶徒隊，於是整齊的毫不寬容的一齊射擊，便徑射這人堆；在汙穢的街道上面撒滿了他們的死屍。醫生在自己面前看得這圖象非常分明，便這樣反對起來，至于他以爲最好是即時回去，並且對這巡警粗魯的說：

「哪，聽他像一條狗子似的倒斃去……生來是一條狗子便該狗子似的死！」但他又自己制住了。

「我沒有這樣做的道理……我是醫生，不是法官！」

這根據在他已經覺得不可動搖。他卻又從別的思路，增加上去想：

「況且……倒在地上的人，不要去打他！」

這感想，是自己也以爲含糊，同時又不願意來承認的感想，激動而且苦惱他。這內心的戰爭和在光滑的路角上被風的吹着，使他很不容易向前進。

巡警在後面不停的走，而在醫生，對於這烏黑的單調的形相的跟隨，漸漸耐煩不得了。一種苦惱的冤屈的感情，彷彿無端被人叱責似的，緊緊的釘住了他。

「我想，人可以給我送一匹馬來！」他的聲音生病似的發着抖；他對於他這無謂的抗議，自己也覺得奇異。

「馬是都在路上了。在全市裏尋醫生，我本想給先生叫一輛馬車，然而他們，這鬼，全都藏起來了。」巡警用了較爲活潑的仔細想過的音調說。

「還是趕快罷，先生……」

二

警廳長的住宅面前站着許多巡警和兩個騎馬的哥薩克，鞍上橫着鎗。那馬時時搖頭，風將他的尾巴向着一旁吹拂。哥薩克人全不動，似乎他並非活人，卻是那馬的沒有靈魂的附加物……如果馬匹走到街心，也彷彿是，只是他自己的意思，將騎者從這地方駝到別的地方去。巡警們默默的看着走來的醫生，又默默的讓給他路，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註三）恭恭敬敬的舉手到帽簷。

（註三） Oko'odotshni 是最下級的警官。

「你得到了……一個醫士……」他問。

「是的，醫士！」巡警得勝似的回答，往前走，開了通到樓梯的門。

「請，先生……」

通到前房的門是開着的……這地方頗暗，但隣室卻點着一盞燈，那光斜射到前房的地上，走出一個胖的區官（註四）來；門口還現出許多別的警官和一個漂亮的憲兵官。

「一個醫士？」區官一樣的明晰的問。「得到了麼？」

「得到了！」那跑在前面的，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開了門纔回答說。

醫生不說話，勉強着態度，抱了屈辱的感想，似乎他意外的攪在不愉快的案件中間，不知道如何纔能逃脫，他摸弄了許多時的領襟，脫去外套和橡皮鞋，於是又除下眼鏡來，用手帕比平常格外長久的摩擦。

這瞬間他忽然想起了，怎樣的當他還在學生時候，爲着一件要事必須往一家人家去，而先前不久卻因了誤會被人從這里逐出的，而且那羞辱的感情怎樣厲害的迫壓于

他，至使他肢節的每一運動都造成近乎天然的痛楚。這時他無端的咳嗽，皺了眉心，從眼鏡邊下放出眼光來，拙笨的踏着地板，走進那明亮的屋裏去。

「病人在那里？」他煩惱的問，並不看人；他又努力了力，不去注意那些正向他的專等的許多臉。他只看見憲兵官便正是那一個，是近時來搜查過他的住所的。

「即刻，先生……請這邊，這邊……」區官急口的說，指着路。

迎面忽忽的走出一個苗條的女人，衣裳纏着伊的腳。伊長着漆黑的，哭過的因此顯得非常之大的眼睛；伊的柔軟的頸頸全伸在衣領的花邊鑲條的外面。伊是這樣美，至于連醫生也喫驚的看了。

「柏拉通密哈羅微支，醫士麼？」伊問，用了枯燥的，因為激動而迸散了的聲音。

「醫士，醫士，安瑪華希理夫那……那就，你放心罷……現在一切都就好了……現在——我們就使他站起來……」區官急口的說，顯出莽撞，男子常常對着標緻的女人說的，不應有的家庭的親切來。

伊抓住醫生的兩手，緊緊的一握，軟軟的，並且說，其時伊大開的兩眼正看着他的臉：

「體上帝的意志，先生，請你幫助……你這邊來，趕快……如果你看見他怎樣的苦惱……我的上帝呵，他們將他……打在……肚裏了……先生！」

于是伊歛歛起來，用伊的柔軟的兩手掩了臉，也如伊的胸脯一般，在又白又軟的花邊鑲條下，露出嫩玫瑰的顏色來。

「安瑪華希理夫那，你不要這麼急！現在，怎樣了？」那胖區官擡起了短的兩手。

「你鎮靜點，慈善的太太……這即刻……」醫生也喃喃的說，同情使他軟和了聲音。但當說話時，他的眼光落在伊手上；他就記得了，今日一個相識的人怎樣對他說：凶徒們撕開了懷孕的猶太女人的肚皮，塞進床墊的翎毛去。

「你爲什麼不另請一個別人呢？」他很含混的問，沒有擡起眼來。

伊詫異的圓睜了眼睛。

「上帝呵，我們請誰去呢？合市裏只有你是唯一的俄國的醫生……卻不能去請猶太人……他們現在對他都懷恨……先生……」

區官走近一些了；醫生懂得這舉動。他滿抱着嫌惡一瞥周圍，卻又制住了自己；只是

紅了臉，而且憤憤的一映他近視的眼睛。

「唔，好，那就……病人在那里？」

「這邊，這邊，先生……」伊慌忙大聲說，提起衣裳，趕快的往前走。

「大約你要人幫忙……」區官急口說。

「我用不着人！」醫生截斷了話，自己得意着趁這機會的撒些野，跟了警廳長的妻
走去了。

他們忽忽的經過了兩間昏暗的房屋，大約是食堂和客廳；因為醫生以為在昏黃中，
看出一張白的桌上擺着還未撤去的茶炊，圖畫，一張翼琴，雖然漆黑，卻在暗地裏發光，以
及一面鏡。兩腳互換的踏着堅硬的研蠟的地板。和柔軟的毛氈；一切東西上都帶着不可
捉摸的奢華的氣味。醫生因此又覺得非常苦悶起來，彷彿有一件不愉快的可恥的事的
纏繞，使他自己墮落了。

在一個門後面響着在醫生是聽慣的，單調的，垂死的人的斷續的呻吟，這音響卻使
他輕鬆了；他立刻明白，他什麼應當做，和什麼是攔下不得的了。這時他已經自己向前；他

首先跨進了病人的屋裏去。

這地方很明亮，嗅到撒勒蔑克精 (Salmiakgeist)，沃度仿謨 (Yedform)，和一些更烈的氣息；其中透出沈重的深邃的從內部發出的呻吟。慈善的看護婦胸前掛着紅十字站在牀邊；那褲子上，血汗的罩布掛在一旁，沒有枕，伸開了全身，異樣的挺了胸脯躺着的，是警廳長。他的藍色的褲子解了鈕釦褪向下邊，小衫高高的捲在胸上，而其間斷續的，非常費力似的，起伏着精光的肚皮。

醫生仔細的看定他，並且說：

「姊妹，你給亮，請……」

但警廳長的妻便自己跳到桌旁去，拿過燈來，很俯向前，似乎駝着一個可怕的重負。這時火焰從下面向伊照着伊眼裏含着異樣的閃光；如果這從伊丈夫的肚子上移到醫生臉上的時候，又顯出伊那孩子似的，天真的恐怖的神色。

醫生彎下身去，在這眩目的光線的範圍中，于他只賸下發紅的肚皮帶着一個暗色的肚臍以及下面的烏黑的毫毛，抖抖的起落。受傷的人的臉正在陰影裏，醫生是完全忘

卻了。

「哦，這里……」他機械的對自己說。

那地方，當肋骨弓的盡處，是一個細小的，暗紅色的窟窿。那周圍非常整齊，已經有些青腫而且染了玫瑰色的血汗了，這似乎很微細，至于使人全不能相信他的危機，但那苦痛的掙扎，彷彿全身盡了所有的力，都在傷處用勁一般的，卻分明說出了這可怕的苦惱和逼近的危險。

「哦，哦……」醫生重復說。

他伸出兩個手指去按那傷口的周圍，皮肉軟軟的跟着下去了，但這上面忽而軒起一道可怕的波紋來，一種簡單的不像人的狂呼，便在左近什麼地方，醫生的肘膊底下發喊。

玫瑰色衣服女人手裏的燈，到了這模樣了，至于醫生即刻機械的接住他。他前面看見一個蒼白的，可憐的而且極美的臉，于是他的心又起了熱烈的同情，伊放下臂膊，無助的掛在身上。

「伊抽緊了！」醫生想——仔細的察看着伊這倉皇的舉動。

「慈善的太太……你不要這樣着急……我們還是出去的好……在這裡沒有你的事，」他拘謹的試向伊去勸告，同時又抓住了伊的臂膊。

伊用了粗野的圓睜的眼睛看定他。

「不，不……不用，不用……趕快，先生，趕快……體上帝的意志！」

但醫生扶了臂膊只向外邊送，伊也從順的離開了房間。

使女在客廳上點了燈，那柔和的紅光，便使彎曲的家具的圓面和畫框的昏沈的金色，都從陰暗裏顯露出來了。門口是區官的紅而且圓的臉，想問不問的往裏看，醫生將女人幾乎勉強的引到這地方，給伊坐到躺椅上去。

「你不要到那邊去……你停在這里……那邊看護婦就夠了。我立刻去叫助手（註五）來。你太着急了……你停着……」

（註五）是一個診治的助手，所有的教育程度，是經過了國家的考試，可以在鄉間

代理醫生。

「已經遣人到助手那里去了，」區官答應說。

伊聽着，伊的黑而發光的眼並不離開了醫生；似乎伊有點沒有懂。醫生剛一動，伊便敏捷的像貓一樣，抓住了他的手。

「先生，體上上帝的意志，你說實話……這不危險麼？……他要死麼……？」

言語間有什麼阻礙了伊；最末的話伊努力力纔能含糊的說。

醫生愈加悟到，伊正感着怎樣的憂愁；他的同情更其強盛了。

「唔，什麼……」他想，是回答他自己的不分明的感情；「各有各的……這暴行也和那各種別的暴行一樣可怕……在伊自然是只有他在世界上最貴重，縱然有一切的……而在他便是他的性命最貴重，也如別的人……我的職務是，救助一切……不應當……將病人分出有罪和無罪來……！」

「你鎮靜點，慈善的太太，」他彎了過于高大的瘦身子，柔和的向伊俯視下去，「一切，靠上帝保佑，將要有頭緒了。傷是重的，的確，但你們邀我，還是這時候……真的，這幸而邀我有這樣快……」他反覆的說，使他的話加起斤兩來。

雖然一切全未妥當不異從前，他還沒有動手，那黑眼睛卻柔軟了，消失了伊的發熱似的閃光；蘊藉而且感荷，伊忽然覺得很軟弱，倒在躺椅裏了。

「我謝你，先生……」伊用了深信的嫵媚的調子低聲說。

「你去就是，我不再攪擾了……但如有事……那邊……你便叫我先生！」

醫生違反了自己的意志，又將眼光瞥到潔白的花邊工作的波紋，黑頭髮，玫瑰色的身體和瑟瑟發響的絹衣上面去。

「怎樣的一個壯觀的美呵！」他詫異的想。「而又是……女人……這凶徒的同衾的人……希奇，上帝在上……是的，在這光明的世界上都這樣！」——一面跨進房去，他轉上了門的旋鎖。先前一樣的聞得藥氣味，先前一樣的在牀上籠着苦楚的聲嘶的呻吟。慈善的看護婦不動的坐在旁邊，在伊胸前是惹眼的紅十字。

「你聽，姊妹，你叫助手去，並且給我取了器具來，此外的我寫給他罷，他應該自己給我……他都知道……」

「就是，」看護婦從順的說，站起身。「但這已經遣人到各處去了，先生……」

「你又說去，暫時不要有人來……受傷的人要安靜……你止住了他的夫人……」
醫生獨自留在受傷的人的牀前，他小心的將燈安在几上，近些牀，自己便坐在近旁的椅子上。

警廳長永遠是不動的躺着。他的臉長着又多又美的鬍子，他的手在指上戴着指環，他的腿登着長統的漆靴，也一樣的不動。只有那精光的發紅的肚子，卻用了緊張的擺動，異樣的難熬的而且受逼似的動彈，肌肉都雜亂無章的抽向一邊，似乎他正在枉然費力，想推出一件什麼深入在他裏面的作孽的東西來。

每當枉然的費力之後，全身便發一回抖，又從蓬鬆的紅鬚底下，迸出嘶啞的聲音，宛然是不自覺的病中的笑聲，也像是極悲痛極恐怖的歎息。

醫生知道，他能够怎樣做，來助這有機組織對於苦痛的戰勝；他第一眼先行看定，這警廳長的苗實的身體雖然重傷，倘其間不生變狀，或療治並不過遲，是擔受得住的。他又照例的不耐煩起來了。

他拿過那滿蓋着金紅色毫毛的手來，這先前確是很強壯，但現在卻橡皮一般軟了，

于是便診脈。

這剎時，呻吟停止了。醫生忙向受傷的人看，知道他已經蘇醒了。

「現在，你覺得怎樣？」他問。

警廳長默着。他的肚子還照舊，艱難的高低。眼珠在低垂的眼臉底下昏濁的無生氣
的看。

醫生已經相信他自己看錯了，但這瞬間鬍子發了抖，一種異樣的聲音，似乎從身體的最裏面的深處發出來的，輕微的而且分明的說：

「痛……先生……我要死了……安瑪在那里呢……我的妻？」

「你的夫人由我送出去了。因為伊太興奮。你不會死，沒有的事。並沒有這樣重……」
醫生回答說，安慰着。用了他常對病人說的，用慣的切實的聲音。

「痛……」警廳長更低聲的重復說，歎一口氣。

「不要緊……我們將要一切理出頭緒來了……你只忍耐一點。」醫生用了同樣
的聲音回答說。

然而警廳長已經又昏過去了，從金紅色的鬍子底下，連續的迸出艱苦的呻吟來。

醫生看了錶，歎息，站起身，那傷口早經看護婦洗淨了，暫時也沒有事情做。他覺得煩躁的不安。房裏面悶而且熱，燈火點得太明。他混亂起來了，思想像烟之在風中一般環繞。他走近窗戶；他開了眺望窗，（註六）靠着冷玻璃向街上看；那清冷的潔淨的空氣，波濤似的從他頭上流進房中，吹動他的頭髮，他覺得舒服了。

街上正寂靜。寂寞的黃色的街燈儼然的無聊的點着，并且照着人家漆黑的窗戶和沈默的招牌。許多屋脊上頭，聳着大教堂裏昏暗的鐘樓的高輪廓；這後面是閃着纔能辨認的遠遠的微紅。

這提起了醫生的坡格隆（註七）的記憶了；他忽又含糊的失了主見，這正是整日的嘔吐似的給他煩惱的事。他從眺望窗伸出頭去，側耳的聽。確乎沒有聽到什麼，但隨後卻

（註六）俄國的窗戶上大抵有一個小半窗，可以開闔；那大窗框，在冬天往往用泥

堵塞起來，不再動。

（註七）詳見跋語。

風送了單發的遠地裏的鎗聲來。

……吧，……啪，……啪，……這隱隱的在空中飄浮，而在這短的鈍的聲響中，便跟着悲慘的運命。

「上帝呵，這何時有一個終局！……」醫生想。

在房後面，對他回答似的發出提高的斷續的呻吟。

迫壓似的思想透過了醫生的腦裏了。

「上帝呵。他這裏……他有着怎樣一個又美又可愛的妻，他自己多少強壯而且健康，圍繞着他是怎樣的豐裕的奢華，他還該有怎樣的健康而且活潑的孩子……但他卻並不滿足這幸福，歡喜這生活，並且寶重這歡喜；他倒去幹這等事！這在他是無須的，屬於分外的，可怕的……他該明白罷。那是造了怎樣的孽了。然而雖然……」

寒風更烈的吹着屋脊；牀上又發了呻吟。

醫生靠着窗邊不安的細聽；他以爲聽得一聲喊，但也不能辨別，是否並非他自己的疑心。在他臉上，本已通紅而且汗溼的，下起不甚可辨的雨的細滴來了。伸開長頸子，他左

右的看，在正對面認出一方大的白色的招牌：『魚棧。』

隱約的有一種東西來到他腦裏了，但忽而用了極大的速率瀰滿了他的思想，又從這長成一幅鮮明的眩目的圖象來。六七個月以前他應過一個商人的邀請，這人是得了輕的中風症了。

這胖東西躺在安樂椅子上像一匹新剝皮的母豬；他的臉是青的，宛然一個死人；他的呼吸又艱難又嘶嘎，他的手腳抽搐了許多回，人就知道，他有怎樣的苦悶了。

醫生那空用盡了方法，只要是學問所及的事；他不睡而且不倦的整夜的醫治，終于使他站起來了。而這一個商人墨斯科潘涅珂夫在三日之前，曾對着一羣破爛而且醜陋，幾乎不像人樣的人們，在大教堂前，分給他們燒酒和做旗的花布。他那又紅又胖的臉興奮得發亮，又用了他的嘶嘎的聲音亂嚷些胡塗話，這就化了這一次的殘虐，殺人與強姦。

『那我會……倘那時我不會醫好他，』醫生想，『現在就許要多活出幾十個人……我做了什麼事……』

他惘惘的離開了窗門，似乎自己要喚起一種記憶來，而卻沒有。他走到牀邊，對了警

廳長的臉鋒利的看。這很青，衰憊，有許多回，呻吟每一厲害，金紅色的鬍子下面便露出白而且闊的牙齒；于是全臉上現了狡猾的，動物的表情。

一個忿怒的嫌惡的大波動忽而衝着醫生了，所有環象——這臥室的奢侈的陳設，夫婦牀的顯然的無恥的並列，和裸露的身子帶着他紅腫的皮膚，……都成了難堪的實質的反感了。

「人應該自制，……我沒有這權利，沒有依照一己的感情的權利！」他自己在思想中叫喊。「而且，我自然是不走的，不要捨棄了將死的人。」他想，用了假作的切實，分明的決定了表情。

「何以捨他不得何以——這卻不能……」

完全的無主失了他的氣力了。他從禮服的後袋裏很拙的扯出手巾來，那衣縫便不可收拾的開了裂，于是慢慢的接續的在那流着大粒的汗的臉上只是揩。

「吓，鬼……但這是甚麼事……終於沒有人來呢？」他突然暴躁的想，已經忘卻，是他自己禁止的了。但他自己又立時覺察，他之所以只指望什麼地方有一個來人，便因為

想靠一個別的人抱着別的感情，來替代和鼓舞他的固有的「我。」

「那直可怕呵，倘若一個人的神經壞掉了！這被詛咒的時間，」他很絕望，無聲的說，徐徐回轉身。他的舉動又曖昧又游移，彷彿違反了一個別人的意志而行止，而且對於這反抗，又時時刻刻，必須戰勝似的。

因為一種什麼的原因，又只引他向窗口去了。

他剛向黑暗中一探望，他前面立刻現出一幅臨末這幾日的紛亂的悲慘的眩目的光景來。一個少年的屍體運到他的醫院裏來了。缺了臉，人已經不能推測，被害的是怎樣人，只在頭顱所變的醜惡的一團，血汗淋漓的質地上，現出那軟頭髮的攢簇。隨後他又記起一個高等女學生來，是年幼的猶太的閨女，他幾于每天早上，和伊遇見在前往醫院的途中，伊是苗條，快樂，以及伊乾淨的灰色的制服，黑的裙，高鞋，和黑頭髮圍着玫瑰色的額角，在伊都見得很出色。對於這勞倦的醫生，從伊姿態上，常常噓出最初的女性青年的清新的吹息來；他願意和伊遇見，正如願意遇見每年中，還瑟縮，然而已經是光明快樂的春天。而伊也被害了。伊的死屍，是醫生在這一日裏所見的第二個。在一條巷內，一所門窗破

碎的重壞了的房子的近旁，末屑和汗穢的破布中間，灰色的潮溼的步道上，他看見一點特別的鮮明的東西：凶徒們將伊在這房子裏強姦了，剝光衣服，從窗洞摔在街石上，在那地方，據醫生耳聞，人還拖着伊的一隻腳，在泥濘裏曳了許久的時光。在伊還未長成的胸脯上，掛着幾片黑條，是被石頭撕裂的皮肉，烏黑的解散的頭髮，在汙泥中漿硬了，離頭有一唉辛（註八）之長，一條精光的折斷的腿，無力的彎在石縫裏。

這纔在他合着的眼瞼下含了熱淚，流出眼鏡邊外來了。於是這說不盡的悲慘的光景，帶着惡夢似的恐怖，驟然間變了商人墨斯科潘涅珂夫的不成樣子的脹大的嘴臉了。生着走血的大眼睛，歪着闊嘴，而周圍又鬼怪一般的跳着破爛的，因為燒酒而腫脹的人們的，發狂似的形相。

「不……這不是人！」忽而外觀上很冷靜，響亮而且堅決的，醫生說。

在這恐怖中，那被害的閨女的臉消失了。

踉踉跟跟的，又喃喃的自己說些話，醫生竭力支撐起來，離開了窗門，又向警廳長

（註八）Arshin 俄國尺度名。一唉辛約中國二尺餘。

的牀這邊走，但他剛到房子中央，又火急的轉了向，做一個拒絕的手勢，並不向病人一瞥，便出去了。

「我不能！」他很悲憤的說。

三

他在客廳裏正撞着慈善的看護婦；他便閃在一旁，讓給伊的路。這一瞬間，他是在一種異樣的半無意識狀態裏了；他後來自己也不能記憶，其時正想些什麼事。看護婦站住，安安靜靜的問他，從下面仰看了他的臉：

「又遣人去了。先生……到諦摩菲雅夫和醫院裏……」

醫生似乎正在傾聽什麼別的東西，向着伊的額上，那白帽子下面露出一小團毛髮的地方，沈思的看；于是他答應說：

「噯，哦……是了……」

「你許是要什麼罷？我准備去……水麼？」看護婦又問。

「好……水！」醫生憤怒的大叫，對於這鶻突和叫喊連自己也驚怖了。這刹那，他的眼光正遇到看護婦的詫異的眼，在伊眼光裏，他看出了以爲受侮的神情。

他想要說，給一個申明，自己是爲着甚麼事。但只是無力的一揮手，穿過客廳出去了。他走，並不留心的，經過了一切的房屋，他覺着警廳長的妻的憂疑恐懼的眼光，那正從躺椅裏站起來的，向着自己。但也並不對伊看，走進前房，便用那發抖的手穿起外套來。

伊跟在他後面，向他略伸開了一半露出的，裹着花邊的手臂，不安的問道：

「你要到那裏去，先生？什麼事？」

在伊後面，拙笨的伸開了兩手，站着區官，從他頭上，探着憲兵官的臉。

醫生轉過身去，是已經穿好了橡皮鞋和外套的了，帽子拿在手裏，不知何故的他經過他們的前面，進了食堂，並且說，看着地板，滿臉發青：

「我不能……你另外叫別的人……」

惑亂的驚怖睜大了伊烏黑的眼睛了。伊合了手。

「先生，你怎麼了！我去邀誰呢……我已經對你說過……到處……只有你是唯一

的……爲什麼你自己欠康健麼？」

醫生吐出不知怎樣的一種聲氣，因爲他不能即刻說出話來。

「嗚，……不的，……我康健！我完全康健！」他大聲說，激昂起來，全身發着抖。

死人似的青色驟然一律的蓋了伊的臉。伊閉了口，注視着他，從這固定的玻璃一般的眼光上，醫生忽然知道，伊也懂得他了。

「先生！憲兵官恫嚇的開口，但伊使用手阻止了他。

「你不肯醫治我的男人，因爲他……」伊低聲說，伊只微微的動着發抖的鬆懈的嘴唇。

「是的，……」醫生想要簡明的答覆，但這話黏在喉嚨裏有沒出來。他只抽動着肩膀和手指。

「請你聽！」區官焦躁起來了；但不知何故的仍然吞住，迷惑的向各處看。

沈默了片時。那女人顯出失據和無望的表情，緊緊的看定了醫生的眼睛，醫生是執拗的只看着加罩的食桌的桌腳。

「先生」伊用了緊張的畏葸的哀求說。

醫生驟然擡起眼來，但沒有答話。他這裡正起了一場苦悶的隱藏的戰爭：對一個垂死的人和伊，在無助的絕望裏，捨棄了，這似乎全然不該，是犯罪和不法；一走，而且因為這一走便可以分明切實的說，竟是宣告了一個全無抵抗的困苦的人的死刑。

像一個迴旋圈子的可怕的速率似的，他只想尋出一條出路來，而竟沒有。他忽而相信，這是簡單明白的事，進去，醫治，慰安，但緊接着覺得這也是簡單明白的事，正應該——走。這的繳繞了別的。

「先生！」伊又用了一樣的緊張的哀求說，這時伊很屈向他，張開了臂膊。

醫生突然感到了全在這思想串子以外的事，是他因為穿了外套溫暖了，倘他走到街上，便會受寒；于是他彷彿覺得，脫下外套來，到了病人那里，而當他面前又看見了這臉，帶着金紅色的美觀的鬚鬚和又白又闊的牙齒。

「不，這是不能的！」這通過了他的腦中。

在這思想之前他又恐怖起來了，他眼前又浮出那被殺的少年的打爛的臉的血粥，

和高等學校女學生的裸露的腿來，他聽得一個相識的人說：「他們撕開了肚子而且塞進牀墊的翎毛去。」而一種新的，幾乎悶殺人的憤懣，又復抓住他了。他聲嘶的叫道：

「我不能！」

于是他向伊略略轉身，做一個拒絕的手勢，轉向門口去，一聲全出于意外的着急的大叫又從伊留住了他。

「你不應當這樣……你是有醫治的責任的……我要控訴去，你要後悔的……柏拉通密哈羅微支……」

區官憲兵官和兩個別的警官都一樣的向前房走近一步來。似乎是他們一夥，由玫瑰色衣服的女人率領着，要擋住他。他蹙了臉回過頭去。

女人當面站着，伊的黑眼睛已經睜圓了；伊的纖手痙攣的捏了拳頭，對他伸出了全體：

「你不應當！你知道，什麼？我要強迫你……」

「伊凡諾夫！」區官叫喊說，紅着臉。

「噯哈！伊凡諾夫麼？」醫生說，用了異樣的聲音，拖長着，將那門的把手，那已經用手捏住了的，放下了。「你恫嚇我麼……那麼好……如果我這樣做，自己知道，爲什麼……我是有醫治人的責任的……誰說的……如果我嫌惡，我就沒有什麼責任……你的男人是野獸，他現在苦惱着，唔。雖然對不起，還是很少……我醫治他？救這人的命……這……你說的是什麼，你懂麼……你倒不自己羞，虧你能說出口，替他哀求……唉！不能……不能！他倒斃去，他倒斃去，狗似的，我連指頭也不動……拘留我……我們瞧罷……」

他那低的略帶女性的聲音嚷着說，他的細小的近視眼得勝而且毫不姑容的發了光。這剎時他嘗着甜美的復讎的感覺，一切道德的苦痛的出路，以及從他全生涯中搶去了歡樂的，氣厥的憤怒的出路，是尋到了。他不自覺的奇特的微笑，漸漸高聲的咆哮，全不管周圍要出什麼事。

花邊鑲條的女人似乎要跌倒了；伊這變了可憎的凋萎的臉上，被蒼白色掃盡了最後的顏色了。伊無助的踉跄，痙攣的動着嘴唇，而且無聲的無力的哀求似的，向他伸着手。

「先——先生！」他終於在自己的叫喊裏，聽出伊的微弱的聲音來。

他趕緊住了話，詫異似的向伊看，彷彿他完全忘卻了當着伊的面了。

「我……我知道，先生……」伊澀滯的說。「先生……他自己有……先生……」
醫生驟然改變了神情。

「這……這不能算一個辯解，」他吃吃的說。

「我知道，先生……但這樣他就要死……」

「然而……」醫生發話，又復憤恨起來。

伊一面抓住他外套的袖子，打斷了他的話。

「是的，是的，先生……我並不這樣想……我懂……並不這樣……但我愛他。先生……沒有他我就要死……唔，我也難受的，我……先生，憑一切聖靈的名字。在你這裏沒有一滴的同情麼……我們有孩子……」伊突然跪下了。

「安瑪華希理夫那，你做什麼！」喊着，徑奔向伊，是區官和憲兵官，但伊推開了他們。這是非常之意外而且異樣，至于醫生也踉跟倒退了。伊膝行向他，後面拖着發響的玫瑰色的裙裾，而一個華美的弱女子的外表是這樣動人，致使醫生的精神上，又回來了。

一切的鋒利的苦痛了。

汗珠成了大粒流在他臉上，手腳都顫動，幾乎要破碎了。他暫時之間，覺得他已經不能反抗，自己覺得失了意志，但這時區官來捉住他的袖子，便漲滿了憤恨的可怕的狂濤，將已經准備了的允許都破裂了，他掣回手，向門口直闖過去。

伊抓住他的袖子，對他叫喊，因為伊未經抓緊，兩手落在地上了，不動的倒着，像一個玫瑰色衣服和亂頭髮的堆。

伊被攙起了，但當醫生關門時候，他見伊還在地上；很使他有些難堪；人在他後面奔走，區官叫着兵們；他聽得他們的腳步聲已經在樓梯下震動。醫生渾身抖着，胡亂的抓住了闌干，他急急的，逃走着，用那跨下去的腳尖探着樓梯。他眼前轉着火光的圓圈，一種沈重的散漫的感情壓住了他，如一座山之于一顆砂礫。

一九〇五至六年頃，俄國的破裂已經發現了，有權位的人想轉移國民的意向，便煽動他們攻擊猶太人或別的民族去，世間稱為坡格隆。Pogrom 這一個

字，是從 Po (漸漸) 和 Gromit (摧滅) 合成的，也譯作猶太人虐殺。這種暴舉，那時各地常常實行，非常殘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庫倫還有恩琴對於猶太人的殺戮，專制俄國那時的「廟謨」，真可謂「毒遍四海」的了。那時的煽動實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喚醒人裏面的獸性來，而于其發揮，給他們許多的助力。無教育的俄人，以殲滅猶太人爲一生抱負的很多；這原因雖然頗爲複雜，而其主因，便只是因爲他們是異民族。

阿爾志跋綏夫的這一篇醫生(Doktor)是一九一〇年印行的試作(Етюд)中之一，那做成的時候自然還在先，驅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雖然算不得傑作，卻是對於他同胞的非人類行爲的一個極猛烈的抗爭。

在這短篇裏，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見作者的細微的性慾描寫和心理剖析，且又簡單明瞭的寫出了對於無抵抗主義的抵抗和愛憎的糾纏來。無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爲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這憎，又或根于更廣大的愛。因此，阿爾志跋綏夫便仍然不免是託爾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託爾斯泰主義的

反抗者——圓穩的說，便是託爾斯泰主義的調劑者。

人說，俄國人有異常的殘忍性和異常的慈悲性；這很奇異，但讓研究國民性的學者來解釋罷。我所想的，只在自己這中國，自從殺掉蚩尤以後，與高采烈的自以為制服異民族的時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麼方略等等之外，尋出一篇這樣為弱民族主張正義的文章來。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譯者附記。

戰爭中的威爾珂 一件實事

勃爾格利亞 跋佐夫

人取他入營的時候，他藏在草料閣上的乾草裏……年老的父親往鎮裏去了，爲的是央求官府，不要取威爾珂（註二）去，因爲他是獨養子，沒有人能理生計，飼牛和布種的了。留在家裏的只有年老的母親，是須得打發開那些問起威爾珂的人的。

「巴巴（註一）維陀……叫威爾珂來！他應該上鎮去……他是豫備兵……他須得

（註一）Velko，勃爾格利亞人的名字，和益爾伏忒與塞爾比亞的 Vuk 相同，意

義是狼。（俄文稱狼爲 Volk，波蘭文是 Wilk。）

（註二）Baba，斯拉夫語，意義是老人。

抗鎗……』克米德（註二）對伊說。

『威爾珂沒有在家，我的小兒子。（註四）』

『母親維陀……威爾珂大概是躲了罷……』經過門旁的豫備兵們問說。

『沒有，小兒子……我藏他在那里呢？……從前天起，我便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是廢物……你們都知道他……』

但此時來了伊凡摩利希維那，是豫備兵的指揮者。他從頭一直武裝到腳。人知道他是一個狠毒的人，全村的人們在他面前都發抖。

『祖母……倘若威爾珂在明天早晨我們開拔之前，還不來入伍，我一捉到他，立刻給他一百棍……你要記取……』

『但那是爲什麼呢……你們尋到他，就立刻打死我……他不是一個廢物！你不知

（註三）Kmiet，意義是村長。

（註四）斯拉夫種人相稱，幼的對子老的常是父母或祖父母，長的便稱他爲兒子之類，不必定是親屬。

道麼……」喫驚的母親維陀喃喃的說，而且掛念着坐在草料閣上的威爾珂。

「用骨櫻樹做的棍子一百下……一下也不能少……」伊凡重覆說，走了。

那威爾珂呢……他熱病似的抖着，從他自己挖在屋頂上的窟窿裏，窺探着他。他聽到了可怕的摩利希維那的恐嚇，而且更加害怕了。

他趕緊溜到頂篷上的一個角落裏，爬向乾草，自己埋在這裏面一直到頸頸。他這樣的等到夜。

第二日一清早他從罅隙間往外看：村的空地上站着一羣豫備兵，都是他的夥伴，都高興，都穿制服，而且他們用秋花裝飾着的帽子上，在太陽裏耀着小小的金獅子……他們嘴裏銜着黃楊木的小枝條，他們也用這飾了鎗口……子彈，珍珠一般的排着，交叉在他們的胸前……而且掛在他們身旁的鐵葉的水瓶，又安排得怎樣好……太陽反射在這上面……

寂靜籠罩了全羣。豫備兵們成了行列對着他的小屋子走。

伊凡摩利希維那從酒鋪子走近這邊來。他戴一頂帽高得像一條烟囪，這旁邊插一支白羽。

他在隊前面站住，向他們說了幾句話，用手做一個信號……他們便緩緩的動作了，一律整齊，而他在他們的前面。他們之後，在雜色的一大羣裏，是親屬和朋友，來和他們作別的。

歌是大聲的唱起來了，很響亮……

威爾珂傾聽着……他聽不飽這甜美的音節……而且歌將他的聲調瀰滿了全村，落……天空和森林……

他們走了……消失了……

風時時送給他在空中反響的歌的聲調來。

這真是戰爭的一點妙處呵……

胡塗威爾珂的心在胸膛裏發了抖……他向下邊看……從上到下滿是塵土，掛着乾草和蛛網……圍住他的是渾濁的氣味，黑暗，鼠子弄剩的零星……有幾處，從罅隙間

射進些微的太陽光線來……所謂偷偷的光亮……

而那邊……開闊的平野，明朗的天，照耀着純淨的太陽……谿澗裏的流水潺潺的響，鳥雀自由的騰上天空中……而他的夥伴向着碧綠的曠野裏開步走而且歌唱……

沒有多想，威爾珂從閣上的四方口溜進房中，在壁上抓了鎗，走過牛棚，撫摩了花牛，在那額上的星點上接了吻，不使母親看見的跳過籬笆，便奔向平野去，彷彿有人追趕他似的。

豫備兵們開步走而且歌唱……他們的刺刀在太陽下電光一般閃爍……他們的軍旗像張開兩翅的大鳥似的飛揚……

衆人之前走着伊凡摩利希維那。他時時轉過身來，發些號令，于是又和他的大帽子向前大踏步的走。

威爾珂追到他們的時候，歌沈默了，隊伍解散了，大家叫喊起來，因為威爾珂一光降，各人都得了願意的人了。

「烏瑪利丹……烏瑪利丹！……你怎樣了……你是怎樣的一個英雄呵！……你究

竟先在那里呢……」這一部分大聲說。

「烏瑪利丹來了……」別一部分叫道，——「現在我們不怕什麼了，而且要俘虜蘇丹哩……」

「開步走……開步走……而且高興罷……開步走……開步走……開步走……君士但丁堡是我們的……」

豫備兵們都歡笑而且納罕的看着烏瑪利丹的威爾珂，在他身上有幾處還掛着蛛網。

威爾珂紅了臉，也不作聲。

伊凡摩利希維那微微的笑，但他便即皺了額，鋒利的叫喊道：「够了，這够了……你們爲什麼這樣笑……好，威爾珂……開步走……」

豫備兵們又成了行列向前走。

但在他們過第一個土岡以前，人已經將烏瑪利丹的威爾珂改稱「少尉」了。

晚上，他們到了菲列波貝爾。

人使他們歇在飢餓之野的新營裏。

第二日早晨，兵官來巡邏，聽過摩利希維那的報告，去了。

這于威爾珂都適意；有肉的湯，新的兵外套和伙伴，和軍歌和愉快——一切，只要是心裏所希求的。他慣熟了新生活，同化了兵們的習慣和言語……他早沒有一點再像先前的威爾珂了。

人來點名。

「有！」他儘力的叫，其時挺直的像一條絃，而且從從容容的一瞥長官的眼。

別的人戲弄他。

「威爾珂……」伊凡摩利希維那大聲說，他已經任爲軍官了，——「你將帽上的小獅子綴顛倒了……野東西……」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註五）」而且威爾珂很尊敬的看一看他的長官。每瞬間都到來新兵的輸送，是分給豫備兵去教練的。

威爾珂分到了大約十個村人和五個市人。伊凡摩利希維那對於一個市人有些反對而且可怕的苛待他。

他現在尋到報讐的機會了。

「威爾珂！……」他將他的下屬叫到旁邊。

當威爾珂傍他站着的時候，他問，這時他用眼睛睨着站在隊伍裏的新兵：「他們服從你……」

「他們服從，您勃拉各羅提……」

「你看見那邊的那一個大個兒人麼……」

「我看見他，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個狗子……這是……你懂麼……好好的留心着……不准他動一

動……倘若他走得壞，給他一脚……他看得不直，便一拳打在狗嘴上……不要寬容

（註五）到塞爾比亞戰爭時，就是到俄國軍官的解職時為止，兵們都用俄國式尊稱他們的長官。現在是他們只說中尉，大佐之類。

他……前面去，給我能看到……」

「遵命……」

威爾珂回到他的新兵那里，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

威爾珂理會不得，何以少尉只吩咐打那大個兒人。村人中卻有幾個是練習的獅兒，按着號令，那大個兒走得最好，少尉大人不是錯誤了麼？他的頭腦不能捉摸這事，但自從那時以來，不知什麼緣故，他在這大個兒人之前自己覺得慌張了。

晚上，摩利希維那叫他到官房裏。

「威爾珂，對那驢子究竟怎樣了……」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他那狗嘴腫了麼……」

「一點沒有，您勃拉各羅提，他的事做得很合法……」

少尉蹙了額。

「聽着，你是一匹駱駝。明早操練的時候我來……無論他怎樣，你便在我的面前將

他大罵，否則鬼捉你……」

威爾珂悚然的去了。

他覺得，自從那少尉陞遷之後，更加壞了，到末後……誰知道呢……這大約是這樣的風氣……

次日早晨，少尉到操練這里來，額上帶着一道很深的皺。

威爾珂覺得滴下冷汗來。

剛發首先的號令「一二」威爾珂便立刻走向大個兒人，拉住他的制服，喊出鈍的，低微的聲音來，似乎是出在地底裏：「請……您……」

此外他不能再說了，他單是哀求似的看着大個兒。

幾個兵，是市人，不由的微笑起來，當他們看見威爾珂的可憐的地位，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天上還在地上的時候……

摩利希維那憤然的咬了牙，青了臉，跳向威爾珂并且打在他臉上，至于他鮮血直涌出鼻子來。

這使軍官更加暴躁了，他喊道：「威爾珂……二十四小時的禁錮……沒有麵包……」

威爾珂的罰是嚴重的。

他哭了一整夜，他全走進他的憂愁裏了。他記起他的母親，那伊如果想到他，便在那裏歎歎的……他的父親，那兩腳已經不能做吃重的工作的……棚裏的花牛，那此時正在四顧，看威爾珂來撫摩他與否的……他想的很久。雄雞啼到第三回，最初的黎明開始了，暗暗的進了小窗子……全營立刻醒來，懲罰的期間過去了，他又去操練……而且又看見野少尉的顰蹙的臉了。

不……他今晚便跑開這里，只要一昏暗……出什麼事，出來就是……

雖然，威爾珂卻並不能實行了他的計畫。人將伊凡摩利希維那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而他的位置上來了一個有理的像人的軍官。

于是威爾珂留着。

第一個軍官即刻看出了威爾珂的能幹，他的服從和心的簡單來。有一天，他當着大隊之前，因為一件任務的好成績，大聲的稱讚他。

「好，威爾珂！……你是一個勇敢的漢子……我希望大家，都像這樣的兵士，像你似的……」

威爾珂彷彿覺得，他有如回了天堂了，從這利時起，他就準備定，只要有長官的一個眼色便拚死。這使他活潑起來了，而且他又開始問那伙伴，是否立刻便有對於土耳其人的戰爭，他有這樣的興致，要用他的刺刀刺死幾個土耳其人，他日見其好戰了。

「威爾珂……你在戰爭中真要打死一羣土耳其人麼……」他的伙伴惡意的問他說。

「他們的娘要哭他們……」

「你怎樣打死他們呢……你實在還沒有戰爭過……」

「什麼……我……」激昂的威爾珂回答說，他走到旁邊，緊捏了鎗——看一看，用

刺刀向空中便刺。

大家都躲閃，因為這赫怒的威爾珂，是真會將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發閃的刺刀上的。不意中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轉過去。

他面前站着他的長官，而且一半微笑一半嚴厲的對他看。

威爾珂挺直的站着，羞得沒有話。

「我願意看見你對着真的敵人也有這樣勇……」長官說。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舊曆，即新歷的十五）人將全團運到飢餓之野去，並且排了隊，不久，團長騎着馬來，曉諭大眾，說那米蘭，那塞爾比亞王，對勃爾格利亞宣告了不合理的戰爭，以及當晚這全團便向野外進軍去對仗，防守祖國的邊疆。

爲了同塞爾比亞開戰而起的，首先的無意識的快樂之後，（普通的高興是威爾珂

也有份的) 威爾珂的頭裏起了大擾亂了。他捉摸不到兩件事：第一，塞爾比亞何以倒不向那又壞又非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去出兵呢，此外，是人要到塞爾比亞，渡過海去，不可怕麼？……

然而他沒有工夫，打聽這些事了；大家滿手都是事，這邊那邊的跑而且忽忽的集起東西來，因為都要上火車去。

車站上塞滿了人……母親們哭着和兵們別離……女兒用樹葉環繞他們的帽……另外的人又用松柏枝插在鎗膛上……單是和他作別的沒有人……沒有人訴說，說他出征的事……熱情抓住了他，但沒有時候了；他們要歸隊，音樂演奏起來，大眾訣別他們，高叫一聲『呼而啦！……』(註六)而且列車走動了。

自兩天以來，蘇飛亞的曠野，已經被在高峻的連根震動的密朶式山發出反響來的

(註六) HUIRA 是歡喜或激動的喊聲，或者意譯作萬歲，不甚切合，現在就改爲

炮聲轟得煩厭的了……山將他憤怒的頭角包在濃雲裏……

舊蘇飛亞，（註七）勃爾格利亞的首都，也一樣的恐怖……市街上是紛亂和擁擠……市街上是哀愁……而且人心——悶悶的。

白旗綴着紅十字的到處飄揚，市鎮變成一所醫院了，車子載着傷兵不絕的到來……而且從戰場上又永是傳來暗淡的消息……大炮聲愈加逼近，愈加怕人，空氣激蕩了，玻璃在窗戶上發着抖……

蘇飛亞後邊，在斯理夫尼札這方面，大道全被軍人掩得烏黑了，他們來從羅陀貝爾沼澤的內地，從黑海和白海（註八）的沿岸，從多瑙來的這些英雄們。他們將黑夜做成白天，他們一面走一面睡，他們沒有一點食物到嘴裏，而且這于他們是很適意的！

你聽到麼……他們還唱歌當作大砲的轟聲的答話，雖然他們直到唇邊都濺滿了泥汗，只有他們的鎗發着閃，而歡喜卻主宰了他們的心……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看

（註七）Sofia 勃爾格利亞語的 Sredec，就是羅馬的 Ulpia Sredaea。

（註八）指 Aigalia 海。

他們，談論他們，期待他們什麼事，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爲他們禱告。

向西方望過去，只見滿路是拿着插上的刺刀的步兵，……鐵的車輪軋軋的響，……他們曳着沈重的大礮和彈藥車，……倘他們一躲閃，困倦的騎兵便將他們濺上了泥汗！……但是如何奇特的騎兵呵！……三個人騎在一匹馬上，正如拉兌茲奇的兵，當他們馳向式普加去戰爭，幫助民軍的時候似的。（註九）

現在斯理夫尼札是第二式普加了，多一個兵一粒彈——便能救得祖國，……我們的英雄們都知道這事，而且上帝所以將鐵一般的力量和不可見的羽翼給他們，……

在一小時之前，斯理夫尼札後面的全線上，激起了可怕的戰鬥。三日以來，已經是大礮不住的怒吼，而且千萬的鎗彈唸哨着的了。濃密的青色的煙霧罩着戰場，不肯收斂了去。

敵人的集合的車壘從各方面奔突進來，又到處退了回去。前天他們比我們強三倍，

（註九）俄土戰爭時，曾在式普加大戰。拉兌茲奇是此時和民軍反抗土軍的人。

昨天強兩倍，今天是勢力相等了。

戰爭在左翼發作起來了，在中軍，以及在右翼，這是我們的威爾珂就在裏面的。他戰的以一當十，很駭人。

那墳山，勃爾格利亞人從這里射擊出去的處所，昨天是屬於塞爾比亞人的。經反抗襲擊之後，我們的軍隊將塞爾比亞人從這陣地上逼走了，——敵人退到對面的土岡上，是他在夜間築了堡壘的地方……他向我們四面用了火來，又用鎗彈的雹霰來震動比塞爾比亞較低的我們的陣地……塞爾比亞人是看不見的……在煙霧裏，這邊那邊的出沒着黑帽的尖頂，而刹時都又消滅了。

時間經過了，戰鬥永是繼續着。每瞬間升起塞爾比亞人堡壘的那可怕的火來。

我們的隊伍節省子彈，不再徒然的來開鎗，他們等候着號令『前進！』以用刺刀去回報那射擊……其時我們的少年靜聽着鎗彈的唸哨，或者那打在地面的鈍滯的聲音……我們的大礮一發響，他們便將眼光跟着榴散彈而且吶喊道『呼而啦……』倘若這礮火命中了的時候。

只有威爾珂一個人沒有停止開鎗……他一個人定規的回答敵人，因此大抵的鎗彈都落在他四近。大半是這事使他發怒，就是從昨天早上起沒有一點食物到過嘴裏……因為這不住的火，麪包是不能運到堡壘的了。威爾珂的臟腑抽得如一條蛇的圓圈。他在牙齒間咒罵而且永是接連的射擊……

然而——飢餓克服了市鎮……

威爾珂站起身來，伸直了，並且開手向戰友的背囊裏去搜索，看可能發見一片麪包……他全沒有一回聽到鎗彈的噓哨，那永是稠密的落在他四近的。

『你伏在地面上，烏瑪利丹……』衆人都嚷，因為喫驚着威爾珂的魯莽。

但威爾珂默着，站直了，又彎下去，遍摸所有的衣袋……他終於尋到一片霉了的餅乾，于是他站得挺直的咬進去，對抗塞爾比亞人……一粒鎗彈帖近了他的嘴直飛過去，將那餅乾帶得很遠了……

這是塞爾比亞人的一個大錯：他使威爾珂狂怒了……爲懲罰他們起見，他將臂膊擎在空中，並且用了死力叫喊起來道：『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百數顆鎗彈攢着這狂怒者呼呼的響……威爾珂不害怕……『天使保佑無罪者』
——諺語說……戰友相信，威爾珂是發了瘋了，但他們不能反對他，而且躺在地上跟着
威爾珂的號令吶喊道：『呼而啦……』

隊的指揮官惴惴的望着威爾珂的無畏；但說齣戲是每瞬間都能變成悲劇的，而威爾珂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兵……

『威爾珂……伏在地上……』軍官命令說。

但他似乎聳聳了，威爾珂只是不住的向塞爾比亞人揮着臂膊而且叫喊：『呼而啦！
呼而啦！……呼而啦！……』

而且躺在地面上的伙伴們學着他的說：『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希奇……這憤怒的狂度是傳染的，威爾珂的叫喊延燒了衆人的心……幾個人起
來了，因為要照着威爾珂做……現在他是真的指揮官了。

排長將額蹙成皺襞，命令的叫道：『烏瑪利丹，我命令你……伏在地上……大家都
伏在地上……我不願無益的犧牲！』

『您勃拉各羅提……』威爾珂第一回說——『他們逃走了……呼而啦……』
指揮官起來，用他的望遠鏡去照看塞爾比亞的陣地。

而且真的……塞爾比亞人逃走了……從這喊聲『呼而啦』上，他們推想，以為勃
爾格利亞人攻進來了。

二十分時之後，勃爾格利亞軍占領了高的塞爾比亞的陣地並沒有開一回鎗。

威爾珂躺在醫院裏三個月，因為左臂上一個傷，是他在札里勃羅特所受的，左手從此以來于工作便沒有用。他以後還是在戰地一般模樣，而且永是成了這樣的威爾珂烏瑪利丹。夥伴們仍是玩笑的稱他『少尉』。雖然他們忘不掉，他便是，在斯理夫尼札占領堡壘的一個人。他也並沒有忘記這件事，他每遇機會便講他戰爭的回憶。

倘若兵營是兵的學校，戰爭便是他的高等學校了。而且——事實上——威爾珂知道了領解了許多的事物。只有一件，這簡單的農夫不能懂：人為什麼和塞爾比亞人打仗呢？

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對於這膚淺的幼稚的問題。立刻給我們一個准備妥帖的
答……

然而我覺得，正如在我們這里一樣，在我們的鄰人那里也有百千的簡單的農夫正
如威爾珂的，直到現在，還不能懂得爲了誰，這戰爭是必要而且不可免呢，因爲他們是只
用得着及時的太陽和雨澤的……

簡單的頭腦！

勃爾格利亞文藝的曙光，是開始在十九世紀的。但他早負着兩大害：一是土
耳其政府的凶橫，一是希臘舊教的銅蔽。直到俄土戰爭之後，他纔現出極迅速
的進步來。唯其文學，因爲歷史的關係，終究帶着專事宣傳愛國主義的傾向，詩
歌尤甚，所以勃爾格利亞還缺少偉大的詩人。至于散文方面，卻已有許多作者，
而最顯著的是伊凡跋佐夫（Иванъ Вазовъ）。

跋佐夫以一八五〇年生于梭波德，父親是一個商人，母親是在那時很有教

育的女子。他十五歲到開羅斐爾（在東羅馬尼亞）進學校，二十歲到羅馬尼亞學經商去了。但這時候勃爾格里亞的獨立運動已經很旺盛，所以他便將全力注到革命事業裏去；他又發表了許多愛國的熱烈的詩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鄉；他的職業很奇特，忽而爲學校教師，忽而爲鐵路員，但終於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時，他爲軍事執法長；此後他又與詩人威理式珂夫（Velishkov）編輯一種月刊曰科學，終於往俄國，在阿兌塞完成一部小說，就是有名的軛下，是描寫對土耳其戰爭的，回國後發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學叢書中，不久歐洲文明國便幾乎都有譯本了。

他又做許多短篇小說和戲曲，使巴爾幹的美麗，樸野，都湧現于讀者的眼前。勃爾格里亞人以他爲他們最偉大的文人；一八九五年在蘇飛亞舉行他文學事業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賀，并且印行紀念郵票七種；因爲他正七十週歲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舊文學的軌道破壞者，也是體裁家，（critic）。

(Lise) 勃爾格利亞文書舊用一種希臘教會的人造文，輕視口語，因此口語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話，又善于運用白話的人。託爾斯泰和俄國文學是他的模範。他愛他的故鄉，終身記念着，嘗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樹下，聽得一個英國人叫道：『這是真的樂園！』他答道：『Sì，我知道一個更美的樂園！』——他沒有一刻忘卻巴爾幹的薔薇園，他愛他的國民，尤痛心于勃爾格利亞和塞爾比亞的兄弟的戰爭，這一篇戰爭中的威爾珂，也便是這事的悲憤的叫喚。

這一篇，是從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譯本勃爾格利亞女子與其他小說裏譯出的；所有註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譯本的原註。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二日記。

瘋姑娘

芬蘭 明那·亢德

人叫伊『瘋姑娘。』伊住在市街盡頭的舊墳地後面，因為人在那里可以付給較為便宜的房價。伊只能節儉的過活，因為伊的收入只是極微末；休養費二百八十馬克和手工掙來的一點的酬勞。在市街裏，每一間每月要付十馬克，伊租伊的小房子只七個，這當然是不好而且住舊的了，火爐是壞的，牆壁是黑的，窗戶也不嚴密。但伊在這裡已經住慣，而且自從伊住了十年之後，也不想再搬動；于伊彷彿是自己的家鄉了。

伊沒有一個可以吐露真心的人，然而伊倘若沈思着坐在伊的小房子裏，將眼光注定了一樣東西，這房子在伊眼睛裏便即刻活動起來，和伊談天，使伊安靜。伊現在和別的人們少有往來了。伊覺得躲在這裡，伊因此只在不得已時纔出外，只要伊的事務一完結，

伊使用急步跑了回來，並且隨手恨恨的鎖了門，似乎是後面跟着一個警敵。

人並非歷來叫伊『瘋姑娘』。伊曾經以伊的名字賽拉賽林出過名，而且有過一時期，這名字是使心臟跳動起來，精神也移到歡喜裏。然而這久已過去了。伊現在是一個瘦削的憔悴的老處女。孩子們，那在街上游戲的，倘看見伊，便害怕，倘伊走過了，卻又從後面叫道：『瘋姑娘！瘋姑娘！』先生們走過去，並不對伊看，還有婦女們，是伊給伊們做好了繡花帳幔的，使伊站在門口，而且慈善的點一點頭，倘伊收過工錢，深深的行了禮。再沒有人想到，伊也會經年青過，美麗過的。在那時認識伊的，已經沒有多少，而且即此幾個，也在生活的迫壓裏將這些忘卻了。

然而伊自己卻記得分明，而且那時的記念品也保存在伊那舊的書架抽屜裏。在那裏放着伊那時的照相，褪色而且彎曲，至于僅能夠看出模樣來。然而卻還能看出，伊怎樣的曾經見得穿着伊的優美潔白的舞蹈衣服，并那曼長的螺髮，露出的臂膊，和花緣的綾衫。伊當這衣服的簇新的華麗時，在伊一生中最高可寶貴而且最大成功的日子裏，穿着過的。伊那時和伊的母親在腓立特力哈文。一隻皇家的船舶巡行市鎮的近旁，一天早晨在

哈泰理霍倫下了錨。人說，一個年青的大公在船上，並且想要和他的高貴的隨員到陸地來。市鎮裏於是發生了活潑的舉動了。家家飾起旗幟花環和花卉來，夜間又在市政廳的大廳上舉行一個舞蹈會。

在這舞蹈會上，賽拉得了一個大大的忘不掉的光榮；年青的大公請伊舞蹈，而且和伊舞蹈！他只舞蹈了一次，只和伊——那夜的愉快是沒有人能够描寫。賽拉到現在，倘伊一看照相，還充滿着當時享用過的幸福的光輝。伊當初似乎是昏慣了，但此後不久大公離開宴會，衆人都趕忙來祝賀伊的時候，伊的心灌滿了高興和自負。伊被先生們環繞着，都稱伊爲『舞蹈會的女王』，希求伊的愛顧，從此以後，伊便無限量的統治了男人的心了。

在這『紀念品』中，又看見一堆用紅繩子綑着的，從伊的先前的崇拜者們寄來的信札，而且滿是若干平淡若干熱烈的戀愛的宣言。但當時伊對於這些現已變黃褪色的信札並不給以偌大的價值，伊只是存起來當作勝利的留痕。他們裏面沒有一個能够溫暖了伊的心，伊對於寫信者至多也不過有一點同情罷了。

「你究竟怎樣想呢？」伊的母親屢次說。「你總須選定一個罷！」

但賽拉恬着大公並且想，「我已經選好了！伊就是幻想，對於大公生了深刻的印象了。他何以先前只和伊舞蹈呢？這豈不能，他一旦到來而且向伊求婚麼？這類的事不是已經常有麼？有着怎樣的自負，伊便不對他敘述伊的誠實的戀愛，只使他看伊的崇拜者的一切的信札，給他證明，伊已經拋掉了幾多的勸誘了。」

年代過去了；但大公沒有來。賽拉讀些傳奇的小說而且等候。伊深相信，倘使大公能够照行他本身的志向，他便來了。然而人自然是阻撓他，所以他等着。賽拉是全不憂愁，雖然伊的母親已經忍不下去了。母親實在不知道，伊抱着怎樣的大希望，打熬在寂寞裏；這希望倘若實現出來，伊纔更加歡喜的。

但有一回，母親說出幾句話，這在伊似乎劍尖刺着心坎了，當伊又使一個很有錢很體面的材木商人生了大氣，給母親一個釘子的時候：「你便會看見了，你要成一個老處女！」

最初，賽拉過分的非笑這句話，但這便使伊懊惱起來；因為伊忽然覺得詫異，近來那些先生們並不專是成羣的圍在伊身邊了。這因為這里鑽出了兩個小丫頭來，人說，那是

很秀麗，但據賽拉的意思是見不得的。那還是『全未發育的，半大的雛兒』，沒有體統和規矩。而人以爲這秀麗！這是一種不可解的嗜好！倘伊對於這事仔細的想，伊覺得是不至子的。男人們追隨着女孩兒其實只是開玩笑，而伊們因爲獸氣卻當作真實了；伊對於這些並不怕。但是伊決計，在其次的舞蹈會上伊因此要立起一個赫赫的證據來。爲了這目的，伊便定好一件新的，照着最近的時裝雜誌做出來的衣裳，用白絲綢，沒有袖子，前後面深剪裁，使可以顯出伊的腴潤的身段。

滿足着而且懷抱着伊的勝利，伊穿過明晃晃的大廳去。那些小女孩們可敢，和伊來比賽麼？

還沒有伊們都逗留在大廳的最遠的屋角裏，互相密談，瞥伊一眼，又竊竊的嘻笑，用手掩着嘴，正是在這一種社會生活裏沒有閱歷的很年青的女兒所常做的。伊們裏面能有一個是『舞蹈會的女王』麼？不會有的，只要伊在這里！

但伊們的嘻笑激刺了伊，伊有這興趣，要對伊們倨傲一回，而這事在舞蹈的開初便提出一個便當的機會了，當伊在圓舞之後，走進梳裝室去，整理伊的額髮的時候。伊們在

這里站立和饒舌，那時是最適當的。伊直向桌子去，並且命令的說：『離開鏡子罷，你們小女孩！』

人叫伊們『小女孩』的時候，不會怎樣觸怒的，這賽拉很知道。但是伊們不能反抗，該當服從，並且給伊讓出一個位置來。在鏡中伊能看見，那些人怎樣的歪着嘴而且射給伊憤怒的眼光呵。這在伊都一樣；然而伊看見一點別的東西，使伊苦痛起來了：伊看見一個金閃閃的卷螺髮的頭，澄藍的眼睛和一副年少清新的臉——這該便是那個，是人所特別頌揚的那個了。賽拉轉過身去，爲要正對着伊看。伊實在不見得醜。在伊這里，對於賽拉確可以發生一個危險的競爭者，因爲伊有一點東西是賽拉所不能再有的——最初的青年的魔力。一種憂懼的感情將伊威逼的抓住了，伊再受不住對着這面貌更久的看。伊們爲什麼站在門口，伊們爲什麼不讓伊只剩一個人呢？或者伊還應該給伊們一個『釘子』罷。

『這間屋是專爲着完全的成人的，』伊說，向伊們轉過背去。

女孩子懂了，便開了門，爲的是要出去。但伊們出去時喃喃的說，賽拉聽到了這句話：

「伊多少大模大樣呵，這老處女！」

其時伊追向伊們，閃電一般，而且不及反省，便給那金卷螺髮的一個發響的嘴巴。這瞬間，從聚着許多女士們的鄰室中，起了一種驚愕的叫喊。

那金卷螺髮的啼哭了。賽拉推伊出去，跟着關了門。

老處女！她們敢于叫伊老處女！血液湧上伊的頭，而且在伊血管裏發沸。痙攣的緊握了伊的手。伊的心動悸，伊的顛顛，伊的脈突突的跳了。伊從官能裏，尋不出一個明白的思。想來。在伊耳朵裏只是反覆的響着這不幸的言語：老處女！

伊無意的走到鏡前面。阿，怕人，伊什麼模樣了！臉色灰白，眼睛圓睜，眼光粗野，頸頸紫漲了。這一照又使伊發起反省來。這形相是伊不能回到舞蹈廳裏去的。伊試使伊平靜下去，喝些水，又在房裏面往來的走。伊聽到音樂的合奏了。

老處女！伊們對伊不得再是這樣叫！伊的最近的求婚者，材木商人，現就在場的。伊趕緊決了意，再喝一杯水，再向鏡裏看一回伊的像，見得那形相已經回復伊的平常模樣了。伊忽忽的從桌上取起伊的扇子來，用快步走進大廳去。那時正奏法蘭西，而且伊還沒有

被邀請。

伊站在廳門口的近旁，用眼光向四處只一溜。這里站着材木商人賽拉招呼他過來：「我和你舞這法蘭西，倘你有這興致？」伊同時微笑，伊相信，這話是給他一個大大的印象了。

材木商人誠實的鞠躬，然而冷冷的。「可惜我對於這娛樂定該放棄了，我這里已經約好了一位女士！」于是他退回去了。

對偶都排成了。許多先生們彷彿還沒有女士，但沒一個到伊這里來。這是什麼意思呢？伊滿抱了壞的猜疑向各處看。而且確的，現在伊覺得女人都用了伊的眼光打量伊并且互相絮絮的說。人分明談着梳裝室裏的事。但那些先生們也聽到了這事麼？這在伊，彷彿是絞住了伊的喉嚨了。

人發一個信號，法蘭西便開場。伊還是永遠站在伊的地位上。伊內中滿懷了憂懼。這能麼？伊的確不被邀請麼？這類的事在伊是未曾有過的！伊的眼前發了黑，伊僅能够支持了。各樣變換的感情在伊這里迴旋，被損的自負，氣忿，苦痛，羞辱，最末是顧慮，怕伊的魔力

會要永遠過去了。這似乎一個重擔子擱在伊身上。

當伊看見各對偶穿插的舞出變化多端的動作的時候，伊忽而覺得無力，至于怕要躺下了。女人們的近旁是一把空椅子，伊想走到那邊去，但這瞬間又看到了樂禍的眼睛和叵測的微笑。伊縮住了，轉向門口去。伊只得走了，出去空地裏！

伊穿上外衣，經過了整條的長路來到家裏，自己並沒有知道。待到進了伊的屋子裏，這纔慢慢的有起意識，能尋出清楚的思想來。伊究竟做了什麼呢？不過懲治了一個倔強的女孩子。最先伊們又實在太不識羞了，但伊們自然不肯對人說。爲什麼大家相信伊們呢？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來詢問伊，究竟這事實是怎樣的呢？唉，人們統統是這樣之壞而且惡呵！

伊哭出來了，而且自己覺得平靜點。伊覺得女人們統在伊的眼前，以及在伊們臉上的這高興！人嫉妬伊，所以伊們喝着采。但那些向來先意承志的，伊的所有的崇拜家，伊的武士，在那里呢？他們也都是可憐的騙子。但伊要對他們報讐。伊決不再到宴會那里去，假使在街上遇到他們，伊也不看他們了，他們在這晚上還須想！

伊從此留在家裏許多時。舞蹈會有了多次了；伊永是等候着，等人來通知，來約會，但是總沒有這宗事。沒有人到伊這里來，倘伊有時遇見了伊的舊相識，他們對伊也異常的冷淡而且拒絕。伊自然也不招呼了。

伊覺得不幸而且寂寞。伊未曾感受過，也並不知道，伊須怎樣的救伊的憂愁。母親是從早到晚管理着家務。賽拉不能幫助伊，這在伊覺得乾燥，平常，沒風韻！伊還不如坐在伊房裏，做夢而且癡想，或者看些冒險的小說，藉此忘卻伊的生活的無聊。伊在這中間發見了伊的將來的新希望和新信仰。大公便是不來，也可以有一天有一個富足的高貴的旅客，看見伊而且即刻愛上伊的。他們即刻結了婚，而這富翁便攜伊遠走了去，這時市鎮上的少年先生們可就要根本的懊惱了。

伊的避暑莊旁有一個小小的丘樣的土堆，汽船在這前面經過。每逢好天氣，伊便走到那里，白裝束，披着長的卷螺髮，頭上戴一頂優美的夏帽子。伊躺在丘上面，用肘彎支撐起來，將衣服安排好許多的襞積，卷螺髮的小圈子在肩膀周圍發着光，而且那一隻手，那支着臉的，是耀眼的白。在自己前面伊攤着一本翻開的書；但眼光並不在這里，卻狂熱的

射在水面上。伊這樣的等着伊的豪富的高貴的新郎，伊的幻想的目的。只要他在船上，他便應該看出伊在山上。他們看見而且感動而且趕到伊這裏來，那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船舶永遠是駛過去，每天，望遠鏡和鏡子正在照看伊；但伊仍然保着原模樣，也不敢將眼光太向那邊看；他該是狂熱的在水面上遠遠地浮過去了。然而伊卻也看，誰在船上，尤其是怎樣的先生們；因為伊委實在他們中間搜尋着盼望者，豫想者，不識者，在他全生涯中對伊眷愛，崇拜，仰慕的人。

然而日子過去了。伊的熱望更加強。伊永是切實的候在山上。星期去的快，夏天消失，秋天近來了。伊早不半躺在那里了，捏了手端正的坐着。眼睛早不止在水面上，卻向那邊搜索汽船去了。倘這一出現，伊便抱了恐怖和希望迎頭的看，一直到近來。伊滿腔恐懼的看那些伊在艙面上尋出來的各旅客。難道他永久不來麼？

沒有人來。人都回市鎮去了。冬天攜了他的長串的宴會又開首——這時節，是伊向來滿抱了歡喜的盼望，而且總是給伊新的勝利的。但現在多少各別呵！伊和市鎮的「社

會」早沒干係了。現在伊滿裝了憤恚，從外面眺望着這生活和活動；人並不缺少伊，人不願意和伊在一處。而且伊也不願意遷就，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的！伊尋其所能之多，咒罵那意見有這樣壞這樣下等的人間，並且爲自己領到一種安靜的封鎖的生活裏去。一個孤獨的老女人的無歡的日子橫在伊面前，早已無可挽救了。這一天一天的向伊逼進來的，是一件確實的事。在男人們的冷淡的招呼裏，女人們的輕視的眼光裏，伊讀出這話來：老處女！而且這話對於伊的效力是蛇咬一般了。

接着這些年只是形成了一長串的無效的希望。伊的生活是沒有采色的淒涼的灰色了。並沒有發生一點事，來打斷這單調，並沒有高興的印象來刷新伊的精神。伊當初是接連的瞞着自己的相信着，後來便不然，因爲伊已經不希望了。然而又來了運命的一擊，使伊的生活更加悲哀：伊的母親死了，伊的唯一的扶助，伊的最末的朋友。伊沒有一個可以申訴伊的憂患的人，沒有一個爲伊擔心，沒有一個問起伊的事。伊啼哭而且悲歎，伊不願意飲食了。伊咒罵這嫌憎伊驅逐伊的，侮慢那除伊之外，對於一切全都大慈大悲的神明的世界。然而母親躺着，又僵又冷，合着眼睛，死色蓋了臉，沒有聽到伊的哀鳴。

終於是伊的氣力耗盡了。伊再也不覺得悲哀或憂患。伊的心，伊的將來，一切啼哭和憂苦之後的伊的腦，是空虛了。伊並無感覺的坐在那里，而且向前看。債主到來，賣去伊的衣裳和家具，伊並不關心了。凡有不稱心的事，都不能惹起伊的注意或憤激來。伊的房屋是荒涼而且空虛；但在伊也全一樣。後來有人對伊說，伊應該搬走了。當初伊沒有懂，人將這說給伊許多回；於是伊大聲的笑了，歇了片時，凝視他們而且又是笑。

自此以後，伊便稱爲『瘋姑娘』而且孩子們見伊便害怕。

最初，人給伊在蒸溜巷裏備了一所住屋。伊搬到那邊去，帶着一張牀，一張桌子和一個舊書架，這抽屜裏放着打皺的造花，花帶，糖果說明書，伊少年時候的照相和信札，是伊一直後來收集起來並且網在一處的。

當伊後來搬出市外的時候，伊也帶了這些東西去。在這些的觀覽時，伊便想到伊一生中短期的歡樂，而且暫時之間，忘卻伊現在是一個老處女和『瘋姑娘。』

Bilde Seiner Dichtung und Seine Dichter) 芬蘭文人爲用瑞典語與芬蘭語的兩羣，而後一類又分爲國民的著作者與藝術的著作者。在藝術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 (Minna Canth) 爲第一人，並且評論說：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于單湄福爾，爲一個紡紗廠的工頭約翰生 (Gust. Wilh. Johnson) 的女兒，他是早就自誇他那纔得五歲，便已能讀能唱而且能和小風琴的「神童」的。當伊八歲時，伊的父親在科庇阿設了一所毛絲廠，並且將女兒送在這地方的三級制瑞典語女子學校裏。一八六三年伊往齊佛斯吉洛去，就是在這一年纔設起男女師範學校的地方；但次年，這「模範女學生」便和教師而且著作家亢德 (Joh. Ferd. Canth) 結了婚。這婚姻使伊不幸，因爲違反了伊的精力瀰滿的意志，來求適應，則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卻由他導到著作事業裏，因爲他編輯一種報章，伊也須「幫助」他；但是伊的筆太鋒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他的主筆的位置了。

「兩三年後，尋到第二個主筆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機緣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蘭劇場的邀請，伊纔起了著作劇本的激刺。當伊作偷盜纔到中塗時，伊的男人死去了，而剩着伊和七個無人過問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劇本，送到芬蘭劇場去。待到伊因為艱難的生活戰爭，精神的和體質的都將近于敗亡的時候，伊卻從芬蘭文學會得到伊的戲曲的獎賞，又有了開演的通知，這獲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戲目了。但是伊也不能單恃文章作生活，卻如伊的父親曾經有過的一樣，開了一個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學。于伊文學的發達上有顯著的影響的是勃蘭兌思（George Brandes）的書，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賓塞、彌爾和蒲克勒（Taine, Spencer, Mill, Buckle）的理想。伊現在是單以現代的傾向詩人和社會改革家站在芬蘭文學上了。伊辯護歐洲文明的理想和狀態，輸入伊的故鄉，且又用了極端急進的見解。伊又加入于為被壓制人民的正義，為苦人對於有權者和富人，為婦女和伊的權利對於現今的社會制度，為博愛的

真基督教對於以偽善的文句爲衣裝的官樣基督教。在伊創作裏，顯示着冷靜的明白的判斷，確實的奮鬥精神和對於感情生活的鋒利而且細緻的觀察。伊有強盛的構造力，尤其表見于戲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說裏，也時時加入戲曲的氣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藝術眼，伊對一切事物都用那固執的成見的批評。伊是辯論家，諷刺家，不只是人生觀察者。伊的眼光，是狹窄的，這也不特因爲伊起于狹窄的景況中，又未經超出這外面而然，實也因爲伊的理性的冷靜，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但出色的是伊的識見，因此伊所描寫，是一個小市民範圍內的細小的批評……」。

現在譯出的這一篇，便是勃勞綏惠德爾所選的一個標本。亢德寫這爲社會和自己的虛榮所誤的一生的徑路，頗爲細微，但幾乎過於深刻了，而又是無可補救的絕望。培因也說，「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像的，是伊小說的不變的主題；伊不倦于長談那可憐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與壓

迫者手裏所受的苦處。誇張與無希望的悲觀，是這些強有力的，但是悲慘而且不歡的小說的特色。『大抵慘痛熱烈的心聲，若從純藝術的眼光看來，往往有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興的讀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記。

父親在亞美利加

芬蘭 亞勒吉阿

也像許多別的農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樣，跋壘司拉譚密珂忽然想起來了，到『亞美利加』去。這思想，不絕的煩勞他，于是他一冬天，即如正二月時節，全不能將他拋開了。現在這已經不只是時時掛在心上的想頭了，卻成了一種苦惱的真心的熱望。他的思想，已經留連于亞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時時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他當初全不過自己秘密的想。但有一回，當他的女人悲傷的訴說，說是『窮苦總會完』的時候，密珂便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總有一個完，倘我春天到亞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異樣的發了光，這是歡喜呢還是驚愕呢？

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種較深的敬畏和較大的留神，過于從前了。

這出行實在定在春天。密珂從他田莊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憂慮了。但如男人問道：「你有什麼不舒服呢？」伊也不說出特別的緣由來。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從早晨便哭，——至于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不要這樣哭，』過了一會之後，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于長久分離的！』

『不是……，但……』

『什麼但……』

這在男人，似乎覺得其中藏着一種的疑惑。但當告別的瞬間以前，女人淒楚的哭着，倒在他懷裏，並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卻我，父親，……要想到孩子們。』

「忘卻！你想到那里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裏面也痛了！」
「不愛的密珂，我不是這意思！但世界是這樣壞……而我一人和三個小的孩子們留在這里……田莊是爲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氣，父親，但我的心是這樣的塞滿了！」

密珂對於這話，幾乎要給一句強硬的回答；但在他女人還只是擁抱着的時候，他的心柔軟了。于是他將孩子抱在臂上，接吻他們——挨次的個個接了吻，此後便是那母親……

是的，上帝知道，密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這樣的艱難。——只要有人肯來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決不的。

然而現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兩日。這是極淒楚的恐慌，是各樣憂懼的想像的一個結果，這其間便要發現的。但伊的眼淚爲了『道羅』（Dollars）這一個思想，也漸漸的乾燥起來。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裏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給我們，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

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寫信。他也時時寄一點錢。他常說：後來要寄一宗大款，這只是一點小零用。

年月過去了。書信的間隔愈加久長，銀信的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時候壞，他不能不換他的工作而且又生病了，他這樣寫。但其他盼望將來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親的面容永是顯得憂愁，而麵包也永是緊縮起來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從三年多以來，他便沒有寫一封信給家裏。

春天到了。

燕子又從南方回來了，造伊的巢在跋壘司拉諦的低矮的屋背下。伊每日對着孩子們，講那豐饒的南方的土地，那里是葡萄已熟，圓的美麗的無花果彎曲了樹上倔強的枝條。燕子講些什麼，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會得，這是一點快活的事，即此一點，人就可

以歡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小手來。

『或者這燕子見過父親？』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是一個女兒。

『是的，倘能够知道這個，』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個，是因此纔引起他想到父親，而于此卻全不能記起的，問道：

『父親強壯麼？』

『是得的確，』最大的保證說。

『如果父親回家來，』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還是永遠聽不到父親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圍漸漸的發綠了，土埂上的小果樹叢也着起花來。母親掘開了石質的屋旁的田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熱心的幫伊。夏天將他們青白的兩頰染得微紅了……單是空氣裏有滋養料的！母親也覺得心裏輕鬆些；夏季用了輕妙的畫筆，在他色采裝飾上描出將來的希望，較爲光明一點了。

伊晒出密珂的皮衣，皮帽和衣裳來，都掛在馬鈴薯田的籬柱上——『倘他回來，他

看見，我們並沒有忘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蟲子蛀壞呢。」

正是這瞬間來了那農人，是借給密珂旅費的：「哪，人還沒有聽到你們的密珂麼？」
那女人不安起來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樣的危險：「近時他沒有……」

「這是一個壞人！倘沒有從他便寄錢來，我就得賣了這草舍和一點田地。這快要不
够了。」

這在女人，似乎心臟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回答。當那農人許可，
還等到明年春天的時候，伊纔能夠再嘔出一口氣來。

秋天到了。

母親哭的愈多了。伊的按捺的語氣，往往當對待孩子的時候，在忍不住的憤激的話
裏，發表出來。于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竈後面的昏黑的角裏，而其中的一個偷偷的說道：
「倘若父親永不回到家裏來……」

別一個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別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這是什麼意思，倘遇見人們說着這事，說那父親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了，但他們倘看見他們的母親，淚在眼裏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覺的感得，父親是很不好，很不好，母親是很艱難，而且他們是很饑餓……

然而人還是永沒有聽到父親的事！

芬蘭和我們向來很疏遠；但他自從脫離俄國和瑞典的勢力之後，卻是一個安靜而進步的國家，文學和藝術也很發達。他們的文學家，有用瑞典語著作的，有用芬蘭語著作的，近來多屬於後者了，這亞勒吉阿（Arkio）便是其一。

亞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蘭兌爾（Alexander Filander），是一處小地方的商人，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達到很高的程度，在本鄉很受尊重，而且是極有功于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說，于性格及心理描寫都很妙。這卻只是一篇小品（Skizze），是從勃勞梭惠德爾所編的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裏的芬蘭中譯出的。編者批

評說：亞勒吉阿尤有一種優美的譏諷的談諧，用了深沈的微笑蓋在物事上，而在這光中，自然能理會出悲慘來，如小說父親在亞美利加所證明的便是。

現代日本小説集

掛幅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決計在亡妻的三週年忌日爲止，一定給豎一塊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瘦腕，纔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積蓄。又是春天了，擺着赴訴一般的臉，對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於決定了賣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畫，拏來做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麼？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這好罷。兒子是在內務省的社寺局裏做事的，拏着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兩個小孩子，而且對大刀老人還要盡孝養，所以很喫力。假使老人不在，這珍貴的掛幅，也早變了便于融通的東西了。

這掛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爲有了年月，顯着紅黑顏色了。倘掛在暗的屋子裏，黯

澹到辨不出畫着什麼東西來。老人則稱之爲王若水所畫的葵花。而且每月兩三次，從櫃子裏取了出來，拂去桐箱上的塵埃，又鄭重的取出裏面的東西，立刻掛在三尺的牆壁上，於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着時，那紅黑之中，卻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樣。有幾處，也還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綠的脫落的癍痕，老人對了這模糊的唐畫的古蹟，就忘卻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舊了的人間。有時候，望着掛幅，一面吸煙，或者喝茶。否則單是定睛的看。祖父，這什麼，孩子說着走來，想用指頭去觸了，這纔記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說道動不得，一面靜靜的起立，便去捲掛幅。於是孩子便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說道是了，我買彈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氣罷，嘴裏說，手裏慢慢的捲好掛幅，裝進桐箱，放在櫃子裏，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來的時候，走到糖店裏，買兩袋薄荷的彈子糖，分給孩子道，哪，彈子糖。兒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歲和四歲。

和兒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門去，到四點鐘，又擎着桐箱回來了。孩子們迎到門口，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老人什麼也不說，進了房，從箱子裏取出掛幅來掛在牆上，茫然的只管看。聽說走了四五家骨董鋪，有說沒有落款的，有說畫太剝落

的，對於這畫，竟沒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盡禮的人。

兒子說，古董店算了罷。老人也道，古董店是不行的。過了兩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紹介，到兒子的課長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給賞鑒。其時也沒有買回彈子糖來。兒子剛一回家，便彷彿嗔怪兒子的不德義似的說道，那樣沒有眼睛的人，怎麼能讓他呢，在那里的都是贗物。兒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經手，老人將這一幅賣給一個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給亡妻定下了體面的石碑，其餘的存在郵局裏。此後過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來卻比平常遲了二時間。其時兩手抱着兩個很大的彈子糖的袋。說是因為賣掉的畫，還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卻見掛在四席半的啜茗室裏，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臘梅。老人便在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這比藏在我這里更放心了，老人對兒子說。兒子回答道，也許如此罷。一連三日，孩子們儘喫着彈子糖。

克萊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萊喀(W. J. Craig)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窠的。立在階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見窗戶。從下面逐漸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來的時候，這纔到了先生的大門。雖說是門，也並非具備着雙扉和屋頂；只在闊不滿三尺的黑門扇上，掛着一個黃銅的敲子罷了。在門前休息一會，用這敲子的下端剝啄剝啄的打着門板，裏面就給來開門。

來給開的總是女人。因爲近視眼的緣故罷，戴着眼鏡，不絕的在那里出驚。年紀約略有五十左右了，想來也該早已看慣了世間了，然而也還是只在那里出驚，睜着使人不忍敲門的這麼大的眼睛，說道『請。』

一進門，女的便消失了。于是首先的客房——最初並不爲是客房，毫沒有什麼別

的裝飾，就只有兩個窗戶，排着許多書。克萊喀先生便大抵在這里擺陣。一見我進去，就說道『呀』的伸出手來。因為這是一個來握手罷的照會，所以握是握的，然而從那邊卻歷來沒有回握的時候。這邊也不見得高興握，本來大可以廢止的了，然而仍然說道『呀』，伸出那毛氈氈的皺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極的手來。習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手的所有者，便是擔任我的質問的先生。初見面時，問道報酬呢？便說道是呵，一瞥窗外邊，一回七先令怎麼樣，倘太貴，多減些也可以的。于是我定爲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齊交，但有時也突然受過先生的催促。說道君，因為有一點用度，可以付了去麼？等類的話。自己便從袴子的袋裏掏出金幣來，也不包裹，說道『哦』的送過去，先生便說着『呀，對不起』的取了去，攤開那照例的消極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裝在袴子的袋裏面了。最窘的是先生決不找餘款。將餘款歸入下月分，有時纔到其次的星期內，便又說因爲要買一點書之類的催促起來。

先生是愛爾蘭人，言語很難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東京人和薩摩人吵鬧時候的這麼煩難。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煩起來，自己便聽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

的臉。

那臉又決不是尋常的。因為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階級，肉太厚。這一點雖然和自己很相像，但這樣的鼻子，一見之後，是不會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這些地方卻都亂七八糟的總似乎有些野趣。至于鬚髯之類，則實在黑白亂生到令人悲憫。有一回，在培凱斯式理德（Becker Street）遇見先生的時候，覺得很像一個忘了鞭子的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領子，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始終穿着花條的絨衫，兩腳上是臃腫的半鞋，幾乎要伸進煖爐裏面去，而且敲着膝頭——這時纔見到，先生是在消極的手上戴着金指環的。——有時或不敲而擦着大腿，教給我書。至于教給什麼，則自然是不懂。靜聽着，便帶到先生所樂意的地方去，決不給再送回來了。而且那樂意的地方，又順着時候的變遷和天氣的情形，發生各樣的變化。有時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間搬了兩極的事情。說得壞，那就是胡說八道罷，要評得好，卻是給聽些文學上的座談。到現在想起來，一回七先令，本來沒有可以得到循規蹈矩的講義的道理，這是先生這一面不錯，覺得不平的我，卻胡塗了。況且先生的頭，也正如那鬚髯所代表的一般，彷彿有些近于雜亂的情勢，所以

倒是不去增加報酬，請講更其高超的講義的好，也未可知的。

先生所得意的是詩。讀詩的時候，從臉到肩膀邊便陽炎似的振動——並非誑話，確乎振動了。但是歸根究底，卻成了並非爲我讀，只是一人高吟以自樂的事，所以總而言之，也還是這一面損失。有一次，拏了思溫朋 (Swinburne) 的叫作羅賽蒙特 (Rosamond) 的東西去，先生說給我看一看罷，朗吟了兩三行，卻忽而將書伏在膝髁上，說道，唉，不行不行，思溫朋也老得做出這樣的詩來了，便歎息起來。自己想到要看思溫朋的傑作亞泰蘭多 (Atalanta) 便在這時候。

先生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你知道這樣的事麼，你懂得那樣的事麼之類，常常受着無聊不堪的事的質問。剛這樣想，卻又突然提出了偉大的問題，飛到同輩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當我面前讀着渥忒孫 (Watson) 的詩，問道，這有說是有着像雪黎 (Shelley) 的地方的和說全不相像的人，你以爲怎樣？以爲怎樣，西洋的詩，在我倘不先訴諸目，然後通過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于是適宜的敷衍了一下。說這和雪黎是相像呢還是不相像，現在已經忘卻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頭，說道我也這樣想，卻惶恐

得不可言。

有一日，從窗口伸出頭去，俯視着忽忽的走過那遼遠的下界的人們，一面說道，你看走過的人們這麼多，那裏面，懂詩的可是百個中沒有一個，很可憐。究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會懂詩的國民呵。這一節，就是愛爾蘭人了得，高尙得遠了。——真能够體會得詩的你和我，不能不說是幸福哩。將自己歸入了懂詩的一類裏，雖然很多謝，但待遇卻比較的頗冷淡，我于這先生，看不出一點所謂情投意合的東西來，覺得只是一個全然機械的在那裏饒舌的老頭子。

然而有過這樣的事。因為對於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厭了，就想寄居在這先生的家裏看，有一天，照例的講習完畢之後，請託了這一節，先生忽然敲着膝髁，說道，不錯，我給你看我的家裏房屋，來罷，於是從食堂，從使女室，從邊門，帶着各處走，全給看遍了。本來不過是四層樓上的一角，自然不廣闊。只要兩三分時，便已沒有可看的地方。先生于是回到原位上，以為要說這樣的家，所以什麼處所都住不下，給我回絕了罷，卻忽而講起跋爾忒惠德曼 (Walt Whitman) 的事來。先前，惠德曼曾經到自己的家裏來，逗留過多少時，——

說話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這里來似的，——當初，初讀那人的詩的時候，覺得有全不成東西的心情，但讀過幾遍，便逐漸有趣起來，終於非常之愛讀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飛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應着聽。這時候，似乎又講到雪黎和誰的吵鬧的事，說道吵鬧是不好的，因為這兩人我都愛，我所愛的兩個人吵鬧起來，是很不好的，頗提出抗議的話。但無論怎樣抗議，在幾十年前已經吵鬧過了，也再沒有什麼法。

因為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書籍之類很容易安排錯。倘若尋不見，便很焦急，彷彿起了火災似的，用了張皇的聲音叫那正在廚下的老嫗。於是那老嫗也擺着一副張皇的臉，來到客房裏。

『我，我的威志威斯 (Wordsworth) 放在那里了？』

老嫗依然將那出驚的眼，睜得碟子似的，偏看各書架，無論怎樣的在出驚，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尋到威志威斯了。於是 Here Sir 的說着，彷彿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

前。先生便掣奪一般的取過來，一面用兩個手指，畢畢剝剝的敲着髓髓的書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講開場。老嫗顯了愈加出驚的眼，退到廚下去。先生是二分間三分間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尋到了的威志威斯。竟終於沒有翻開卷。

先生也時時寄信來。那字是決計看不懂的。文字不過兩三行，原也很有反覆熟讀的時間，但無論如何總是決不定。於是斷定爲從先生來信，即是有了妨礙，不能授課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夫了。出驚的老嫗偶然也代筆，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當的書記的。先生對了我，歎息過自己的字總太劣，很困窘。又說，你這面好得多了。

我很擔心，用這樣的字來起稿，不知道會寫出怎樣的東西來呢。先生是亞覃本沙士比亞集(Arden Shakespeare)的出版者。我想，那樣的字，竟也會有變形爲活版的資格麼？然而先生卻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記。不寧惟是，曾經說道看這個罷，給我讀過加在哈穆列德(Hamlet)上頭的緒言。第二次去的時候，說道很有趣，先生便囑咐道，你回到日本時，千萬給我介紹介紹這書罷。亞覃本沙士比亞集的哈謨列德，是自己歸國後在大學講講義時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書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謨列德的札記的，恐怕未必

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時，卻並沒有覺得這樣好。但對於先生的沙士比亞研究，卻是早就驚服的。

在客房裏；從門鍵這一邊彎過去，有一間六席上下的小小的書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據實說，是這四層樓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處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緊的寶貝在那里了。——排着十來冊長約一尺五寸闊約一尺的藍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將寫在紙片上的文句，鈔入藍面簿子裏，彷彿慳吝人積蓄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將那一點一點的增加起來，作為一生的娛樂。至于這藍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則來此不久便已知道了。聽說先生因為要大成這字典，所以拋棄了威爾士（Wales）某大學的文學的講席，騰出每日到不列顛博物館去的工夫來。連大學的講席尚且拋棄，則對於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無理的事。先生的腦裏，是惟此字典，終日終夜槩樞磅礴而已的。

也曾問過先生，已經有了昂密特（Schmidt）的沙翁字典了，卻還做這樣的書麼？於是先生便彷彿不禁輕蔑似的，一面說道看這個罷，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昂密特來給我

看。試看時，好個昂密特前後兩卷一葉也沒有完膚的寫得烏黑了。我說着『哦』的喫了驚，只對昂密特看。先生其時頗得意。君，倘若做點和昂密特一樣程度的東西，我也不必這樣的費力了。說着，兩個手指又一齊畢畢剝剝的敲起烏黑的昂密特來。

『究竟，從什麼時候起，來做這樣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對面的書架上，彷彿尋些什麼模樣，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聲音叫道，全尼 (Tano) 全尼，我的道覃 (Dawden) 怎麼了？老嫗還沒有出來，已經在問道覃的所在。老嫗又出驚的出來了。而且又照例的 Here Sir 的相窘一回，退了回去。先生于老嫗的一下並不介懷，肚餓似的翻開書，唔，在這里，道覃將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寫在這里；特別的寫着研究沙翁的克萊喀氏。這書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還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對於先生的忍耐，全然驚服了。順序便問什麼時候纔完功。誰知道什麼時候呢，是儘做到死的呵，先生說着，將道覃放在原處所。

我此後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當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說，日本的大學裏，不要西洋人的教授麼？倘我年紀青，也去罷。頗顯着無端的感到無常的神色。先生的臉上現

出感動，只有這一回。我寬慰說，豈不還年青麼？答道那里那里，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什麼事，因為已經五十六歲了，便異樣的入了靜。

回到日本之後，約略過了兩年，新到的文藝雜誌上，載着克萊略氏死掉的記事。是沙翁的專門學者的事，不過添寫着兩三行文字罷了。那時候，我放下雜誌想，莫非那字典終于沒有完功，竟成了廢紙了麼？

遊 戲

森 鷗 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樣，午前六點鐘醒過來了。是夏季的初頭。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顧忌着，單不開這一間的雨屏。蚊帳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燈的光，這獨寢的閨，見得很寂寞。

伸出手去，機械的摸那枕邊。這是尋時錶。是頗大的一個鎳錶，有的說，這就是遞信省買給車掌的東西。指針也如平日一樣，恰恰指着正六點。

『喂，不開屏門麼？』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來開雨屏。外邊照舊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細的雨，並不熱，但

是溼漉漉的空氣觸在臉上。

使女在單衫上，嵌進肉裏去的綁了捲袖繩，將雨屏一扇一扇的裝進屏箱去。額上沁出汗來了，這上面緊帖着繚亂的短頭髮。

心裏想：『哦，今天也是一運動便熱的日子呵。』從木村的租住屋到電車的停留場為止，有七八町。步行過去時，即使出門時候以為涼，待走到卻出汗了。就是想到了這件事。走出廊下洗着臉，記起今天有須趕緊送給課長的文件的事來。然而課長的到來是在八點半，所以想，八點鐘到衙門就是了。

於是顯着頗高興的快活的臉，看着陰氣的灰色的天空。倘給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見，便要詫異他有甚有趣，卻裝着那樣的臉的罷。

出來洗臉的時候，使女便趕忙的疊了蚊帳，捲起被褥來。走過這處所，開了紙障子，便是書房。

兩個書几，攔成九十度角的擺着。這前面鋪着墊子。坐在這里，擦着了火柴，吸一支烟

木村做事，是分爲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閑纔做的事的。將一張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趕緊要做的事，便拏到這上面去。而且這趕緊要做的事一完結，便將擱在那一張几上的物件，接着拏到這邊來。擱着的物件總很多堆積着的。這是照了緩急積疊起來的，比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拏起那擱在墊子旁邊的日出新聞來，攤在空虛的一張几上，翻開第七面。這是文藝欄所在的地方。

將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邊，一面看。臉上仍然很快活。

從紙障子的那邊，聽得拂子和掃帚的聲音很劇烈。是使女趕忙的在那里掃臥房。拂子的聲音尤厲害，木村也常常發過話，但改了一日，便又照舊了，不用那紮在拂子上的紙條拂，卻用柄的一頭拂的。木村稱這事爲『本能的掃除』。鴿子孵卵的時候，用那削圓稜角的白粉筆兌換了鴿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筆。忘了目的，單將手段來實行。不記得爲了塵埃而拂，卻只是爲了拂而拂了。

(註一)紙煙的名目。

但這位使女，雖然躬行本能的掃除，躬行『舌戰』，然而活潑，也還中用，所以木村是滿足的。舌戰云者，是羅曼主義時代的一個小說家所說的話，就是說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門，便跑到四近各處去饒舌。

木村看完了什麼之後，略略皺一皺眉。大抵無論何時，凡是放下新聞的時候，若不是極 Apathique（漠然）的表情，便是皺一皺眉。這就因為新聞的記載，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藥的東西，或者是木村以為不公平的東西的緣故。既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了之後，顯出無動于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皺一皺眉，便立刻回復了快活的臉。

木村是文學者。

在衙門裏，辦着麻煩的，沒精打采的，增添補湊的那些事，快要成為禿頭了，也歷來沒有關，但在當作文學者這一面，卻頗也為世所知的。並沒有做什麼好著作，而頗也為世所知。且不特為世所知而已。一旦為世所知，做官這一面便變了外放之類，被當作已經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將成禿頭之後，再回東京，纔作為文學者而復活起來。實在是很費手腳的履歷。

倘說木村看了文藝欄，覺得不公平是因為自利，被貶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罷。不論我的事，人的事，看見稱讚着無聊的東西，糟蹋着有味的東西，所以覺得不公平的。不消說：遇有說着自己的時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實。

盧斯福 (Roosevelt) 遍地的走，說着『見得不公平就戰罷』的道要。木村何以不戰呢？其實，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戰過來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發議論，便做不出著作了。自從復活以來，雖然壞，也在做著作，議論之類是不能發的。

這一日的文藝欄上，寫着這樣的事：

『在文藝上有所謂情調。情調是成立于 Situation (情況) 的上面，而且是 Indéfinissable (不可言說) 的。登在與木村有關係的雜誌上的作品，無一篇有情調。木村自己的東西也似乎沒有情調。』

約而言之，就是這一點。而且反之，還揭着所謂有情調的文藝的例，但這些也並不是木村一一佩服的東西。這之中，連木村以為體面的作家，不做那樣的文章纔好的東西之流，也舉在例子裏。

要之寫在那里的話，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使看了『成立在 Situation 之上的情調』這話，也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學的書，論藝術的書，木村也看得頗不少了，但看這句話，卻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誠然，在文藝裏，也有着要說是 Indefinissable，便也可以說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麼呢？不是說古來的劇曲之類，將人物分配了時候和處所而做成的東西麼？這與巴爾（Hermann Bahr）以爲舊文藝的好處，在急劇，豐富，有變化的行爲的緊張這些話，豈不是沒有差別麼？說是單能在這樣的東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並非自信有如此之強的人，但對於這不懂，卻不以爲自己的腦力壞。其實倒反爲記者想起了頗可憫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調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來了。

木村的矍鑿的臉，即刻快活起來了。而且因了單身人都整飭的脾氣，好好的摺了新聞，放在書房的廊下的角落裏。這樣放着，使女便拏去擦洋燈，有用剩的，賣給廢紙擔。

這寫得頗長了，而實際是二三分間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間的事。

將朝日的煙蒂拋在當作灰盤用的石決明殼裏，木村同時彷彿想到了什麼似的，獨自笑着，一捧就捧着積在旁邊几上的十幾本 Manuscripts（原稿）似的東西，搬到衣櫥上去了。

這是日出新聞社所託付的應募劇本。

日出新聞社懸了賞，募集劇本的時候，木村是選者。木村有着連呼吸也運不過來的事務，沒有看應募劇本的工夫。要勻出這樣的工夫來，除了用那吸煙的休憩時間之外，再沒有別的法。

在吸煙休憩時候，是誰也不願意做不愉快的事的。應募劇本之流，看了覺得有趣的，是十之中說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應了看卷者，是受了託，勉勉強強的答應下來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聞的第三面上說壞話。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風俗壞亂』這一句話的。有一回，因為有一個劇場，要演西洋的誰所做的戲劇，用了木村的譯本的時候，也寫着這照例的壞話。要說起這是怎樣的劇本來，卻不但是在 *Cont-*

sure (檢閱) 嚴到可笑的柏林和維也納，都准印成書本去發行，連在劇場扮演，也毫不爲奇的，頗爲甜熟的劇本罷了。

然而這是三面記者所寫的事。木村不明白新聞社裏的事情，新聞社的藝術上的意見，沒有普及到第三面也並不見怪的。

現在看見的卻兩樣。在文藝欄，即使有着個人的署名，然而並不加什麼案語，便已登載的議論，則也如政治的社說一般，便當作該社的文藝觀來看待，也就無所不可罷。在這里，說木村所做的東西沒有情調，木村參與選擇的雜誌上所載的作品也沒有情調，那就是說木村是不懂文藝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藝的人，來選劇本的呢？倘若沒有情調的劇本入了選，又怎麼好呢？這樣做法，對得起應募的作者麼？作者那邊固然對不起，而于這邊也對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稱爲壞的意義這一面的 *Dilettant* (游戲于藝術的人) 的，以即使不落這樣的難，來看並不有趣的東西，也還可以過活。總而言之，廊清這一大堆的事，是敬謝不敏了，這樣想着，所以搬到衣櫥上去的。

寫起來長了，然而這是一秒間的事。

隔壁的屋子裏，本能的掃除的聲音停止了，紙障子開開了。搬出飯來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頭的醬湯來喫早飯。

喫完飯，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來。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換上洋服，將一個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裏，走向大門去。這裏已經擺着飯包和洋傘，靴子也擦好了。

木村撐了傘，凜凜的出去了。到停留場去的路，是一條店鋪櫛比的狹路，經過的時候，店主人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幾家的。這裏便留心着走。這四近，對木村懷着好意來打招呼之類的也有，冷淡的裝着不相干的臉的也有，至于抱着敵對的感想的人，卻彷彿沒有似的。

于是木村先推察這些招呼的人是懷着怎樣的心情。第一，他們確乎想，做小說的人是一種古怪人。以爲古怪人的時候，立刻又覺得是可憐的人，所以來給一點 *Protégé* (惠顧) 的。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對於這事，並不爲可憎，但不消說，自然也

不覺得多謝。

正如鄰近的人的態度一樣，木村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麼對頭。也只有當作獸子看，來表點好意的人，和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罷了。

加在文壇上，又時時被驅除。

木村想，只要人們肯置之不理，這就好了。雖說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卻要請准他做做的心裏想，不要看錯了東西，便破口罵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運氣了。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這樣想。

到停留場的路走了一半的時候，從橫街裏走出一個叫作小川的人來了。這人也在同衙門裏辦事，每三回裏大約總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爲今天早一點，卻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說，偏了傘子，並着走。

「這樣的麼……」

「平常不是總是你先到麼。想着些什麼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罷。」

木村每聽到這樣的話，便感着被搔了癢的心情。但仍舊擺着照例的快活的臉，不

開口。

「近來，翻了一翻太陽，裏面有些說你在衙門裏的秩序的生活和藝術的生活，是正相矛盾，到底調和不得的這類話。見了麼？」

「見過了。說的是壞亂風俗的藝術和官吏服務規則，並無調和的方法這等意思罷。」

「原來，是有着風俗壞亂這類字面的。我卻沒有這樣的去解釋。單當作藝術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儘着現狀這樣下去，是一時的東西，藝術是永遠的東西呵。政治是一國的東西，藝術是人類的東西呵。」小川是衙門裏的饒舌家，木村始終覺得討厭的，但努力不教露出這顏色。他彷彿老病復發似的，響亮起來了。「然而，你看着盧斯福在各處講演的演說罷。假使依了此公所說的來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時的東西了。不單是一國的東西了。再將這事高尚一點，政治便成爲大藝術哩。我想，這和你們的理想倒許是一致的，怎樣？」

木村以爲很胡塗，極要皺一皺眉了，卻熬着。

這之間，到了停留場。因爲是末站，所以早出晚歸，便正須坐在滿座的車子上。兩人在紅柱子下，並撐了傘立候着，走過二輛車，好容易纔擠上了。

兩人都挽在皮帶上。小川似乎饒舌還沒有够。

「喂，我的藝術觀如何？」

「我是不去想這些事的。」木村嫻嫻的答。

「怎樣想，纔動筆的呢？」

「並不怎樣想。要做的時候便做。可以說，彷彿和要喫的時候便喫差不多罷。」

「本能麼？」

「也並非本能。」

「何以？」

「意識了做的。」

「哼。」小川顯了異樣的臉色說，不知道怎麼想去了，從此直到下電車，沒有再開口。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將帽掛在帽架上，插了傘。掛着的帽子還只有二三頂。

門開着，掛着竹簾。經過了穿着白制服的聽差的旁邊，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

也還沒有出手來辦公，在那里搖扇子。也有交換「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頰打招呼的。所有的臉都是蒼白的沒有元氣的臉。這也無怪，每一月裏沒有一個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從帖着「特別案卷」的籤條的，熏舊的書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來，在桌子上堆了兩大堆。低的一堆，是天天辦去的東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頭似的，帖着紅籤的文件。這就是今天必須交給課長的要緊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隨時慢慢辦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務之外，因為要訂正字句，從別的局所裏，也有文件送到木村這裏來。那些東西，倘有並不緊急的，便也歸在這裏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車掌的錶來看。到八點還差十分。等課長到來為止，還有四十分。

木村翻開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來，看了一回，使用糊板上的漿糊，帖上紙條，在這裏寫上些什麼去。紙條是許多張的用紙捻子穿着，掛在桌子旁邊的。在衙門裏，稱之爲附箋。

木村泰然的坐着，颯颯的辦公，這其間，那臉始終很快活。這樣的時候的木村的心情，是頗有些難于說明的。這人不論做什麼事，總抱着孩子正在遊戲一般的心情。同是遊戲，有有趣的，也有無聊的。這辦事，卻是以爲無聊的這一類。衙門的公事，並不是笑談。那是政府的大機關的一個小齒輪，自己在迴旋的事，是分明自覺着的。自覺着，而辦着這些事的心情，卻像遊戲一般。臉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這心情的發現。

辦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這時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鬧起來。心裏想，所謂分業者，在抽了天下錢的人，也就成了很無聊的事了。然而並沒有覺得不平。雖然這樣，卻又並不懷着以此爲己的命運的，類乎 Fataliste（運命論者）的思想。也常想，這樣的事務，歇了怎樣呢？于是便想到歇了以後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況，在洋燈下寫，從早到晚的著作起來罷。這人在著作時候，也抱着孩子正在鬧心愛的遊戲似的心情的。這並非說沒有苦處。無論做什麼 Sport（玩耍），都要跳過障礙。也未嘗不知道藝術是並非笑談。掣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給巨匠名家的手裏，能造出震驚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覺着的。然而一面自覺，一面卻懷着遊戲的心情。庚勃多（Garibaldi）的兵，有一次教突擊而氣餒了，

庚勃多說吹喇叭罷，但是進擊的譜沒有吹，卻吹了 Réveil（起牀）的譜。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還有遊戲的心情。總而言之，在木村，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同是遊戲，心愛的有趣的這一種，比無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從早到晚專做這一種，許要覺得單調而生厭罷。現在的無聊的事務，卻也還有破這單調的功能。

歇了這事務之後，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單調，該怎麼辦呢？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錢的。既不願用旁觀別人釣魚一般的態度，到交際社會去；要做了戈理基（Gorki）那樣的 Vagabondage（放浪）覺得愈快，倘沒有俄國人這樣的遺傳，又彷彿到底不行似的。于是想，也許仍然是做官好罷。而這樣想來，也並沒有起什麼別的絕望似的苦痛的感受。有時候，空想愈加放縱起來了，見了戰爭的夢，假設着想，喇叭吹着進擊的譜，望了高揭的旗，快跑，這可是爽快呵。木村雖然沒有生過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選去做徵兵，因此未會上過陣。但聽人說過，雖曰壯烈的進擊，其實有時也或躲在土袋後面爬上去的，這時記起來了。于是減少了若干的興味。便是自己，倘使身臨其境，也不辭藏身土袋之後而爬的。然而所謂壯烈呀爽快呀之類的想像稀薄了。其次又設想，即使能够出戰，也許編

入輜重隊，專使搬東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車前就拉罷，站在車後便推罷。然而與壯烈以及爽快，卻愈見其遼遠了。

有時候，見着航海的夢，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濤，渡了大洋，好愉快罷。在地極的冰上，插起國旗來，也愉快罷，這樣架空的想。然而這些事也有分業的，說不定專使你去燒鍋爐的火，這麼一想，*Enthousiasme*（熱誠）的夢便驚醒了。

木村辦完了一件事，將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對面，從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來。先前的半紙的格子紙，這回的是紫線的西洋紙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竹竿一同捏着了蝸牛的心情。

這時為止，已經漸次的走出五六個同僚來，不知什麼時候桌子早都坐滿了。搖過八點的鈴，暫時之後，課長出來了。

木村當課長還未坐下的時候，便拏了帖着紅籤的文件過去了，略遠的站着，看課長慢慢的從 *Portefeuille*（護書）裏取出文件來，揭開硯匣的蓋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後，偶然似的轉向這邊來了。是比起木村來，約小三四歲的一個年青的法學博士，在眼鼻緊

湊，沒有餘地，敏捷似的臉上，戴着金邊的眼鏡。

「昨天囑咐的文件……」說了一半話，送上文件去。課長接了，大略的看完，說道，「這就好。」

木村覺着卸了重擔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過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當的通過。三回四回的教改正。這之間，那邊也種種的想，便和最先所說的話有些兩樣起來。於是終於成爲無法可施。所以一回通過便喜歡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經擺着了。八點到地的時候一杯，午後辦公時候三點前後一杯，是即使不開口，聽差也會送來的。是單有顏色，並無味道的茶。喝完之後，碗底裏沈着許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舊泰然的坐着，不歇的颯颯的辦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辦理，只要問或拿出簿子來一參照，都如飛的妥帖了。辦妥的東西，加了檢印，使聽差送到該送的地方。去。文件裏面，也有直送給課長那里的。

這其間又送來新文件。紅籤的立刻辨，別的便歸入或一堆中；電報大抵照紅籤的一

樣辦。

正在辦事，驟然熱起來了，一瞥對面的窗，早上看見灰色的天空的處所，已經團簇着帶紫的暗色的雲了。

看那些同僚的臉，都顯着非常疲乏的顏色，大抵下顎弛緩掛下了，臉相看去便似乎長了一些了。屋子裏潮溼的空氣，濃厚起來，覺得壓着頭腦。即使沒有現在這樣特別的熱的時候，辦公時間略開頭，從廁所回來，一進廊下，那壞的煙草的氣息和汗的氣味，也使人有要噎的心情。雖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燒着煖爐，關上門戶的時候來，夏天的此時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臉，略略皺一皺眉，但立刻又變了快活的臉，動手辦公事。

過了片時，動了雷，下起大雨來了，雨點打着窗戶，發出可怕的聲音。屋裏的人都放下事務向窗戶看。木村右鄰的一個叫山田的人說：

「正覺得悶熱，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呵，」木村向右邊轉過快活的照例的臉去說。

山田一見這臉，彷彿突然想到了似的，低聲說道：

「你固然是迅速的辦着事，但從旁看來，不知怎的總彷彿覺得在那里開玩笑似的。」
「那有這樣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這麼說，已經不知多少次了。說這人的表情，言語，舉動，都催促別人說出這樣的話，也無所不可的。在衙門裏，先代的課長也說是欠懇切，很厭惡。文壇上，則批評家以爲不認真，正在貶斥他。娶過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爲什麼機會衝突起來的時候，說道「你只在那里愚弄我，」便是那細君的非難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無所謂認真認假的，但因爲對於一切事的「遊戲」的心情，致使並非哪拉 (Nora) 的細君，也感到被當作傀儡，當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這遊戲的心情是「被給與的事實。」和木村往還的一個青年文士曾經說，「先生是欠缺着現代人的緊要的性質的。這是 *Nervosité* (神經質) 呵。」然而木村也似乎並不格外覺得不幸。大雨之後，接着小雨，但也沒有什麼很涼。

一到十一點半，住在遠處的人便進了食堂喫飯去。木村是辦事辦到放午礮，于是一

個人再喫飯的。

兩三個同僚走向食堂的時候，電話的鈴響起來了。聽差去聽了幾句話，說道「請候一候」便走到木村這里來。

「日出新聞社的人，說要請說幾句話。」

木村走到電話機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麼事呢？」

「木村先生麼？勞了駕，對不起的很了。就是那應募的劇本呵，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來忙，還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麼說纔好，暫時想着似的。「那就再領教罷。拜託拜託。」

「再見。」

「再見。」

微笑的影，掠過木村的臉上了。而且心裏想，那劇本，一時未必走下衣櫥來哩。倘是先

前的木村，就會說些『那是決定不看了』之類的話，在電話上吵嘴。現在是溫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卻有若干的 *Boshheit*（惡意）在裏面。然而這樣的些少的惡意，也未必能成爲尼采主義的現代人罷。

午礮響了。都拏出錶來對。木村也拏出照例的車掌的錶來對。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聽差剩了兩人，慢慢的將案卷收在書架裏，進食堂去，慢慢的喫了飯，於是坐上了汗臭的滿員的電車。

沈默之塔

森鷗外

高的塔聳在黃昏的天空裏。

聚在塔上的烏鴉，想飛了卻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離開了烏鴉隊，彷彿憎厭那烏鴉的舉動似的，兩三匹海鷗發出斷續的啼聲，在塔旁忽遠忽近的飛舞。

乏力似的馬，沈重似的拖了車，來到塔下面。有什麼東西卸了下來，運進塔裏去了。

一輛車纔走，一輛車又來，因為運進塔裏去的貨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鈍又緩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從市上到塔來，從塔下到市裏去的車，走過我面前。什麼車上，都有一個戴着一頂帽簷彎下的，軟的灰

色帽的男人，坐在馬夫臺上，帶了俯視的體勢。

懶洋洋的走去的馬蹄聲，和軋着小石子鈍滯的發響的車輪聲，聽來很單調。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這塔像用灰色畫在灰色的中間。

走進電燈照得通明的旅館的大廳裏，我看見一個穿大方紋羽紗衣褲的男人，交叉了長腿，睡覺似的躺在安樂椅子上，正看着新聞。這令人以為從柳敬助的畫裏取下了服飾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這大廳上，已經見過一回的了。

「有什麼有趣的事麼？」我聲張說。

連捧着新聞的兩手的位置也沒有換，那長腿只是懶懶的，將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與其說對於我的聲張，倒不如說是對於新聞發了不平的口調，但不一刻便補足了話：『說是椰瓢裏裝着炸藥的，又有了兩三個了。』

「革命黨罷。」

我拖過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來，點起煙捲，坐在椅子上。

因爲暫時之前，長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聞，裝着無聊的臉，我便又兜搭說：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來了。』

『Malabar hill (註一)罷。』

『那是甚麼塔呢？』

『是沈默之塔。』

『用車子運進塔裏去的，是甚麼呢？』

『是死屍。』

『怎樣的死屍？』

『Parsi (註二)族的死屍。』

『怎的會死得這樣多，莫非流行着什麼霍亂吐瀉之類麼？』

『是殺掉的。說又殺了二三十，現載在新聞上哩。』

(註一) 馬刺巴岡，馬刺巴是地名，在印度。

(註二) 派希是一種拜火教徒。

「誰殺的呢？」

「一伙裏自己殺的。」

「何以？」

「是殺掉那看危險書籍的東西。」

「怎樣的書？」

「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義的書和社會主義的書是各別的啊。」

「哦，總是不很懂。也知道書的名目麼？」

「一一寫着呢。」長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聞來，攤開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聞看。長腿裝着無聊的臉，坐在安樂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爭鬪」這一個標題的記事，卻還算是客觀的記着的。

派希族的少壯者是學洋文的，漸漸有些能看洋書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壯者之間，發生了新文藝。這大抵是小說；這小說，從作者的嘴裏，從作者的朋友的嘴裏，都用了自然主義這一個名目去鼓吹。和 Zola (左拉) 用了 *Le Roman expérimental* (實驗的小說) 所發表的自然主義，雖然不能說是相同，卻也不能說是不相同。總而言之：是要脫去因襲，復歸自然的這一種文藝上的運動。

所謂自然主義小說的內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將所有因襲，消極的否定，而積極的並沒有什麼建設的事。將這思想的方面，簡括說來，便是懷疑即修行，虛無是成道。從這方向看出去，則凡有講些積極的事的，便是過時的馱子，即不然，也該是說謊的東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寫衝動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這倒也沒有西洋近來的著作的色彩這麼濃。可以說：只是將從前有些顧忌的事，不很顧忌的寫了出來罷了。

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惹眼的處所而言，便是先以這兩樣特色現于世間；叫道：自己所說的是新思想，是現代思想，說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現代人。

這時候，這樣的小說間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說是那樣的消極的思想是紊亂安寧秩序的，那樣的衝動生活的敘述是敗壞風俗的。

恰在這時候，這地方發生了革命黨的運動，便在帶着柳瓢炸彈的人們裏，發覺了夾着一點派希族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事。于是就在這 *Propagande par le fait*（爲這事實的樞機傳道所）的一夥就縛的時候，也便將凡是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有緣，以至似乎有緣的出版物，都歸在社會主義書籍這一個符牒之下，當作紊亂安寧秩序的東西，給禁止了。

這時禁止的出版物中，夾着些小說。而這其實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義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從這時候起，卻成了小說裏面含有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事。

這模樣，撲滅自然主義的火既乘着撲滅社會主義的風，而同時自然主義這一邊所禁止的出版物的範圍，反逐漸擴大起來，已經不但是小說了，劇本也禁止，抒情詩也禁止，論文也禁止，俄國書的譯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寫成的一切東西裏，搜出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來。一說是文人，是文藝家，便被人看着臉想：不是一個自然主義者麼，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麼？文藝的世界成爲疑懼的世界了。

這時候，派希族的或人便發明了『危險的洋書』這句話。

危險的洋書媒介了自然主義，危險的洋書媒介了社會主義。翻譯的人是販賣那照樣的危險品的，創作的人是學了西洋人，製造那冒充洋貨的危險品的。

紊亂那安寧秩序的思想，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敗壞風俗的思想，也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

危險的洋書渡過海來，是 *Angra Mainyu* (註三) 所做的事。

殺卻那讀洋書的東西！

因爲這主意，派希族裏便學了 *Pogrom* (註四) 的樣。而沈默之塔的上面，烏鴉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註三) 拜火教裏的惡神。

新聞上也登着殺掉的人的略傳，誰讀了什麼，誰譯了什麼，列舉着『危險的洋書』的書名。我一看這個，喫了驚了。

愛看 Saint-Simon (聖西蒙) 一流人的書的，或者譯了 Marx (馬克思) 的資本論的，便作爲社會主義者論，介紹了 Bakunin (巴枯寧) Kropodkin (克魯巴金) 的，便作爲無政府主義者論，雖然因爲看的和譯的未必便遵奉那主義，所以難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還不能說沒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譯了 Casanova (凱薩諾跋) 和 Louvet de Couvray (寇韋) 的書，便被說是敗壞了風俗，即使那些書裏面含有文明史上的價值，也還可以說未免缺一點顧忌罷。但所謂危險的洋書者，又並不是指這類東西。

(註四) 俄國內部漸要破裂的時候，政府想出方法來，煽動國民去仇殺異民族和異教徒，以轉移他們的注意，世間謂之坡格隆，PO是逐漸，Gromit是破滅。

在俄羅斯文學裏，何以討厭 Tolstoi (託爾斯泰) 的幾篇文章呢，便因爲無政府黨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懺悔去作主義的宣傳，所以也可以說沒有錯。至于小說和劇本，則無論在世界上那一國裏，卻還沒有以爲格外可慮的東西。這事即以危險論了。在戰爭與和平裏，說是戰爭得勝，並非偉大的大將和偉大的參謀所戰勝，卻是勇猛的兵卒給打勝的，做這種觀念的基礎的個人主義，也是危險的事。這樣穿鑿下去，便覺得老伯爵的喫素，也因爲鄉下得不到好牛肉；對於伯爵幾十年繼續下來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 (陀思妥夫斯奇) 在罪與罰裏寫出一個以爲無益于社會的貪心的老婆子，不必給伊有錢，所以殺卻了的主人公來，是不尊重所有權；也危險的。況且那人的著作，不過是羊癩病的昏話。Gorki (戈理奇) 只做些羨慕放浪生活的東西，蹂躪了社會的秩序，也危險的。況且實生活上，也加在社會黨裏呵。Artibashev (阿爾志跋綏夫) 崇拜着個人主義的始祖 Stirner (思諦納爾) 又做了許多用革命家來做主人公的小說，也危險的。況且因爲肺病毀了身體連精神都異樣了。

在法蘭西和比利時文學裏，Maupassant（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託爾斯泰所謂以毒制毒的批評，毫無有何爲而作的主意，無理想，無道德的。再沒有比胡亂開鎗更加危險的事。那人終於因爲追躡妄想而自殺了。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 *Momna Vanna* 一類的好通劇，很危險呵。

意大利文學裏，D'Annunzio（但農智呵）在小說或劇本上，都用了色彩濃厚的筆墨，廣闊的寫出性欲生活來。死的市裏，甚至于說到兄妹間的戀愛。如果這還不危險，世間便未必有危險的東西了罷。

北歐文學裏，Ibsen（易勃生）將個人主義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說國家是我的敵。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敘述過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親的房裏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義戰勝貴族主義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來屢次被人疑心他當真發了狂，現在又有些古怪起來了，都危險的。

在英國文學，只要一看稱爲 Wilde（淮爾特）的代表著作的 *Dorian Gray*，便知道人類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說是將祕密的罪惡教人的教科書，未必再有這樣危險

的東西了罷。作者因為男色案件成爲刑餘之人，正是適如其分的事。Shaw（蕭）同情于惡魔的弟子這樣的廢物，來當作劇本的主人公，還不危險麼？而況他也做社會主義的議論哩。

在德國文學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織工，教他們襲擊廠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兌庚特）著了春的覺醒將私通教給中學生了。樣樣都是非常之危險。派希族的虐殺者之所以以洋書爲危險者，大概便是這樣的情形。

從派希族的眼睛看來，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藝，只要略有點價值的，只要並不萬分平庸的，便無不是危險的東西。

這是無足怪的。

藝術的價值，是在破壞因襲這一點。在因襲的圈子裏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襲的眼睛來看藝術，所有藝術便都見得危險。

藝術是從上面的思量，進到那躲在底下的衝動裏去的。繪畫要用沒有移行的顏色，

音樂要在 Chromatique (音色) 這一面求變化，文藝也一樣，要用文章現出印象來。進到衝動生活裏去，是當然的事。一進到衝動生活裏，性欲的衝動便也不得不出現了。

因為藝術的性質是這樣，所以稱爲藝術家的，尤其是稱爲天才的人，大抵在實世間不能營那有秩序的生活。如 Goethe (瞿提) 雖然小，做過一國的總理，下至 Disraeli (迭式來黎) 組織起內閣來，行過帝國主義的政治之類，是例外的；多數卻都要發過激的言論，有不檢的舉動。George Sand (珊特) 和 Eugène Sue (修) 雖然和 Leroux (勒盧) 合在一起，宣傳過共產主義，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 (弗賴烈克) 拉德、海慧克、谷珂) 三個人，雖然和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的雜誌上做過文章，但文藝史家並不覺得有損于作品的價值。

便是學問，也一樣。

學問也破壞了，因襲向前走。被一國度一時代的風尚一掣肘，學問就死了。

便在學問上，心理學也是從思量到意志，從意志到衝動，從衝動到以下的心的作用裏，漸次深邃的穿掘進去。而因此使倫理生變化，使形而上學生變化。Schopenhauer (屈

本華)是稱爲衝動哲學也可以。正如從那里出了系統家的 Hartmann (哈德曼) 和 Wun't (鴻特) 一般,也從那里出了用 Aphorismen (警句) 著書的 Nietzsche (尼采)。是從看不出所謂發展的本華的彼岸哲學裏,生了說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學了。

所謂學者這一種東西,除了少年時代便廢人似的馴良過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學教授的位置上的鴻特之外,本華是決絕了母親,對於政府所信任的大學教授說過壞話的東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順民;尼采是頭腦有些異樣的人,終於發了狂,也是明白白的事實。

倘若以藝術爲危險,便該以學問爲更危險。哈德曼傾倒于 Hegel (赫格爾) 的極左黨而且繼承無政府主義的思諦納爾的銳利的論法,著了無意識哲學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說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諦納爾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說舊。這與超人這一個結論,也不一樣的。

無論是藝術,是學問,從派希族的因襲的眼睛看來,以爲危險也無足怪。爲什麼呢?無

論那一個國度，那一個時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後一定有反動者的一夥，覘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個機會，便起來加迫害。只有那口實，卻因了國度和時代有變化。危險的洋書也。不過一個口實罷了。

馬刺巴岡的沈默之塔的上頭，烏鴉的唱工正酣暢哩。

與幼小者

有島武郎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罷。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爲你們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于你們卻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

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于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候，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什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瀾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便什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瞽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

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于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什麼都忘卻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彷彿便在那里想用什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什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

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這里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喫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勵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兒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顏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罷。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卻沒有變。

這樣子，年青的夫婦便陸續的成了你們三個的父母了。

我在那時節，心裏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從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于『滿足』的事。無論什麼事，全要獨自咬實了看，是我生來的性質，所以表面上雖然過着極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卻又苦悶于動不動便驟然湧出的不安。有時悔結婚。有時嫌惡你們的誕育。爲什麼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後，再來結婚的呢？爲什麼情願將因爲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後面的幾個重量，繫在腰間的呢？爲什麼不可不將兩人肉慾的結果，當作天賜的東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麼？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要做些什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麼

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明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于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你們任憑保姆，每夜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熱而躺倒了。這時的喫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于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勤懇的門徒的老嫗，在那里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

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卻從周圍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卻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塗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膀下，往往是濕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夫。身體疲乏了，精神卻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了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喫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喫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

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卽此每天給伊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卻是一個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伊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摒當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雜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卻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于事了。我于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卻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離背了誕生而且長育了你們三個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長塗，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住的一夜裏的事。忘不掉的幾個容顏，從昏暗的車站的月臺上很對我們惜別。陰鬱

的輕津海峽的海色已在後面了。直跟到東京爲止的一個學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母親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這樣的事來，是無限量的。總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無災禍，經過了兩天的憂鬱的旅行之後，竟到了晚秋的東京了。

和先前住居的地方不一樣，東京有許多親戚和兄弟，都爲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這于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時，你們的母親便住在K海岸的租來的一所狹小的別墅裏，我便住在鄰近的旅館裏，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時之間是病勢見得非常之輕減了。你們和母親和我，至于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當看太陽，很愉快經過二三時間了。

運命是什麼意思，給我這樣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而他是不問有怎樣的事，要做的事總非做完不可的。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卻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于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麼？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早經不悔恨。爲了你們，要戰鬪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

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這煩難的脚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罷。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 Resignation（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于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日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卻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亙太空的一縷雲氣麼，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麼，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麼，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麼，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個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怕母親過于傷心了，沒有領到這里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漫的詫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罷。不幸的人們呵。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為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鬪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運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

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卻因為怕將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于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罷，但我卻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你們有時或者以為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罷。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卻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罷。

雨之類只是下，悒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有什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漫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

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無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爲我的這述懷是獸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爲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閑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什麼也替代不來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爲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個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常的傷痛。

然而這悲哀于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罷。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于

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呵。

同時，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己的悲哀裏。自從你們的母親亡故之後，金錢的負累卻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麼都能服，要喫的食物什麼都能喫。我們是從偶然的社會組織的結果，享樂了這並非特權的特權了。你們中的有一個，雖然模糊，還該記得U氏一家的樣子罷。那從亡故的夫人染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卻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禱來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來了。藥物有效呢還是祈禱有效呢，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醫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夠。U氏每天便血，還到官衙裏來。從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發出嘶啞的聲氣。一勞作，病便要加重，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卻靠了祈禱，爲維持老母和兩個孩子的生活起見，奮然的竭力的勞作。待到病勢沈重之後，出了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爲鄉下醫生的大意，出了靜脈，引起了劇烈的發熱。於是U氏剩下了無資產的老母和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住在我們的鄰家。這是怎樣的一個運命的播弄呢。你們一想到母親的死，也應該同時記起U氏。而且應該設法，來填平這可怕的濠溝。我以爲你們的母親的死，便够

使你們的愛擴張到這地步了，所以我敢說。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麼？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罷，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罷。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卻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效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

納爾伐的，有瞿提的和克靈威爾的，有那丁格爾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來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樓上的書齋來。我詫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着對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于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罷。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罷。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我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的罷。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你們在的我的足跡上尋不出什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什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罷。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一九一八年一月新潮所載。）

阿末的死

有島武郎

—

阿末在這一晌，也說不出從誰學得的，常常說起『蕭條』這一句話來了：

『總因爲生意太蕭條了，哥哥也爲難呢。況且從四月到九月裏，還接連下了四回葬。』

阿末對伙伴用了這樣的口吻說。以十四歲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論，雖然還太小，但一看那伊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間稍稍窈窕進去的臉，從旁聽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來了。

『蕭條』這話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見面，便這樣的做法，於是阿末便也以爲說這樣的事，是合于時宜的了。不消說，在近來，連勤勤懇懇的

做着手藝的大哥鶴吉的臉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這有時到了喫過晚飯之後，也還是黏着沒有消除。有時也看見專在水槽邊做事的母親將鐵澆（魚名）的皮骨放在旁邊，以為這是給黑兒喫的了，卻又似乎忽然轉了念，也將這煮到一鍋裏去。在這些時候，阿末便不知怎的總感到一種淒涼的，從後面有什麼東西追逼上來似的心情。但雖如此，將這些事和『蕭條』分明的聯結起來的痛苦，卻還未必便會覺到的。

阿末的家裏，從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事面，第一個走路的是久病的父親。半身不隨有一年半，只躺在牀上，在一個小小的理髮店的家計上，卻是擔不起的重負。固然很願意他長生，但年紀也是年紀了，那模樣，也得不到安穩，說到照料，本來就不周到，給他這樣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這些話，大哥總對着每一個主顧說，幾乎是一種說慣的應酬話了。很固執，又尊大，在全家裏一向任性的習慣，病後更其增進起來，終日無所不用其發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這類人，有一回當着父親的面，照樣的述了母親的恨話，嘲弄道：『噫，討人厭的爸爸。』病人一聽到，便忘卻了病痛，在牀上直跳起來。這粗暴的性氣，終於傳布了全家，過的是互相疾視的日子了。但父親一亡故，家裏便如放寬了楔子。先前很願

意怎樣的決計給他歇絕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聲音，一到真沒有，阿末又覺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給父親搔一回背了。地上雖然是融雪的壞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卻溫和得爽快，幾個風箏在各處很像嵌着窗戶一般的一天的午後，父親的死骸便擡出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個哥哥。那是一個連歪纏也不會的，精神和體質上都沒有氣力的十九歲的少年，這哥哥在家的時候和不在家的時候，在阿末，幾乎是無從分辨的。遊玩得太長久了，准備着被數說，一面跨進房裏去的時候，誰和誰在家裏，怎樣的坐着，尤其是眼見似的料得分明，獨有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內，卻是說不定的。而且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並無什麼損益。有誰一響聲，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這哥哥立刻站起來，躲不見了。他患了腳氣病，約略二週間，生着連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腫，在誰也沒有知道之間，起了心臟麻痺死掉了。那麼瘦弱的哥哥，卻這樣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頗覺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從第二日起，便又到處去說照例的『蕭條』去了。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長雨，蕭蕭的微涼的只是下個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八月也過了一半的時節，暑氣忽而襲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裏，居然也有些熱鬧起來。早上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湯槽的栓子的聲音，也響得很乾脆，搖動了人們的柔軟的夜夢。寫着『晴天交手五日』的東京角觚的招帖，那繪畫的醒目，從阿末起，全驚聳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從札幌座是分來了菊五郎（註一）班的廣告，活動影戲的招帖也帖滿了店頭，沒有空牆壁了。從父親故去以來，大哥是盡了大哥的張羅，來改換店面的模樣。而阿末以為非常得意的是店門改塗了藍色，玻璃罩上通紅的寫着『鶴床』（註二）的門燈，也掛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裝了電燈，阿末所最爲討厭的擦燈這一種職務，也烟塵似的消得沒有影。那替代便是從今年起，加了一樣所謂漿洗（註三）的新

（註一）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時代有名的俳優之一人。

（註二）日本的理髮店多稱床，猶如中國的多稱館。

（註三）將布帛之類洗過，加了漿糊，帖在板上晾乾，他們謂之張物。

事情，阿末早高興着眼前的變化，並不問漿洗是怎麼一回事。

「家裏是裝了電燈哩。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這樣子，在娃兒們中，小題大做的各處說。

在阿末的眼睛裏，自從父親一去世，驟然間見得那哥哥能幹了。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裝上電燈的都是哥哥，阿末便總覺得很可靠。將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經有了可愛的兩歲的孩子了，最大的大姊做來送給他的羽緞的捲袖繩，緊緊的束起來，大哥是動着結實的短小的身體，只是勤勤懇懇的做。和弟兄都不像，肥得圓圓的十二歲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履齒的屐子，給客人去浮皮，分頭髮。一到夏天，主顧也逐漸的多起來了。在夜間，店面也總是很熱鬧，笑的聲音，下象棋的聲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麼地方都不像理髮師，而用了生澀的態度去對主顧。但這卻使主顧反歡喜。

在這樣光彩的一家子裏，終日躲在裏面的只有一個母親。和亡夫分手以前，嘴裏沒有嘮叨過一句話，只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絮煩的使喚的時候，也只沈默着，咄嗟的給他辦好了，但男人卻似乎不高興這模樣，彷彿還不如受那後來病死了的兒子這些人的招

呼。或者這女人因爲什麼地方有着冷的處所罷，對於懷着溫情的人，像是親近暖爐一般，似乎極願意去親近。肥得圓圓的力三最鍾愛阿末，阿末是其次的寶貝。那兩個哥哥之類，只受着疏遠的待遇罷了。

父親一亡故，母親的狀態便很變化，連阿末也分明的覺察了。到現在爲止，無論什麼事，都不很將心事給人知道的堅定的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嘮叨者，輕燥者，愛憎漸漸的劇烈起來了。那譙訶長子鶴吉的情形，連阿末也看不過去。阿末雖然被寵愛，比較起來卻要算不喜歡母親的，有時從伊有些歪纏，母親便烈火一般發怒，曾經有過抓起火篋，一徑追到店面外邊的事。阿末趕快跑開，到別處去玩耍，無思無慮的消磨了時光回來的時候，大哥已經在店門外等着了。喫飯房裏，母親還在委屈的哭。但這已不是對着阿末，卻只是恨的說些伊大哥尚未理好家計，已經專在想要老婆之類的事了。剛以爲如此，阿末一回來，忽而又變了討好似的眼光，雖然便要喫夜飯，卻叫了在店頭的力三和伊肩下的跛腳的哲，請他們去喫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餅了。

雖然這模樣，這一家卻還算是被四鄰羨慕的人家。大家都說，鶴吉既馴良，又耐做，現

就會從後街店將翅子伸到前街去的。鶴吉也實在全不管人們的背地裏的壞話和揄揚，只是勤勤懇懇的做。

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長節，因為在先是諒關，沒有行慶祝，所以鶴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將久不理會的家中的大掃除，動手做去了。在平時，只要說是鶴吉要做的事，便出奇的拗執起來的母親，今天卻也熱心的勞動。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的，趁着早涼，勤快的去幫忙。收拾櫥上時候，每每忽然尋出沒有見過的或是久已忘卻了的東西來，阿末和力三便滿身塵埃的向角角落落裏去尋覓。

「噲，看哪，末兒，有了這樣的畫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還我罷。」

「什麼，」力三一面說，頑皮似的給伊看着鬧。阿末忽而在櫥角上取出滿是灰塵的三個玻璃瓶來了。大的一個瓶子裏，盛着通明的水，別一個大瓶和小瓶裏是白糖一般的

白粉。阿末便揭開盛着白粉的大瓶的蓋子來。假裝着將那裏面的東西撮到嘴裏去，一面說：

「力三，看這個罷。頑皮孩子是沒分的。」

正說着，哥哥的鶴吉突然在背後叫出異常之尖的聲音來了：

「幹什麼，阿末胡塗東西，要喫這樣的東西……真喫了沒有？」

因這非常的威勢，阿末便吐了實，說不過是假裝。

「那小瓶裏的東西，耳垢大的喫一點看罷，立刻倒斃，好險。」

說到『好險』的時候，那大哥彷彿有些礙口，凝視着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裝了嚇人的眼睛，向屋裏的各處看。阿末也異樣的悚然了，便馴順的下了踏臺，接過回來幫忙的大姊的孩兒來，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後，力三被差到後面的豐平川洗神堂的東西去了。天氣只是熱，跟着也疲倦起來了的阿末，便也跟在後面走。彷彿在廣闊的細沙的灘上，拋着紫紺色的帶子一般，流下去的水裏面，玩着精赤的孩子們。力三一見，這便忍無可忍似的兩眼發了光，將洗滌的

東西塞給阿末，呼朋引類的跑下水裏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並不洗東西，卻坐在河柳的小蔭下，一面眺望着閃閃生光的河灘。一面唱着護兒歌給背上的孩子聽，自己的歌漸漸的也催眠了自己，還是不舒暢的坐着，兩人卻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麼的驚動，突然睜開眼。力三渾身是水，亮晶晶的發着光站在阿末的面前。他的手裏，擎着三四支還未熟透的胡瓜。

「要麼？」

「喫不得的呵，這樣的東西。」

然而勞動之後，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嚨，是焦枯一般乾燥了。雖然也想到稱爲札幌的貧民窟的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覺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終於從力三的手裏接過碧綠的胡瓜來。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見，哭叫着只是要。

「好煩膩的孩子呵，哪，喫去！」阿末說着，將一支塞給他。力三是一連幾支，喝水似的喫下去了。

四

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團聚起來，喫了熱鬧的晚飯。母親這一日也不像平時，很舒暢的和姊姊說些閒話。鶴吉愉快的遍看那收拾乾淨的喫飯房，將眼光射到櫥上，一看見擺在上面的那藥瓶，便記起早上的事，笑着說：

『好危險，好怕人，對孩子大意不得。阿末這丫頭，今天早上幾乎要喫鼻汞哩……將這喫一點看罷，現在早是阿彌陀佛了。』

他一面很憐愛似的看着阿末的臉。這在阿末，是說不出的喜歡。無論從哥哥，或是從誰，只要從男性過來的力，便能够分辨清楚的機能漸漸成熟了，那雖是阿末自己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還是喜歡，總之一想到這是不能抗的強的力，意外的衝過來了，阿末便覺得心臟裏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騰，彌破一般的勃然的臉熱。這些時節的阿末的眼色，使鶴床連到角落裏也都像是成爲春天了。倘若阿末那時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邊有阿哲，就抱了他，膩煩的偎他的臉，或者緊緊的抱住，講給他有趣的說話。倘若伊

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站上來，勤懇的去幫母親的忙，或者掃除那喫飯房或店面。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愛撫，心地也飄飄然的浮動起來了。伊從大姊接過孩子來，盡情縱意的嚼着面頰，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國的夏夜，是潑了水似的風涼，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經朗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無端的懷了願意唱一齣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灘去。在河堤上到處生着月見草。阿末折下一枝來，看着青燐一般的花苞，一面低聲唱起『旅宿之歌』來了。阿末是有着和相貌不相稱的好聲音的孩子。

『唉，我的父母在做什麼呢？』

這一唱完，花的一朵像被那聲音搖起了似的，懺騰的花瓣突然張開了。阿末以為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聲，但不出聲的索索的開放。

『唉，我的同胞和誰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覺，通過了全身。阿末便覺得肚角上彷彿針刺似的一痛。當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連痛了兩三回，便突然記起今天喫了的胡瓜的事來了。一記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事，早晨的昇汞的事，攪成一團糟，在腦裏旋轉，先前的透澈的心地，毀壞

得無餘，爲一種豫感所襲，以爲力三不要也。同時腹痛起來，正在給大家擔憂麼，又爲一種不安所襲，以爲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將喫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喫了的事，全都招認出來了麼，於是便惴惴的回家來。幸而力三卻一副坦然的臉，和大哥玩着坐地角，舐或者什麼，正發了大聲在那里哄笑呢。阿末這纔驟然放了心，跨進房裏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終于沒有止。這其間，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來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對他看。姊姊露出乳房來塞給他，也並不要喝。說是因爲在別家，所以不行的罷，姊姊便溫順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門口，一面擔心自己的腹痛，一面側着耳朵，傾聽那孩子的啼聲，在涼爽的月光中逐漸遠離了去。

阿末睡下之後，想起什麼時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來，幾乎不能再躺着。力三雖然因爲玩得勞乏了，睡得像一個死人，但也許什麼時候會睜開眼來嚷肚痛，連這事都掛在心頭，阿末終夜在昏暗中，映着伊的眼。

到待早上，阿末也終於早在什麼時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卻了昨天的事。

這一天的午後，突然從姊姊家來了通知，說孩子犯了很厲害的下痢。疼愛外孫的母

親便飛奔過去。但是到這傍晚，那可愛的孩子已不是這世間的人了。阿末在心裏發了抖，而且趕緊惴惴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從早上起便不高興的力三，到傍晚，偷偷的將阿姊叫進浴堂和店的小路去。懷中不知藏着什麼，鼓得很大，從這裏面探出粉筆來，在板壁上反覆的寫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這幾個字，一面說：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廁到四回，到六回了。母親不在家，對大哥說又要喫罵……末兒，拜託你，不要提昨天的事罷。』

他成了哽咽的聲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樣纔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後天便要死，那無助的淒涼便轟轟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來。而這已被大哥聽到了。

阿末雖如此，此後可是終於毫不覺得腹痛了，但力三卻驟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襲之後，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這一日，竟脫然的死去了。

阿末彷彿全是做着夢。接續的失掉了摯愛的外孫和兒子的母親，便得了沈重的歇斯迭里病，又發了一時性的躁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邊，睜睜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

眼光，是夢中的怪物一般在依稀隱約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腦裏。

「給喫了什麼壞東西，謀殺了兩個了，你卻還嘻嘻哈哈的活着，記在心裏罷。」

阿末一記起這眼睛，無論什麼時候，便總覺得彷彿就在耳邊聽得這些話。

阿末常常走進小路去，一面用指尖摸着力三留下來的那粉筆的餘痕，一面滿腔淒涼的哭。

五

靠着鶴吉的盡力，好容易纔從泥塗裏擡了頭的鶴床，是毫不客氣的溜進比舊來尤其蕭條的深處去了。單是不見了力三的肥得圓圓的臉，在這店裏也就是致命的損失。雖然醫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邊的嘴角終於吊上，成了乖張的臉相的母親，和單在兩頰上顯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蠟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腳的，萎黃瘦小的阿哲，全不像會給家中溫暖和繁盛的形相。雖然帶着病，鶴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來營業，然而那用盡了能用的力的這一種沒有餘裕的模樣，實在也使人看得傷

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對阿末尤易于氣惱。

這各樣之中，在阿末一個人，沒有了力三尤其是無上的悲哀，然而從內部涌溢出來的生命的力，卻不使伊只想着別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筆的痕迹的時候，阿末已成了先前一樣的潑刺的孩子了。早晨這些時，在向東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帶子的殷紅，便先破了家中的單調。說是只會喫東西，沒有法，決定將叫作黑兒這一隻狗付給皮革匠的時候，阿末也無論怎樣不應承。伊說情願竭力的做漿洗和衲抹布來補家用，抱着黑兒的頸子沒有肯放。

阿末委實是勤勤懇懇的做起來了。最中意的去慣的夜學校的禮拜日的會裏，也就絕了跡，將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幫大哥的忙。對阿哲也性命似的愛他了。即使很遲，阿哲也等着阿末的來睡。阿末做完事，將白的工作衣搭在釘上，索索的解了帶子。趕緊陪阿哲一同睡。鶴吉收拾着店面而且聽，低低的聽得阿末的講故事的聲音。母親一面聽，裝着睡熟的樣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單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紗的垂結男兒帶，換上那幸而看不見後面，只纏

得一轉的短的女帶的時候，蕭條蕭條這一種聲音，煩膩的充滿了耳朵了。應酬似的纔一熱便風涼，人說這樣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穫一粒種子，而米價卻怪氣的便宜起來。阿末常常將這蕭條的事，和從四月到九月死了四個親人的事，向着各處說，但其實使阿末不適意的，卻在因為蕭條，而母親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粗暴了的事。母親嗶嗶的訶斥阿末，先前也並非全然沒有，而現在母親和哥哥，往往動不動便鬧了往常所無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見母親頗厲害的爲大哥所窘，心裏也曾覺得快意，剛這樣想，有時又以爲母親非常之可憐了。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過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爲了縫紉或是什麼，走到鶴床來，和哥哥說着話。

阿末今天一起牀，便得了母親的軟語，因此很高興。伊對於姊姊，也連聲大姊大姊的親熱着，又獨自絮叨些什麼話，在那里做洗臉臺的掃除。

「這也拜託——這只有一點，請試一試罷。」

阿末因這聲音回頭去看，是有人將天使牌香油的廣告和小瓶的樣本分來了。阿末趕忙跑過去，從姊姊的手裏搶過小瓶來。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裏託梳頭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罷。」

「好猾呵，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說這樣的笑話，在喫飯房裏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親，忽然變了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說道趕緊弄乾淨了洗臉臺，這樣好天氣不漿洗，下了雪待怎樣，一面嘮叨着，向店面露出臉來。哭過似的眼睛發了腫，充血的白眼閃閃的很有些怕人。

「母親，今天爲着力三，請不要這樣的生氣了罷。」大姊想寬解伊，便溫和的說。

「力三力三，你的東西似的說，那是誰養大的，力三會怎樣，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阿鶴也是阿鶴，滿口是生意蕭條生意蕭條，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罷，天天懶洋洋的，單是身體會長大。」

大姊聽得這不乾不淨的碎話，古怪的發了惱，不甚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

在無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親永是站在房門口絮叨。鉛塊一般的悒鬱是漲滿了這家的邊際。

阿末做完了洗臉臺的掃除，走出屋外去漿洗。還寒冷，但也可以稱得『日本晴』的晚秋，太陽斜照着店門，微微的又發些油漆的氣味。阿末對於工作起了興趣了，略有些暈熱，一面將各樣花紋的布片續續貼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紅了的小小的手指，靈巧的在發黑的板上往來，每一蹲每一站，阿末的身軀都織出女性的優雅的曲線的模樣。在店頭看報的鶴吉也懷了美的心，無厭足的對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會裏有着事情。趕早喫了午飯的鶴吉走出店外的時候，阿末正在拚命做工作。

「歇一會罷，喂，喫飯去。」

他和氣的說，阿末略擡頭，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彎再回頭來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愛的小子呵，』鶴吉一面想，卻忽忽的走他的路。

也不管母親叫喫午飯，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於是來了三個小朋友，說園游地正有

無限軌道的試驗，不同去一看麼。無限軌道——這名目很打動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看一回，便褪下了捲袖繩，和那三個人一同走。

在道廳和鐵道管理局和區衙署的官吏的威嚴的觀覽之前，稍有些異樣的敞車，隆隆的發了聲音，通過那故意做出的障礙物去，固然沒有什麼的有趣，但到久違的野外，和同學放懷的玩耍，卻是近來少有的歡娛。似乎還沒有很遊玩，便驟然覺得微涼，忙看天空，不知什麼時候早就成了滿繃着灰色雲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們看見阿末突然間變了臉色，三個人也都圓睜了雙眼。

七

阿末回家看時，作為依靠的哥哥還沒有回，只有母親一個人在那里烈火似的發抖：「飯桶，那里去了。為什麼不死在那里的，喂。」給碰過一個小小的釘子之後，於是說：「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斃了也不打緊的你卻長命。用不着你，滾出去！」

阿末在心裏，也反抗起來，自己想道，『便殺死，難道就死麼，』一面卻將母親揭下來疊好了的漿洗的東西包在包袱裏，便出去了。阿末這時也正覺得肚飢，但並沒有喫飯的勇氣，然而臨出去時，將攔在鏡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拏來放在袖子裏的餘裕，卻還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了姊姊家裏，要大大的告訴一通哩。便教死人，誰去死。』伊于是走到姊姊的家裏了。

平時總是姊姊急忙的迎出來的，今天卻只有一個鄰近寄養着的十歲上下的女孩兒，顯着淒清的神氣，走到門口來，阿末先就挫了銳氣，一面跨進裏間去，只見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針黹。因為樣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縮縮的站在這地方。

『坐下罷。』

姊姊用了帶刺的眼光，只對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寬慰伊的姊姊，便從袖子裏摸出香油的瓶來給伊看，但是姊姊全沒有睬。

『你被母親數說了罷。先一刻也到姊姊這里來尋你哩。』

用這些話做了冒頭，裏面卻用了溫和的口吻，對阿末說起教來。阿末

開初，單是不知所的聽，後來卻逐漸的引進姊姊的話裏去了。哥哥的營業已經衰敗，每月的實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幫一點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沒有了，所以正想從此以後，單用早晨的工夫，帶做點牙行一般的事，然而這也說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來，怕終于不能不用一個徒弟，母親又是那模樣，時時躺下，便是藥錢積起來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殘疾的，所以即使畢了小學校的業，也全沒有什麼益。單在四近，從十月以來，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該知道的罷。以為這是別家的事，那是大錯的。況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裏怎麼想，竟會獨自無憂無愁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裏，或者掃神堂，或者煮素菜，這樣的幫幫母親的忙，母親也就會高興，沒人情也須有分寸的。說到十四歲，再過兩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紀了。這樣的新婦，恐未必有願意來娶的人。始終做了哥哥的擔子，被人背後指點着，一生沒趣的過活的罷，像心縱意的鬧，現就討大家的嫌憎，就是了。這樣子，姊姊一面褶疊東西，一面責阿末。而且臨了，自己也流下淚來：

「好罷，向來說，心寬的人是長壽的，母親是不見得長久的了，便是哥哥，這麼拚命做，

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生病。況且我呢，不見了獨養的孩子之後，早沒有活着的意味了，單留下你一個，嘻嘻哈哈的鬧罷……提起來，有一回本就想要問的，那時你在豐平川，給孩子沒有喫什麼不好的東西麼？」

「喫什麼呢。」一向默默的低着头的阿末，趕散似的回答說，便又低了頭。「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沒有瀉肚子的。」暫時之後，又彷彿分辯一般，加上了難解的理由。姊姊顯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這模樣，阿末在緘默中，忽然從心底裏傷心起來了；單是傷心起來了。不知怎的像是絞榨一般，胸口只是梗塞起來，雖然儘力熬，而氣息只促急，覺得火似的眼淚兩三滴，輕輕的搔着癢一般，滾滾的流下火熱的面龐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點鐘。力三的頑皮的臉，姊家孩子的東舐西啜的天真爛慢的臉，想一細看，這又變了父親的臉，變了母親的臉，變了覺得最親愛的哥哥鶴吉的臉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淚，雖自己也以為多到有趣的奔流，只是不住的哭。這回卻是姊姊發了愁，試用了各樣的話來勸，但是沒有有效，於是終於放下，聽其自然了。

阿末哭够了之後，偷偷的擡起臉來看，頭裏較爲輕鬆，心是很淒涼的沈靜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個沈在這底裏。阿末的腦裏，一切執着消滅得乾乾淨淨了。「死掉罷，」阿末成了悲壯的心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於是靜靜的說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裏。

八

因爲事務費了工夫，點燈之後許多時，鶴吉纔回到家裏來。店面上電燈點得很明，喫飯房裏卻只借了這光線來敷衍。那暗中，母親和阿末離開了，子然的坐着。櫥旁邊阿哲蓋了小衾衣，打着小鼾聲。鶴吉立刻想，這又有了口角了罷，便開口試說些不相干的閒話來看，母親不很應答，端出蓋着碗布的素膳來，教鶴吉喫。鶴吉看時，阿末的飯菜也沒有動。

「阿末爲什麼不喫的？」

「因爲不想喫。」

這是怎樣的可憐可愛的聲音呵，鶴吉想。

鶴吉當動筷之前站起身來，走向神堂前面，對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過一個單是形式的禮，頓然成了極淒涼的心情。因為心地太銷沈了。便去旋開電燈，房裏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驚醒了，但也就這樣的靜下去，只是添上了淒涼。

阿末不開口，將哥哥的碗筷擎到水槽旁，動手就洗。說明天再洗罷，也不聽，默默的洗好了。回來時經過神堂面前，換了燈心，行一個禮，於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鶴吉無端的心動了，便在阿末後面叫。阿末在外面說道：

「因為在姊姊家裏有一件忘了的事。」

鶴吉驟然生氣來：

「胡塗蟲，何必這樣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牀去，不就好麼？」正說着，母親因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幫，便接着說：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順從的回來了。

三個人全都躺下之後，鶴吉想起來，總覺得「只做些任性的事」這一句話說得太

過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頭似的沈默着，陪阿哲睡着，臉向了那邊。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銷沈一般的寂靜裏，昏夜深下去了。

九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鶴吉起來的時候，阿末正在掃店面，母親是收拾着廚房。阿哲在店頭用的火盆旁邊包着學校的書包。阿末很能幹的給他做幫手。暫時之後，

阿末說：

「阿哲。」

「唔？」阿哲雖然有了回答，阿末並不再說什麼話，便催促道。「姊姊，什麼呢？」然而阿末終於不開口。鶴吉去拏牙刷的時候，看那鏡子前面的櫃，這上面擱着一個不會在店頭的小碟子。

約略七點鐘，阿末說到姊姊那里去，便離了家。正在刮主顧的臉，鶴吉並沒有怎樣的回過頭去看。

顧客出去之後。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經沒有了。

「阿呀，母親，攔在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來了麼？」

「什麼，碟子？」母親從裏間伸出臉來，並且說，並不知道怎樣的事。鶴吉一面想道，「阿末這鴉頭，爲什麼要掣出這樣東西來呢？」一面向各處看，卻見這擺在洗面臺邊的水甕上。碟子裏面，還黏着些白的粉一般的東西。鶴吉隨手將這交給母親收拾去了。

到了九點鐘，阿末還沒有回家，母親又嘮叨起來了。鶴吉也想待回來，至少也應該囑咐伊再上點緊，這時候，寄養在姊姊家裏的那女孩子，氣急敗壞的開了門，走進裏面來了。

「叔父，現在，現在……」伊喘吁吁的說。

鶴吉覺得滑稽，笑着說道：

「怎麼了，這麼慌張……難道叔母死了麼？」

「唔，叔父家的末兒死哩，立刻去罷。」

鶴吉聽到這話，異樣的要發出不自然的笑來。他再盤問一回說：

「說是什麼？」

「末兒死哩。」

鶴吉終於真笑了，並且隨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鶴吉笑着，用大聲對着正在裏間的母親講述這故事。母親一聽到，便變了臉相，跣着腳走下店面來。

「什麼，阿末死……」母親並且也發了極不自然的笑，而忽又認真的說：「昨天晚上，阿末素齋也不喫，抱了阿哲哭……哈哈，那會有這等事，哈哈。」一面說，卻又不自然的笑了。

鶴吉一聽到這笑聲，心中便不出的異樣的震動。但自己卻也被捲進在這裏面了，附和着說道：

「哈哈，那娃兒說些什麼呢。」

母親並不走上喫飯房去，只是憬然的站着。

其時那姊姊跣着腳跑來了。鶴吉一看見，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彷彿受了打擊。而且無端的心裏想道「這完了，」便拏起烟袋來插在腰帶裏。

這天一清早，阿末到過一回姊姊這里來。并且說母親服粉藥很難于下嚥，倘還剩有孩子生病時候包藥的粉衣，便給幾張罷。姊姊便毫不爲意的將這交給伊了。到七點鐘，又拏了針箭來，攤在門口旁邊的三張席子的小房裏。這小房的櫥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進這里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麼古怪的模樣，單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麼東西，然而以爲不過是向來一樣的食物，便也不去過問了。

大約過了三十分，阿末站起來，彷彿要到廚下去喝水。沒了孩子以來，將生水當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紙屏訶斥阿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進姊姊的房裏來了。姊姊近來正信佛，這時也擦着白銅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幫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嗒經之間，也殊勝的坐在後面聽。然而忽然站起，走進三張席子的小屋裏去了。好一會，姊姊驟然聽得間壁有嘔吐的聲音，便趕急拉開紙屏來看，只見阿末已經苦悶着伏下了。無論怎麼問，總是不說話，只苦悶。到後來，姊姊生了氣，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這纔說是服

了攔在家裏樹上面的毒。而且謝罪說，死在姊姊的家裏，使你爲難，是抱歉的事。

跑進鶴吉店裏來的姊姊，用了前後錯亂的說法，氣喘吁吁的對鶴吉就說了這一點事。鶴吉跑去看，只見在姊姊家的小房裏鋪了牀，阿末顯着意外的坦然的臉，躺着看定了進來的哥哥。鶴吉卻無論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臉。

想到了醫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鶴吉，便奔到近地的病院了。藥局和號房，這時剛纔張開眼。希望快來，再三的說了危急，回來等着時，等了四十分，也不見有來診的模樣。一旦平靜下去了的作嘔，又復劇烈的發動起來了。一看見阿末將臉靠在枕上，運着深的呼吸，鶴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鶴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就誤了罷，便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後，卻見自己穿着高屐子。真胡塗呵，這樣的時候，會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麼，這樣想着，就光了腳，又在雪地裏跑了五六町。猛然間看見自己的身邊拉過了人力車，便覺得又做了胡塗事了，於是退回二三町來尋車店。人力車是有了，而車夫是一個老頭子，似乎比鶴吉的跑路還慢得多，從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請的醫生的家宅。說是一切都准備了等候着，立刻將伊帶來就是了。

鶴吉更不管人力車，跑到姊姊家的裏，一問情形，似乎還不必這般急。鶴吉不由的想，這好了。阿末一定弄錯了瓶子的大小，喫了大瓶裏面的東西了。大瓶這一邊，是裝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裏以爲一定這樣，然而也沒有當面一問的勇氣。

等候人力車，又費了多少的工夫。于是鶴吉坐了車，將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裏，依稀的微笑着。骨肉的執着，咬住似的緊張了鶴吉的心。怎樣的想一點法子救伊的命罷，鶴吉只是這樣想。

于是阿末搬到醫生家裏。樓上的寬廣的一間屋子裏，移在雪白的墊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討水喝。

「好好，現就治到你不口渴就是了。」

看起來彷彿很厚于人情的醫生，一面穿起診察衣，眼睛卻不離阿末的靜靜的說。阿末溫順的點頭。醫生于是將手按在阿末的額上，仔細的看着病人，但又轉過頭來向鶴吉問道：

「昇永喫了大約多少呢？」

鶴吉想，這到了運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說。

「阿末，你喫的是大瓶還是小瓶？」

他說着，用手比了大小給伊看。阿末張着帶熱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話回

答道：

「是小瓶裏的。」

鶴吉覺得着了霹靂一般了。

「噢……喫了多少呢？」

他早聽得人說，即使大人，喫了一格蘭的十分之一便沒有命，現在明知無益，卻還姑且這樣問。阿末不開口，彎下示指去，接着大指的根，現出五釐銅元的大小來。

一見這模樣，醫生便疑惑的側了頭。

「只是時期似乎有些耽誤了……」

一面說，一面拏來了準備着的藥。劇藥似的刺鼻的氣息，漲滿了全室中。鶴吉因此，精神很清爽，覺得先前的事彷彿都是做夢了。

「難喫呵，熬着喝罷。」

阿末毫不抵抗，閉了眼，一口便喝乾。從此之後，暫時昏昏的落在苦悶的假睡裏了。助手捏住了手腕切着脈，而且和醫生低聲的交談。

大約過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喫一驚的張開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從枕上擡起頭來，但忽而大吐起來了。從昨天早晨起，什麼都未下嚥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黏液。

「胸口難受呵，哥哥。」

鶴吉給在脊梁上撫摩，不開口，深深的點頭。

「便所。」

阿末說着，便要站起來，大家去扶住，卻意外的健實起來了。說給用便器，無論如何總不聽。託鶴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樓梯也要自己走，鶴吉硬將伊負在背上，說道：

「怎麼樓梯也要自己走，會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麼處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說道：

「死掉也不要緊的。」

下痢很不少。吐瀉有這麼多，總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為苦悶，背上像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噓着很熱的臭氣，嘴唇都索索的乾破了，頰上是漲着美麗的紅暈。

十一

阿末停止了訴說胸口的苦楚之後，又很說起腹痛來了。這是一種慘酷的苦悶。然而阿末竟很堅忍，說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實是氣力已經衰脫，在床上大下其血了。從鼻子裏也流了許多血。在攪着空中撕着墊布的淒慘的苦悶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靜。

其時先在那里措辦費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將阿末的亂麻一般的黑髮，堅牢不散的重行梳起來。沒有一個人不想救活阿末。而在其間，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卻絕沒有顯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憐的堅固的覺悟，尤其使大家很慘痛。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裏啜泣的鶴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邊來。

「哲呢？」

「哲麼，」哥哥的話在這里中止了。「哲麼，上學校去了，叫他來罷？」

阿末從哥哥背轉頭去，輕輕的說：

「在學校，不叫也好。」

這是阿末的最後的話。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來。但阿末的意識已經不活動，認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親，也發狂似的奔來。母親帶來了阿末最喜歡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給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勸時，便道，那麼，給我這樣辦罷，於是將衣服蓋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邊。這時阿末的知覺已經消失，醫生也就任憑母親隨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呵。母親在這里，不要哭罷。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親一面說，一面到處的撫摩。就是這樣，到了下午三點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時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訣了。

第二日的午後，鶴牀舉行第五人的葬儀。在纔下的潔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與

這相稱的一羣相送的人們，印出了難看的汗跡。鶴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門前，目送着這小行列。棺後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舊的高屐子，一顛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遇了逆緣的姊姊和鶴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從背後飄落下來。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一月白樺所載。)

峽谷的夜

江口換

就現在說起來，早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當時的我，是一個村鎮的中學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學的寄宿舍裏，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這確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於到來了。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裏的事。

被驅策于從試驗和寄宿生活裏解放出來的歡喜，嚷嚷的像脫了樊籠飛回老窠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這裏面，在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離了村鎮了。我的家鄉是在離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時候，雖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卻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鐵道馬車。單是其餘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

說爲什麼既用馬車走六里路，卻在傍晚動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爲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氣正熱，所以到山以後的四里，是准備走夜路的。這是還在一二年級時，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當放假往來，專用于夏天的成例。此後便照樣，永遠的做下去了。

託身子雙馬車上的我，雖然熱悶不堪的夾在湧出刺鼻的汗和脂和塵土的氣味的村人們，和儘情的發散着腐透的頭髮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爲總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事情，心地非常之搖搖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熱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熱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來的稻田都變了菸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漸增加起來的雜木林中，更夾着松林的時候，天色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風，搖動着縛起的遮陽幔，吹進窗戶中來，不點一燈的馬車裏，居然也充滿了涼氣。先前遠遠地在晚霞底下發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卻很近，不是從窗間仰着看，幾于看不見了。一想到度過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峽谷路，那地方便是家鄉，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麼時候將頭靠着窗邊，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鄰人搖了醒來，擦着睡眼，走下鐵道馬車終點的那嶺下的小小的站，大約

已在九點上下了罷。叫馬夫肩着柳條箱，進了正在忙着掃取新秋蠶的休憩茶店裏，我纔在這里作走山路的準備。用三碗生醬油氣味的麪條和兩個生雞子果了腹，又喝上幾條石花菜，並且爲防備中途飢餓起見，又買了四個生雞子。休息一回之後，將柳條箱交給茶店裏，託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到家裏來，我是浴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裝束，將應用的東西用兩條手中擔在肩頭，拖着陽傘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從撲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來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處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層層疊疊的許多重排列着的羣山的巖積，都染出非藍非黑的顏色，好幾層高的走向虛空中。綴在那尖銳的巖積間的濡溼的夜霧，一團一團的橫流着青白。那互在峯腰的一團，是反射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違的觸着了潔淨的故鄉的山氣了。

到嶺頭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縣道。因爲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憑着沁肌的夜氣不斷的涼乾了熱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經過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關門睡覺的嶺頭的茶店前，到開始

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時候，大抵早是十一點以後了。下坡的路，是要迂迴於嶄絕的相薄的峽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left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過了許多回小橋。夾着狹窄的溪，互相穿插的兩岸的山壁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長的褐葉樹林和特意栽種的針葉樹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雖在夜眼裏也分明的看見。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幹子罷，處處排着剔牙籤似的，將細小的條文，在月光裏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麼時候已被夜氣溼透了。早開的山獨活模樣的花，常從沾溼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頭來，雪白的展着小陽傘似的花朵。加以不知其數的蟲聲，比起溪流的聲音來，到耳中尤其聽得清徹，然而使峽谷的夜，卻更加顯得幽靜了。

這之間，我看見霧塊一團一團的在頭上的空中，靜靜的動着走。撕碎了白紗隨流而去似的霧氣的團簇，逐漸增加起來了。或者橫互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筍峯的肩頭，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巖積的針葉樹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進的前進的走向狹的峽谷的深處。每一動彈，霧的形狀也便有一些推移，照着煙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變換着光和影的位置。于是許多霧塊，漸變了霧的花條，那花條又漸次廣闊厚實起來，

在什麼時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霧的長流了。以前懸在空中的月，披了煙霧來看流水，露面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過只使煙霧的菲薄處所滲一點虹色的光輝，終於是全然匿了跡。和這同時，我的周圍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裏罷了。因此我便專心的看着路，只是趕快的走。

這麼着，轉過右邊，跨向左邊的，走着長遠的峽谷，大約有一小時，霧氣忽而變成菲薄，躲了多時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動的圓暈中央，雖然隱約，卻已看得見了。那時候，我無意中從對面的山溪那邊，透了煙霧，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雖然低，是抖着發響的聲音。那聲音，倒並沒有可以稱爲裂帛的那樣強，而且，也不如野獸臥地吼着的那樣逼耳，單是微的有些高低，淒涼的顫抖着，描了波紋流送過來。而這時時切斷似的杜絕了，卻又說不出什麼時候起，仍然帶着搖曳。我暫時止了步，側耳的聽，然而竟也斷不定是什麼的聲音。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個大的山巖，聲音便忽而聽不見了。我想，這大半是宿在山溪裏的什麼禽鳥的夜啼罷，便也並不特別放在心上，還是照舊的在霧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巖，聲音又聽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聲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響。

比喻起來，可以說是放開了喉嚨的曼聲的長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麼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時時夾着既非悲鳴也非呻吟的一種叫，尖而且細，透過煙霧響了過來。假使是鳥聲，那就決不是尋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罷。但如果是猴子，就應該是比裂帛尤其尖銳的聲音，短促的發響。況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壓倒了溪水的聲響，發出悲痛的山谷的反應來的。而這不過是不爲水聲所亂罷了，決沒有呼起谷應的那麼強大。倘使是鳥獸的聲音，總得漸次的換些位置，然而那聲音卻始終在同一處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別這聲音。這樣的夜半，這樣的山中，不消說不會有人在唱歌，況且也沒有唱歌的那樣優婉，是更淒涼，更陰慘的聲音。我被這有生以來第一回聽到的異樣的聲音所嚇，不安的陰影，漸漸在心上濃厚起來了。

這其間，道路又正當着一個山巖，就這樣的轉了彎，像先前一樣，那聲音又暫時聽不見了。不知道繞出這山巖，是否更近的聽到剛纔的聲音？倘若隔溪，那倒沒有什麼，但不知道是否須聽得接近的，在路側？倘這樣，那麼……這樣一想，壓不下的慘凜，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來。而一方面，則想要發見那本體的好奇心，也幫着想要從速的脫出了那威脅

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的抽緊了。將搭着的什物從右肩換到左肩，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我，漸近山巒的轉角時，也就漸漸的放輕了腳步走。

惴惴的轉出了那山角的時候，從初收的煙霧間，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這回卻毫沒有聽到異樣的聲音。折出山巒，便是一叢鬱蒼的森林，從林的中塗起，是三丈左右的並不峻急的坂。下了這坂，路便順着溪流，不多時，即可以走到一個村落了。

總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這樹林，以後便不會有這樣嚇人的事。什麼都看沒有聲音的現在了。

這樣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陽傘，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進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裏處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麼的小祠堂。向着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淨水（註一）裏，不絕的流下來的水竅的水聲，對於此時的我的心，也很給不少的威嚇。然而我仍然決了意鼓勇的一氣走下坡去。待到走了大半，脫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見沿溪的對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開，這纔略覺寬心，逐漸的放慢了腳步。

（註一）在神社之前，用以清淨口與手的水。

這怎麼不出驚呢，還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聲音突然起于眼前了。起于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面的樹裏。我被襲于彷彿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斷了似的恐怖，單是驀地發一聲驚怖的呻呼，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爲心臟是驟然凍結似的停止了，而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大而且銳的鼓動起來。和這同時，從腳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發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從左手的崖間，橫斜的突出着一顆大樹。這樹的中段正當道路上面的茂密裏，站着一個六尺上下的白色的東西。在掠過樹梢的烟霧的餘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東西，從陰暗的葉陰裏，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搖動。聲音確乎便是從這裏來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墳地之後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嚙了許多巖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處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對面遠遠地流行。當看着那樹上的白色的東西，和連到山上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沖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時，推測着那聲音的本體，我竟全然爲劇烈的恐怖所籠罩，至于連自己也不能運用自己了。其實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單是抖着發不出聲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暫時茫然的只立着。

于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發抖的那聲音，突然間變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像是格格的在肚皮裏發響的聲音。寬闊的搖動着大氣似的那笑反覆了五六回，什麼時候卻又變了被掠一般的低聲的啜泣。那嗚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變了調，逐漸細長的曳下絲縷來。

那聲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卻總在同一處所搖曳。爲激動所襲的我的心，又跟着時間的經過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幾乎生痛的心臟的鼓動也略略復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復了先前的柔軟和確實。然而膝髁的顫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時，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手掌，什麼時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道不至于頃刻之間便有危難臨頭的我，卻終於決了心，從下面望進樹的茂密裏去。

在流進叢中去的月光裏，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東西，確乎是一個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裸體上，衣服幾乎沒有附體，欹斜的埋了青蒼的前額的頭髮，解散了披在肩頭。那女人用彎着的左手將一件東西緊緊抱在懷中，並且不住的搖動，右手卻攀住樹枝，站在橫斜的幹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擺動身子，始終反覆着一樣的聲音。

這時女人忽然看見我，右手便靜靜的離了樹枝，雪白的伸開，從上面向我招手了。蒼白骨出的兩頰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鋒利的笑，而弓形的弔上的眼梢，和幾于看見眼窠的圓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轉似的突出的嘴唇，接連的動個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樹上的白衣的女人見得更其是淒厲的東西。女人彷彿是逗弄孩子一般，暫時搖動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發出也不像歌唱的叫聲，終于又將臉壓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放聲哭起來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訴說似的，滔滔的說些沒有頭尾的事。剛這樣，卻忽而側了臉，鋒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後來，又是，陰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無論怎樣發笑似的笑，而嘻笑時候現在頰上的深的皺襞，卻總是生硬到近于傷心。從臉相和身樣看來，衰憊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並不大。

暫時之間，我仰望着那女人，但還沒有很推敲怎樣決定自己的態度。最初，想就回到原路的嶺頭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鄉的地方，終不願在這深夜中，倒回將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乾淨的茶店裏。雖這樣說，便能就此平平穩穩的前進麼？那是一個狂人，所以經過下邊的時候，說不定會跳下樹來，拚死命的來撲取。即使進

了墳地，繞過山腰去，而倘在墳地裏被追着，那又怎麼辦呢？或者也許只能這樣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罷。我將這些事，成串的想得要到勞乏，用同一處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無論過了幾多時，也並沒有得到好主意，我于是決了心，一定要突過那樹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莊便不上二町了。這樣的想定了的我，終於奮起了最後的勇氣，一點一點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這樣子，將陽傘和搭在肩頭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鐵緊，整好了什麼時候都能戰鬥的準備，我幾乎看不出前進模樣的，惴惴的走過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態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過詫異的凝視我。待漸漸的進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樹枝，招起手來了。就近處看見的女人的臉，比先前見得更陰森。不知道是因為兩頰深陷的緣故，還是下頰像刀削似的尖着的緣故呢，女人的臉竟顯得完全是一個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亂紛披的頭髮從左邊的顯顯掛到肩上，拖作異樣的旋渦。那髮的黑色很強的映着月光，使臉的全部愈顯出淒厲的形相。

這樣的接近了的兩人的距離，已不過一丈遠近的時候，女人便一轉那伸出的手，驟

然間猛烈的搖起附近的枝條來。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臉，忽而變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惡的形狀，彷彿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極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頰，那雪白的外露的齒牙，上下格格的相打，發了儘着嚙喉的呻喚，一面抖抖的搖頭。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時時威嚇似的儘力的頓足。然而我併不理會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喚。剎時之間，用兩手捧了先前抱在左邊的什麼東西，很高的擎到頭上，就要向我擲過來了。

我不由的喫驚，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後，我便暫時蹲在地上，靜靜的看着情形。這時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適纔自己所做的事，又復鋒利的望着月亮，嚇嚇的狂笑起來。至于先前擎到頭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来的脅肋裏。此後暫時之間，也仍是照舊一樣，悲涼的唱些歌，又說些什話，而終于又將臉帖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出聲哭起來了。『在此刻了，失了這一瞬息，就完了。』這樣想了的我，便彎腰俯首，將全身的力都聚在兩腳裏，咄嗟間，直迸過去，闖過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時候，彷彿是從女人的全身裏迸湧出來似的驚駭和忿怒和憎惡的呻喚，用了吐血一樣的猛烈，由頭上的樹裏崩頽下來。剛這樣

想，就在這頃刻，我的領頭髮了一聲沈重的響，有比冰還冷的一塊，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剛這樣想，心臟的鼓動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識的聽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體，而膝髁卻彷彿已經脫了節，所以我只將兩手動擾了兩三回，便臉向着下，撲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後幾秒，幾十秒，或者幾分時，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來，在頭上再聽到先前一樣的聲音的時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莊裏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總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腳都動作，我似乎確鑿像獸類一樣，在道路上飛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頭，總算單用了兩條腿在那裏專心致志的走的時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時，比較的還算快，於是放了心，這纔轉向逃來的那方面看。然而也並沒有什麼追趕過來。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崖上的樹，也不知是因爲隱在山蔭裏呢，或是包在霧的餘氛的夜靄裏呢，無論在什麼處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時，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疊着的山谿的巖積，浴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疊疊的

聳着。

我跌倒了的時候，拋了陽傘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總須拾取回來的，加以想討一杯水，來霑潤這將近焦枯的喉嚨，便去尋曾經見過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長的村莊，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聲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粘的流滿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裏，也屹然聳着的瞭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無論怎樣的敲門，卻總不容易起來。這之間，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來的不安，而漸次又聽得各處起了歷亂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劇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動彈，雖自己，也見得是拚命的模樣。大約又叩了二三分，這纔從深處發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來：

「誰呀？這時候，胡亂叫人起來。」

「很勞駕，千萬來一來罷。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麼？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誰？什麼地方，有了什麼事。強盜麼……？」

因為不得了的事情這一句話，纔受了激刺似的，巡警關閉的響着，好容易抽了門門。

接着聽得推開玻璃門的聲音，又拉開一扇板門，巡警這纔只穿一件寢衣，帶一副瞌睡的眼，出現在昏暗裏。但一看見學生模樣的毫不相識的我，便顯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轉睛的凝視起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什麼這時候……」

重行訊問的巡警，頗有些不以爲然的神情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剛纔，在那邊的墳地裏。」

「什麼這時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墳地裏怎樣？」

這樣回問了的巡警的臉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興，卻漸次添出不安的影子來。我便簡短的說了剛纔遇到的事的一切，巡警默默的聽，到末後，略略將頭一歪，說道：

「那麼，一定是糕餅店的阿仙了。這怎麼好呢。這樣的深夜裏，給跑到墳地這類地方去……」他很有爲難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說，「所以我對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

知道叮囑過多少回。那樣的性質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如果不是好好的嚴重的監禁起來，是不行的，我幾次三番的說。誰料男人還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嗇，雖然造了房牢，也不過用些竹柵欄之類來搪塞，所以終於出了這樣的事了。」

這麼說着的巡警的態度，宛然是抓住了絕不相干的我，在那里責備糕餅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說完話，一到這里，便插下話去了：

「總而言之，像剛纔說過一樣，因為是不意中跌倒的，所以我，將陽傘和東西都掉在那地方了，這可能請想一點法麼？」

「教我替你拾去麼？」

「不，自然一同去。」

沒有法，我也只得這樣說了。然而巡警還裝着非常遲疑的臉，暫時不回答，只是想，但終於開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麼，都更要緊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的。可是真糟，這麼晚的時候。」

「這實在很費神，但總要請勞一回駕。」

「自然，去是一定給你去一回的，但便是兩人去，因為對手是狂人呵，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憑過了多少時，總不肯輕易說出一同去，我因此鄭重的彎了腰，懇願了許多回。這結果，竟澀澀的答應同去了，重復走進暗的裏面的屋裏去的巡警，便點起提燈來，脫下寢衣，換了制服。趁這時候，我便請他放進便門去，用那剩在鐵釜裏的溫水，這纔露潤了早就乾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嚨。

於是兩人一先一後的走出帶些村氣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兩個人固然也不礙，但另外多帶三四個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這麼辦罷。因為狂人這東西，是跑得飛快的。」

他獨自說着既非解釋也非商議的話，向着我那來路的反對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時，巡警便走進一所大庫房後面的一間守夜的小屋去。這守夜的小屋，是鄰近各村中的少年們各盡義務的組織起來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裏面的人們絮絮

的說了些話的巡警，便帶了四個少年出來了。少年的兩個，擎着提燈和細繩，別的兩個是擎着頗長的棍子。這就一共有六個人，我和巡警都纔有了元氣，使四個少年居中，我們分在兩旁。這樣子，六人作了一橫排，在夜的蘭山村的道路上，邁開快步，奔向先前的墳地去。

在塗中，聽着大家交互的談話，對於剛纔，在墳地旁邊嚇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漸漸明白起來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稱爲「山間之孤驛」的，這村中的一家小糕餅店裏的媳婦。兩年以前，纔從離此大約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莊裏，嫁到這裏來，但剛做新婦，便因爲男人的不規矩，很喫了許多苦。加以男人的懶散和家計的艱難，又不斷的受着生活的憂慮。既這樣，自然和那住在一處的姑，也不合式起來了。這之間，去年的秋天可是懷了孕。倘若生了孩子，這便引轉男人，靜了心，同時和姑的關係，也就會變好罷。阿仙這麼想着，只管將那將來生下來的孩子當作靠山，什麼都熬着。于是到這六月裏，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對付阿仙的態度，卻絲毫沒有改。不但沒有改而已，在臨產時候的前後，那男人和他結

婚以前曾有來往的也是這村裏的女人，又有了各樣的新聞了。而這些事，又常常傳到在產褥上的阿仙的耳朵裏。一結婚，便和那女人乾乾淨淨分手，這是男人曾經堅誓的，而竟再出了新聞，這從由外村嫁來的阿仙看來，實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這時候，阿仙彷彿是決計百事再不管，專為一個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為營養壞，終於在這七日前死掉了。那結果，可憐的阿仙便在下葬這一夜裏，忽然發了狂。發狂之後的阿仙的態度，不但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自殺，而且每日許多次，無法可想的亂鬧，因了村醫的注意，終於造了房牢，監禁起來了。這到了正當首七的夜今，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墳了罷，便偷偷的破了欄檻，跑出來了。

大家走出村外時，月亮比先前又稍稍東下了。且走且看的經過了漲滿着如雨的蟲聲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豁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陰森的聲音的絲縷，又和先前一樣，仍然在溪水上橫流。於是轉出一個不甚峻急的山巖去，墳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樹，也受了月光，見得漆黑而且碩大。阿仙的聲音不消說，便是阿仙的白色形狀，也能在枝條間看得分明。六個人走到墳地邊，或者因為看見了三個排着的提燈

的燈光了罷，在樹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橫幹來，以爲飄然的輕輕的站在崖上了，卻又直奔墳地中間去。

「呵。跑了。趁沒有走進山裏去，捉住伊！」

有人這樣說，而大家都遵了接到崖間的小徑，紛紛的走向墳地了。這時阿仙的形相，卻如淡白的布或是什麼飄在風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寬約三尺的坂下的時候，那已經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卻忽地轉了左，在墓碑間往來。大約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蹤影。

「躲了呵。喂，這回是說不定會從那里出來，小心罷。」

巡警正這樣說，少年們已經紛紛散開，對着不見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隨意的穿過墓碑間，許多回曲曲折折的尋上去。我也跟在後面，竭力趕快的走。

不多時，大約大家已經走近了不見阿仙的地方的時候，從前面的排得寬約丈餘的一堆墳蔭裏，忽然站起一個淡白的形相來，並且發出野獸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亂的扒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全沒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來，逃進了自家的墳地裏了。大約怕被人搶去了死孩子罷。」

有誰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大家便漸漸的將阿仙據守着的墳地包圍起來。但阿仙毫不怕，無論是石，是泥，是木片，什麼都隨手的擲出來，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圍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將全力用在兩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將捉住的餌食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聳的雙肩裏埋着緊縮的頭，翻了眼，鋒利的光溜溜的儘對大家看。顏色比先前更蒼白，頭髮是抓亂似的披着，而且無論臉上，無論脣上，臉的全部都不住的凜凜的發着抖。這是從這之間，正在夾雜着湧出恐怖和憎惡和憤怒來。暫時之間，大家簡直無從下手，單是這樣的默默的注視着阿仙的模樣。

「阿呀，阿仙這東西，刨了孩子的墳了。看罷。泥土掘得這樣。」

因為非常喫驚似的，巡警這樣的叫喊了，便望進墳地裏去，只見大約是送葬用的白燈籠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開的泥土散得滿地。此外則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斷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飛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處所彷彿很低窪，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裏的。忽而阿仙像是得了機會似的，偷偷的拏過旁邊的一個碗來，立刻舀了眼前的

泥土，飛快的塞到膝髁底下去，而其時也毫不大意，不絕的看着周圍，時時用了絮語一般的低聲，接連的說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誰想略略走近，便發出盡力的叫喊，或者格格的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齒牙，顯了現就會撲過來，咬住喉嚨的態度。大家無法可想，又是暫時之間，任其自然的只是看。其時有一個在阿仙背後的少年，趁機會跳過了低低排着的墓碣，突然從脅下插進臂膊去，向上一彎，而捺下阿仙的領頭，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時站起來，驟然發了吐血一般的大聲，哭着叫喊，而且拚命的掙扎。然而無論怎樣叫喊，怎樣掙扎，已經都無效。巡警當先，還有此外的三個少年，也都去幫忙，不管手上，脚上，身上，都密密的縛了細索子。

雖如此，也還要盡力掙扎的身體，好容易被三個少年協了力，前後提着運去了。於是巡警將提燈插在地面上，仔細的調查那掘開了的墳洞的周圍。

「啊呀，這是棺桶呵。蓋子全打破了。」

巡警這樣的絮說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個密柑箱一般的箱子，這卻意外的輕，在土上滑開去了。其中不消說，不像有孩子的屍體。這時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從樹上擲下來的沈重的東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屍體罷。這樣一想，劇烈的恐怖便突然盈涌上來，立刻覺得指尖和脚尖都慄慄的發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便看見那詳細的檢查着墳洞的底的巡警說：

『雖然掘了出來，卻又就地埋了似的。很像這樣。』一面又用棍子的頭搗着洞底，我這纔能夠略噓一口氣。

那三個少年運了叫喊掙扎的女人，徑下那中間坂路去，暫時又順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後便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莊裏去了。我和巡警和別一個少年，留在後面，去尋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陽傘，於是從中間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略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時便到了先前的大樹下。什物和陽傘，自然是毫無異狀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將這拾了起來，因為聽得巡警很怪的聲音說：

『啊呀，孩子的死屍！』

便不由的回過頭去，只見那女人曾經上去過的樹幹的幾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燈裏，橫着一個烏黑的塊。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嬰兒的死屍。既然很腐爛。又粘着許多泥，幾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擲着的，卻的確是這東西了。事情一經分明，我便覺得脊梁的兩邊，有什麼又冷又痛的東西，鋒利的爬上去。同時從脅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討厭的寒冷，剎時擴張開去了。我全身彷彿堅固的包着冰一般的東西，暫時毫不能動彈，單是默默的挺立着。

「總而言之，阿仙是將這擲了你了。背後沒有怎麼樣麼？」

少年這樣說，借了巡警的提燈，走到我的背後去。他即刻用了大聲，說道，「呀，髒得很呢！」我不由的將手伸到領頭，便有說不出是油是膿的東西，粘粘的沾滿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劇烈的戰慄。這之間，又覺得從地上的黑塊裏，漸次強烈的涌起閉氣似的可厭的臭味來。誰也不再說什麼話。只是佇立在漸漸淡下去的月光，和淺淺的流着的溪水聲和如雨的蟲聲中，三人都暫時沒有動。

我在這時候，彷彿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見了被棄于男人死別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

下去的希望全被奪盡了的女人的，對於人類對於運命的可怕的復讎心，很以為阿仙的心，實在是非常慘痛的了。而和這同時，對於那復讎心偶然選我做了對象的恐怖，卻還不如對於這樣的虐待了阿仙的運命這一件東西的恐怖，尤為強烈的打動了我的心。

「這東西究竟怎麼辦纔好呢。」

過了許久纔開口的巡警的聲音，很帶些難于處置的模樣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菊池寬

是離駿河府不遠的村莊。是天正末年（註一）酷烈的盛夏的一日。這樣的日子，早就接連了十多日了。在這炎天底下，在去這里四五町的那邊的街道上，從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過了織田軍。個個流着汗。在那汗上，黏住了塵埃，黑的臉顯得更黑了。雖然是這樣擾亂的世間，而那些在田地裏拔野草踏水車的百姓們，卻比較的見得沉靜。其一是因爲彌望沒有一些可搶的農作物；即使織田軍怎樣卑汗，也必未便至于割取了恰纔開花的禾稼，所以覺得安心。其二，是見慣了紛亂，已經如英國的商人們一般，悟通了 *business as usual*（買賣照常），寂然無動于中了。

（註一）天正止于十九年，即西紀一五九一年。

府中的邸宅已經陷落的風說是日中時候傳播起來的，因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聽出什麼，但也聽得吶喊，略望見放火的烟。百姓們心裏想，府邸是亡了，便如蓋在自己屋上的大樹一旦倒掉似的，覺到一種響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樣的又彷彿有些留戀。然而大家都料定，無論是換了織田或換了武田，大約總不會有氏康的那樣苛斂，所以對於今川氏盛的事，實在遠不及田裏毛豆的成色的關心。那田裏有一條三尺闊狹的路。沿這路流着一道小溝，溝底滿是汗泥，在炎暑中，時常沸沸的湧出泡沫。有泥鱸，有蝶螈，裸體的小孩子五六個成了羣，喳喳的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釣着蝶螈的。不美觀的紅色的小動物一個一個的釣出溝外來，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掙扎便弱一點，到後來，便是怎樣用力的摔，也毫沒有動彈了。於是又拔了新的草，來做新的圈，孩子們的周圍，將紅肚子橫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醜陋的小動物的死屍，許多匹許多匹的躺着。

有儼然的聲音道，『高天神城是怎麼去的？』孩子們都顯出張惶的相貌，看着這聲音的主人。那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髮下，閃看美麗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氣，威武氣之中有些狡猾氣，身上是白絹的襯衣罩着綾子的單衫，那模樣就說明

他是一個有國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襪，被塵埃染成灰色了。因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帶一條徑寸的傷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麼樣去的？請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複的說。然而孩子們都茫然。這時的孩子們，是還沒有因為義務教育之類而早熟的，所以誰也不能明白的說話；倘若不知道，本來只要說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這也很不能夠說。都茫然，少年連問了三回，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孩子纔開口，說道：

「天神老爺？」一聽到這聲音，少年立刻覺得便是暫時駐足問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於是向孩子們罵一聲『昏蟲』，抽身便要走。不湊巧一個孩子卻又倉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這孩子便踉踉跟跟的傾跌過去，坐在溝裏面；哇的哭了。似乎並不怎樣痛，又是裸體，也不會髒了衣服，原不必這樣號咷的大哭，然而頗號咷大哭了。孩子們都憤然了。這時的孩子們，是與一切野蠻人的通性全一樣，怯于言而勇于行的。一到爭鬧，勢派便不同，蝸子似的直撲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勢，要拔出腰間的刀來。這意志，當這時候，原是很適當的，然而竟不能實現。因為一個孩子猛然跳向前，將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

死勁咬住了。別的孩子們也各各攻擊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費力的被拖倒在地這地方。孩子們都很得意，有如顛覆了專制者的革命黨。

少年掙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們的數目，將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機的活動着的，所以毫沒有法子想。

「給他喫蠅蠊啖，」一個孩子說出意見來；孩子們都嘻的交換了含着惡意的笑臉。但有一個老人來到這里，少年便沒有喫蠅蠊的必要了。一看見這老人，孩子們都異口同聲的告狀，說是「踢了安阿彌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對於現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沒有恨，但對於先代的仁政的感謝，又總在什麼處所還有留遺，而況既爲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于落在孩子掌中的這少年，突然叱責了那些孩子了。這事和凡是自己的孩子，一與他人開了交涉的時候，即不問是非直曲，便將孩子叱責一頓的現在的父母們所取的手段，是一樣的。少年顯了羞愧和氣忿的相貌，站起來了。這時候，孩子們怕報讎，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圓葉柳樹下，準備着逃走；但卻另換了村裏的年青人五六個，圍住這少年。站在最先頭，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彌總次，

是一個專門弋獲逃亡人的漢子。這漢子一聽得有戰事，一定從本村或鄰村裏覓了夥伴，出去趁着混亂，搶些東西，或者給逃亡人長槍喫。這回本也要去的，無奈一月以前受了傷，還沒有好，至今左手還絡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經估計了這少年橫在腰間的東西。那是金裝的極好的物品。他到現在為止，雖然偷過二三百柄刀，但單是裝飾便值銀錢三四十枚的奇貨，卻從來沒有見過。

少年不知道這樣搗亂的人物就在面前。從他眼睛裏淌下幾滴悲恨的眼淚，聲音發了抖，說出一句致命的獨白來：

「竟使府裏的三浦右衛門着了道兒了。」

「你便是右衛門麼！」在那里的人們一齊張口說。他是這樣的馳名。世間都說他是今川氏的癱疽；說氏康的毫奢游蕩的中心就是他；說比義元的時候增加了兩三倍的誅求，也全因為他的緣故；說義元恩顧的忠臣接連的斥退了，也全因為他的緣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們，都詛咒他的名字。他的壞名聲，是駿河一國的角度裏也統流傳。沒有聽到這壞名聲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實是右衛門本沒有什麼罪惡，只是右衛門的寵幸和今

川氏的頹廢，恰在同時，所以簡單的世人，便以為其間有着因果關係的了。他其實不過一個孩子氣的少年；當他十三歲時，從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裏，交給今川家做了小近侍，從此只順着主人和周圍的支使，受動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沒有做的。但是氏康對於他的寵幸，太到了極端，因此便見得他是巧巧的操縱着主人似的了。

彌總次一聽到右衛門的名字，心裏想，這等候着的好機會已經到了。料來無端的劫奪，旁人是答應的，所以先前沒有敢動手。他忽而大發其怒，罵道，「倘是右衛門，為甚麼不殉難？」右衛門聽到這話，便失了色，他委實是捨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見追趕他們的織田軍的鏖兜，在四五町之後的街上發光的時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沒有別的思想了。他騎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上同伴，一想到倘被敵人趕上，最先給結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覺得敵人的槍尖似乎已經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遲疑了幾回，待到騎進左方的樹林裏，便下了馬，只是胡亂的跑。因為他有這一點隱情，所以開不得口。

「剝下衣裳來示衆罷！」彌總次怒吼說，這雖然是一個不通的結論，但在戰國時代，則這般的說法，卻還要算是講理的了。於是三四個村壯，都奔向右衛門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現在便自然更容易：免一般的剝了皮。他的美豔的肉體，在六月的太陽底下，潔白到似乎立刻要變色。

「倘是右衛門，殺卻也可以！」彌總次怒吼說。那時候，強者殺卻弱者，是當然的事情。「給百姓喫苦的便是這東西，絞一回！」彌總次說。一個村壯便扼住了倒在泥土裏的右衛門的嗓子。右衛門很喫苦，大咳起來。這時老人又來攔阻了，說道：

「還不至于要他性命哩，饒了他罷。」村壯也沒有什麼不謂然；彌總次卻上前一步，擡起右腳，攔在右衛門的肩頭說：

「說來要命，單是饒了命罷。不說，便不饒！」年青的村人們，以為即使怎樣的穉弱，也應該吐一句武士相當的捨身的口吻了。然而右衛門低聲說：

「要命，單是饒了命罷。」

「叩頭還欠低！」彌總次大聲說。

右衛門低下頭去，幾乎觸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們都笑了。

「去，快滾罷！」被兩三人推搡着，右衛門踉踉跟跟的站起身來，哭腫着美麗的臉，身上只穿着一條犢鼻褌，在夕陽之下，蹣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們，都嗤笑這怯弱者。

右衛門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間了。城將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爲質的時候，右衛門曾經給他許多回的好意。那時候，刑部是兩手抵了地，說這恩惠是沒齒不忘的。右衛門信了這話，所以遠遠地投奔高天神城來。他到城的時候，自然已經不是裸體了；不知道他受了誰的幫助，雖然是粗惡的，卻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見這佳客的到來，彷彿起了多少興味似的。況且，氏康的生死還未分明，倘使北條和武田都和氏康協了力，則克復駿河一國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則于救了氏康寵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該頗爲有利的了。右衛門也能說普通的人們所說的謊。他用了巧妙的措辭，先敘述他在亂軍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爲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拋去了東西。刑部對於這些也沒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間房子裏，按照一到萬一的時機，不至于會被抱怨的程度，款待

起來。

刑部是介在織田和今川之間的，也如歐洲戰爭中的希臘一般，乖巧的辦得各不入那一面。他既然養着三浦右衛門，卻又另去探聽氏康的消息。于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織田軍的窮追，已經切腹（註二）而死的事。這報告中還添着一段插話，說那氏康之寵幸于一身的三浦右衛門，當府中陷落這一日，早就棄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這報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卻是頗爲常識的，就是斬右衛門頭，獻于織田氏，以明自己之無二心，他想，要殺右衛門，只要說是背主忘恩之罰，作爲口實就是了。

右衛門忽然被綁上了。那時代，只要有綁人的力，是無須乎理由的。右衛門被牽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戰爭初起時候的歐洲文明國一般，暫借了正義來說：

『右衛門！你還記得背棄了府邸麼？要砍下不忠不義者的頭來，獻向府邸去。』

這樣冠冕的理由，在戰國時代的殺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無論含着幾多的理由，被殺者的苦痛總一樣。有理由的被殺，有時候或反比無端的被殺更苦痛。總之右衛門是

（註二）用刀橫剖腹部的自殺。

不願意被殺的，他很利害的發抖了，兩三日以前幾乎被村人所殺的時候，那些人雖然也會加一點恫嚇，但今日的宣言卻真實而帶着確乎的現實性了。他無論怎樣想，對於死總覺得嫌惡。他的過去的生活，是充滿了安逸與歡娛。他以為再沒有別的地方，能比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惡死，當刑部說出「總一郎拏刀」的時候，他放聲啼哭起來了。

「右衛門！要命麼？」刑部嘲笑的說。

思索這一句答話的必要，在他是無須的。因為早就受了彌總次的教了。

「要命的，單是饒了命罷。」他說。刑部的家將們，看見人類中有這樣貪生的東西，都意外的詫異。奮然而死的事，在他們算是一種觀瞻；所以從幼小時候起，便如飛行家研究奇技一般，專研究着使別人喫驚的死方法。這時的武士道的問題，是只在怎樣便可以輕輕的送命這一點。在他們，凡有生命以外的東西，是什麼都貴重的；只有這生命，是無論和什麼去交換，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衛門的哀訴，從他們看來實在是奇蹟。他們一齊失笑了。刑部便想再來嘲笑一回看，說道：

「右衛門！要命麼？倘要，便兩手抵了地，說道要！」衆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會受了

這樣的侮辱還要命。然而想的卻錯了，右衛門淌着眼淚，兩手抵地說：

「要命呵。」於是又引起了主從的嘲弄的笑聲。刑部的心裏，聽了右衛門的哀訴，又生出再加玩弄的惡魔的心來。

「既然這樣的要命，饒了也罷。只是不能就饒。得用一隻手來兌命。倘願意，便饒你的。」他說。劊手走近右衛門，說道：

「聽到了大人的吩咐沒有？願意麼？回答罷！」右衛門不開口，動一動縛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說。劊手的刀只一閃，右衛門的手，便如在鈴之森的舞臺上，被權八砍掉的雲助的手一般，切下來了。

「一隻手也還要命麼？」刑部重復訊問說。右衛門將可怕的苦悶顯在臉上，點一點頭。刑部主從又笑了。刑部又開口說：

「一隻手也太便宜了，砍下兩手來，便饒罷。」右衛門似乎懂得這話的意思了。劊手問他說：

「願意麼？」右衛門略略點頭；劊手再揚聲，他的右手，便帶着血漿，飛向二丈遠的那

邊了。

右衛門這模樣，從我們看來，覺得頗也殘酷了，但在戰國時代，見了只這樣的光景，便生憐憫的人，卻並無一個。刑部又大聲說：

「便是兩手也還太便宜哩。要右腳。砍下右腳來，便單給饒了命罷。」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衛門的臉，雖然全蒼白了，卻還是不住的哭。然而緊張了的神經，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話了。他斷續的說道：

「單是饒了命罷。」

刑部主從又發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這人的崇高而且至純的欲求。劊手伸出左手，擡起右衛門的身體，便削下他的右腳來；刀鋒太進了，又截斷了左腳的一半。

「右衛門，這樣了也還要命麼？」刑部說。但右衛門似乎已經無所聞了，劊手將嘴湊近他的耳邊，說道：

「要命麼？」右衛門翕翕的動着嘴。其時刑部使了一個眼色；劊手便第四次舉起鋼刀，咄的砍下頭顱來。這頭顱在沙上輾轉的滾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動着嘴。倘

使沒有離了肺臟，還說道「單是饒了命罷」是無疑的了。

一讀戰國時代的文獻，攻城野戰的英雄有如雲，揮十八貫（註三）鐵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敵將的頭的豪傑，是數見不鮮的，但常 Miss（覺得有缺少）于「像人樣的人」的我，卻待到讀了淺井了意的犬張子，（註四）知道了「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時候，這纔禁不得「Here is also a man」（這裏也有了一個人）之感了。

（註三）一貫約中國六斤四兩。

（註四）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爲詭怪的書名，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復讐的話

菊池寬

鈴木八彌當十七歲之春，爲要報父親的夙讎，離了故鄉讚州的丸龜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爲止，八彌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親的讎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喪了父，這事固然是八彌少年時代以來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親是落在人手裏，並非善終這一節，卻直到這年的正月間，八彌加了元服爲止，是全然沒有知道的。

元服的儀式一完畢，母親便叫八彌到膝下去，告訴他父親彌門死在同藩的前川孫兵衛手裏的始末，教八彌立了復讐的誓詞！八彌看見母親的通紅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了。

從九歲時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將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彌，這時還是一個不知世

事的稗氣的孩子，況且中了較大一歲的小侯的意，幾乎成了友人，他一無拘忌，和小侯比較破魔弓的紅心，做雙陸的對手，驅鳥獵和遠道騎馬，也都一同去。至于和小侯共了席，聽那藩中的文學老儒的講義，坐得兩腳麻痺之後，大家抱腹相笑的時候，那就連主從關係也全然消滅了。八彌住在姓城中的一個大家族裏；他是比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歲加了元服時，這纔被授與了一件應該去殺卻一個特定的人的，又困難又緊張的事業。

寬文年號還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間，八彌穿起不慣的草鞋來，上了復讐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裏作爲埠頭的金比羅船，將八彌充了坐客的數，就那吹拂着瀨戶內海的春風張了滿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檣，背着小侯所賜的天正祐定的單刀，一個人蹲着，漸漸的離了陸地，他的心中的激動也就漸漸的平穩起來，連母親的嚴重的訓戒，小侯的激勵的言語，那效

果也都夢一般的變了微漠，在他心裏，只剩了繼激昂之後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對於那與自己絕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這一件事實，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實並沒有很想着父親的事。因為他的母親既竭力的不使他覺得無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聽覺裏避去「父親」這詞句，而且他自從服侍小侯以後，幾乎感不到對於父親的要求。因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豐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卻于瞬息中，應該對於先前不很想到的父親有父子之愛，又對於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誰某有作為敵人的大憎惡了。這是他的教養和周圍，教給他對於父母的讎人須有十分的敵意的。

八彌曾經各樣的想像那敵人的臉。因為他的母親是不甚知道這敵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彌的父親，本來是無二的好朋友，但是結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來訪的事了。

于是八彌不得不訪問些知道前川的人，探問他的容貌去。懇切的人們便各樣的絞出十七八年前的記憶來，想滿八彌的意。然而這些人們所描的印象，無論怎樣綜合，八彌也終于想不定讎敵的形容。于是八彌沒有法，只好從小侯的藏書中，取了藩中畫師所畫

的會我物語裏的工藤的臉作爲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像出敵人的臉相來。他竭力的從可惡這一面想；因爲他以為覺得可惡，便容易催起殺卻的精神。但那臉相的唯一的特徵，卻只知道右臉上有一顆的黑痣。

船舶暫時循着讚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後，便指了浪華一直駛去了。

敵人有怎樣強，八彌是不知道。但他從幼小時候以來，便謹守着母親的『修鍊武藝，比什麼都緊要』的教訓，于劍法一端，是久已專心致志的。他那輕捷而大膽的刀路，藩中的導師早就稱揚。八彌的母親教他負了復讎的事情。也就因爲得了這導師的保證。

他對於復讎這一件事，也夾着些許多不安，但大體卻覺得在絢爛的前途中，彷彿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謂復讎，固不測有怎樣的難，然而這是顯赫的不枉爲人的事業，卻以爲是確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務起了狂熱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裏，再出去一看浪華的街。所有繁華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讎敵的心情看着走。

大約一月之後到了京都的八彌，便歷訪京都的宏麗的寺院；走過了室町和烏丸通

這些繁華的市街；每天好幾回，經過那橫在鴨川上面的四條五條三條橋，聽得擬聲遊戲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勝古蹟處，並沒有敵人。沒有敵人的祇園和島原和四條中島，從他看來，都不過是乾燥無味的處所罷了。

他從京都動身，是初夏的一日裏。捨了正在鮮活的新綠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戶去了。

從京都經過大津，在瀨田的橋邊，他因為要午餐，尋到了一個茶店。到正午本來還略早，但他覺得有些口乾，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喫些這里有名的鯽魚。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愛嬌的交談，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樣纔可以發見他的讎敵。忽而聽到什麼地方和自己一樣的帶些讚岐口音的說話了。他早就感了輕度的興奮，便向聲音這方面看。這是從正對琵琶湖的隔離的屋子裏出來的。照說話的口吻，總該是武士。讚岐口音的武士，這正是他正在搜尋的敵人的一個要件。他不由的將放在旁邊的祐定的單刀拉近身邊了。這其間，那武士罵着使女，莽撞的從離開的屋子來到店面裏。已頗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門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彌打了一個照面。武士的心裏，

便湧起輕微的惡意來。

「看起來，還是年青的武士，大約是初出門哩。哈哈……」他嘲笑八彌似的笑了。
八彌憤然了揚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轉瞬的看着對手。

八彌不能不憎惡這武士了。顴骨異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猶太人一般，在中塗突出鼻梁來；而且那藏着惡意的眼色，尤其足夠喚起八彌的嫌惡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敵人也是這樣的男子纔好；他又想，倒不如這人便是前川孫兵衛就更好了。其實從口音上，已經很可疑。他用冷靜的意志來鎮定了激昂，他想試探這武士看。

「實在是。初出門，總有些不便可。」他馴良的回答說。

「一看那肩上帶着木刀，該是武者修業罷，哈哈……也能使麼？」他對於稱弱的八彌，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經很明白了。

八彌因為要知道對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氣。

「很冒昧，看足下像是讚岐的人……」八彌淡然的問。

「誠然是生駒浪人呵，因為殺人，出了國的。雖然是有着讎敵的身子，腦袋卻還連在

頸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彷彿很安閑哩。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讎敵的人們的嘲笑來。八彌想，若是生駒浪人，則也許便是自己的讎敵，用着這樣的假名字。但對於出去復讎的人們的侮辱，卻更其激動了他的心了。要將作爲一種手段的沈靜，更加繼續下去，則八彌還是太年少。他看定對手，雙瞳爛然的發了光。

「哈，臉色變了，看來你也有讎人罷，哈哈……用那細臂膊，莫說敵人，也未見得能砍一條狗。」一面說，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極口的痛罵裏，覺着快感似的，又大聲哈哈的笑。

八彌已經不能忍了。他忘卻了有着敵人的緊要的身體了。這男子，並不是自己的仇讎的孫兵衛，那是只一看頰上沒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還缺乏于感情的節制的他，卻不能使怒得發抖的心，歸到冷靜裏去了。他左手拏了刀，柱起來叫喊說：

「哪，怎麼說！一條狗能砍不能砍，那麼，請教罷。」他的聲音上，微微的帶些抖。

那武士以爲八彌的戰慄因爲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領教罷。」他不以爲意的答了話，一面從茶店裏，踉踉跟跟的走到大路的中

央將那長的不虛發的佩刀，叫一聲咄，便出了鞘。

好個八彌，居然很沈靜。在簷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縛好了草鞋的紐，濡濕了祐定的刀的柄上的釘，就此亮着，走向敵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敵的，但八彌砍進一刀去的時候，那武士分明就狠狠了。他喫驚于這少年的刀風的太銳利。他後悔自己的孟浪了。而這樣的氣餒的自覺，又更使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漸漸被八彌占了上風，窮追到瀨田的橋的欄邊，已經沒有後退的餘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聳起身來，想跳過欄干，逃到河裏去；但實行了他的意志的，卻只有他的頭顱。因為乘着要跳的空，八彌便給了從旁的一劈。

八彌完結了這殺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時候，他便已後悔起來。而對於敵人已想逃入水中，還要窮追落手的血氣，尤其後悔了。但遠遠的立着旁觀的人們卻都來祝八彌的成。其中幾個懷着好意的人還來幫八彌結束，勸他乘村吏未到，事情還未糾纏之前，先離開了這處所。

八彌離開了瀨田橋，走到草津的時候，最初的悔恨早經消失了。他很詫異殺人有這

樣的容易。他覺得先前以為重負的復讎，忽而彷彿是一件傳奇的冒險了。因為覺得不過是上山打獵，追趕野豬似的，血腥的略帶些危險的冒險。而且他對於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湧起燦爛的野心來，以為在路上再加修鍊，則無論怎樣的強敵，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于是比先前更狂熱于復讎，指着江戶，強烈的走着東海道的往來的土地。

然而復讎的事，卻並非如八彌最先所想像的燦爛的事情；這是一件極要忍耐的勞作。在這年的盛夏裏，上了江戶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戶，訪求敵人的蹤迹，但都不過是空虛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遠眺着故鄉的山，試進了山陽道向長州去。然而這些行旅，也只是等于追逐幻景的徒勞。第三年的春天，他連日在北陸的驛路中，結他客枕的夜夢，但到處竟不見一個可以疑是讐敵的人。他在仙臺的青葉城下迎了二十歲的春季，已經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記起故鄉，想趕急報了讐，早得了歸鄉的歡喜。他看那殺卻敵手，已沒有些許的不安。四年間的巡行修業，早使他本領達了名人之城了。況且在冒險的旅行中，也有過許多斬夜盜殺山賊的事迹。他覺得無論敵人如何強，幫手怎樣多，要取那目的的敵人，只是易于反掌的事罷了。

在具備了殺敵的資格的他，雖然想，願早顯了體面的行動，達到他的本懷，但有着唯一的一問題，便是與那仇讎的邂逅。

二十一歲的春天的開頭，八彌想從中仙道入信越，便離開江戶，在上洲間庭的樋口的道場裏，勾留了四五天，於是進了前橋的酒井侍從的城下。報讐的費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給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較好的客寓裏。這一夜，也寓在魯本陣上野屋太兵衛的家中。

晚飯之後，他寫了習慣了的旅行日記，然後照例是就寢。他剛要就寢，擱下日記的筆來，向着廊下的格子門推開了。回頭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個按摩。

『貴客要按摩麼？』他一面說，一面又低了頭。這一天，八彌在樋口的道場裏，和門人們交了幾十回手，他的肩膀頗覺重滯了。

『阿阿，按摩麼，來得正好，教揉一揉罷。』八彌說。盲人將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靜靜的，近了八彌，慢慢的給他揉肩膀。指尖雖沒有什麼力，但他卻很知道揉着要點的。而且這按摩，又和在各處客寓裏所見的不相同，沈默得很特別。在主客的沈默中，盲人逐漸的揉得

入神了。八彌有些想睡覺，因為祛睡，便和這盲人談起話來。

「你很像是中年盲目似的。」

「誠然，三十三歲失明的。因為感覺鈍，什麼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聲音，極低的回答。八彌一聽這，對於盲人的口音覺得詫異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彌的聲音有些凜然了。

「是四國。」

「四國的那里？」

「是讚岐。」

「高松領麼，丸龜領麼？」八彌焦急起來了。

「丸龜領。」

「百姓，還是商人呢？」

「提起來慚愧煞人，本來也還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話裏，閃出幾分生來帶着的威嚴來。

「是武士，那便是京極府的浪人了。」一面說，八彌仰起頭，看定了盲人的臉。雖然是行燈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蒼的臉上，卻清清楚楚的看見了讐敵唯一的目標的黑痣。

八彌伸出右手，攥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怎的？」他說；用力一拉，盲人毫沒有什麼抵抗，踉踉跄跄的跌倒了。

「怎麼，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是罷？」他又焦急起來。

盲人當初有些喫驚，但也就歸于冷靜了。

「慚愧，你說的是對的。那麼，你呢？」他的聲音絲毫沒有亂。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裏的鈴木彌門的獨子，名叫八彌。覺悟罷，已經逃不脫了！」盲人很驚駭；他暫時茫然了。在那灰色的無所見的眼睛裏，分明可以見得動着強烈的感情。但是那喫驚，又似乎並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險。

「怎麼怎麼，彌門君卻有一個兒子麼？那麼，那時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懷孕的了……既這樣，你今年該是二十一歲了罷……要對我來復讐，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塗中，失了

明，厭倦了性命的時候。我也居然要放臨死的花了。』盲人斷斷續續的說出話來，臨末又添了淒涼的一笑。他那全盤的言語裏，覺得瀰滿着懷舊的心緒，以及平穩的謙虛的感情。

八彌一切都出了意外。他願意自己的敵手，是一個瀨田橋畔所遇到一般的剛愎驕傲的武士的。願意是一個只要看見這人，那憎惡與敵愾便充滿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訪得的讐敵，卻是一個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覺着非常之失望了。況且這盲人說到八彌父母的名字時，聲音中藏着無限的懷念。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稱他父親的名字時候，有人用了這樣眷念的聲音。八彌對着讐敵，被襲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沒有法，只是續着沈默。于是盲人又接下去說：

『死在彌門君的遺體的你手裏，也就沒有遺憾了。然而，在這里，卻怕這照顧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勞駕，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來引導罷。請，結束起來。』

盲人很穩靜。八彌彷彿發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裝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們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默送這兩人的出去。到街上，兩人暫時都無言。走了幾步，盲人問訊道：

「冒昧得很，敢問令母上康健麼？」

「平安的。」八彌回答說，那聲音已不像先前一般嚴峻了。

「彌門君和我，是世間所謂竹馬的朋友。什麼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與形一樣的，然而時會招魔罷，而且那一夜，我們兩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錯失之後，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為家母的勸阻，只好去國了，這實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現在，二十一年中，無一夜不苦于殺了彌門君的悔恨。彌門君沒有後，以為復讐是一定無人的了，誰知道竟遇到你，給我可以消滅罪愆，那里還有此上的欣喜呢……身為武士，卻靠着商人們的情來度日，原也不是本懷……這笛子也就無用了。」他說着，將習慣上擎在右手帶來的笛子拋在空地裏。

八彌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對於這盲人的敵愾心來，但覺得這在心底裏，什麼時候都崩潰了。他也將那轉輾的遇着殺父之仇卻柔軟了的自己的心，訶斥了許多回。然而在他，總不能發生要絕滅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樣景況之下，殺人有那樣的容易，倒反覺得奇怪了。

盲人當未到河畔數町的時候，說些八彌的父親的事情。他似乎在將死時，懷着青年時代的回想。八彌從這盲人的口裏，這纔知道了父親的分明的性格，覺得湧出新的眷慕來。但對於亡父懷着新的眷慕，卻決不就變了對於盲人的惡意。而且盲人最後說，不能一見八彌，這是深爲遺憾的。

于是在這異樣的同伴之前，現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來了。盲人又拋下了他的杖，並且說：

『八彌君，很冒昧，請借給你的添刀罷。我輩也是武士，拱手聽殺，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彌的添刀，擺出接戰的身段。這只是對於八彌的好意的虛勢，是明明白白的。

八彌只在心裏想。殺一個後悔着他的過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這算是什麼復讐呢，他想。

『八彌君膽怯了麼？請，交手罷！』

盲人大聲的叫喊，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傳開了哀慘的聲音。八彌是交叉着兩腕沈在思想裏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們在這里看見了一個死屍。然而這是盲人孫兵衛的屍體，卻到後來纔知道，因為那死屍是沒有頭的。而且那死屍肚子上有一條挺直的傷，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殺。

八彌提着敵人的首級還鄉了。而且還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為他在什麼地方報讎，在什麼時候報讎，沒有說明白，所以竟有了敵人的首級是假首級的謠言。甚而至于毀謗他是不能報讎的膽怯者。不知是就爲此，或者爲了別事，他不久便成爲浪人了。延寶年間，江戶的四谷坂町有一個稱爲鈴木若狹的劍客，全府裏都震服于他的勇名。有人說，這就是八彌的假名字。

鼻子

芥川龍之介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罷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陞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裏始終苦着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于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裏，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為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

便。第一是吃飯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盤裏的飯上面去了。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吃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是這樣的吃飯法，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裏去了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然而這事，卻還不是內供之所以鼻子爲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爲苦者，其實卻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爲都以爲這樣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于還有這樣的批評，說是正因爲這樣鼻子，所以纔來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卻並不覺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內供的自尊心，較之爲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了。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營的，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着臉，熱心的揣摩。不知怎麼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

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於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堅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裏，嘆一口氣，勉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唸觀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裏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裏是寺僧每日燒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內供便堅忍的物色着這類人們的臉。因為想發見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來安妥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絹衣，白的單衫，都不進內供的眼裏去；而況橙黃的帽子，壞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雖有若無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卻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愈是尋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時候，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立刻不稱年紀的臉紅起來，便正是爲這不快所動的緣故。

到最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裏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都不說目健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龍樹和馬鳴，自

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極的用了這樣的苦心，別一面也積極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這里是無須乎特地聲明的了。內供在這一方面，幾乎做盡了可能的事。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溺。然而無論怎麼辦，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的拖在嘴上麼？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這醫士，是從震旦渡來的人，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裝着對於鼻子毫不介意的模樣，偏不說便來試用這方法；一面卻微微露出口風，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勞弟子費手，實在是于心不安的事。至于心裏，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尙來說服自己，使他試用這方法的。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卻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駕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尙果然適如所期，極口的來勸試用這方法；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尙

的熱心的勸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非常簡單的。

湯是寺的浴室裏每日都燒着。於是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個提桶，從浴室裏汲了連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熱水來。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臉，怕要燙壞的。于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當作桶蓋，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裏去。單是鼻子浸着熱湯，是不覺得燙的。過了片時，弟子和尙說：

「浸夠了罷……」

內供苦笑了。因為以為單聽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熱了，蚤咬似的發癢。

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裏抽出鼻子來，弟子和尙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兩腳用力的踏。內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尙的兩腳一上一下的動。弟子常常顯出過意不去的臉相，俯視着內供的禿頭，問道：

「痛罷？因為醫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罷？」

內供搖頭，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又不能如意的搖。這是抬了眼，看看弟子腳上的鞞裂，一面生氣似的說：

「說不痛……」

其實是鼻子正癢，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時之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簡括說，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弟子和尙一瞥見，立時停了腳，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這個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辦。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但雖然知道，因為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也免不得不高興了。內供裝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勉強強強的看着弟子和尙從鼻子的毛孔裏，用鑷子鉗出脂肪來。那脂肪的形狀像是烏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長短。

這一完，弟子和尙纔吐一口氣，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裝着不平似的臉，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誠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遠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對着弟子拿過來的鏡子，羞澀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詭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脣上面，沒志氣的保着一點殘喘。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既這樣，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臉，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臉，滿足然的映幾映眼睛。然而這一日，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所以內供無論唸經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只要有閑空，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脣上邊，並沒有伸下來的氣色。睡過一夜之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于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覺得神清氣爽了。

但是過了三日，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這就是，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

卻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的望着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裏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來。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面對面時，雖然恭敬的聽着，但內供一向後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兩回了。

內供當初，下了一個解釋，是以爲只因自己臉改了樣。但單是這解釋，又似乎總不能十分的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大概總在此。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那笑樣總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長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

『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睜着的經文，側着禿頭，時常輕輕的這樣說。可愛的內供當這時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掛在旁邊的普賢像，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今如零落者，卻憶榮華時，』便沒精打采了。——對於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還沒有。

——人類的心裏有着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

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誇大一點說，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于是在不知不覺間，雖然是消極的，卻對於那人抱了敵意了。——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便因為在池尾的僧俗的態度上，感到了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于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無論對什麼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後來，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尙，也背地裏說『內供是要受治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氣的，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有一天，狗聲沸泛的嗥，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來長的木板，追着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並非單是追着跑，卻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裏搶過本板來，使勁的打他的臉。這本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爲多事了。

這是或一夜的事。太陽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風了，塔上的風鐸的聲音，擾人的響。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時，突然覺得鼻子發癢

了。用手去摸，彷彿有點腫，而且這地方，又彷彿發了熱似的。

「硬將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這樣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開眼睛看，只見寺裏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院子裏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還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眩眼的發亮。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氣。

幾乎要忘卻了的一種感覺，又回到內供這裏，便在這時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的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復回來了。

「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裏說。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個家將，在羅生門下待着雨住。

寬廣的門底下，除了這男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這羅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這男子之外，總還該有兩三個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註一）的。然而除了這男子，卻再沒有別的誰。

要說這緣故，就因為這二三年來，京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動，旋風，大火，饑饉等等的災變，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涼了。據舊記說，還將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帶着丹漆，帶看金

（註一）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

漆，質地較爲柔軟的，便稱爲揉烏帽子。

銀箔的木塊，都堆在路旁當柴賣。都中既是這情形，修理羅生門之類的事，自然再沒有人過問了。於是趁了這荒涼的好機會，狐狸來住，強盜來住；到後來，且至于生出將無主的死屍棄在這門上的習慣來。于是太陽一落，人們便都覺得陰氣，誰也不再在這門的左近走。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從那里都聚向這地方。白晝一望，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着飛舞。一到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時候，這便彷彿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這些烏鴉是因爲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來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爲時刻太晚了罷，卻一匹也沒有見。只見處處將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的野草的石階上面，老鴉糞粘得點點的發白。家將將那洗舊的紅青襖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階的最上級，惱着那右頰上發出來的一顆大的面皰，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寫道「家將待着雨住」了。然而這家將便在雨住之後，卻也並沒有怎麼辦的方法。若在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裏去。但從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將他遣散了。上文也說過，那時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這家將從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實也只是這衰微的一個小小的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將待着雨住」還不如

說「遇雨的家將，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無法可想，」倒是愜當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響到這平安朝（註一）家將的 *Sentimentalism* 上去。從申末下開首的雨，到酉時還沒有停止模樣。這時候，家將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麼辦——說起來，便是抱著對於沒法辦的事，要想怎麼辦的一種毫無把握的思想，一面又並不聽而自聽著那從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聲。

雨是圍住了羅生門，從遠處灑灑的打將過來。黃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飛臺上，支住了昏沈的雲物。

因為要將沒法辦的事來怎麼辦，便再沒有工夫來揀手段了。一揀，便只是餓死在空地裏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這門裏來，棄掉了像一隻狗。但不揀，則——家將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線上徘徊了許多回，纔終於到了這處所。然而這一個「則，」雖然經過了許多時，結局總還是一個「則。」家將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揀手段這一節了，但對於因為要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來的「只能做強盜」這一節，卻還沒有足以積極的肯

（註一）西歷七九四年以後的四百年間。

定的勇氣。

家將打一個大噴嚏，於是懶懶的站了起來。晚涼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風和黃昏，毫無顧忌的吹進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將縮着頸子，高聳了襯着淡黃小衫的紅青襖的肩頭，向門的周圍看。因為倘尋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風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够安穩穩的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過全是死人罷了。家將便留心着橫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腳來，踏上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于是是幾分時以後的事了。在通到羅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個男子，貓似的縮了身體，屏了息，窺探着樓上的情形。從樓上漏下來的火光，微微的照着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膿的面皰的頰。家將當初想，在上面的只不過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卻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這邊那邊的動彈。這只要看那昏

濁的黃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網的藻井上搖動，也就可以明白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樓上，能明着火的，總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纔到了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的帖伏了身子，竭力的伸長了頸子，望到樓裏面去。

待看時，樓裏面便正如所聞，胡亂的拋着幾個死屍，但是火光所到的範圍，卻比豫想的尤其狹，辨不出那些的數目來。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體的死屍和穿衣服的死屍；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屍，或者張着嘴或者伸着手，縱橫在樓板上的情形，幾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爲人的事實。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類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卻更加暗黑，啞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將逢到這些死屍的腐爛的臭氣，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刹那間，便忘卻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爲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全奪去了這人的嗅覺了。

那家將的眼睛，在這時候，纔看見蹲在死屍中間的一個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頭髮的，猴子似的老嫗。這老嫗，右手拿着點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屍之一的

臉。從頭髮的長短看來，那死屍大概是女的。

家將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動了，幾于暫時忘卻了呼吸。倘借了舊記的記者的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來了。隨後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蟲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長頭髮。頭髮也似乎隨手的拔了下來。

那頭髮一根一根的拔了下來時，家將的心裏，恐怖也一點一點的消去了。而且同時，對於這老嫗的憎惡，也漸漸的發動了。——不，說是『對於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對於一切惡的反感，一點一點的強盛起來了。這時候，倘有人向了這家將，提出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還有做強盜呢』這一個問題來，大約這家將是，便毫無留戀，揀了餓死的了。這人的惡惡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燒上來，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爲什麼拔死人的頭髮，在家將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惡，也還沒有知道應該屬於那一面。但由家將看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

上面，拔取死人的頭髮，即此便已經是無可寬恕的惡。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將自然也早經忘卻了。

于是乎家將兩腳一蹬，突然從梯子直躡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驚，是無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像被弩機彈着似的，直跳起來。

「呸，那里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屍踉蹌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衝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卻又不放伊走，重復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將終於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只剩下皮骨，宛然鷄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麼？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的不開口。一看這情狀，家將纔分明的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

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來，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于是家將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註三）的衙門裏的公吏；只是剛纔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不要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着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鷺鳥一般銳利的眼睛。于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唇，嚼着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頸子很細，能看見尖的喉節的動彈。這時從這喉嚨裏，發出鴉叫似的聲音，喘吁吁的傳到家將的耳朵裏：

「拔了這頭髮呵，拔了這頭髮呵，去做假髮的。」

家將一聽得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惡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時又進了心中了。他的氣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從死屍拔下來的長頭髮，發出蝦蟆叫一樣聲音，格格地，說了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頭髮，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惡事呵。只是，在這里的這些死人，都是，

（註三）古時的官，司追捕，糾彈，裁判，訟訴等事。

便給這麼辦，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剛纔，拔着那頭髮的女人，是將蛇切成四寸長，曬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註四）的營裏去出賣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還賣去罷。這人也的，這女人去賣的乾魚，說是口味好，帶刀們當作缺不得的菜料買。我呢，並不覺得這女人做的事是惡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罷。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惡事。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呵。很明白這沒法子的事的這女人，料來也應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這樣意思的事。

家將收刀進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聽着這些話；至于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炮。然而正聽着，家將的心裏卻生出一種勇氣來了。這正是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氣。而且和先前跳到這門上，來捉老嫗的勇氣，又完全是向反對方面發動的勇氣了。家將對於或餓死或做強盜的事，不但早無問題；從這時候的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類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幾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確，這樣麼？」

（註四）古時春宮坊的侍衛之稱。

老嫗說完話，家將用了嘲弄似的聲音，覆核的說。於是前進一步，右手突然離開那面，捉住老嫗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麼，我便是強剝，也未必怨恨罷。我也是不這麼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將迅速的剝下這老嫗的衣服來；而將挽住了他的腳的這老嫗，猛烈的踢倒在死屍上。到樓梯口，不過是五步。家將挾着剝下來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裏去了。

暫時氣絕似的老嫗，從死屍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來，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嘔吐似的呻吟似的聲音，借了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樓梯口邊去。而且從這里倒掛了短的白髮，窺向門下面。那外邊，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將的蹤跡，並沒有知道的人。

附

錄

關於作者的說明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 1867-1917) 名金之助，初爲東京大學教授，後辭去入朝日新聞社，專從事于著述。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

一九〇八年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態度：

「有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來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這一種小說……或人以爲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張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廣闊，在這廣闊

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種種的不同；隨緣臨機的樂此種種起居即是餘裕，觀察之亦是餘裕，或玩味之亦是餘裕。有了這個餘裕纔得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於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誌子規（Hototogisu）上的哥兒（Bocchan）我是貓（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洒脱，富于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掛幅（Kakemono）與克萊喀先生（Craig Sensei）並見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係永日小品的兩篇。

森鷗外

森鷗外（Mori Ogai, 1860-）名林太郎，醫學博士又是文學博士，曾任軍醫總監，現為東京博物館長。他與坪內逍遙上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歐洲文藝，很有功績。後又從事創作，著有小說戲劇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產物，他的態度裏是沒有

「熱」的。他對於這些話的抗辯在遊戲這篇小說裏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 (Sakazuki) 裏表明他的創作的態度。有七個姑娘各擎了一隻雕著「自然」兩字的銀杯，百泉水喝。第八個姑娘擎出一個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來百水。七個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為憐憫，有一個人說道，「將我的借給伊罷？」

「第八個姑娘的閉著的嘴唇，這時候纔開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這是悄沈的但是銳利的聲音。

這是說，我的杯並不大，但我還是用我的杯去喝。」

遊戲 (Asobi) 見小說集涓滴 (1910) 中。

沈默之塔 (Chimmoku no to) 原係「代札拉圖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長

江的譯本(1911)的卷首。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eo) 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美，爲札幌農學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爲世間所知，歷年編集作品爲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爲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爲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爲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因了愛而無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這

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儘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時是死的小兒，有時是雙生兒，有時是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是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擱住在牆的那邊隱現著的生活或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儘量的高揭我的旗幟，儘量的力揮我的手巾。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够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于幸福的絕頂了。爲想要遇著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與幼小者 (Chisaki mono) 是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 (Osue no shi) 見著作集第一輯。

江口渙

江口渙 (Eguchi Kan) 生于一八八七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曾加入社會主

義者同盟。

峽谷的夜 (Kyokoku no yoru) 見紅的矢帆 (1919) 中。

菊池寬

菊池寬 (Kikuchi Kan) 生于一八八九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豫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卻又懽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號）上說：

『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爲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爲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爲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爲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訶罵他們。這就因爲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Miura Uemon r saigo) 見無名作家的日記 (1918) 中。
報讎的話 (Aru Katakuchi no hanashi) 見報恩的故事 (1918) 中。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 (Akutagawa Rinnosuke) 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東京大學英文學科

的出身。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體，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他又多用舊材料，有時近于故事的翻譯。但他的複述古事並不專是好奇，還有他的更深的根據：他想從含在這些材料裏的古人的生活當中，尋出與自己的心情能够貼切的觸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後，都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了。他在小說集《煙草與惡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態度道：

「材料是向來多從舊的東西裏取來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進到這材料裏去，——便是材料與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為一，小說便寫不成。勉強的寫下去，就成功了支離滅裂的東西了。」

「說到著作着的時候的心情，與其說是造作着的氣氛，還不如說養育着的氣氛（更爲適合。）人物也罷，事件也罷，他的本來的動法只是一個。我便這邊那邊的搜索著這只有一個的東西，一面寫著。倘若這個尋不到的時候，那就再

也不能前進了。再往前進，必定做出勉強的東西來了。」

鼻子(Hana)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

羅生門(Rashōmon)也見前書，原來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裏。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 阿爾志跋綏夫 作



譯了『工人綴惠略夫』之後

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個小都市；據系統和氏姓是韃靼人，但在他血管裏夾流着俄、法、喬其亞 (Georgia) 波蘭的血液。他的父親是退職軍官；他的母親是有名的波蘭革命者珂修支珂 (Kosciusko) 的曾孫女。他三歲時便死去了，只將肺結核留給他做遺產。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〇五年這病終於成實，沒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爾志跋綏夫 少年時，進了一個鄉下的中學，一直到五年級，自己說：全不知道在那裏做些甚麼事。他從小喜歡繪畫，便決計進了哈理珂夫 (Khar'kov) 繪畫學校，這時候是十六歲。其時他很窮，住在污穢的屋角裏而且挨餓，又缺錢去買最要緊的東西：顏料和麻

布。他因爲生計，便給小日報畫些漫畫，做點短論文和滑稽小說，這是他做文章的開頭。

在繪畫學校一年之後，阿爾志跋綏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個地方事務官的書記。一九〇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說都瑪羅夫 (Pasha Tumarov)，是顯示俄國中學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兩篇短篇小說。這時他被密羅留潘夫 (Mirolijubov) 賞識了，請他做他的雜誌的副編輯，這事于他的生涯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他終於成了文人。

一九〇四年阿爾志跋綏夫又發表幾篇短篇小說，如旗手戈羅波夫、狂人、妻、蘭兌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〇五年發生革命了，他也許多時候專做他的事：無治的個人主義 (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 的說教。他做成若干小說，都是驅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爲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這時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禍，受了死刑的判決，但俄國官憲，比歐洲文明國雖然黑暗，比亞洲文明國卻文明多了，不久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阿爾志跋綏夫無罪了。

此後，他便將那發生問題的有名的賽寧 (Samin) 出了版。這小說的成就，還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時纔印成一本書籍。這書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無治的個人主義或

可以說個人的無治主義。賽寧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獲得個人的幸福與歡娛，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虛偽。他對他的朋友說：

『你說對於立憲的煩悶，比對於你自己生活的意義和趣味尤其多。我卻不信。你的煩悶，並不在立憲問題，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罷了。我這樣想。倘說不然，便是說謊。又告訴你，你的煩悶也不是因為生活的不滿，只因為我的妹子理陀不愛你，這是真的。』

他的煩悶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樣呢？賽寧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願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應該滿足了自然的欲求。』
賽寧這樣實做了。

這所謂自然的欲求，是專指肉體的欲，于是阿爾志跋綏夫得了性欲描寫的作家這一個稱號，許多批評家也同聲攻擊起來了。

批評家的攻擊，是以爲他這書誘惑青年。而阿爾志跋綏夫的解辯，則以爲『這一種典型，在純粹的形態上雖然還新鮮而且希有，但這精神卻寄宿在新俄國的各個新的勇

的，強的，代表者之中。」

批評家以爲一本賽寧，教俄國青年向墮落裏走，其實是武斷的。詩人的感覺，本來比尋常更其銳敏，所以阿爾志跋綏夫早在社會裏覺到這一種傾向，做出賽寧來。人都知道，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思潮最爲勃興，中心是個人主義；這思潮漸漸釀成社會運動，終于現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約一年，這運動慢慢平靜下去，俄國青年的性欲運動卻顯著起來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會運動時期，自然也參互在裏面，只是失意之後社會運動熄了迹，這便格外顯露罷了。阿爾志跋綏夫是詩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經寫出一個以性欲爲第一義的典型人物來。

這一種傾向，雖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趨勢，但總不免便是頹唐。賽寧的議論，也不過一個敗績的頹唐的強者的不圓滿的辯解。阿爾志跋綏夫也知道，賽寧只是現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寫出一個別一面的綏惠略夫來，而更爲重要。他寫給德國人畢拉特（A. Billard）的信裏面說：

「這故事，是顯示着我的世界觀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觀念。」

阿爾志跋綏夫是主觀的作家，所以賽寧和綏惠略夫的意見，便是他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在本書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裏說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義，改革者爲了許多不幸者們，『將一生最寶貴的去做犧牲，』『爲了共同事業跑到死裏去，』只剩了一個綏惠略夫了。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偷偷活在追躡裏，包圍過來的便是滅亡；這苦楚，不但與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與所謂『不幸者們』也全不相通，他們反幫了追躡者來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綏惠略夫在這無路可走的境遇裏，不能不尋出一條可走的道路來；他想了，對人的聲明是第一章裏和亞拉藉夫的閒談，自心的交爭是第十章裏和夢幻的黑鐵匠的辯論。他根據着『經驗，』不得不對於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發生反抗，而且對於不幸者們也和對於幸福者一樣的宣戰了。

于是便成就了綏惠略夫對於社會的復讎。

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新興文學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寫實主義，表現之

深刻，在儕輩中稱爲達了極致。但我們在本書裏，可以看出微微的傳奇派色采來。這看他寄給畢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長發是很強的受了託爾斯泰的影響，我雖然沒有贊同他的「勿抗惡」的主意。他只是藝術家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從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響，陀思妥夫斯奇 (Dostojevski) 和契訶夫 (Tshchekhov) 也差不多是一樣的事。零俄 (Victor Hugo) 和瞿提 (Goethe) 也常在我眼前。這五個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學的導師的姓氏。

『我們這時時有人說，我是受了尼采 (Nietzsche) 的影響的。這在我很詫異，極簡單的理由，便是我並沒有讀過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諦納爾 (Max Stirner) 』

然而綏惠略夫卻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戰爭，就是用了炸彈和手槍，反抗而且淪滅 (Untergehen)。

阿爾志跋綏夫是厭世主義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時節，做了這一本被絕望所包圍

的書。亞拉藉夫說是『憤激』，他不承認。但看這書中的人物，偉大如綏惠略夫和亞拉藉夫——他雖然不能堅持無抵抗主義，但終於爲愛做了犧牲，——不消說了；便是其餘的小人物，藉此襯出不可救藥的社會的，也仍然時時露出人性來，這流露，便是于無意中愈顯出俄國人民的偉大。我們試在本國一搜索，恐怕除了帳幔後的老男女和小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見到別的人物；俄國有了，而阿爾志跋綏夫還感慨，所以這或者仍然是一部『憤激』的書。

這一篇，是從 S. Bugow und A. Billard 同譯的革命的故事 (Revolution-sgeschichten) 裏譯出的，除了幾處不得已的地方，幾乎是逐字譯。我本來還沒有翻譯這書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齊宗頤君給我許多指點和修正，這纔居然脫稿了，我很感謝。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記。



工人綏惠略夫

正當那時候，有人在那裏，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們的祭物，攪雜在一處的事，告訴耶穌。

耶穌回答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

我告訴你們：不是；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

樓梯上面，當黃昏時候，從地下室一直到屋頂上，滿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煙霧；梯盤上的窗戶，都消融在暗地裏了。這時候，在一所住宅的前面，正有一個人拉那門鈴。

黏黏的，用破爛蠟布包封着的門後邊，舊鈴便憤然的抽咽起來，許多時沒有肯靜他的微細的死下去的哼聲，宛然是一匹絆在蜘蛛網上的蒼蠅，還在不住的訴說他悲慘的運命。

沒有人到來；這人直挺挺的立着，正像一支樁。他的模樣，在昏暗中間，越顯得十分黑。一匹瘦貓，隱隱的溜下闌干來的，也不送給他一些注意，他立的有這樣靜。他總該有些古怪：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懷着坦然的心的，便不至于這樣的立着。

樓梯上靜而且冷了，在荒涼的昏暗裏，起上一種黴氣味的煙來；這時從地窖子到屋頂室都填滿了髒的，病的，肚餓的和爛醉的人們的大雜居宅裏發散的惡臭。越到上頭，煙氣便塞的越密，自己造成異樣的黑影，忽然也便會濃厚到正像是一個人形。

遠遠地響着馬車的輪聲，鬧着街道電車的鈴聲；從無底的坑的深處——從院子裏——擠出急迫的苦惱的人聲；但在上面卻是死而且靜。忽聽得下面的房門合上了，轟的一聲，樓梯口發了抖，應聲便一直傳到全宅。腳步聲響了。人聽得，似乎有人往上走，到梯盤又驟然轉了彎，便一步跨過兩級的走。待到腳步聲已經走上最末的梯盤，在陰暗地裏，

就是嵌着窗戶的所在，溜過一個黑影的時候，那站在門前的人，便向着他轉動過去了。

「誰在那里呵，」來人不由的發一聲喊，是喫驚不小的聲音。

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這里有房子出租麼？你也許知道？」

「哦！房子……我委實不知道……我想，該有的。你拉鈴就是！」

「我已經拉了。」

「阿，在我們這里是應該格外的拉的。你看，這樣！」

他抓住門鈴，用全力的一拉。鈴並不先行顫動，便立刻發一聲喊，卻又忽地停止了，宛然一個裝着蠶豆的馬口鐵筒，滾下階梯去，就被牆壁擋住了似的。于是有些聲響；從微開的門縫裏，在黃色燈光的光線中，現出一個老女人的花白的頭來。

「瑪克希摩跋(Maksimova)，這里有人問你的房子呢。」上來的人告訴說，是一個瘦而且長的大學生。他先向那空氣又酸又溼，彷彿浴場的髓髓的前房一般的廊下的那邊走。他也不再聽老女人說什麼，一徑走過了堆着行李和掛着帳幔，那後面有什麼正在蠢動的廊下，躲進他自己的屋子裏去了。他放下物件，穿着暢開領口沒有帶子的紅色的

農家衣的時候，纔又想到新來的客人，便問那老女人，恰恰捧着煮沸的撒摩跋爾（註一）進來的，說：

「這個，瑪克希摩跋，你的房子租去了麼？」

「租去了，謝上帝，舍爾該·伊凡諾微支（Sergej Ivanovitsh），六個盧布租去了。我想，倒是一個安靜的客人。」

「怎見得呢？」

那老女人用白滯的將要失明的眼睛看定他，兜起了乾枯的薄嘴唇說：

「六十五年以來，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我活在世界上，什麼人都見過了。看的眼睛都要瞎了，」伊苦惱的插嘴說，又做了一個不平的手勢。

大學生不由的 looking 伊的眼睛，想要說些話，卻仍復嚙住了，待伊走後，他便去敲着隔壁的門，叫道：

「喂，鄰舍的先生，你可願意喝一杯遷居的茶麼，怎樣？」

（註一）Samovar，俄國特有的一種茶具，金屬製，可以生火煮茶。

『很好』一個鋒利的聲音回答說。

『那就請你這邊來。』

大學生坐在桌旁，斟出兩杯淡茶，拖近糖壺，向門口轉過臉去。

進來了一個適中身材，瘦削的，極頂金色頭髮的青年。他這模樣，引起人一種特別的
印象，彷彿他不住的故意的總想使自己伸高，卻要將頭縮在肩胛裏。

『尼古拉·綏惠略夫 (Nikolai Shevryjov)』他用了剛健的分明說。

『亞拉藉夫 (Aladjev)』主人答應着，喜孜孜的微笑，去握他客人的手。

他全是農家風：帶點拙笨的客氣而且握的比通常更長久。這以外，看他彎彎的強壯的背，削下的肩頭，長臂膊，闊大的手，以及長鼻準的側臉，彷彿聖像似的，長着菲薄的下髭和剪圓的頭髮，正像普式珂夫 (Pskov) 或諾夫戈洛 (Novgorod) 的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或者是一個木匠。他用了微帶鈍滯的喉音，響的極真切，但也很和氣的說：

『好極，你請坐，我們喝茶，並且閒談罷。』

綏惠略夫就了坐，他的舉動又敏捷又堅定，但他的態度總還是板滯而且孤峭。

他的淺黑的鋼鐵色的眼睛，冷冰冰的不可測度的看。即使自己十分豁達的人，第一次走到毫不相知的處所，總不免帶些拘謹的新鮮，但在他卻並無這痕迹。亞拉藉夫一面看，一面想，覺得這綏惠略夫對於自己，以及對於藏在他祕密的精神的深處的特種東西，決不會無端的不忠實的。

——這小子倒有趣哩，他想。

他問道，『這個，你是——怎的呢？纔到的麼？』

『不錯——今天剛從赫勒辛福斯(Helsingfors)來的。』

『你的行李在那里呢？』

『行李我是全沒有。只有……這樣，一個枕頭，一條被，一兩本書。』

亞拉藉夫聽到末後這句話，便格外注意而且高興的看着客人。

『還有……如果我可以問……你本是什麼職業呢？』

『你自然可以問……我是工人，是金屬旋盤工。這一來，爲的是尋點事。先前的工廠

忽然關閉了。』

「那便是——無業了？」

「是的，」綏惠略夫回答說，在他聲音上，帶着異樣的含混。

「目下所多的是無業，」亞拉藉夫關心的說，「目下在你是艱難的時候了。」

綏惠略夫漠然答道，「什麼時候總艱難，」他又用了警告的聲口，補足說，「不久便是那些人也要艱難，那些目下還輕鬆的。」

亞拉藉夫很覺新奇似的看着他。

「呀呀呀！他想，這小子也未必怎樣乾淨。事情須得探出底細來。嘴臉也頗可疑呵。」

綏惠略夫對於主人的使了伶俐的農家式眼光，瞥到他臉上的一種特別表情，顯然是已經覺得了，便低下頭去看着杯子。

「……你是大學生呵。也有些甚麼著作麼？」他很快的說。

亞拉藉夫微微的紅了臉。

「你何以這樣想？就是我有著作的事？」

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微笑起來，而且這微笑，比他在故意的姿態時候愉快得多了。『這不難，』他解釋說，『你壁上有文人的肖像，壁廚裏是許多書桌上是草稿桌下是揉掉和撕掉的紙。人就知道了。』

亞拉藉夫也失笑，但更加注意的看住他的眼睛。

亞拉藉夫的眼色有些狡獪，然而終究脫不了農家式：可以看出他想弄狡獪來，『不錯，對的……但是你，據我看來，是一位善于觀察的人。』

綏惠略夫不開口。

亞拉藉夫點起一枝大的紙煙，從烟氣中，非常注意的研究這生客。

綏惠略夫端端正正坐着，並且不住的迴轉着拇指。在他外觀上，總帶些十分特別的什麼，使他和常見的許多相貌，顯出不同。亞拉藉夫的聰明的農家眼睛，又立刻發見了這特點：是不可測的隱蔽與深藏的熟慮的一串。還有全身的巖石般的不動，與雖然很微細卻很迅速的拇指迴轉之間的對照，他也覺察了。而且他越加留心，也就越加銳利的覺得疑惑，對於這生客的無意識的交感與本能的尊敬，早已深深的潛伏在他的精神裏面了。

他裝作因爲煙氣似的映一映眼，又隨便似的說，但口氣卻帶着雙關：

「探索的本領真是一種難得的才能呵……」

綬惠略夫沒有便答；只是拇指轉的更快了。看他模樣，彷彿全不想要答話，但沈默一刻之後，他忽然擡起頭，冷冷的看定了亞拉藉夫，微歪着嘴唇說：

「我懂得你了。」

「怎的？」亞拉藉夫不覺慌張起來。

「你費了力氣，想盤查出，我是否一個偵探……不是的，請你放心罷。爲什麼……我強要同你談天，而且也並非自己來到你這裏的。」

「呵呀，這是說那里話呢。」亞拉藉夫着忙的插嘴說，卻已經紫漲了臉。

綬惠略夫又微笑，決然的，他的面貌在微笑時候，全然換了樣，很溫和，而且幾于嬌柔了。

「不，怎麼不然……這情形很明白……但假使我果真是偵探，我從你的詰問上，早已知道你可以害怕的底細了。」

亞拉藉夫不知所措的看了他許多時，於是摸着頸頸，笑吟吟的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手勢。

「哪，你有理。是我錯的。不用再爭了罷……你自己知道，今天是怎麼樣的……但我並沒有瞞。」

「我說是怕你說的卻是瞞。你總還藏着些什麼。」

綏惠略夫微笑了。

亞拉藉夫張着眼睛只是想。

「唔……」他拖長了聲音說。「然而，請你不要見氣，你可以成就一個出色的偵探，一個應用心理學的。」

「能罷。」綏惠略夫正色的答話，但分明帶了些懊惱。「你著作些什麼呢？」他又發問，也顯然竭力的要使談話轉過方向來。

亞拉藉夫紅了臉，彷彿就被人在現犯當場捉住的一般。「是的——不錯……我也纔開手。兩種小說已經印刷了……這關係，人也還稱讚他。」他低下眼睛又裝出毫不介

意模樣，添上了結末的話，但在他聲音上，不知不覺的滿帶着穉氣的得意的喜歡。

「我知道。我已經讀過了。先前沒有想到，現在記起你的名字來了。你寫的是農民生活。我記得的。」

主客都沈默了一會。綏惠略夫屹然不動的注視着茶杯，並且很快的，僅能看出的，轉動他擱在膝上的手的拇指。亞拉藉夫很興奮。他極有探聽綏惠略夫對於他的小說以爲何如的意思。他自己十分相信，這並非爲着已有教育的讀者而作，卻直接爲了工人和農民做的。他張開幾次口，但終於沒有決心。他于是點起一枝紙煙，輪一輪眼，很注意的看着火，但當他將吸之先，卻用了做出來的不介意問道：

「這個，我的東西，能中你的意麼？」

「怎麼不中意，」綏惠略夫說，「這寫得十分有力……很有味！」

亞拉藉夫紅了臉，而且終於不能按住，教自己不露出孩子氣的笑影來。

「只是你將人們過于理想化了，」綏惠略夫加添說。

亞拉藉夫熱心的問道，「這怎講呢？」

「倘若我沒有錯，你是從這一個立腳點出發的，就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與明白的判斷力，更不會有一個惡人。就是單是表面上的可以去掉的環境，妨害着人的爲善。我不信這事。人是從天性便可惡的。正反對，倒是不利的環境決不可少，因爲藉此可以造出兩個……但只是極少的……好人。」

亞拉藉夫很氣惱。這正是他的傷處；他一切將來的著作的根柢都在這上面，而且他又堅固又簡單，並不搜求證據，只相信自己的理想，宛然那農民的對於上帝似的。

他叫道，「你說什麼？」

綏惠略夫用鐵一般的鎮定回答說，「我這樣想。我是一個工人，知道的很清楚。」

在他聲音裏，顫抖着竭力捺住的，傷心的苦楚，這忽然使亞拉藉夫發了不忍的心了。『你大約過的是很艱難的生活……所以使你這樣憤激了，但你不能相信你的主意。這是，還請你見恕，要成爲憎惡人類的！』

『我不懼憚這話，』他冷冷的答：『我實在憎惡人類，但你所謂什麼憤激的，我卻稱作經驗。』

「什麼經驗呢？」

「看真理，就是人類想要竭力掩飾的。」

「人類如果都一樣，何必又要掩飾他？而且你對於真理，又怎麼解釋呢？」

「真理應該抹煞，以便這一部份人能够依靠別一部份人而生活。這是最通常的誑騙……真理是，人的一切欲望，全不過猛獸本能。」

「你說甚麼，一切！」亞拉藉夫憤然叫喊說，「愛也是，自己犧牲也是，同情也是？」

「我不信那些事。那些只是一個蓋子，藉此遮掩醜態，以及抑制那能使各種生活爲難的掠奪本能的罷了。人的理想的產物，並不是人的天性……是練就的東西……倘使

愛——當然不是男女的愛——同情與無我，在我們真是天稟，正如掠奪的動力一般，我們現在便該有基督教的共和制占了資本主義的位置，飽漢也不會旁觀，看那肚餓的人怎樣死，也不該有主人和奴僕，因爲大家都互相犧牲，大家都平等了。然而我們統沒有。」

亞拉藉夫激昂的跳起身，運着沈重的腳步，彷彿跨過了掘起的土塊，跟在鋤犁後面似的，只在屋子裏轉。

「在人類裏面存着兩樣原素——用了我們的神祕論者的話來說，那便是神的和魔的，進步便只是這兩樣原素的戰爭，並不如你……」

「我想，倘使這兩樣原素，各取了純粹的形狀，以相等的分量含在人類的天性中，人生便不會有現在這樣可厭……決不這樣了……這只是生存競爭所發明的警句，正如發明了汽機電話和醫術一般。」

「也好……就是了……然而人類究竟有他的心靈能受影響的資質——你何以不信這原素對於猛獸本能的最後的勝利呢？用理想貫徹人生，固然遲緩，然而確實的，而且一到他得了勝，使人類的權利全都平等的時候……」

「永不會有這等事，——綏惠略夫冷冷的答：『生活也就跟着這進步以相等的分量複雜起來了……生存競爭是一條定律，他不會比生存更早的收場。』」

「你也不信生活狀態的改良麼？」

「革新是——信的，但改良——卻不。」

「這又怎麼說呢？」

「人的幸不幸，並不因為有善或惡加在他的身上，卻因為他生來帶着感受苦惱或歡喜的機能。假使石器時代的人能在夢中看見我們的世界，他們會以為是地上的天國。而我們現在正活在他們的夢中，即使並沒有比他們更加不幸，卻也不過如此……我不信黃金時代。」

「哪，你可知道，」亞拉藉夫禁不住慄然的說，「這實在是惡魔一般的不信仰哩，請你寬恕，我卻不能擬議你自己真是這樣想……」

「可惜——」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哪，多謝，這實在可怕。」

「我也並不說這是好的。」

亞拉藉夫沒有話，並且用正直的同情注視着對手。此時他知道那眼光的明亮與冷峭的來由，可怕的鎮靜的來由了。在這人的精神裏，所有的外乎黑暗與荒涼。或者還有劇烈的煩惱與報復，但只剩下非人格的報復罷了。

綏惠略夫又急急的轉着拇指，一面想，一面站起身。

「再見，」他說，「我爲了旅行還很倦……我也從沒有說話到這麼多……」

亞拉藉夫沈思着，對他握了手。但綏惠略夫剛開門，他又慌忙問道：

「唉，你說罷……你真是工人麼？」

綏惠略夫微笑。「這還有什麼詫異呢？自然的。」

他便走出，隨手緊緊的轉上了門的關鍵。

亞拉藉夫還只是在房裏面往來，悶悶的吸着紙煙，思想不斷的爭鬪着。現在，他的對手已經沈默了，便彷彿覺得他自己的辯論無可攻難；又漸漸入了夢。未來的生活立刻結成一個恍惚的然而光明的幻景，在他面前湧現起來了。

在他眼前，湧出原野森林和村落的一望無邊的形象，慘淡，悲涼而且困窮；一羣偉大堅忍的人民，便在這無邊中，靜靜的藏着單純的，未來的正當的生活的真理。

亞拉藉夫要寫出些極有力量的事：將那由偉大的內部的理想所結束的，瀰滿着力量與真理的全圖，凡有什麼使他苦惱和喜歡的，都悉數的傾注。他的頭發了熱，眼裏湧出淚來；這事似乎已在目前而且可以把握了。但他的「沒有力量」這一個震動的意識，又

超過了他的精神。

『我怎麼會這樣了。』

他苦苦的嘆息，又退一步想，寬解自己的心：

『好，是了，即使不是我，也有別人。我就做我的事！』

他暫時還在房裏面站着，惘惘的擡起溼潤的眼睛來，注視在託爾斯泰的肖像，那正在牆上銳利的透澈的回看着他的。

他于是在蒙着報紙的寫字桌上擱下紙煙和燈，欠伸了身體，就坐了。

他坐的很長久，幾乎要到早晨，不停的寫去。

他充滿了愛與熱情的描寫，農民們，怎樣的爲了他的確信而受刑，死質朴，無言，不因此做出一點英雄舉動，不等候震蕩心神的贊美歌，一齊而且沈靜，彷彿明白了什麼事，爲別人所未經知道似的。紙煙的煙氣慢慢積成濃雲，繞着燈上升，消失在昏暗裏。全宅中一切都沈默，只有黑夜從窗戶窺探進來。人大約很不容易想到，這死一般的黑暗單是假象，有些地方的房屋和屋頂後面的大道上卻照耀着幾千活火，盤旋過許多匆忙的饒舌的

行人，飯店大開，舞蹈場上閃着袒露的肩膀，戲園裏響着美音；大家談天，愛戀，生存競爭，生存享樂與死亡。

牆壁後面，在堅硬的臥榻上，挺然的躺着綏惠略夫，他的冷峭圓睜的眼睛帶着不撓的表情在黑暗裏警動。

二

綏惠略夫房裏唯一的窗門正對着一堵牆壁，上面是一條灰色的天空，被煤污的幾個煙囪劃了界。這房有一副特別的情形：因為只是完全的空壁，所以顯得格外的明亮和寒冷，地板上看不出纖塵，桌上沒有書籍，倘使裏面並無綏惠略夫，那隨隨便便的並不靠了窗口或桌子，卻坐在通到鄰室的闔着的門前的在那里，人就不見得相信，在這里有誰居住了。

挺直的不動的只用手指輕輕的敲着膝頭，綏惠略夫背向着門，坐在自己放定的唯一的椅子上。他的眼睛毫無關心的看，彷彿只是機械的在那里研究臥牀的位置，但便是

僅能覺察的舉動，每一聲他都感應，人就知道，他對於這家裏一切的事，無不十分留心的聽着了。他先聽得亞拉藉夫怎樣喝茶，於是往外走；他又繼續下去，傾聽遠地的聲音，就是給他以微弱模糊的，在他周圍所活動的那些慘淡的生活的報告。

他背向坐着的門後面，住着——這是綏惠略夫早知道了——一個盛年的質朴的而且略略耳聾的縫女。他所以猜到的，就在伊的鮮活的聲音，縫紉機的靜靜的響動，老主婦對伊譴責時候的母親模樣的口吻，以及伊用了柔順的，動人的無靠的聲音不住的發問道「怎樣呢？」

遠到廊下，帳幔的後邊，兩個老人鑽在破爛布片的山裏面，正如腐肉裏的蛆蟲，又總在絮絮的低聲說些話。這老人們竊竊的密談，似乎攪起一種不安的事件似的，討厭的在寂靜中作響。

有一回，房主婦來到綏惠略夫這里，是一個瘦削的老女人，長着一雙昏暗的，無光的眼睛。綏惠略夫給伊房租，伊將錢看了許多時，又伸出乾枯的指頭來摸索。

「瞎了……」伊用了悲哀的安靜說。後來綏惠略夫聽到，伊如何送錢給縫女看，以

及那縫女發出銀一般清脆的高聲，也如一切聾人不知道別人容易聽到的一樣，回答說：

『這對的，對的，瑪克希摩跋！』

綏惠略夫這樣的坐了三小時，位置也一回沒有變換，只是他的手指卻愈動愈快了。他小心的莊重的大約有一個目的，領略着這一切毫無顏色的聲音，這就是沒有言語的窮乏與可憐的生活。

于是他急忙站起身，穿上外套出去了。

三

綏惠略夫立在工廠的院子裏，從嵌着鐵格子的大窗口向機器房裏窺看。

那地方，在內部，呼呼的軋軋的響。連着玻璃窗也微微的顫動。周圍的窗口雖然也的確向裏面射進許多光去，但在空院裏，上面是又高又爽的自由的天，因此做成這印象，彷彿內部是永久的昏暗所統轄了。人看見，鎖鏈怎樣的鬼物似的上上下下的爬，蓄力輪怎樣的風潮一般，然而似乎不出聲的往來的飛，以及無窮的革帶只是向暗地裏走去。一切

都回旋，輾轉，匆遽，只是幾于見不到人。間或在烏黑的冷光的怪物中間，看到一個蒼白的人臉，長着死屍一般眼睛，但即刻又消失在充滿着喧囂與搖動的昏暗裏了。這可怕的喧囂似乎一刻一刻的強盛起來，但又只是一樣的沈重和單調。塵封的窗玻璃又使一切都成爲失了聲色的東西，平坦而且灰白，宛然影在一個大電影的布幕上。

緊靠着窗邊，在用了強直的敏捷而走動着的槓杆，圓輪，以及幹棒的背景上，一個鋼鐵做的小小的精巧的希奇東西，用了衝擊的急速的運動，挨着一個黃銅盤子極猛的旋轉着，從他鋒利的鐵牙齒裏，落下金閃閃的細屑來。

在那東西上面，搖動着一個彎曲的人脊梁；兩隻汙染的大手這邊那邊的動。

這搖動又整齊又單調，而且很惹眼的順着那小機器的運動。

便在這希奇東西上，注定了綬惠略夫的注意的眼光。正是像這樣的一個旋盤，在這後面，他曾經滿抱了不能達到的希望，工作過來，在這後面，他一日復一日的，從早到晚，站立過五個長年了。只站着，無論是健康或是疾病，悲哀或是喜歡，被愛或是惱着他的精神牽引他去的那一個可怕的思想。

倘使此時有誰看見綏惠略夫的眼睛，他就要對於那特別的表情覺得驚異：這已經不像平常一樣，明亮而且冷峭了；裏面卻閃出真實的柔和的悲哀，其間又極銳利的炎上了無可和解的鐵一般的憎惡。這時他的嘴唇也顫動了，但不知道——是微笑呢，還是不出聲的對自己說些什麼呢？

他這樣的站了許多時，便突然換過方向，彷彿奉了號令似的，用了穩實的腳步走了。

「帳房在那裏呢？」他問在路上遇到的第一個工人說。

「那邊。第二個門。」工人回答說，並且站住了。「報名麼？誰都不收了。」他又一半同情一半快意的補足了話而且微笑，同時在他菲薄的青嘴唇下，露出黑人一般白的又闊大又貧相的牙齒來。

綏惠略夫正注視在他的臉上，似乎要說：「——早知道了……」他推開門，跨進帳房裏。裏面已經等候着十來個人，都坐在兩個高的白刷的窗底下。當這明亮的背景之前，人只能看見黑影，在一個光滑的禿頭上，閃爍着青灰色的光點，彷彿照着死人的頭顱。這

些面目模糊的影子一時都轉向綏惠略夫了，但又便沈淪在照舊的堅忍的等候裏。綏惠略夫挺直的站在門口。

帳房裏。
寂靜了許多時。通到內面的門終於呀的開開了。一個肥胖短頸子的人忽忽的進到

『尼珂頗羅夫 (Nikophorov) 懲罰簿！』他用了自負的軒昂的聲音命令說。

書記便放下筆，向藍簿子堆裏搜尋起來。這時平坦的影子們，當這工頭進來的時候，早經站起了的，便從各方面移動過去，一時都圍住他。穿舊的上衣，有洞的小帽，骯髒的鞋，蒼白的臉帶着飢餓的眼睛和垂下的骨出的臂膊都出現在光亮裏了。

『工頭先生！』幾個枯燥的聲音一齊說。

那胖子又莽撞又忿怒的從書記手裏掣過簿子，向他們轉過臉去。

『又來！』他發出不自然的高聲說，『外面貼着布告咧！』

『請你容許幾句稟告，』一個年老的人略略前進，想緩和這工頭的口風。

『還稟告什麼！沒有工作——完了。沒有事……便是我們也就要停工，明白的很！』

暫時之間衆人都沒有話，似乎攣縮起來了。但那老人又流着眼淚，吐出發抖的聲音說：

「我們也知道……自然的，倘若沒有工作……那有這許多工作呢。可是支持不住了……我們餓死……但只要我們能夠向技師普斯多復多夫（Pustovojfov）說……這位先生前回應許過我們，查查看的……可不……」

他的發光的飢餓的眼睛充滿了求懇和憂慮，注視着工頭。

「不行！」這人忽然暴怒起來，打斷了他的話。

「菲陀爾·凱羅微支（Fjodo. Karlovish）……」老人還是執意的求懇，彷彿沒有聽到似的。

「我對你們說過一百回了，」工頭發出很帶德國腔調的聲音說，這是先前所沒有聽到的，但卻不很響：「技師管不着這些事！」

「但是這位先生……」

「這人現在並不在工廠裏，」德國人遮住了他的話，轉過身去。

「怎會呢，這位先生的馬車現停在門外哩……」一堆人裏面的一個注意說。工頭忽然轉向這面，臉上現出陰忍的憤怒來。

「那麼……停着就是這于你們更好咧！」他嘲笑的說，並且又向門走近一步去了。

「菲陀爾·凱羅微支！」老人趕忙叫喊，又顯出一種舉動，彷彿要跟着他走去一般。德國人將眼光注在老人的臉上一剎時，說在他的臉上，或者不如說在禿頭上。

「總之你……」他緩緩的快意似的說，「用不着到這里來。你算什麼工人呢？」

「菲陀爾·凱羅微支，」老人絕望的叫道：「你開恩罷……便是我……我卻也總是好好的做過的呵。」

「早是這樣，現在也這樣，」工頭用了做作出來的安閒說，「已經老了，兄弟，靜養的時候了……最好不要再來，無謂了！」

他捏住了門的把手。

「你開恩罷，我是……」

然而房門合上了，老人的話只撞在黃色的類似嘲笑的牆壁上，返應過來，老人站住，

撈開了臂膊只向周圍看，彷彿他想說：

「哪，好……這怎麼辦呢？」

忽而全班都胡亂蓋上帽子，向外走去。

但他們又並不走散，卻像一羣家畜似的，都頭向着裏擠在門口，大約多數是再也沒有目的，教他能往那里走，只是無可措手的迷迷惑惑的惘惘的看他自己的腳，一個人點起一枝紙煙來，別人的眼光便都很留意的跟着他看。這揉損了的紙煙許久沒有吸成。

「你不要正站在風頭上，」一個人和氣的注意說。

「唉……算了……」那吸煙的突然發喊，用了全力將紙煙向牆壁摔去，於是站着，似乎自己再不知道怎樣纔是。

「喂，怎麼辦呢……我是三天沒有喫了……」一個蒼白顏色的少年喃喃的說，又無端的微笑，彷彿等候着對於這說了的滑稽降下喝采來。

「第四天也沒得喫哩！」那一個想吸紙煙的，毫不爲奇的回報說。

這時從別的門口裏，用着高雅的快步走出了一個絕頂金色頭髮的紳士，一口翹起

的茂密的鬍鬚。他一出現，一堆的工人就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動搖，他們神經興奮的癡癡起來了，前走了兩三步重復站住，只有那老人拉下帽子，露出他醜陋的禿頭。技師的莊嚴的臉上便浮出淡淡的陰影來。他彷彿想要說話，但只是兩肩一聳，很氣忿的向上看，就怒吼道：

『斯退方 (Stefan) 這邊！又見鬼……！』

帶子上有一個時錶的胖馬夫便將馬帶到門口，技師急忙敏捷的跳上馬車的踏臺，便坐在吱吱發響的皮墊上。深黃色的快馬只一竄，便走動了：明晃晃的鬃毛發着閃光，膠皮輪旋了一個輕輕的半圓，於是馬車就輕輕的出了工廠的大門。那車還在亮光下閃爍一回，便不見了。

工人們也各各走散了。

綏惠略夫走得最後。他兩手都插在衣袋裏。動了身，將頭仰的很高，急急的向街的那邊走。

在秋天的水一般清澄的日光裏，這大都會比平常愈顯得污穢與寒冷。直如箭的潮

溼的街道都罩在帶青的煙霧底下，一直那邊，是人馬，房屋與路燈都融成一片渾濁的深藍，像浮在空中一般，鬼怪似的閃着海軍部譙樓的細瘦的金色的尖頂。

四

地窖子的飯店裏，是綏惠略夫喫午餐的地方，喧嚷起來了，淡巴菰煙，汗和餅餌的蒸氣的混合物，圍成一種濃厚的黏氣，人們都宛然在煙瘴裏面似的消沒在這中間。

綏惠略夫坐在窗下，窗前是成串的人腿來來往走的走，他將肘彎豎在油透的桌布上，隨便看着鄰室，淡巴菰煙裏正有一些黑影，圍住了搖擺的彈子臺在那里動搖。枯裂的失聲，大聲的笑和罵詈，都從那邊響亮過來。鄰近的桌旁坐着一夥快活的鞋工。他們裏面的一人，是瘦削的少年長着一副很不自愛的相貌，耳朵上帶着耳環的，正在挪揄一個老實的農夫，竭力的想湊別人的趣，農夫卻將無思無慮的有趣的眼看着他的嘴唇。少年哄騙他，熱心的騙，愉快到嚙唾，有時連自己也忍不住了，便非常得意的拍着膝蓋，回過來向大家說，聲音裏滿帶着喜歡：

「這可真是一個馱子呵，弟兄們！我沒有底的誑他，我沒有底的誑他呵，他都信了！……他實在都相信呢，弟兄們！」

農夫惶窘似的微笑，做一個摺開的手勢，轉過臉去了，但那帶耳環的少年又將胸脯靠着桌子，大張了嘴，重新得意洋洋的說起來：

「起初，我住在班沙（Pensa）的時候……」

農夫一悚，便又伸出額子來，將眼光極馴良的移在說話的人的脣上。

店門不絕的開合，同時也不絕的加添了新客和煙霧，那些詛罵的聲音，從外面來的，從扶梯那邊來的都已經可以聽到了。

黃昏只是深，煙霧只是密，低的頂蓬底下的喧囂是沈重的塞着。喧囂，臭味，煙氣，人和詛罵都糾結成了大山壓着一般的汗穢的一團，人早不能從中一分清了。

在綬惠略夫坐定的這桌子旁邊，不一刻就坐下一個瘦的長額頸的人來，生得一副極暗色極緊張的臉。他外觀始終是非常之興奮。他忽而將頭支在手上，忽而徧看周圍或者連全身都向各處旋轉過去，又在所有的衣袋裏摸索，但尋不出什麼東西來。他幾次的

看着綏惠略夫似乎想說話，然而沒有敢，綏惠略夫早覺得了，卻只是冷冷的看，並不招呼他。終於，當那帶耳環的少年用了特別的奇警的想頭，引工人們發出雷一般哄笑以及使那輕信的農夫陷入沒法的窘況的時候，這長頸子的人便轉向綏惠略夫，拘謹的微笑着，指那少年說：

「這大約也是游行者（註二）罷！」

「是的……」綏惠略夫不甚願意似的回答說。

長頸子的轉過身來，彷彿就只是等着這一點，便正對了綏惠略夫，並且帶着一種相貌，像要落在水裏似的，說：

「朋友，你也是我輩中的，是……一個工人？」

「是的，」綏惠略夫依然極短的答。

長頸的人全身痠竦起來了。

「你聽呵，我想請求你……我纔三天呢，自從我到這都會以來……你可知道，我怎

（註二）一種流浪的人民，游行全國，隨地作工覓食。

樣可以尋點事做呢……我是鐵匠……怎樣？」

他的眼睛懇求的看定綏惠略夫，他的臉仍舊留着先前一樣的緊張模樣。

綏惠略夫沈默了一會。

「我不知道，」他對答說：「我自己也沒有事做。尋不出工作……市面蕭條。這都會裏現有一兩萬無業的人哩……」

緊張着臉的人注視綏惠略夫，半開着他的嘴。于是他的臉變化了，漸漸蒼白起來，癱渙起來，忽地現出純朴的無法的絕望的表情了。他將脊梁靠在椅背上，沒有希望的攤一攤手。

「你怎麼到這里來？」綏惠略夫突然發出質問，幾乎是生氣了。「你竟沒有先想到，這里都正在餓倒麼？你還是在原地方好。」

這人又將手一攤。

「這不行……上了黑簿子（註三）我纔停了工作的……我在那里還做什麼呢？」

（註三）認爲犯罪的人的名冊。

「什麼緣故？」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問。

「這樣的同盟罷工了。我是被伙伴選出的代表……那時倒也沒有敢照規則辦，現在可是，到了平靜之後，他們卻又想起來了。哪——出去！」

「你在那里做工呢？」

「在礦山裏……當一個鐵匠。」

「你不是代表麼……那麼，你的伙伴怎不爲你號召呢？」

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特別的峻烈的聲音追問着，但一面又注意的向旁邊傾聽那帶耳環的少年的新誑話。

鐵匠詫異似的看着綏惠略夫。

「號召能有什麼用呢……開到了三連的兵，又架起一臺機關鎗……這就完了！」

「你預先沒有料利，這事會這樣的收場麼……？」

「這是……我們就期望着將來……暫時的事我自然也料到。」

「那麼你又何以合在一起呢？」

「這是……——怎的——何以麼？伙伴推舉了我……」

「你用不着承認，」綏惠略夫回答說，那冷淡的眼光卻愈加向着旁邊。

「唔，那算什麼……：倘使大家做起來，那就怎樣呢？」

「但大家不是都給機關槍鎮住了麼？」

「這又該作別論的……：送死，——沒有這麼簡單。人們都有家眷，女人，孩子。」

「你沒有結婚罷？」

鐵匠一聳，低下眼光去，摸着前額低聲回答說：

「有母親……」

他便住了口，向屋角裏看；他此刻大約也正聽那帶耳環的輕薄少年了：

「于是技師想要將他的女兒給我做老婆，我可是謝絕了。」

「這爲什麼緣……故呢？」農夫同情的問，但已經有些疑心，又將好奇的眼光注在

少年的脣上。

「就爲這個，我的愛，就爲了我是工人，是下等人，伊是闊人哪。自然，我也喜歡伊的，

——很喜歡，——可是這樣，終於沒有要。辭行的時候，伊自己送給我香賓酒，還說：「我非常尊敬你，耶里賽爾·伊凡尼支（Jelisar Ivanitsh），要永遠掛念你哩。」哪，于是……伊送我一個金戒指……再好沒有的。」

「後來？」農夫愈加湊近身子去。

「唔，還有什麼呢？這戒指我現在還在……五個盧布押在質庫裏了。我現在恰巧精光，將來我總要贖出他，帶上他……這該的，——何消說得，是一個表記哩！」

「講些什麼給你們罷，孩子們！」少年忽然轉了向，完全變換了聲音對別的旁聽的人說，「我在班沙，在一個英國人的工廠裏做工，招牌是摩理思（註四）兄弟。這纔像樣呢，弟兄們！沒有罰，害病不扣錢，工人們住的是石造房子帶家具……唔，簡直是，我好像進了天國了……這老英國人自己是，對人總是稱您，總是拉手，簡直一個朋友……不像我們

（註四）William Morris (1834—96) 英國有名的文人，主張勞動的藝術化，曾經

創辦摩理思公司又擬設聖喬治工舍，實行共產生活，沒有成。這里所說，大

約只是隱射他的兩件事。

這里似的，不的，這可以說，將人的生活給了工人了，而且……」

「哪，胡說够了，」農夫忽然發了怒，一擺手做出一個醒悟的手勢。「只亂談，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我笨驢，還聽着……」

「有上帝在，這是真的！」少年用了誠實的確信立誓說。

「唉，你——你！」農夫愈加氣忿了。「說大話。——吓，鬼！」

他憤憤的起立，走到屋角，被侮似的獨自絮叨着，在那里捏一枝紙煙。

鐵匠極速的向綬惠略夫彎過身來，對他低聲說：

「是六月裏離的家……恐怕老年人已經餓死了……」他的黑色的臉癱攣起來了。「是的，如果一定，尋不到工作，還有什麼別的呢……從橋上到水裏……」他將肘彎豎在桌上，手指都埋在蓬鬆的頭髮中間。

「獸氣。」

「別的還有什麼呢？」鐵匠暫時擡起頭。「餓死麼，怎樣？」

綬惠略夫平靜的惡意的微笑。

「人說，淹死的死最是怕人。倒斃在飢餓裏也許較好罷……」

鐵匠在黑臉上大睜着眼睛，向綏惠略夫只是疑問的看。

「你投下水裏去，會有什麼表示出來呢？……減少一個飢餓的人，他們倒反好……」

「那怎麼樣呢？」

「你還是尋工作去，如果你不能翻出更好的事來。」綏惠略夫推開說。鐵匠現出了絕望的神情。

「我尋了六個月了……什麼地方都不肯收，因為我是一個「關係政治的」……在火房子裏過夜，時常整三天沒有食喫……即使我現在真得到工作，我也怕再沒有力氣了。前天我去募化，我已經到了這地步了。」

「什麼？」

「這很明白……討飯，沒有別的……走過了一個太太，我就求乞了……」

「伊給了甚麼呢？」

「沒有。說，伊沒有零碎錢……」

綬惠略夫將手擱在桌上，又用指頭敲打起來了。鐵匠又熱心又失望的，看着這旋轉的神經性的運動。周圍是哄笑，喧嚷與詛咒，彈子房裏響着彈子相撞的鈍聲，有一個，確是打壞了，發出一種聲音，像汽車走在遠地裏似的，在檯布面上滾。帶耳環的少年也移到彈子房裏去了，人從那邊聽到他得意的聲音。窗下也照舊，人腿往來的走。人覺得，在這窗邊故意來往的，只是同一的這些人：過去仍復回來，在房角後站立一會，於是又跑過去了。

「就是了，但你爲了這故事至少也贏得一點東西罷？」綬惠略夫問。

「確的！」鐵匠大聲說。

在他的黑的失望的臉上，顯出一副閃電的變化來：眼睛發了光，昂起頭，先前的緊張的表情，漲滿在瘦長的全身的態度上了。

「我們是，你知道，在礦山做事的。那委實是毫無智識的羣衆呵。固然也沒有別的法。整日裏，從早晨五點到晚上八點都在地底下的。夜間跑到屋子裏，喫睡……到四點鐘又早吹着起牀的叫子了。灰塵，潮濕，傷風，又常常是爆發……我們的礦裏爆發過兩回：一回死了十八個人，又一回是二百八十二個……監獄裏面似的生活……倘將一個礦工送

往西伯利亞去，他要覺得那邊好到百倍哩！不消說得，這些人們也是胡塗而且麻木要到絕頂。只有在我們這板棚的工人——有教育的——是一個有智識的團體。一切都有組織。我們也是開首的唯一的主動的人……這不是容易的事呵。角角落落都有偵探。極微末的小事也都報給技師；伊凡諾夫 (Ivanov)，彼得羅夫 (Petrov) 以及別的某人，全都相信不得。這之後，二十四小時之內，就——開除了……鼓動是非常之難……但我們終于在我們的板棚裏活動了。』

鐵匠很有精神的軒昂的微笑。

人就可以領會了，他在這所謂『活動』上費去了多少人間以上的勞力，當他纔能目觀那第一次成功的時候，他經歷了多少的危難，苦痛和憂愁。

綏惠略夫留心的看他。

「我們都爭到了；規定了工人的代理法，集合權，居住問題，改良了病院，趕走了老耄的醫生……那是一匹畜生……我們設起圖書館來，將我輩中的一個放在裏面。」

「因此鎗斃了許多人罷？」綏惠略夫外觀上很漠然的插口說。

「不，那時倒也通過去了……兵是在的，但人還沒有教開鎗。那時還有些懼憚呢……到後來，總是……」

鐵匠做一個失望的手勢，軒昂的表情漸漸從他瘦的黑臉上消去了。

「照例的，黑百人團（註五）進來了……起了分裂了，於是監督這邊，一覺察到一切全都分崩，便立刻利用了這機會放手做……我們的代表們都逐出了委員部，他們的位臵上都擺上黑百人團和工頭，委員部的同人下了獄，圖書館解散了……」

「他們卻只是靜靜的瞪着眼看麼？」

「我們當代表的幾乎全下了獄。」

「不是說代表，是工人們自己……你們所運動起來的那些人？」

「哦……我先前說過，坑口前面架起了機關鎗。」

「阿。是的……機關鎗……」綏惠略夫用模糊的表情拖長了他的聲音。

鐵匠沈默了一會；他的臉更加痙攣了。

（註五）即那時自稱爲「真正俄人團體」的團員，常助政府壓迫改革者。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只有上帝明白罷了，什麼都做出來，皮鞭，鎗斃，強姦女人……最苦的是委員部的同人……我還算好，因為我是歸在第一批裏拘留起來的……別人被捕便不是這樣了……我們的圖書管理員被一個可薩克兵繫在馬鞍上，飛跑着獵進城去，兩條臂膊是反綁的，倘他站住，他的臂膊便要扭斷。他跌在泥淖裏，又在地面上拖……後面又馳着一個別的可薩克兵，用矛儘刺，逼他走！這豺狼……許多人哭了，見他這模樣的時候……」

「哦，原來，哭了！」綏惠略夫複述的說。

在他冰冷的聲音裏，響出一種獍猛的無可調和的輕蔑來。他的臉雖然照常一般平穩，他的指頭敲着桌面卻愈快了。

鐵匠分明省悟了，因為他的眼睛發了光。

「是的，哭了……而且還要哭下去……但在眼淚裏是混着血的。」

他擎起手來，將黑的手指一旋轉。他的臉全都痙攣，似乎他的精神在陰慘的激昂裏緊張起來了。

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你們將你們的血淚估得太賤了。」他輕蔑的擱開說。

「無論貴呢賤呢，報警是不會干休的！」鐵匠用了巖石一般的，幾乎發狂似的確信回答說。

「這不會干休麼？……什麼時候呢？……倘若你們餓的倒斃了？」

鐵匠喫驚的看着綏惠略夫的眼，在生着一對閃閃的空想的眼睛的，瘦損的黑臉上，現出劇烈的交戰的痕迹來。不少時候，他們眼對眼的看。綏惠略夫沒有動。鐵匠低下眼去，他的瘦長身子鬆懈了，將頭支在手上，執意的答道：

「且即使……在比較上我的生命也有什麼價值呢……」

「不，沒有價值！」綏惠略夫苛刻的截住了話，立起身來。

鐵匠急忙擡頭，還想說些話，但又便低下去了。

「哈，這成了醉死鬼了！」有人在旁邊的桌上叫喚說，又噴出酩酊的粗獷的笑聲。

綏惠略夫立了片時，沈想着，動着嘴唇，然而沒有說，只是微微的苦笑，高仰着頭走出

門外去了。

黑鐵匠沒有擡起臉來。

五

廣的，直的眼界徑展開去，寒冷的天空罩在上頭，一直到蔚藍的遠地裏，眼力所到的處所，只見得黧暗的斑斕的潑刺的人山忙着前進，聚集，擁擠和相撞，被馬車的無盡的長列與市街電車的鐵道截作兩堆，沒有一刻顯得他們的增多或是減少。

房屋都華美，商品展覽窗是寬大而且有光，市街電車的柱子與街燈都又淡雅又優美。便是這天空底下的空氣與日光也顯得格外澄明。呼吸比在空地裏更覺得輕快，血液也活潑潑地在脈管裏奔流。

在綏惠略夫的前面，後面以及兩旁，滿塞着無窮的人鏈子帶着很活潑的，正過佳節似的相貌。各方面都發出笑聲，語聲，絲綢摩擦聲，而在所有糾結起來的喧囂上面，又浮出了街道電車的鈴號，與輕輕的，忽而水波似的軒舉了，卻又低下去的馬車的輪聲。

綏惠略夫將手埋在衣袋裏，高仰了他的頭。

他面前踱着一個胖大的紳士，斜戴了帽子，玫瑰色的摺疊的頸子上，橫着柔輓的保養得法的皺襞。他的步調又穩當又輕捷，帶着櫻色手套的手裏揮着一枝散步的手杖。

擺在短短的玫瑰頸子上的頭顱毫無顧忌的向各處回旋，看到女人便尤其興會淋漓的賞鑑。大約是，他該是剛纔喫過午餐，於是來吸些新鮮空氣，使他滿足的興味更加得到愉快，並且飽看標緻女人的臉，藉此扒搔他因為喫飯而興奮的神經。

綏惠略夫許多時沒有覺到他，但那玫瑰頸子執意的擺在他眼前而且那享福的頸子的皺紋，又只是每一步懶懶的顫動。于是他的沈重的嚴酷的眼光終於釘住他了。

綏惠略夫的眼光裏，忽然現出一種嚴重的冥頑的思想來；他在這頸子的後面走。一羣女人遮了綏惠略夫的路，他雖然全是機械的，卻急忙閃開，撞了一個軍官，但仍然走，也不理會那大聲的罵着『昏東西，』只是跟定了玫瑰色的頸子，緩緩的，固執的，不捨的。

在他明亮的眼睛裏，異樣的險惡的表情愈加緊張起來了；一種決不寬容的力，透徹到極分明的橫在中間了。

倘使玫瑰頸子的胖紳士迴過臉來，看見這冰冷的眼光，料他便要鑽進人叢，擠在他們活的堆子裏，並且絕望的現出苦相呼救了。

綏惠略夫的思想用了發狂一般的速度在熾熱的腦裏回旋，愈回旋範圍便愈狹隘了，終於將非常沈重的憤怒集中在玫瑰色的頸子上，有如百磅巨石壓着人的頭顱。設若有人，想用言語說出這思想的核子來，便該是這意思：

「——你走……走罷……但你要曉得，如果有怎麼一個幸福者，飽滿者，在我面前走，我說他這飽滿，這幸福，這活着，就只因爲我允准……這瞬間我也許計算，那就只給你再有二秒，一秒，半秒鐘的活……各人都有生存的神聖權利這種可憐的話柄，在我面前現在早不能成立了！我便是你的生命的主人……誰也不知道這日子和時刻，其時我的忍耐達了極點，是我來，爲的是要將你們全班，凡有在你們一生中壓制我們，從我們搶去了美和愛和太陽，將我們咒禁在永遠一無慰藉的勞動奴隸裏的這些人，全都處治！也許正在你這裡要拒絕了生活和享受的允准……我伸出手來——從你的玫瑰色的頭顱裏便迸出鮮血和腦漿，撲通的倒在馬路上……我便是我的靈魂的唯一的法官與

執行者……各個人的生命都在我的權力底下，我能將他摔在塵土與泥淖裏，我要做就做！……你要曉得，並且說給全世界！……這是我的話。」

可怖的暴怒抓住了綏惠略夫，一剎時一切東西在他眼裏都消失了，只剩下玫瑰色的人頸子像發光的一點模樣，固執的在白茫茫的朦朧中間；——在衣袋裏，痙攣的手指緊緊抓着的，是冰冷的手鎗柄的感覺，相對的是玫瑰色的活動的一點……

紳士只在前面走，揮着手杖；挺拔的雪白的衣領上，天真爛漫的抖着玫瑰色的皺紋。綏惠略夫跨上一個急步，勃然的昂了頭，似乎要向空中發出狂暴的憤怒與復讎的叫喊……

但他同時又忽然站住了。

從他菲薄的緊閉的嘴唇裏，洩出奇妙的微笑來，他的手指展開了，突然轉了向，他往回走了。

輕浮的斜戴的帽底下有着玫瑰色頸子的紳士，揮動手杖，從帽檐下偷看着標緻的女人，還是走，不一會便消失在喧嚷匆忙的人叢的中間。

綏惠略夫斜走過街道，這時幾乎要撞到市街電車的車輪底下去了，自己卻並沒有覺得，就沈沒在一條冷靜的小巷中，是通到他空虛的屋子的道路，彷彿一個凶險的影子似的，從昏暗裏出現，又在昏暗裏消滅了。他的眼睛是照常的平靜和明朗。

六

人在樓梯上已經聽到絕望的女人的叫聲，當綏惠略夫經過昏暗的廊下時候，看見一間房子開着門，在這房裏他早晨就聽得孩子啼哭了。他雖然過的快，卻已瞥見了臥牀和箱櫥，上面積着一堆破衣服；半裸體的兩個小孩並坐在牀沿上，懸空掛着腿而且現出喫驚的神情；一個七歲左右的女孩兒靠着桌子，一個高大的瘦女人用雙手將紛亂稀疏的頭髮從臉上分撥開來。

「我們怎麼辦纔好呢？你可會想過沒有，你這獸子，你這零落的！伊絕望的掙開喉嚨的喊。」

綏惠略夫並不遲留，便進了自己的住房，脫去外套，坐在牀沿上。他留心聽着。

那女人仍舊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聲響徹了全家，極像一個將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雖然詛咒，罵詈，責備，但其間並不夾着一些特別的憎惡。這只是絕頂的無法的絕望的悲鳴。

「我們帶了孩子那里去呢？路上去麼？求乞麼？還是我賣了自己，對咧，給你的孩子們買麵包呢？你怎麼不開口……你是怎麼想來……我們現在到那里去呢？」

伊的聲調愈喊愈高，肺癆的吹笛似的可怕的聲音，也淒然的迸出了。

「唉，他們什麼不說呢……這革命黨……反抗起來……你有什麼權利，竟反抗起來，如果你只靠着同情纔得保住……你本來是什麼？勝過你的人尚且忍耐着過活……不能忍耐麼？即使有人唾了你的臉，你也該默着……你要記得，你有五張挨餓的嘴坐在家裏呵！我懇求你，這高尚。你能怎樣高尚呢，你這乞丐！你該要的是麵包不是高尚……真的，你看，一個教員對着長官不總是低頭麼……呆子，蠢物，零落的！」

女人的聲音斷續而且喘鳴了，直至發出苦惱的內臟迸裂般的咳嗽來。伊喉嚨，嘶嘎，咳唾，並且完全氣厥，伊彷彿爲死所苦的狗子似的呻吟。

「瑪申加 (Mashenka)，你應該畏懼上帝，」一個可憐的挫折的聲音纔能聽到的喃喃的說，而對於這無端的辱罵，溫和的無法的意識的與絕望的眼淚，也一併響在中間。

「……我實在沒有別法了……我是一個人呵，不是一條狗……」

女人噴出尖利的笑來。

「你是怎麼的一個人呵……你正是一條狗！你將小狗散在世界上了，就應該緘默一點忍耐一點……倘你是人，我們就不會住在這洞裏，而且三天只喫一頓了……我也用不着赤了腳滿處跑，洗別人的破爛布了！人……你模樣倒是的！你和你的人真該詛咒呵……我們餓了一年半了，待到我用我的眼淚求到一個位置，在別人腳跟下纏繞着走，像一個乞婆……你先前實在顯了你的義勇了……救了俄國了……因此自己就要倒斃在飢餓的圈裏了……看這偉人罷……呵，上帝呵，我初次見你的日子，該得詛咒呵……廢物！」

「瑪申加，畏懼上帝罷！」從伊的暴躁的叫喚裏，發出一個絕望的男子的聲音。「那時我還有別的法子麼？大家都去……大家都指望……我想到，這……」

「你正應該想到應該……別人許沒有肚餓的人口背在他們的脊梁上……你有什么權利，爲了別人去冒險呢？你可曾問過我們？你可曾問過孩子們，他們可願意爲了你的俄國去餓死麼？你問了他們沒有……」

「這是我意料不到的……我也確切像衆人一樣，願意一個更好的生活……爲你們，爲你……」

「更好的生活！」女人完全歇斯迭里狀態的大叫起來，「你還有什麼夢見更好的生活的權利呢。你已經不能更壞了，我們就要到村子裏去乞食了我呢……我又肺病……」暴發的，裂帛似的咳嗽噎住了伊的訴說。一兩分間，人只能聽到喘鳴，於是伊用了極可憐的氣厥的低音說，但在全家都可以聽得分明。

「你看……我就要死了……」

「瑪申加！」男人發喊說，而在他微弱的叫喚裏，含着無限的末路的悲哀，悔，愛，連綏惠略夫百不介意的臉也抽成痙攣的苦相了。

「什麼瑪申加！」女人得勝似的，用了不幸的人的苛酷，叫喊說：「你得早一點叫

「瑪申加」……我現在是怎麼一個瑪申加了，——我是死屍了……你懂麼，一個死屍……」

「娘」忽然有孩子的聲音說。「不要這麼說，娘……」

「可不要哭呵……體上帝的意思！」男人叫喊說。「怎麼了——怎麼——怎麼——我卻不能……人對着我……當面說：畜生，呆子——怎——不要哭了……體上帝的意思算了罷……我……我上吊罷了……這要比……」

「哈，上吊！」女人非常明瞭，幾乎冷靜的說：「你上吊，我們該怎麼呢……我是上吊

不成……你上吊，這裏的都餓到倒斃？理蘇契加 (Lisotshika) 站到納夫斯奇 (New-

skij) 路上去，怎樣……好，你上吊罷，你上吊罷！但你要知道，便是套在圈索上時，我也還要詛咒你……」

一種希罕的鈍實的聲響，像頭顱打在壁上似的，傳到綏惠略夫的耳中。

「算了，算了罷！」女人急切的叫喊，徑奔向他。「算了，算了，略沙 (Liosha)……」
斷續的，聽得痙攣的掙扎聲音，一把椅子倒下了。男人喘着氣，在叫喊與喘息之間，透

出人腦殼撞着牆壁的激烈沈實的聲響。

『略沙，略申加 (Tioshenka)，算了罷，算了！』女人尖利的叫，人陡然聽到一種新的鈍音，像頭顱正磕在軟的東西上。大約伊將手襯在伊男人的頭和牆壁中間了，以致他在他歇斯迭里的發作狀態中，便撞在伊這里。

孩子們突然啼哭起來了。最先大概是最大的女孩子，接着便是兩個孩子一齊哭，那掛着腳坐在牀沿上的。

『略沙，略申加！……』女人發熱似的喃喃說：『罷了，罷了……饒恕我……罷了……好，沒有事……什麼事都沒有……我們看看就是……自然的……你那有別的法子呢，人太欺侮了你……略申加……』

伊訴苦似的斷續的嗚咽起來了。

綏惠略夫向那邊伸長了頸子；在他蒼白色的臉上，現出悲痛的痙攣來。

那里是寂靜了。人只還聽得，有誰正在無助的悲戚的唏噓，但又分別不清，是大人或是孩子。

黃昏到了，在他青蒼的，飄飄的掛在空中的蛛網一般的微光裏，這唏噓更顯得當不住的迫壓與傷心。

于是連這也沈靜了。

在長廊下，帳幔後面又聽到夾着咳嗽的交談的低語，兩個細小的聲音，時時間斷，彷彿怕誰暗地裏聽得似的，竊竊的說，一半驚懼，一半消沈，其中綏惠略夫僅能懂得的是：『不肯低頭麼，嚇……對着官員放肆了……官員說這人是呆子……嚇……人就不能卑下些……沒有卑下……嚇……說呵，對着官員……胡鬧……對着他的恩人……嚇』

綏惠略夫的指頭在膝蓋上愈打愈快了。門口響起尖利的鈴聲。老人們寂靜了。沒有人去開門。鈴又發了響。人聽得帳幔後面熱心的低語着，這人催促那人，那人又不肯。門鈴第三次發響了。

于是帳幔這邊，有搖擺的腳步聲從廊下拖曳過去。

『怎麼沒有人開門？都睡了麼，怎的？』剛開門，亞拉藉夫便問。

他大踏步走過廊下，開了他住房的門，用愉快的溫和的喉音叫道：

「瑪克希摩跋……給我撒摩跋爾，好麼？」

這很異樣，在這迫塞的苦悶的沈默裏，聽到這樂天的聲音。他沒有得到一句回答。亞拉藉夫將頭伸出廊下去，大聲說：

「伊凡·菲陀舍支 (Ivan Fedosjetch)，瑪克希摩跋沒有在家麼？」
一個恭敬的粘滯的聲音從帳幔後面答應出來：

「瑪克希摩跋出去一會，舍爾該·伊凡諾微支，同阿爾迦·伊凡諾夫那 (Olga Ivanovna) 到教堂裏去了。」

「哦~~~~」亞拉藉夫沈思的說，「那你可否替我，伊凡·菲陀舍支，安排起撒摩跋爾來呢？」

「就來。」老人非常順從的答應，赤了腳拖着橡皮鞋，曳到廚下去了。

亞拉藉夫自己唱着些什麼，打一個呵欠，便來敲綏惠略夫的門。

「鄰人，你在家麼？」他大聲問。他大概有些倦怠，要同誰說些閒話了。
綏惠略夫沈默着。

亞拉藉夫等候一會，便又高聲欠伸，並且攤開了紙片。寂靜了許多時。在廚房裏，聽得撒摩跋爾管子的馬口鐵顫動聲響，以及水的煮沸的聲音；隨後便嗅到了燃燒的木片的氣息。

其時老婆子也從帳幔背後爬出，怕敢似的望着教員這房間。那邊是無聲的，沈重的絕望流布開來，瀰漫了全宅。亞拉藉夫大約也稍稍覺着這情形了；因為他時時不安的轉動，立起了許多回，而且似乎歎息。有東西貫通了空氣，壓住一切了。老婆子爬進廚下，茶杯便格格響，隨將茶具搬到亞拉藉夫的房裏。

「怎麼要你勞駕呢，瑪利亞·菲陀舍夫那 (Morja Fedosjevna)？」亞拉藉夫溫和的但又懶懶的說。

「這算什麼，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我甚麼時候都可以給你當差，這那里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呢？」婆子急急回話，略帶些唱歌的口吻。伊站在門口，用了細小的諂媚的眼光只看着亞拉藉夫。

「有什麼事了？」亞拉藉夫問，他已經悟到，伊想有什麼話說了；他又大聲的欠伸

一回。

老婆子立刻走近，纔能聽出的絮絮說。

「我們的教員被人撤了差使了……」

伊惴惴的說，但同時很帶幾分喜歡。說出之後，又惶恐似的向亞拉藉夫只是看。

「你說什麼！這甚麼緣故呢？」亞拉藉夫非常關心的問。

老婆子更加走近：

「對上司胡鬧了……上司就只是說了一兩句話，他們卻——並不卑下些，反而胡鬧了……」

「唉……可惜！」亞拉藉夫憤懣的說。「他們現在怎麼辦呢？他們實在是全無所

有，——全然！」

「對咧，舍爾該·伊凡諾微支，窮到精光！」伊大得意似的點着老的打皺的小頭。

「昨日瑪克希摩跋纔告訴我，他們兩個月沒有付伊房租了……」亞拉藉夫沈思着說。

「不付房租，不付……」

「一件壞事情！」亞拉藉夫歎息。「完全完結了。」

「已經完結了，舍爾該·伊凡諾微支，已經完結了……怎會不完結……他應該豫先想想，安靜些，人也許饒恕他了……上帝要這樣……他們卻是……高傲；還要說——我們是高尙的……這就滾出了……他該彎腰纔對呢……」

「如果被人正衝着臉辱罵了，他怎能彎腰呵！」亞拉藉夫一面想着些事，一面憤憤的說。

「阿呀小爹小百姓……什麼叫侮辱……應該打熬的。百事便好……百事便都照常……這卻不行……」

「人也不能百事都忍耐呵……」

「能的，小爹，永久能的……小百姓應該都忍耐。我是，年青時候，在亞拉克洵(Artek-
bin)伯爵家裏做一個使女……亞拉克洵伯爵你一定知道罷？」

「惡鬼知道他！」

老婆子大喫一驚；伊彷彿受了侮辱了。

「怎麼惡鬼……伯爵自己是在元老院的，單是房子，他在莫斯科和畢台爾（註六）就有一兩……」

「哦，就是了……以後怎樣呢？」

「喏，慈善的大小姐這里一隻手鐲不見了……便疑心在我身上。伯爵動了氣，他們有一種脾氣，是性急的，他們便在我臉上打了三個嘴巴，斷掉了兩枚牙齒……倘是別人呢，大約就要去告狀了，我卻打熬着——你想是怎麼的呢，舍爾該·伊凡諾微支？那手鐲卻是弟大人，尼古拉·伊革那諦微支（Nikolai Ignatjevitch）伯爵拿去了……非常之好逛，拿了鐲子去了。待到事情全都明白，伯爵便親自給我一百盧布……」

老婆子愉快到幾乎喉噎，而且在伊完全打皺的臉上溢出得勝的微笑來。

「倘使我那時不打熬，我就得不到伯爵的賞了……見證除了伊凡·菲陀舍支，他那時在他們那里做僕役，沒有別的人。伊凡·菲陀舍支又是對於伯爵不能說什麼……」

（註六）Pier，彼得堡的通稱。

「怎麼不能呢？」亞拉藉夫憤然的問說。

「但是我想，怎能對着伯爵……？」

「哪，你會說，他是你的未婚夫呵？」

「唔，怎麼呢，未婚夫……？」老婆子非常驚愕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但對了那樣的

貴人去出頭，那里行呢？他不過一個小的。我想，最好——我打熬着——後來——還是我
不錯……」

「呸！」亞拉藉夫氣忿忿的唾棄着，轉過身子去了。

老婆子只是惶恐的向他看，從伊的小眼睛裏，立刻湧出恐怖的眼淚來。

其時老人正從房門口側着身子，將撒摩跋爾搬到房裏。他將這安在桌上，擔心的向他女人這邊看，又看了背坐的亞拉藉夫，便去拉他女人的袖口。

老婆子喫驚的回看他。兩人的態度都顯出十分恭順的表情，一前一後的蹙出廊下，不一會他們的斷續的慌忙的絮語便又從帳幔後面發作了。

亞拉藉夫斟上茶，正在坐下要喝的時候，廊下便起了鈴聲。

一個男人聲音簡短的問道，「亞拉藉夫在家麼？」

出去開門的老人，趕忙答應說，「在家，先生，請……」

一陣風暴似的腳步響聲，便敲亞拉藉夫的門。

「進來，」亞拉藉夫大聲說。

房裏面走進一個短小的黑的小男人，老鷹臉帶着一副圓的眼鏡，很顯得怕人。

「阿！」亞拉藉夫引長了聲音說，從他語氣裏，便聽出他對於這訪問不甚歡迎，多半卻是困窘。

「好日子。」

「好日子……你要茶麼？」

「什麼茶，——鬼纔要！」小男人大不喜歡的說。

他極謹慎的脫下外套，摸出一個用紙張包的極密又用線索網着的物件來。

「怎麼這個？」亞拉藉夫快快的問道。

小男人將物件在桌上放得平穩，四面都用書籍小心圍住了，使他不會掉在地面上。

亞拉藉夫擔心的看着。

「很簡單……他們幾乎拿住我的領子了……費盡力量纔跑脫的。鬼肯給這類東西尋一處地方！我拿到你這裏來了，你懂麼……還有這件……」他極速的伸手到衣袋裏，扯出一個包裹來，也放在桌子上。「明天早晨我取去……」

亞拉藉夫不開口。

「看來這紳士是涵容不住似的！」小男人用隨便的卻又帶些輕蔑的口吻說。「這一點小惠你也確可以做罷。你目下正安全哩。」

亞拉藉夫站起身，臉上現出了交戰的感情在房裏面走。

「你現在完全是一個穩和派，理想派，快要成了託爾斯泰派了！」老鷹臉的人彷彿從口袋裏傾瀉出來似的說出他的話來，一瞬間也沒有靜。

「你空費氣力的，想苦惱我，維克多爾（Viktor），」亞拉藉夫用了從悲傷而來的氣忿說：「這東西我收着——自然是……明早爲止……但你應該理解……」

「你收下？」小男人迅速的問——「這是第一要緊事，此外全聽你的便，我們用不

着紛爭。」

「但是，我們總得弄個明白呵！」亞拉藉夫確乎的回報說，漸漸的紅漲起來。他的眼睛發了光。

「何以？」那人用了做作出來的冷淡模樣說，又倦怠似的回過臉去。

「便爲這，」亞拉藉夫憤激的說道，「因爲我們是多年的朋友，而現在……」

「阿，算了罷……記着這樣的細事，有甚麼用呢？」

亞拉藉夫愈加窘的臉紅，沈悶的憤怒的呼吸。

「在你也許是細事……我卻不以爲然……你以此自負也可以……這在我並非細事，我願意你至少總有一日理解我……我們彼此便明白……」

「你知道，在我原是永不……」小男人外觀上優柔的說，他的射人的眼睛在眼鏡底下飛速的一輪：「但如果你一定願意呢……」

「是的，我一定願意！」

那人兩肩一聳，暫時又坐下了，似乎他準備着一切的犧牲。

亞拉藉夫看見這麼樣，按住了憤怒，再用勉強的平靜往下說：

「第一是我之所以離開你們的，並不因為怕，或是……這你都完全知道，維克多爾，你至少也得公平一點纔是！」

「沒有人這樣想的，」老鷹臉的人輕輕的鼻上說。

「總之我之所以和你們離開，原因就只在我的見解從根本上非常明白的改變了，現在，即使不從理想上說，單就幾個戰爭的方法而言……我曉得……」

「唉，愛的上帝呵！」小男人突然直跳起來，「你就此饒了我罷……我們知道……你曉得……我們知道……曉得……人不能從暴力得到自由，人應該教育國民以及這
樣那樣……我們知道……」

這話從他嘴裏奔迸出來，彷彿是堵住了許多時候，現在卻一時放出似的。他自己也在屋子裏旋風般往來，他的鷹臉向各處顧盼，圓眼鏡也閃閃的發光，又揮動他帶着要攫拿的鷹爪的兩手。

亞拉藉夫立在房的中央，竟尋不出一些機會來，可以插上一句話。他不被理解的事，

在他是無從測想了，第一是在這人，很久的和他生活過，愛他，信他，不理解他了。但他一刻一刻的分明感得，在他們之間已經生出了不能通過的界限，所有言辭在這裡便都滑跌下來了。

他們多少離奇呵，先前不久他們還很接近，似乎要互印精赤的心的，忽然用了疏遠的言談相應對，這只因爲亞拉藉夫明白，無論用了什麼名義去做，殺人畢竟不外乎殺人罷了。只有愛，只有無限的忍耐，人類在許多世紀的經過中一步一步的彼此實踐過來的這兩件，纔能夠將原始的戰爭，就是強權與壓制，從歷史上驅除。與這偉大的亘幾千年的事業一相比較，那一點金屬與炸藥，從一個憤激家的手腕裏投擲出來，在兩寸見方的地面上灑一些鮮血，以及喚醒那戰爭精神復讎精神的大隊之類，怎能做得清楚呢？亞拉藉夫悶悶的歎息，他的強壯的兩手悲痛的交叉起來。

『是的，怎麼辦……我自己看來，我們不會理解的了，』他憂鬱的說，走向桌旁，低着頭坐下。

『不消說我們是不能理解的了，』那人迅速的同意說，『這也多事了，還來費些唇』

舌……」

亞拉藉夫響他的指節而且默着。

小男人遲疑的站立片時，看着亞拉藉夫的臉。于是他忽而奮迅起來，又立刻是暴風雨的舉動。

「無論如何這東西明早爲止總可以存在你這里罷？」他逼緊的問。

「唉，上帝呵……」亞拉藉夫悲痛的答說：「這全然一樣……我以爲……第二層的事……這里或是那里，都一樣……關於我的並不在此……」

「那麼……很好……到那時——再見……我明早再來……」

小男人突然抓起帽子，伸出尖瘦的手來。

亞拉藉夫慢慢的伸出他的手。

這人無意中緊緊握住了。圓的眼鏡玻璃裏彷彿顯出沈思的神情。但在同一瞬間他不只將亞拉藉夫的手放下，簡直是摔去了，他說：

「我未必自己來……別的誰罷……口號是……」
「伊凡·伊凡諾微支。」

「好……」亞拉藉夫答說，沒有仰起頭。

「那就再見！」

小男人將帽子罩上他的圓的鷹頭，闖到門口。他在門口忽然站住。

「這可惜！」他用了異樣的聲音說，在他閃閃的眼鏡玻璃下，他的小而銳利的眼睛也潤溼淒涼了。但他立刻自制，點一點頭跳出門外。他在那地方回看帳幔，又瞥着各個房門，吸一口氣，眼鏡一閃，在樓梯上消失了。

亞拉藉夫靠了桌子默默的坐着。

七

黃昏時候，瑪克希摩跋和做針黹的姑娘阿倫加（Olenka）從教堂回來了。伊沾帶着薰陸香的微香，夢一般的虔敬還浮在伊們的臉上。

阿倫加沒有除去頭巾，卻只教搭在肩頭，就桌子前非常恍忽的坐着；伊的青白的細瘦的兩手落在膝上。瑪克希摩跋也站的同樣沈靜，但忽而嘆息，似乎定了神，動手除下伊

沈重的土耳其的斑紋的罩布。伊的臉照常的憂愁而且乾枯。伊熟視阿倫加，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人應該再修飾些……」

「甚麼？」姑娘喫驚的問，擡起明朗的眼睛向着老女人，忽然又泛出無力的微紅來。
「修飾，好孩子，我說……」瑪克希摩跋提高了聲音。「華希里·斯台派諾微支

(Vassilij Stepanovitch) 已經說定，七點光景要來的。你裝飾起來罷。好麼？」

「今天？」阿倫加用了無助的惶恐大聲說，立刻又變作青白顏色，彷彿一切生命驟然離開了伊的身體，只留在睜着的充滿了憂愁和羞恥的眼睛的中間。

「又什麼呢？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又何必多……運命是逃不出的，別的機會不能就有。像你這樣的人市裏多着呢……上帝不知道是怎樣一件寶貝。」

阿倫加的臂膊直抖到滿帶針傷的指尖。伊用了淚汪汪的眼睛祈求的向着老女人看。

「瑪克希摩跋……這還是明天好……我……我頭痛呢，瑪克希摩跋！」

在伊天真的聲音上，響亮出無路的惶悚與動人的哀訴，竟使坐在門後面的暗屋子裏的綬惠略夫，也轉過頭來，用心靜聽起來了。

瑪克希摩跋沈默一會。

「唉你，我的可憐的人呵！」伊歛歛說。「你將來做甚麼……我知道……」

「甚麼等着你呢！」伊正要說，但又吞住了，只是仍復說：

「你甚麼也不能做！」

「瑪克希摩跋，阿倫加用了顫抖的聲音說，祈禱似的合了掌，「我……我還是做工的好……」

「會合夥做許多工……」瑪克希摩跋帶了劇烈的憤懣說，「你那里有用呢？……比你漂亮的也上街呢……你卻又聾又癡……不必有一點小事情也就會完結了。還是聽我好，決不會壞的。倘使我死了或者全瞎了眼……你怎麼辦呢？」

「那我便到巷裏去，瑪克希摩跋。我情願做道姑；巷裏多好……多靜……」

忽然間，全不自覺的，阿倫加大張了靈感的眼睛，那眼光沈思的與致勃然的望着什

麼處所，遠在牆壁的那邊，說

「我願意是一隻大的白的飛鳥，向着什麼處所遠遠地……遠遠地飛……下面是花草，上面是天……像在夢裏似的！」

瑪克希摩跋嘆氣。

「你這獸子……菴院簡直不收留你……那里是要存下金錢，或者做粗重工作的。你是怎麼一個女工呵！」

老女人做了一個推開的手勢。

「算了，還說甚麼……跟華希理·斯台派諾微支去罷。至少你也可以做到你自己的主婦，而且你也許能夠幫助我……華希理·斯台派諾微支是，人說，有七千上下放在銀行裏呢。」

「他怕人呢，瑪克希摩跋，」阿倫加喃喃的抖着說，彷彿是懇求饒恕一般，「粗魯，全像一個下等的粗人！」

「你得要一位文雅的紳士麼？紳士是不配我們的，阿倫加……他只要是好人，就謝

上帝。」

「他全沒有看過書，瑪克希摩跋。我問他：你可喜歡契訶夫（註七）麼？他回答說：我們做事忙的，沒有工夫弄這玩意兒……」

阿倫加學出一種重濁的粗鹵的喉音。伊學了他便哭；伊的大的眼睛裏，充滿了大粒的澄明的眼淚，兩隻手也又顫抖起來了。

「怎麼呢，他說的有理呵！」瑪克希摩跋叱責的說：這可以看出，伊正在努力，要忿怒起來了。「想一想罷！沒有看書……誰用得着看書呢？他是經紀人，不是獸東西，像你似的！」

阿倫加止住啼哭，又復遠遠的靈感似的睜開了眼睛。

「唉，瑪克希摩跋，你沒有懂得呢，只是說世界上唯一的好東西，便是書。契訶夫，譬如說罷！如果你讀了他，——無端的——人就要哭。有這樣的希奇……有這樣的！」

阿倫加將兩個手掌按在兩頰上，搖搖頭。

（註七）Anton Tsheliov (1830-1904) 俄國有名的短篇小說家。

「唉，你跟着你的書去罷！」老女人惡狠狠的卻又憐惜似的接下去說。「可以，這很好，只是不配我們的你——我的眼睛一天壞比一天了……昨天我收拾桌子——打碎了一個杯子。一個月裏恐怕我就得進窮人院去……你現在又這樣，像我先前這麼縫，縫只是縫——現在我和我的縫……而且我先前並不像你……你這里，你假如做出五個盧布來，從中只得到兩個，你還說「謝上帝！」身上沒有一塊破布，又還是……書！這何苦來呢？」

老婆子輕輕的溜到房裏來了。伊的小眼睛擔心的又新鮮的映着。

「瑪克希摩跋，這比死還壞哩……他是一個粗人，還要打我的！」阿倫加全然絕望的脫口說。

「哪，怎麼便是打呢！」老女人複述說，又現出先前一樣的失望的顏色來。

「什麼打，什麼就打了？」老婆子在門口喃喃的說：「你，阿爾迦·伊凡諾夫那，你即刻服從就是。」

「甚麼？」阿倫加喫驚說。

「你服從就是，我說……」老婆子仍然說道：「他打你一回，兩回，就停止了……他們都這樣。他們那里就只要服從。要是這樣，你只是靜靜的熬着……他也就不打了，不要緊的！」

阿倫加愕然的對伊只是看，彷彿從黑暗的廊下爬出一個可怕的怪物，現在正走近伊這里來。伊於是裹緊了衣裳，兩肩都靠着桌子。但那老婆子卻已將伊忘記，轉向瑪克希摩去了，伊的小眼睛裏閃着狡獪的快意。

「我們的教員又被人撤了差使了！」

「什麼？」瑪克希摩叫喊說。「怎麼撤的？甚麼緣故？」

「因為他對上司胡鬧了。官府罵了他，他便胡鬧起來。哪，就趕出他了。這纔嚇人哩，今天瑪利亞·彼得羅夫那（*Marja Petrovna*）這撒野呵！」老婆子用了迅速的低音報告說，幾乎每一句咽一口唾沫，又回頭看一回門口。

瑪克希摩無法可想的看伊。

「是的，他們還欠我三個月房租呢。伊自己約定今天，至少也付給一點……現在怎

樣呢？」伊迷惑似的喃喃的說。

「現在是付不出了。怎能！現在是他們自己也都得餓肚皮了！」

「但他們怎麼想的！以為我白給他們住麼？尋到了善女人哩！我連自己也沒有食

喫……」

伊沈思一會，忽然急急轉身，走出房去了。阿倫加是幾乎全不明白是甚麼事，喫驚的只將眼光跟着伊轉，老婆子惴惴的溜到廊下，就隱在帳幔後面，從那里又立刻響出急速的絮語來。

教員的房正寂靜。孩子們都擠在屋角裏，看不見也聽不出聲音。教員和他的妻並坐在窗下；在那異常明亮的地方，分明看見被毫無希望的憂愁所壓倒的兩個頭的影子。

「瑪利亞·彼得羅夫那！」伊按捺着，但又自負如一個大權在握的人一般，從門口叫進去。

教員和他的妻立刻擡起頭來。臉相不甚分明，但舉動是卑下而且屈抑。

「租錢，你約在今天的，我能取麼？」老女人還是按捺的說。

兩個黑影動彈了，沒有答。在他們上，橫互了無話可說的人的訴苦與無助的神情。

「既這樣……」老女人用了極冷靜的聲音說。「那就照說定的辦，你們都准備罷。這房子我明天便出租。我這三個月損失了的那個，放在你們的良心上就是了。自己錯，我這白癡，我相信你。但是我沒有再來合伙的興致了。都聽你們的便！」

教員的妻沒有動，教員卻自己站起，慌忙走出廊下，他又幾于用了力也將瑪克希摩跋推到外邊。

「你看……我正要問問你呢……如果不可以，無論怎樣……我正在尋事做呢，我這裏已經這邊那邊的有了各樣邀請了……那就……是的……」

他的眼光游移着；羸弱的紅暈在他蒼白的頰上現出斑點來。瑪克希摩跋嘆息，做一個拒絕的手勢。

「確的，真的——約定的。」教員又趕緊重複說，他的臉只是發紅；他在空中揮着手。「總之，我尋一時卻不行。這你也明白。」

「我不能，先生，」瑪克希摩跋答說；伊略略退開，攤開了兩手。「如果只是我的事呢！」

但特伏耳涅克（註八）要闖進門口來的。連我自己也得搬走……我只還靠着你哩。現在卻這樣！」

「瑪克希摩跋！」教員回顧房門，慌忙喃喃的說：「只請你想一想罷！我們往那里去呢？你看，我失了位置了，那就……我本想要今天豫支的，因為我早就拿到了我的薪水……孩子們要鞋，我的女人也要一點東西……你知道的，天氣這樣冷，伊又咳嗽……現在我連一個戈貝克（註九）也沒有了。誰還許我們進門呢？隨便那里，都要先付房租，你這里是早就認識我們的……瑪克希摩跋，你處在我的地位，瑪克希摩跋，體上帝的意思！」

「不。我不能……小衫比外衣更其帖身……那就，隨你的便，但是……你實在使我難過，但是我也沒法辦……你有一個位置，你該用牙齒緊緊咬住的。你現在卻這樣。是你自己錯。」

「對，自然……是我錯的。但是我固然錯了，孩子們卻沒……」

（註八）Dvornik，這類公役在俄國專處理人家的一切家事，也管守夜。

（註九）Kopek，每一個約合中國錢十文。

「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正應該爲了孩子忍受些。」

「你看，瑪克希摩跋，這是……」

「我看什麼呢！」老女人用了出格的粗暴將他打斷。「你爲什麼要在我面前卑下。我辦不到。這話你應該早在那地方說！」

「但是，瑪克希摩跋！」

忽而在漆黑的門口現出一個披着頭髮的瘦的女人模樣來。

「略沙，算了！」伊歇斯迭里的叫喊說。「這些人們那有一星的同情！他們一總都得詛咒！他們不值你一個小手指，你卻在他們面前卑下！」

「你爲甚麼咒罵呢？」瑪克希摩跋發怒說。「同情是我們也許比你多……」

「你們有同情麼？唉，你們是野獸，不是人！有人失了腳，你就對他嘮叨……你先給他氣苦，就因爲後來要摔他到路上去……他還要對伊分疏……」伊聲音裏帶着無窮的苦惱和激昂，叫喚說。「你們都從這裏滾出去！」

「這所謂，你這「從這裏」是怎麼講的？」瑪克希摩跋加強了伊的聲音。「我用不

着走出我的家去……」

「你們出去！那病人尖厲支離的叫喊，極悲慘模樣的伸出瘦腕來。『你要怎樣？是我們搬走罷？你放心，我們走……明早就走，但你先滾出去！』」

「瑪申加，」教員悄悄的低聲說，「不要這樣呵！」

「出去，出去，你們這類被詛咒的東西……你們苦惱我到要死！」女人捏着頭髮，走進房裏面。

男人跟伊進去，人還聽得，當那病人用了放恣的滅裂的聲音儘說的時候，他還在絮絮的講些話；然而聽不分明。

瑪克希摩跋默默的立了片時，於是將手在空中一擺，自以為錯似的走了。

亞拉藉夫，正站在自己房門口的，叫伊：

「瑪克希摩跋，請你進來一會……」

老女人在臉上滿是無法可想的神氣，進到他這裏。

「請你說，」亞拉藉夫躊躇說，露出猶疑的眼光，「這在你一定不能麼，略等幾時……」

你自己目覩的，這人們到了什麼地位了……不是麼？」

「上帝在上，我不能……我因為小氣纔這樣做麼？特伏耳涅克給我自己也只是後日的日期！我不付，他就趕出我……我是全靠着他們的。」

「但是或者……」

「你真覺得，我實在沒有同情麼？我老了，快要死了……不，舍爾該·伊凡諾微支，伊向我吵鬧的時候，真有如用了尖刀剜我的心哩。但我怎麼辦呢？我等候了三個月，下了跪懇求特伏爾涅克……你想，這為甚麼呢？就因為我覺得可憐。如果人們大家沒有同情，窮人就會沒有路走……窮餓世界是全仗着同情過活的。但窮人也不能始終全用同情……人究竟應該給自己也留下一點同情來……並非我沒有慈悲，是生活不知道慈悲！」

亞拉藉夫愕然的看着老女人，與伊相對，自己也覺得輕率渺小了。

「是的——總之，舍爾該·伊凡諾微支，一個窮鬼，像我們似的，同情可是很難，比起別人來……有錢人捨掉一個戈貝克——他因此給自己作一個娛樂；要是我給一個戈貝克呢，我就得從嘴裏省下一點口糧。因為這口糧，你看，我就立刻會瞎，會再也看不見

太陽……那時人們也不會對我有同情，我只倒斃在路上像一條老狗……人還說什麼沒有慈悲……人該曉得的！」

老女人嘆一口氣。

亞拉藉夫無力的垂下了長臂膊，站在伊的面前。

「你聽呵，瑪克希摩跋，」他終於游移的說，「倘使我付你一個月……那就怎樣呢……」

「哦……這樣！我並非妖怪——真的。——無論怎樣，我總對付過去……總有什麼法子辦……但他們是什麼都沒有呢！」

「我辦來，瑪克希摩跋，」亞拉藉夫喃喃的說，遊移的注視着地面。

老女人研究似的看定他，但參不透他臉上的印象。

「你[?]你自己也沒有呵！」

「但我辦去……到一個好朋友這里去借去。今天給他們滿意罷，我就去跑一回，離這里並不遠……是的……你也給他們茶和燈火罷，他們那里是……這里是茶，糖，麵包，

你拿我的去……我去跑一趟來。」

瑪克希摩跋默默的對他看，取了茶和糖，顫着花白的頭，出去了。

亞拉藉夫在房子中央遲疑的站了片時。他無意中覺到，自己有些拙笨了。但他也不再深究，只是簡單的盤算，什麼地方可以極速的弄出錢來。他趕忙的穿上外套，並且抓起帽子，便跑出了寓居；邁開他的長腿，每三級作爲一步的跨下去。

八

七點光景，小販商人到了。他使他的新橡皮鞋在廊下囊囊的響了許多時，盡心竭力的擦乾了他的紅臉，于是用了輕的瑟索的腳步跨進阿倫加的房裏來。

那邊是瑪克希摩跋已經准備了撒摩跋爾。一張盤子上擱着燒酒和沙定魚。阿倫加靠桌子坐着，挺直的像一枝草莖，大的悲痛的眼睛看着門口。

「阿倫加，你看怎樣的客人來訪我們了！」瑪克希摩跋發出不自然的感動的聲音。說，是人們將此向孩子說的。小販非常小心的進來，彷彿他穿着很高的漆靴在冰上面走。

「好日子，」他說，並且向伊們伸出一隻長着極不靈活的指頭的又大又帶汗的手來。

沈默，不擡眼，阿倫加也向他伸過伊的細瘦蒼白的手指去；伊的低着的臉發熱了，伊的胸脯，那還是完全閨女樣的，苦悶的呼吸。

「這很好……你們談談罷，說些閒話，我看茶去……」瑪克希摩跋用了先前一樣的不自然的聲音說，便出去了。伊隨將房門緊緊的闔上。伊站在廚下，沈思而且嘆息。在伊乾枯的瞎臉上，現出先前一樣的陰鬱的、近于迫脅的同情。

阿倫加靠桌子坐着；伊的手安在桌面上，姿勢的曲線又優美又鋒利，正如白石琢成一般。小販坐在伊對面，他將他巨大的麵袋似的身子成堆的裝在椅子上。嚮來他只在教堂裏見過阿倫加，或者伊到自己的店裏來，但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此刻他纔注意的尋根究底的對伊看，彷彿他要仔細估定一種貨色的價錢。阿倫加覺得他的視線在伊胸脯上，在伊的腳和臂膊上；伊的蒼白的臉，又爲了憂愁和羞恥熾熱起來了。

伊是纖長而且嬌嫩；這很難相信，伊的脆弱的身體可以侍奉那強烈的獸性的機能。

小販的眼睛裏籠上了溷濁的潤澤，而且他忽然渾身漲大，似乎他更其大也更其胖了。

「你愛做些什麼事呢？」他用細聲問，費了力纔擠出肥胖的喉嚨來。「我沒有打攪麼，怎樣？」

「什麼？」阿倫加喫驚的反問，一面又暫時擡起了祈求的眼睛。

「看哪……伊的確聾的！」小販想。「哪——這更好！一個標緻的姑娘！」

他又對那身體，那柔輦的嬌嫩的一直到細瘦的兩腿。在薄衣裳底下看得分明的，又行了從新的檢查。

「我問：你愛用什麼散悶呢？」

「我不用什麼……」阿倫加惶窘的對付，這時伊全身上都感得，伊被這無恥的細小的眼睛，剝下衣服而且舔過了。

小販商人自足的微笑。

「什麼叫——不用什麼！標緻的姑娘兒所愛的是，散悶！這事我總不能相信，請你不要生氣，一個這樣出色的姑娘像你似的卻整天的在作工上毀了眼睛。你的眼兒是全不

是爲此創造的！

阿倫加又對他擡起伊那大的明亮的眼睛來。伊忽然發生了天真的思想，以爲他對伊懷着同情。伊又確信，他當真是一個好的，正經的人了。

「我，你看……讀書……」伊怯怯的微笑。

「呵呀，什麼，什麼是……書……這樣，如果我們能夠和你再熟識一點，你就會允許我……譬如——上戲園！這該有趣得多了，比那蹲在書背後！」

阿倫加不知不覺的活潑起來了。在伊已經回到本來的蒼白色的臉上，漲起了一種新的微紅。

「阿，不的，你怎能這麼說。有許多很好的書……那麼，譬如契訶夫……我，如果我讀一點契訶夫，我常常哭……在他書裏是一切的人都這麼可憐，這麼值得同情……」

小販聽着，斜側了狹腦殼和渾眼睛的頭。他于是細細的想。

「似乎都真是這樣不幸罷……」他用了甜膩的聲音說：「也有幸福的……固然，誰如果沒有食喫呢……但是如果一個人……就拿我說……」

他將椅子挨近了阿倫加，賤着伊的膝髁說了一大篇話。他的舉動也顯露起來了。但阿倫加又復天真的做夢似的，溼了眼睛說：

「阿，不的，人們是全都不幸……便是那些自以為幸福的人，其實也是不幸。我想做看護婦去，為的是幫助一切不幸的人……或者道姑……」

「哪，怎麼便是道姑！」小販用雙關的意思將伊打斷，這意思在他的頑鈍裏直是怖人。「難道世界上男人會太少麼！」

阿倫加看着他，沒有懂。在全生涯中，耳聾給伊擋住了這類的言辭，伊沒有懂得。伊的眼睛很平靜的看；那兩眼是完全的澄明。

「呵，不的……你說什麼！」伊舒散着說：「做道姑是很好的……我有一回去訪我的姑母，住了兩個禮拜，在伏羅納司(Voronesh)……在菴院裏，我的姑母是道姑……很老了……沈默了十四年了……一個得道的……那地方真好！教堂裏是這樣靜——靜呵，蠟燭點着……人唱的這樣美……你不懂也不知道，是在地上呢還到了天國了。或者你在牆壁前面走。菴院是造在山上的，下面是河，後面是田野。人望去很遠——很遠！草地

上鬧着鵝兒，燕子是這樣的轉着叫。我在那里是春天，菴院裏滿開着蘋果花呢……時常有這麼好，連呼吸也平靜下去了。時常，我彷彿是我從山上離開了，鳥似的飛去——遠遠的——遠遠的！

阿倫加的聲音因為感動有些發抖；靜的眼淚，含在大的明亮的眼中，嘴唇也顫動。伊像一個白衣的道姑。

小販聽着，他嘴唇微微拖下，肥而且紅的頸子上的頭又復公牛似的側向一邊了。「哼，」他說：「這是，何消說得，理想……實地生活卻是……漂亮的姑娘便是沒有菴堂也能尋到伊的快活！」

他嘻嘻的笑，又向着阿倫加挑逗的弄眼。伊沒有覺得，只是直視着蒼空，彷彿伊真看見廣遠的田野和蔚藍的天，闊大的河流和白的菴壁。

瑪克希摩跋端了撒摩跋爾進來了。小販呢，完全酥化了而且出汗，宛然是搽了油。

「我愛這個，如果姑娘們有着好看的身段，你一般的，阿爾迦·伊凡諾夫娜……女人怎麼有一個完：彷彿是一切你都可以用指頭捏住，還有下邊呢，你恕我放肆，是這麼

圓……」

末後的話在他是突然脫口的，他本來要說些別的話，因此紅漲了臉，呼吸也頓挫了。他又不知不覺的伸出手來，但看見瑪克希摩跋走進，便又縮了回去。于是他作態的措那額上的油汗。

他和瑪克希摩跋喝燒酒，喫沙定魚並且說俏皮話，說那所有閨女們都夢想着菴院的事。

「但是伊結了婚，那男人纔老了或者不中用了，伊便替他，如此說，就掘墳。」

「自然！」老女人不自然的奉承的回答。「在你呢，華希理·斯台派諾微支，人卻不能這麼說呵……你還能使每人都流汗呢。」

小販大笑起來，此後便用了顯明的穢褻的眼光對着阿倫加看。

「對了！這我能用不着誇口承認的！我的老婆是不用抱怨的。我的先妻，許多回還發惱！你這公牛，你這不會飽足的你，伊常常說！」

他還只是笑而且牢牢的瞞着阿倫加。

在他的視線底下，那姑娘的蒼白的臉只是低下而又低下，而這畜生的滿足的得勝的笑則是怕人。

當小販走出，以及有些與會的瑪克希摩跋送他出去的時候，阿倫加忽然嗚咽起來了。伊哭的很長久。伊的金髮的頭放在膝上，伊的軟的肩膀發了抖，垂下的髮髮像絨毳一般動搖。到處還都是沙定魚，溼皮膚和汗的氣味。空氣是沈墊墊的，這女子的模樣愈顯得非常之么小與脆弱了。

九

亞拉藉夫回家來了。當阿倫加進到他房裏的時候，他正坐在桌旁寫。全房都散滿了淡巴菰的煙。

伊怯怯的一無聲息的進來，同平常一樣。同平常一樣，輕輕的一拉亞拉藉夫的大的柔和的手，也就坐在桌旁，伊的臉落在暗中，只有一雙蒼白的手被燈火分明的照着。

「這個，你做什麼來呢，阿爾迦·伊凡諾夫那？」亞拉藉夫在眼光和聲音裏都帶了

謹慎的友情說。

阿倫加沈默着。

「你讀了我的書沒有呢？」亞拉藉夫又問。「中你的意麼？」

「是的。」這句話毫不響亮的出了阿倫加的口脣，於是又沈默，伊的兩手無力的安在膝上。

「哪，這好哩！」亞拉藉夫說。「我這里又替你辦好了出色的東西了。那人物正像你，又可愛又文靜，進了菴，全像你企慕着的。」

阿倫加兩肩一聳，似乎伊受了寒。

「我不到菴裏去了，」伊纔能聽取的說；伊的嘴脣很顫動，連亞拉藉夫也警覺了。

「哪，謝上帝，」亞拉藉夫談諧的說，而且看定這姑娘的臉。「這又爲甚麼呢？」

阿倫加看着地面：「我要嫁了……」伊幾乎不能聽到的回答。

「嫁？意外的事——誰呢？」亞拉藉夫大聲的反問。他臉上顯出煙攣來。

「華希理·斯台派諾微支……那在我們房子裏開店的……」

「這人」亞拉藉夫更其詫異的問；同情和違願的惱相都露在臉上了。但他又立刻回復過來，竭力的懇切的說：

「哪，什麼——這也好的……願你幸福……」

阿倫加沈默着。伊微微的動着指頭，只向地上看。伊沈想着些事，亞拉藉夫卻悲痛的看着伊，而且在思想中，架起那動物一樣的小販來，對比這柔弱的優美的女性。一個壓迫的感覺——同情，違意，嫉妬——再不能離開他的靈魂了。

阿倫加無意識的動彈了。伊顯然要說什麼，然而沒有竟說。伊的嘴唇發了抖，伊的胸口非常費力的呼吸，死人似的青白色一刻一刻的加到伊的俯着的臉上來了。一種異樣的激昂襲着了亞拉藉夫。他覺得有一個一剎那將要到來，這剎那，在他自己還沒有分明，已將他的靈魂因為恐怖與喜歡與傲岸而搖動了。

「你要說什麼呢？」他用了顫抖的聲音問。

阿倫加沈默着，然而很不安，似乎想要突往什麼地方，卻又不敢往那里去。一瞬間伊擡起頭來，亞拉藉夫正遇到伊的大的，有所質問的祈求的眼光。他們眼對眼的看了一分

時；在那姑娘的眼中橫着顯明的恐怖。

但亞拉藉夫尋不出一句言詞，沒有主張，自己也懷疑而且畏懼。

阿倫加的嘴唇抖得更甚了。在伊的苦痛中伊想要扭捻伊纖柔的兩手，然而沒有做，只是忽然的立了起來。

「那里去呢？你坐着罷！」亞拉藉夫蒼皇的說，但也不由的站起了。

阿倫加對他站着，仍然還沒有話；單是垂着的兩手的十指，微微的纔能覺察的抖着罷了。

「你坐下……」亞拉藉夫重複說，他一面又覺得他沒有適當的話，終于惶惑起來。

「不……我要去了……」

「再見……」

亞拉藉夫無法的攤開手。

「你今天多少古怪呵！」他激動的說。

阿倫加還等候。伊略略動彈。有一個可怖的戰鬥，震撼拘攣了伊的極弱的全身。伊再

擡起非常之大的凝視的眼一看亞拉藉夫，便突然回轉身，向門口走去。

「你不帶這書去麼？」亞拉藉夫機械的問。

阿倫加站住。「不用了——從此。」伊從嘴唇間洩露出來，很勉強的說，也便開了門。但在門口伊又站住一回，許多時只是想，低了頭。伊多半是哭了。至少也已經亞拉藉夫看見，伊的肩膀抖着了。但他的頭空虛了，他並沒有說話。

阿倫加出去了。

亞拉藉夫已經明白，這是永久的去，伊本也能永久的停留的。他在驚懼的激昂裏又感了難以名狀的心的迫壓，直立在房子的中央。他看出，這女兒是抱了垂死的悲痛，所以來求救于他而且也有些明白了，伊從他等候着怎樣的言語。

門上起了短短的敲聲。

「進來！」亞拉藉夫歡喜的大聲說，他相信，阿倫加又來了。

房門一開，走進了綏惠略夫。

亞拉藉夫沒有就知道卻是他。

「我可以和你說話麼？」綏惠略夫冷冷的問，幾乎是官樣。

「呵，是你……請請……」亞拉藉夫殷勤的回答——「你請坐！」

「我這來只是一分時。幾句話……」綏惠略夫說，他便到桌邊，在阿倫加先前坐過的位置上，就了坐。

「你要紙煙麼？」

「我不吸。請你說，你替教員將錢付給瑪克希摩跋了麼？」綏惠略夫急速的問，似乎這問題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亞拉藉夫惶惑起來，紅了臉。

「確的……就只是暫時的……待到他們怎樣好一點了為止……」

綏惠略夫用了檢查的眼光看定亞拉藉夫。

「你想救一切的苦人和餓人麼——一切的？」他問。

「不的，」亞拉藉夫錯愕的答，「我沒有想到這事……我單是給，因為這機遇……」

「是，對的……但是誰將什麼給那些人們呢，那近旁並沒有人，像你一流的。這樣的

很多哩！」綏惠略夫沈痛的說。

「這個，這事是用不着思索的，」亞拉藉夫聳一聳肩：「人應該救助，倘使能够，這就够……也就謝上帝了！」

「好。你可知道，爲甚麼那姑娘到你這里來的？」綏惠略夫鋒利的說去，彷彿他要取得口供，卻並不聽什麼答話。他正對面的釘住了亞拉藉夫的臉，用了洞察的明亮的眼睛。

亞拉藉夫又紅了臉。他漸漸氣忿起來了。奇特的聲調與奇特的質問呵！

「我不知道，」他游移的說。

「伊來到你這里，因爲伊愛你……因爲伊有着純潔的澄澈的靈魂，這就是你將伊喚醒轉來的……現在，伊要墮落了，伊到你這里，爲的是要尋求正當的東西，就是你教給伊愛的。你能够說給伊什麼呢？……沒有……你，這夢想家，理想家，你要明白，你將怎樣的非人間的苦惱種在伊這里了。你竟不怕，伊在婚姻的喜悅的牀上，在這凶暴淫縱的肉塊下面，會當詛咒那向伊絮說些幸福生活的黃金似的好夢的你們哪。你看——這是可怕的！」

綏惠略夫最後的話，是用了非常異樣的淒厲的神情大聲說，用了這樣不可解的力量，至于亞拉藉夫覺得脊梁上起了寒慄了。

「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來，給他能看見自己的腐爛……可怕的是，在人的靈魂中造出些純潔的寶貴的東西，卻只用了這個來細膩他的苦惱，銳敏他的憂愁……」綏惠略夫接續說。看去似乎是涼血的，但還帶着無窮的苦痛的跡象。

「你誤會了……」亞拉藉夫錯亂的，還只對於「因為伊愛你」這一句話，喃喃的答。「不的，我知道……我整天在我的暗屋子裏坐……人在那里一切都聽到……是這樣的。」

亞拉藉夫默然，下頰壓着胸口。

綏惠略夫站起身來。

「你們無休無息的夢想着人類將來的幸福……你們可會知道，你們可會當真明白，你們走到這將來，是應該經過多少鮮血的洪流呢……你們誑騙那些人們……你們教他們夢想些什麼，是他們永永不會身歷的東西……只使他們活着，給豬子做了食料

……這豬，是在這里得意到呻吟而且喉鳴，就因為他的犧牲有這樣嫩，這樣美，感了這樣難堪的苦惱……你們可會知道，多少不幸的人們，就是你們所誣騙的，沒有死也沒有殺人，卻只向着上帝哀啼，等候些什麼，因為在他們再沒有別的審判者，也沒有正理了……」

綏惠略夫的聲音只增出難當的力量來。亞拉藉夫直跳起來了，自己並沒有覺得。長着冷峭眼睛的奇怪的淡黃色的臉相，彷彿一座大山似的壓住了他。

「你們還不明白麼，即使你們所有將來的夢，一切都自當真出現了，但與所有這些優美的姑娘們，以及受餓的「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淚海稱量起來，還是不能平衡的……對於在刺刀以及你們的高超的人道說教的保護之下，凡在地上的曾是善，正是善，會是善的，全都打倒的事，他們那氣厥的憎惡的記憶還是消不去的……你們這里，他們尋不出審判者和復讎的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亞拉藉夫吃吃的說。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

「你來，」他說，並且走出房去。

亞拉藉夫受了催眠術似的跟着他。

全家都睡覺了。廊下是昏暗而且寂靜，在渾濁的病的空氣裏，呼吸也覺得艱難。綏惠略夫開了自己的房門，招呼亞拉藉夫，進到裏面。

「你聽！」綏惠略夫輕輕的，卻非常強迫的說。

亞拉藉夫側着耳朵聽，最初是除了他自己的心臟的鼓動以外，一無所聞。在昏暗中辨不出事物。只有模胡的綏惠略夫這兩眼在暗地裏閃閃的生光。

但亞拉藉夫忽然聽出一種異樣的微細的聲音了。有誰哭着。一種幽靜的，捺住的，絕望的悲啼，利刃一般的貫通了寂靜。這中間含着許多難堪的痛苦。是說不出的苦惱，無希望的企念，氣厥的投地的哀鳴。

「阿倫加在這裡哭！」亞拉藉夫明白了，但現在他又分辨得，並非一個聲音了，卻是兩個，那在這裡哭着的……黑暗覆壓着，在他耳朵裏響的好像是沈痛的鐘聲，而且彷彿不止兩個了，卻是三個……十二個，一千個聲音，周圍的全黑暗似乎一同啼哭起來了，他錯愕的問道：

「這是什麼？」

然而綏惠略夫沒有答，他突然粗莽的抓住了亞拉藉夫的手。

「你出來……」他急速的說，向過道走去。

在黑暗和不可捉摸的哭聲之後，進到點燈的屋子裏，覺得很是明亮簡潔了，綏惠略夫纔放下亞拉藉夫的手來，鋒利的看定他眼睛，問說：

「你聽到了麼……我是不能聽了！你們將那黃金時代，豫約給他們的後人，但你們卻別有什麼給這些人們呢……你們……將來的人間界的豫言者……當得詛咒哩！」

「你容我說……你呢？你又給什麼呢，這樣問人的你？」亞拉藉夫憤憤的捏了碩大的農夫手，叫喊說。

「我」綏惠略夫的聲音裏大半帶着擲揄了。

「正是你……給我這問題的你——這古怪的……你有怎樣的權利，用這樣聲調說話呢？」

「我——不給。我大概只是教他們將忘卻的事，記憶起來……是的，而且這——還

不够哩！

「這是什麼事！你說甚麼？」亞拉藉夫帶着突發的不安，追問說。

綏惠略夫注視着亞拉藉夫。他就不意的微笑起來，似乎他對於這追問的稚氣覺得驚奇，於是慢慢的走向門口。

「那里去？你停一會！」亞拉藉夫叫喊說。

綏惠略夫回過臉來，和氣的點一點頭，便出去了。

「但是……你……你簡直是發狂了！」亞拉藉夫在迷惘的憤懣中，大聲說。

他相信聽到綏惠略夫失了笑。然而房門合上鍵了。

暫時之間，亞拉藉夫惘惘的立在自己的屋子裏。他頭痛了，顛顛跳動起來，心臟亂撞得像一個病人，不整而且頻數。他機械的放開眼光去，徧看他房中，他的堆滿了書籍和紙張的桌子，掛在壁上的畫圖，突然間一種病的說不出的嫌惡的發作，從他頭頂上一直震盪到腳跟來。各思想，各工作，便是將來的日子，他也絕頂的憎厭了。一個願望捉住了他，願有一雙巨掌抓住這全世界，高高的一搖蕩，一切屋，人，思想，事業，都塵埃似的散在空中。

「大約這真算最好哩！」

他走到臥牀，將臉靠在枕上，毫不動彈的躺着。

在黑暗中，他的合着的眼的周圍，現出一個分明的臉，長着一雙大的，有所尋問，又有所哭泣的眼睛，漂過他面前了。于是又有誰來到近旁，漆黑的，怪異的，發着動物的笑聲，而且消去了光明喜悅的人生的夢想。

十

這是夜間了，全家都睡着。沒有聲響從外面進來，一切都是死一般靜而且凝成黯淡的靖定。只有無形的黑暗默默的遍歷各房，視察睡人的臉。綏惠略夫的房裏，那開着的窗戶在朦朧青色中，微微發亮。

綏惠略夫忽而寒噤起來，睜開眼。

有人傍他站着。他擡起頭來。

就當他前面，在牀的後頭，站着，兩隻手掩了臉，一個女性的形像。有些非常的祕密橫

在伊優美的隱約的輪廓裏。還在從這半已遺忘的形狀叫回記憶之前，綏惠略夫已經認識了伊，由一種奇異的內部的感觸，這感觸便貫透他的腦髓而且抽縮了他的心臟：是那女人，是他曾經愛過而已經去了的，去的地方，如他所想，又是再不歸來的所在了。

「理莎（Trisa）！綏惠略夫即刻叫喚說，極驚奇又極恐怖，那時他彷彿覺得，心要拉到胸膛之外去了。

這形像先前一般站着，用手掩了臉；伊只是隱約的在煙霧裏，那煙霧是在他眼前的波浪裏浮沉。

「理莎！你那里來的……你怎麼了……」綏惠略夫還是絕望的叫。

他覺得他的叫喚響徹了全家。但綏惠略夫忽而悟出了這事：伊來，是因為伊豫知了一切，而且用了超人間的愛——比死更強的愛——要在他一生中的這末一夜，為他哭泣的。

「理莎，不要哭！」綏惠略夫央求說，他雖然也感得，這言語並無功效，伊不答話也不能答話，因為伊在實際並不生存：「看哪，我願意這樣了，這是我一生的夢想，從你死了的

這一日以來的……爲這壓住我的憎惡，那是唯一的出路呵！……這不是計算，也不是理論，這是我自己……你知道罷！」

他向伊癱攣的伸出手去，只是抓着空中。

伊往後退，兩手沒有離開伊悲涼的垂着的臉來。而且在不意中，伊向一旁溜去了，伊絕無聲息像一個陰影似的移過他頭的前邊，消失在由他看去正是黑暗的屋角裏。然而他還有少許時光，可以辨認那深黑的粗衣，這衣，便是他末次見伊的時候穿着的，纖細的手指和頭髮，也還是先前一樣的可愛的鬢式。

綏惠略夫赤着腳，慌忙跳到冰冷的地上。

沒有人，也不會有。窗間的青色微微發亮，在那蛛網一般顫動的微光中，屋子的冷壁冷冷的看着。他走近窗去。他的對面立着又高又廣的牆垣。這上面是蒼白色的夜的天空，像烏黑的有力的臂膊似的，向他伸着幾支鐵的煙突。

——「一個幻覺！」綏惠略夫想；他又覺得，他的心跳得怎樣的沈重；有很大的一團塞上喉嚨來。

他走向房門，去摸，似乎他對於他的悟性，都不相信了。

——「我病了……我也許還要發狂……人對這應該奮鬥。我要發狂了！我的全部思想豈只是有病的腦的產物麼！」

忽然之間，冷冷的不出聲的笑着，他用了穩實的腳步走到牀邊，並且躺下。在他自己，彷彿是全沒有合上眼睛，仍如先前一般，看着微微透亮的窗戶，冷的白牆壁和黑暗的房門。但其時有誰用了沒有響的單調的聲音對他說：

「你的憎惡，你的狂亂的計畫，也仍不外乎你所罵詈的這廣大的，犧牲一切的愛……」

「這並不是真的！」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的努力反對轉去，像有一個過度的重負壓在胸上似的。「這不是愛……我不要愛……」

那誰卻只是固執的單調的接續說，用了彷彿從綏惠略夫頭蓋裏發出的聲音：

「是的，這是真的……你是盡了你天職的全力愛着人類，你不能忍受那惡，不正，苦痛的大衆，于是你的明亮的感情，對於最後的勝利，對於你所供獻的各個可怕的犧牲的

真理，都有確信的感情，昏暗而且生病了……你憎，就因爲你心裏有太多的愛！而且你的憎惡，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犧牲……因爲再沒有更高的愛，可以比得有一個人將他自己的靈魂……並非生命，卻將靈魂給他的切近的人了……你記得這個麼？你記得麼？」

這聲音活潑起來了，但已經不像最初，從他頭蓋裏面發出，卻在近旁什麼地方了。又生疏又活潑。而且真有誰和他說。綏惠略夫驟然辨認出來，在他臥榻的後頭，昏暗中間僅能識別的，坐着一個人。隱約的顯得一個瘦削的側臉，彎曲的背，又長又細的頸子。

綏惠略夫睜大了眼睛，一躬身起來坐着。

「誰在這里？」

那模胡的形像沒有動……在一瞬間，綏惠略夫覺得——這使他異常的高興的輕鬆——他只是瞥見了一個偶然的陰影，並不在牀沿上，卻分明更遠，緊靠在門旁罷了。黑暗迷人；近的顯得遠而遠的卻近。便是房子也放大了又復縮小，並且用他的冰冷的窗戶迫壓他，彷彿一座高山。黑暗也默默的，似乎爲要側耳來聽，彎了腰盤據着。

綏惠略夫想要起來點燈，但在他動作之前他先覺得被一個沈重的身軀壓住了他。

的蓋被，而且實在有誰坐在他臥榻的後頭。怕要發狂這一個細緻的，閃過的思想，穿透了他的腦裏了。

「但誰在這裡……甚麼事？」他費力的說。

那人默着。

「誰放你進來的？」他又輕輕的叫喚。

那人緩緩回過頭來，在微弱的昏黃中，綏惠略夫看見黑瘦的臉，帶着兩個黑窟窿，在那在黑暗裏辨不明明的眼睛的地方。

「誰麼？」應出一個詫異而近于嘲笑的声音。「你自己！」

「你怎麼說誑！」綏惠略夫叫喊說，其時他覺得發狂的恐怖只是從下方涌上頭來。

「我不准人進來！」

「可是你自己……」夜的來客回答說。

綏惠略夫沈默着，用了他閃閃的眼光迷惘的注在這奇怪的影子上。

「你究竟爲甚麼這樣詫異呢？」來客加添說，現在是用了顯然的嘲笑了。

「呵……這又只是一個幻覺……我真應該振刷纔是！」綏惠略夫忽然想到，微笑起來。

但是這恐怖忽而被那憤激，幾乎是憎惡，所驅逐了。這形像，對他冷靜的坐着的，似乎在實際上，並非專出于他生病的腦，他不快到了絕端，綏惠略夫在天然的反感的忿湧中，咬住了牙關，並且說：

「好，隨便罷。根本只是——獸氣！你要怎樣？」

他相信，幽靈不來答應了；他便快意的等着，然而幽靈卻用了全無音響的，但又非常清楚的語調說出話來：

「沒有別的。我們只將會話再講下去……你應該將你的思想說個分明。」

「你停止罷。我沒有什麼應該，而且什麼時候都可以去掉你。」綏惠略夫傲岸的說，其時他又萬分驚慌，覺到他正與幽靈周旋，彷彿他對於幽魂的存在要相信了。不知什麼的一種權力支使着他，使他反背了他的意志做出言語。

「你究竟是誰？」綏惠略夫侮慢的問，他覺得，他的揶揄反中了他自己了。

「你當真不認識我麼？」

「哦是了！」綏惠略夫突然記憶上來，這細頸子和黑臉是屬於誰的了。「你就是鐵匠，我在茶店裏和他說話的……」

「你停止，在夢裏還裝假罷，」客人懊惱的說，「我並非鐵匠，正如你並非綏惠略夫，你吩咐我通名麼，我的大學生多凱略夫（Tokarjov）先生……」

「不必……已經知道……我記得了……」綏惠略夫勉力的答。

他並沒有識得名姓和形容，但當他忽然知道那在黑暗中到他這里來的，並不是一個人，簡直是一面鏡子和自己的形像在裏面，他便安靜起來了。

這時恐怖完全消滅了，他只覺得異常的疲勞，以及想要擺脫那重負的一個制不住的願望。

「我要和你說一回最後的話……大概總也是全然無用的……你想罷……你要知道你的策略的可怕……你是回到非常的錯誤上去了，憎惡卻是引導「愛」的事實。呵……你，多凱略夫！」

綏惠略夫兜上了嘴唇微微的笑。

「你還只是說這事！我不想到愛……我不要聽這個……我只有憎！爲什麼，我應該愛你們人類呢？因爲他們豬一般的互相吞噬，或者因爲他們有這樣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萬萬的聽人趕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凶殘的棍徒們來嚼喫他們的肉麼？我不願意愛他們，我憎惡他們，他們壓制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愛，凡是我所信的，都奪了我的去了……我報讎……你都明白了罷……我對於你們不幸者，倘他們還沒有非常慘苦或者還沒有自己殞滅的時候，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樣的報讎……我不能活下去，但我死也記憶着，他們入了迷，只要對於解放那先入之見很有膽略和理解的，他們便奉作第一等的權威……我要指示你們，有一種權力，比愛更要強——就是拚命的，不解的，究竟的憎……已經够了……」

「但是你想要——一個人做甚麼呢？」客人駁詰的問。

綏惠略夫奇怪的一笑。

「第一，凡是我一個人所不能做的我便簡直不做。還有第二，你相信，將來就只是我

一個麼……我們便等候……等候！」

綏惠略夫用了確信的堅定的聲調，將這末後的話連說幾回。他的眼睛非常專注的鋒利的在黑暗裏看，似乎他看見正如他一般的人們的一列，已經決絕了人間，在他的足跡上不屈不撓的前進。

「上帝呵！在這五年中你的思想走了怎樣的彎曲呵，自從你還是青年充滿着勇氣和確信，進到工廠以來，那時是對於最後的勝利滿抱着熱烈的自信的……你失了這勇氣了，乏力了！」

「我們不說這些罷，」綏惠略夫不高興的說。「你還不如告訴我……我那時並不是一個人——我們是許多人……他們都那里去了？」

「他們都爲了共同事業跑到死裏去了！」客人肅然的回答說。

「連理莎？」綏惠略夫緩聲的問。

「是的……連伊。」

「但你知道——我剛纔正見到伊了……伊哭……然而這只是一個狂亂的幻覺，

沒有關係的。你可知道，將一生中最寶貴的去做犧牲，是甚麼意義呢……一個天工，這樣的嬌嫩和脆弱，使我常常擔心，怕看見伊受着一點極小的粗暴的——卻委棄在死裏，污穢的絞索裏，絞架裏，絞刑吏的嘲弄裏……你知道這意義麼……不知道！那我……我知道了！

綏惠略夫聲音裏帶着嗚咽，說出這話來。

「你不要這樣憤激，愛的，」客人很關心的說，「這委實可怕呵……但怎麼辦呢……沒有犧牲做不成事……而且犧牲愈大，那意義也便愈純潔愈神聖了……」

「哦？」綏惠略夫異樣的問。

「你相信罷……犧牲，犧牲……將「百牛」（註一〇）獻給人類，而且我們的全歷史也只是不斷的屠戮罷了……但進步是不虛的。從那邊，從光明的將來裏，已經向我們伸出感謝和祝福的手來，這手便是幸福的和自由的人間界的，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事業的！我的上帝呵！我們這短促可憐的生涯，對於建築在我們死骸上的這偉大的將來，能算

（註一〇）Hekatombe，古希臘祭神所用的大犧牲。

什麼呢……」

「呸，多麼討厭！你豈不怕，你的莊嚴的將來太有屍氣麼？」綏惠略夫問，又衝出短短的笑來。

——我和自己爭壞够了！他想。

「你豈不知道，」客人往下說，彷彿他沒有聽到抗議似的。「我們爲要突進向前，怎樣的在一步一步的挖通那「惡」的多年的大勢呢……而你真還能疑惑這真理的凱旋麼？你記起來了罷，對於惡的戰鬥是不能用惡的……」

綏惠略夫沈默而且聽着。他彷彿覺得，正在一所大教堂中，站在許多羣衆的最後排列裏，遠遠地聽到一個說教的依穌忒教徒的嚴肅甘美的聲音。

「是了，還有我們自己呢？……我們，將凡是我們所有的最寶貴的東西——生命和幸福——全都捨了的；我們又怎樣呢？」他低聲的問。

「我們就當作肥料，肥沃那土地的……這地土，從這裏便迸出新生活的萌芽來！」
「然而又有誰來，將這些喝我們的血，樂我們的痛苦，樂着在我們……照你說，便是

「在肥料上跳舞的這些，加以報復呢……」綏惠略夫尤其低聲的問，用了非常異樣的聲調。

「這和我們什麼相干呢……歷史，或者如果你願意，便是上帝會來處治他們的！」綏惠略夫大怒着捏住他的喉頭。

「哈，這就完了麼……這就完了麼……」

于是他忽而銳利的獐野的叫喊起來：

「你誑！你是教士……黑教士……依耶穌教士！你來，就爲要欺騙我！我扼死你！」

他叫喊，他自己的身體因爲憤怒和嫌惡發着抖，搖動這人的喉嚨。他將客人向牆壁只一推，至于那頭在壁灰上撞出一種鈍聲，而且擠緊了又長又細的頸子。于是他覺得，似乎亮起一道光，似乎有誰刺了他的心，他便醒了。

他的心在胸膛裏撞擊，彷彿要跳裂了。眼前旋轉着紅的和金色的圈，他全身都流滿了熱的粘汗。他仰面躺看，蓋被一直裹到頸邊，並且看着他空屋裏蒼白色的晨光，載着暗黑的一堆衣服的椅子和現在已經向明的窗門，但不如意的固執的重擔這一種感覺還

只是留在他腳上。

綏惠略夫努力了力，坐起身。

在他腳上放着他的外套，是從牀欄上滑下來的。

「沒有別的！」他冷冷的微笑，又想躺下了，但突然停住而且直坐起來。

十一

在下面的什麼地方，住宅裏面，他聽得小心的步聲。他高仰了頭，輕輕的迅速的坐起。有誰走上樓梯來，愈來愈近了，用那沈重的靴子極謹慎的踏着石級。

綏惠略夫坐在牀上屏息的聽。

有誰站在大門外邊，似乎也正在屏息的聽。靜了許多時；綏惠略夫終於相信，以為只是他顛顛部的血脈的跳動了。一切都平靜，但有黑暗在他眼前輕輕地彷徨。

「只是自己疑心罷了，」綏惠略夫放了心將頭靠在枕上的時候，他想。

然而這一剎那間他睜大了眼睛，彷彿被誰摔出了臥榻似的，忽而赤着腳站在冰冷

的地面上，在房子的中央。從鈍滯的寂靜裏，透出一個小心的，僅能聽到的聲音：是鐵的發響，便又沈默了。有人極謹慎的想弄開住宅的門。綏惠略夫像影子一般動作，整理起東西來。他恰在穿靴的時候，他又聽到一種新的響聲。他凝了神，幾件衣服提在手裏，更加屏息的聽去；于是他更加迅速的穿了衣裳。此刻又添上幾個人，用心的蹭着，走上樓梯來了。

『這是他們！』

綏惠略夫游移的立了片時，便急速的穿起外套，戴上帽子，開了房門向廊下望去。

一個閃電似的想像通過他腦裏了；他記得，他昨日走到廚房裏喝水的時候，曾在窗間很近的看見鄰家的火牆；那窗門也沒有兩層的格子。用了迅捷的舉動，閤靜的像一匹貓，遶過了行李和帳幔，他向着廊下，在重濁的空氣裏直溜過去。到轉角處，那兩個老人睡着的所在，他又站住了一瞬時。帳後的低微的鼾聲忽然停止了。綏惠略夫挺然的立着，而且屏息的聽；于是又輕輕走去，開了廚房的門立定了。廚房裏已經很明。有些不分明的什麼器具在竈上發光，一個冷定了的撒摩跋爾立在桌子上像是瞌睡。一匹貓從竈面跳到地上，豎起尾巴向綏惠略夫唸着呼盧，跑走了。滿是冷熄了的煤煙和酸菜湯氣息。綏惠略

夫走近窗前，向外面凝神的看出去。

從昏濁的塵封的玻璃裏，僅能看見一點東西；只有一道雲閃的透明以及一座挺直的灰色的牆垣一直通到深處。

他周圍一看，便輕輕的想要除下窗上的橫門來。窗門微微作響，開開了，一道寒冷新鮮的空氣注在他的臉上。他探出身子去向底下看。

一直下面，雪白的閃着石路；這顯出這印象，似乎在地面有一個險惡的深淵。冷與死的噓息，從那里直冲到他這里來。在火牆的灰色線的上邊，展開着單調的早晨的天空；他的無限的空虛，吐納着自由與寒冷。

綏惠略夫回頭向着家中留神的聽。

這瞬間騷然的響出鈴聲來，彷彿活的一般而且促着警醒，于是全世界的寂靜和睡眠似乎都因此動搖了。

綏惠略夫小心的敏捷的攀上了窗門的鐵葉，向下邊閃閃的石路這可怕的深淵裏只一瞥，便直跳下去————這一剎時他覺着一種感覺，是自己的身體在空氣裏，在深

淵上的可怕的落下，懸空，脆弱，沈重……於是那冷的石造的火牆便很重的撞着他的胸脯。

在非常的緊張裏，痠攣彎曲了的手指緊緊的抓住了弓形的鐵葉，那鐵是蓋在牆上的，因為重量，便戛戛的響而且彎折下來了。兩腳痠攣的滑在牆上，膝蓋支柱着仍然止不住的向下劃。綏惠略夫覺得他的身體意外的沈重了。他蟠屈起來，像一匹墜下的貓，當他使出最後的死力，兩隻手緊捏住彎折的邊緣。鬆了，便又緊緊捏住，將一隻肘膊支在鐵葉上面的時候，他已經閉了眼睛。他於是又抽搐的蟠屈着，兩腳抓着牆壁，將那肘膊支起自己來，便又用另一隻手扳到那邊，用前胸移上了屋頂。

不少時光，他一半失神的躺在又冷又溼的鐵葉上，只在他跳躍的心頭覺得劇痛；一個可怕的落下的感覺，也仍然留在他肢節的中間。

從院子裏起上一種喧譁來；這便催起了他。有誰說話，在什麼地方遠遠的，在那深處。綏惠略夫匍匐着，在斜面上緩緩的滑到屋頂窗的左近。

那地方，是斜面屋頂的那一面，他從這上頭看見一所陌生的巨宅，關閉的窗戶的排

列，枯樹的頂，以及平坦的綠的草場。一個黑的小人兒，看去好似一個滑稽的扁平的小蟲，從頭部已經生出腳來的一般，在這家裏的白的石路上走。他的一疊連的腳步，響得可笑的分明。

綏惠略夫溜過了屋脊，再向周圍一看，便消失在闊大的塵封的屋頂門的黑暗裏了。天空冷冷的向下看。屋頂和煙突的大海遠展開去，在這後面，地平線的極邊，遠海顯出青藍，當早晨的陽光中，已經徐徐的轉成青白了。

十二

亞拉藉夫被尖利的鈴聲，那宛然就在他房裏發響的似的，驚覺了。他照例的先取紙煙，但這瞬間又有什麼壓住了他的心，他去摸火柴的時候，便仰着頭屏息的聽。瑪克希摩跋在伊房裏動彈了。人聽得，伊怎樣呵欠，裙子的響聲，又撞在什麼東西上，於是赤着腳，沿着廊蹭去了。

「誰在那里呢？」亞拉藉夫聽到伊的渴睡的不高興的聲音。

「電報麼？（註一一）給誰的電報？」瑪克希摩跋問。

大約伊得了答話的，然而很低，至于辨別不得。

亞拉藉夫急忙仰上而且坐起身。

「那里！」這像電光一般的穿過他的腦中，各種想像和觀念合成的一個旋渦便在他頭裏面旋轉。那小包裹和紙片，老鷹臉的小男人留在他這裏的，忽然現在他眼前而且長成一個怖人的巨物了。他幾乎想要叫喊，教人不必去開門；他跳起，便奔到廊下——但已經確切的分明，聽得抽開門門的鐵的聲響，以及沈重的，穿着鐵釘底的長靴的，許多人們的腳的悄悄的踏步了。

這回似乎全世界都已覺醒過來，並且閃出了可怖的奪目的顏色，叫喚和呼哨的
聲音。

只穿了小衫，又長，又瘦，長着碩大的手腳，亞拉藉夫癱攣的在屋子裏盤旋起來了。屋

（註一一）電報！是俄國警察要執行家宅搜索，在夜間叩門，對於房主人詢問時候的

一句常用的回答。

子裏忽而一切都明亮。片時之前，他相信，還是全藏在昏暗裏的；然而現在照着破曉的青白微光了，一切都分明識得：桌子載着未完的著作，上面是紙煙，靴子在牀底下，圖像在牆上。一切都這樣簡單，稔熟，這樣平常而且可愛。

「但你們要到誰這里去呢？」惴惴的問着瑪克希摩跋的發抖的聲音。

他們回答什麼，沒有聽到，單是那老女人發出一聲短的叫喊，將手只一拍。沈重的腳步聲的雹子便立刻在廊下騰沸起來。

亞拉藉夫闖向門口，自己也沒有計算是什麼緣故，只是輕輕的鎖了門。

于是他跳到桌旁，擎起包裹，在他似乎是十萬磅重的石頭，他暫時捏在手中，便又擎着這奔到窗下。

「——炸掉——都一樣……」他想，站在開着的半窗面前，從這里進來柔軟的新鮮的朝風，迎面的吹着。「——都一樣——後來可以否認的……」

他的錯亂的思想如同發熱一般的回旋，他將包裹擎出了眺望窗，炸彈便暫時掛在這院子的四層樓的深淵上。亞拉藉夫幾乎已經要放手了，在突然又有一個別的思想閃

出他腦裏的時候；這思想是非常恐懼而且無法，亞拉藉夫竟至于像負傷的野獸似的呻吟起來了。

「我怎麼辦呢……這紙片……姓名住址他們一定會在院子裏檢齊的……燒麼？……沒有工夫了……」

「那就這樣的……爲要救出別人，毀了自己麼……但是，我已經對他們說過！我懇求過他們，他們應該給我安穩纔對……現在他們還有什麼權利，可以仰仗我呢！……」

全家都醒了，什麼地方有孩子啼哭了，有誰喫了驚；有的歎着氣。在鄰室裏，那綏惠略夫所住的，有大聲的說話，家具的翻倒，罵人。

「的確逃走了；還有什麼……許是逃到鄰室去了罷，大人……這裏是一個大學生……鬼捉的——將鎗擎在旁邊罷，撒但，我們不要傷人！」冰冷的，憤怒的聲音擁到亞拉藉夫這裏來了。

忽然有人叩他的門。是一種很穩當而且規矩的叩法，以致亞拉藉夫隔了關着的門

也似乎看見這叩門的人來；是一個和氣的懂事的警官，帶着圓滑的派頭和無所假借的洞察的眼。

他于是一跳，竭力的使沒有響。離開了窗門，將炸彈擱在桌上，重行拏起，險要擲下去了，卻又塞在褥子的底下。他又更向下面推，于是便站着，無力的掛下了長的強壯的臂膊。在房門上又敲着了。

「勞你駕，你只要開一下就是了！」叫着一個沒有聽到過的聲音，柔媚的但又非常凶險的響。

亞拉藉夫沒有答。對於這類人們的，和母乳一同吸進去的舊日的憎惡，以及全生涯中發達起來的憎惡，汨沒了他了。他自己也說不出決心的緣由來，便向那漆黑的爐門，跪了下去，這裏面向他吹出一陣冷灰的氣息。他非常迅速的拉斷了綑着包裹的繩索，將紙片便撕。鐵門的火爐裏有聲，紙片聲也似乎傳遍全家了。

「你開罷，否則我們要砸門了！」一個冷酷的氣忿的聲音叫喚說。現在確乎已經有許多人站在門前；而且忽然用全力的敲打起來了。

「他們走了先着哩！」這思想透過了亞拉藉夫的腦中。于是他宛然看見了一切的，凡那運命和性命，全繫在他可能將紙片消滅與否的人們；還是獻出他們呢或者竟犧牲了自己呢。全部的大事業，這裏面包含着幾百個少壯純潔的靈魂的，光明的奮不顧身的大事業，忽地現在他眼前，他在靈魂裏，彷彿看見十多個熟識的面貌，正對他滿抱了希望。他自己覺得渺小而輕微了。

「現在，怎麼好呢？」從他靈魂的深處，涌上一種溫暖的聲音來，充滿着熱淚和激動。『即使這樣……寧可我……』

人們擁擠在門外，簡直不像這人，卻是一羣野獸了。

「總得開！這是甚麼！你遵照，」那聲音威嚇說。

亞拉藉夫突然發出獐猛的冷酷的情怒來。他有這心願，對他們要咆哮，歌唱，呼哨，要送給他們以穢惡的暴戾的罵聲。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的有一柄沈重的手鎗在他手裏了。大約他從桌上取那紙片的時候，他也就抓起這東西來。

「你遵照……吓什麼，砸門罷推！」

「鬼捉你們，我用過你們的娘！」（註一二）亞拉藉夫轉臉向了房門，發狂似的咆哮說：一面將那紙張，雖然也只是出于本能的，卻還在不住的撕成碎片。

房門忽然發了聲，一條黑的闊大的裂縫裂開在白的門板上。木屑墜落下來，鑰匙鏗鏘的落在地上。許多聲音怒吼起來了，一個黑影，他前面先閃着一個鎗柄的，從裂縫裏徑擠進來。

亞拉藉夫開鎗。

黃的短的電光只一閃，有人狂叫着，沈墊墊的向後倒在廊下了。

「捉住他！捉住他！開鎗！」許多聲音咆哮說。

亞拉藉夫用腳尖蹲着，蓬亂的頭髮，只一件小衫，他的眼發狂似的晃耀，伸開他長臂膊，向房門的裂縫裏一鎗又一鎗的放。他再不知道什麼，也不再感到什麼了，除了那獍野的原始的憤恨與震顫的憎惡，這種非人間的憎惡，便是用在踏殺毒物，殲滅仇敵，絞殺犧

（註一二）俄國平常的罵人的話。

牲的。忽然從房門這烏黑的裂縫裏對他開了鎗。火爐的小門裏的一聲關上了，又從釘子上掉落一面圖像來，牆上便飛下了白色的屑粉。

亞拉藉夫跳在旁邊，貼着牆壁，迂迴着，這樣的挨到門口去。射擊的彈火似乎也打在他臉上了，但是，一跳到了門，他便從裂縫中伸出手鎗，對着人身只兩發，那身體幾乎要觸着兵器了。

一聲喊震得他耳聾。射擊停止了；有人發出裂帛似的難辨的呻吟。

「噯哈！」亞拉藉夫在意外的娛樂裏大叫起來，全身是洋溢的喜歡，准備了，無限的射擊和殺戮。

「且住！他拒捕……到別的屋子裏去罷……」許多聲音叫喊說。

亞拉藉夫竭全力抓住一個沈重的衣櫥，移來塞了打破的門。于是他闖回爐邊，將撕碎的揉掉的紙片點了火。火便高高興興的延燒起來，用了浮動的顫抖的燄光照着這損壞的糜爛的屋子。

亞拉藉夫將背脊靠在屋角裏，四顧他的周圍。

這其間，已經完全明亮了。他原來的愉快的屋子顯得特別的悲涼。燈盞跌倒了躺在油漆中間；託爾斯泰的肖像歪掛着，穿過了一顆彈丸；壁粉的白屑積在屋角裏，青煙升起他繞繚的一縷，正逸出那摧破的窗門。

亞拉藉夫彷彿覺到，他許是發了狂；這並非真實的事。在昨日，在一二小時之前，他還坐在寫字桌前寫，而且他平時環境的各件書，圖像，紙，也都活潑潑地遠在他的周圍的。說不出的悲痛，裝滿着結末的淒苦的眼淚，穿透他的靈魂了。他注視他的桌子，他的書……于是絕望的搔着頭髮。他所有將來的生活，可以極有興味，又遠大又光明，充滿着可愛的工作，可愛的人們，充滿着難以形容的興奮的，愉快的日子與愛的生活，掠過了他的眼前。這生活，是應該到來而不會到來了。

「死，」絕望的聲音在他這里模胡的說。

「爲什麼呢？出了什麼事呢？只是一件胡塗的偶然的事……」他還有工夫想。

沈重的打擊的急霰從鄰室落在門上了。有一件重的東西拖到廊下。于是又忽然發出射擊，灰塵從頂篷上搖落下來，門的碎片打着亞拉藉夫的臉，臉上便立刻流滿了熱血。

「噯，哦！」他用了異樣的死滅的鎮靜說，「……要是這樣罷……」
暢快的，復讎的憎惡，無可按捺的衝上他的喉嚨來了，他嘶啞的嚷出了不知怎樣的一句話，便只一躍，貓似的跳到牀邊，向炸彈伸着手。

「開鎗這邊！」有人叫喊，彷彿是，便在他的耳邊。

亞拉藉夫沒有聽到鎗聲。有什麼在他眼前眩目的燒着了，全屋子便都不知所往的飛向一旁，亞拉藉夫很重的仰倒在地上。

立刻寂靜了，是緊張的可怕的寂靜。

臉色青白的憲兵向房裏面窺探，手裏捏着鎗。

青煙升作繞繚的一縷，還只是逸出打破的窗門去，這背後映着東上的陽光，亞拉藉夫倒在他房子中央，臉向着上面，撒開了臂膊，挺着僵了的長腿的膝蓋。他的慘淡的鼻子，烏青而且血漉漉的，正向頂篷看。他的頭旁，在地面上迸流着一點黑色的東西。

綏惠略夫提高了外套的領，兩手深埋在衣袋中間，在明亮的街道上走。所有路角上都有賣日報的人售賣報紙，大聲的嚷，似乎是頌揚他的貨色。

『摩何跋耶 (Mokhovaja) 的慘劇呀！同無政府黨人的開鎗呀！』

綏惠略夫買了一張報，到益加德林 (Yekaterin) 公園裏坐定，看那詳細的報告，其時正喧鬧着環繞遊戲的孩子們的聲音。

『從窗間逃走之無政府黨人，藉農民尼古拉·耶戈洛夫 (Nikolaj Yegorov) 綏惠略夫出名之護照而生活者，據警察之探明，實即官廳訪拿已久之由烈夫 (Yurejv) 大學生來阿尼特·尼古拉微支 (Leonid Nikolajevitch) 多凱略夫也。彼已經判決死刑，在由法庭赴監獄之塗中，乘監押官之隙而逸去，對於彼之逮捕，業已定有方略矣。』

綏惠略夫的臉完全冷靜。只是看到那地方，那訪事員利用了許多驚歎符號 (—)，使出誇大的悲劇筆法，描寫那尋到亞拉藉夫的屍首的地方，綏惠略夫的眼睛有些痙攣，這似乎是苦惱的同情，也許是狂亂的憤怒。

他于是起立，從蠕動着的孩子羣上頭瞥出隨便的眼光去，便走出了公園。

他經過了異樣的緊張。有一種韌性的不能抵抗的東西只引他『到那邊去。』他自己很明白，所有的遭遇都已說明了，他要被特伏耳涅克認識而且擒拿。他夾在不措意的憧憧往來的大眾中間，已經覺得有一隻無形的手，慢慢的無可引避的向他套下一個死的圈子來。這顯然是，他早已不能離開這都會，也不能闖出這街道了；況且他既然肚飢，又冷得寒戰如一匹無主的狗。但這捉狗一般的窮追的感得，卻呼起他的嘲笑和獷悍來。

『都一樣，』他想，其時他機械的而且外貌上很鎮靜的向前看。他又仰着頭緩緩走去，一個不可解的迫壓，便是憤怒和絕望和同情集合起來的，引他到那里去了。

遠遠的早見到在熟識的房子旁邊有一大堆烏黑的激動的羣集，又有兩個騎馬警察的暗黑形相，突出在一羣好奇的人的頭上面。

綏惠略夫混入羣衆裏，這羣衆都擁在大門左右立着，又擠滿了對面的石路，要聽人們怎麼說。

大多數只是默默的等候，也竭力向那宅子裏探頭，這裏面是密排着警察的黑形相和灰色外套的區長。車道上停着一輛赤十字會的馬車，那通紅的苦痛的象徵，正在不著

語言而說明這里演過了可怕的悲劇。

一個畫匠伙計，頭上戴一頂塗滿了白和綠顏色的帽子，正在一堆人裏面說些話；大家便奔向他，從背脊和肩膀縫裏，伸上那因為好奇而發亮的臉來。

「那是這樣，想要擒拿一個人，那正在察訪的，那人卻不消說早已跑走了。哪，這纔是搜查屋子，但是那一個，那不相干的，放了鎗……打死兩個人，一個憲兵穿通了肚子……哪，這樣子，所有住戶便都退出，開起鎗來了……」

「但是那一個個人于這事有什麼關係呢？」一個很像樣的胖紳士綿密的問，那模樣，彷彿他受有恢復秩序的委託，而且這小工也應該嚴加詳細的審問似的。

那畫匠伙計，非常有興，自己很覺得，他是通達情形的人物了，便大快活的從這邊轉到那邊，格外趕快的說下去。

「那一個與這事是不相干的……在他這里，聽說，尋出了一個炸彈……」

「你怎麼說——搜出了炸彈——還不相干？你胡說，胡塗小子！」

「正不是胡塗！但是，早說過，他本來沒有被搜，警察並不知道他，到後來纔明白的。」

「借問你，這是一個何等樣人呢？」一位太太大聲的騷雜說。

「哦，我不知道。」那伙計悵然的答。

伊那描畫過的眼睛因為好奇發了光，溫柔的面龐轉了蒼白了。

「那便簡直是誤殺了？」

「正是哩，現在纔曉得了……怎樣的錯。」講演者將兩手一攤，並且放出眼光去，帶了一副似乎這事件于他很有興味的神情，微笑着遍看那些聽講人的臉。

「但這實在怕人呵！」這太太大聲的說，也向周圍看，彷彿訪求贊成的人。

「哪，你知道……在他這里也發見了一個炸彈，」一個少年軍官通知說，略看着這標綴女人，微笑着。「這總是掃蕩一回！」

那太太的黑眼珠立刻瞥到他，但人不能知道，在他們中間是甚麼一種表象：獻媚呢，或是反對呢。

「是的，然而總還是怕人哩！」伊說。

綴惠略夫默默的聽着，他那冰冷的明亮的眼睛只是慢慢的幾乎不能分辨的從這

一個臉上移到別個的看。而且他愈是四處看，便愈加緊閉了他的嘴唇，他深藏在衣袋裏的手的指頭也愈加顫抖起來了。

「很好，他們鎗斃了他！別人也可以小心些，竟成了時風了，放炸彈。」

「鬼知道……這太過，」有人緊接着綬惠略夫的肩頭低聲說。

他急忙轉過臉去，看見了一雙年青的眼睛，正含着激昂與輕蔑向那衆人看；一個年青的姑娘立在他後面。

「然而這樣最好，」和伊同伴的一個大學生回答說。

「你說什麼！」

「那麼，他倒是絞死好麼？」大學生苦惱的說，低下了眼光。

綬惠略夫注意的向他看。

但是這瞬間，當那大學生覺到這注意的時候，他也已經自己省悟了，他一觸那姑娘的臂膊並且說：

「我們走罷，瑪盧莎 (Mariusja)……我們何必在這里呢。」

「搬他來了，搬他來了！」人堆裏發出這呼聲；全體便起了動搖，都向大門擁擠過去。最先現出警察的頭來，其中有兩人去了帽，其次是一個憲兵的鬍頭，他們擡着一件東西，不能辨別是什麼；只在布褂底下露着長的褐色的頭髮，當着微風徐徐的動搖，以及一點又高又瘦的前額。

「愛也是，自己犧牲也是，同情也是！」綏惠略夫在耳朵裏響着亞拉藉夫的激昂的喉音，他臉上便發出剎那間的痙攣來。

人堆遮蔽了死屍，人只看見，搬運病人車的綠車頂怎樣在那停着的地方動，搖擺着，緩緩的前行，和他那可憐的赤十字怎樣在烏黑的路人中間，一高一低的起伏。

衆人漸漸走散了。

只有小堆還留着。那畫匠伙計還只是講，劃着臂膊，道上空虛起來，馬車也又通行，人們走過，都用了不知所以的好奇心向門口看。

綏惠略夫歎一口氣，但即刻忍住，兩隻手深埋在衣袋裏，用了穩當的步調住前走。沈重的思想彷彿一條無窮的黑線，穿透了他的頭顱。

他想，在那一回，當他所愛的那女人，被絞的時候，或是他知己的誰，去就那自願犧牲的死的時候，也沒有人嚷出苦痛和恐怖來，也沒有人離開了他自己的營業。人們並不互相關聯，來分擔那些可怕的可悲的消息。照舊的是走着街道電車，照舊的店鋪都開着，照舊的如在鏡中，盛服的女人悠悠的散步，莊嚴的有事的男人坐車經過了。他那被悽慘和絕望的無聲的叫喚抽作一團的心，已給碎裂了的那可怕的苦痛，全沒有相關的人。

他這沈重的思想似乎使他 and 外界都隔絕了，但他練就的能夠細聽的耳朵卻覺着一種異樣的足音，只是跟他走。

在那房子前面的人叢裏，綏惠略夫早覺到有詭譎的嚴酷的眼光，躲在別人的背脊後面，正對着他看。他回顧幾次，卻並不能覺察出什麼來。他到處只看見同是單調的緊張的生臉。然而他那異樣的感覺卻是強盛起來了；他的心隱隱的紛亂的跳。

大路的盡頭是一條大河，碧綠的水波，上面罩着汽船的煙，尖利的汽笛聲一直響到遠處。遠去，在那一岸，包在煙雲似的灰白裏的，是房屋，園圃，工廠的煙通；這些上面沈沈墊墊的橫互着一縷烏黑的安靜的煤煙，汙染了高朗的天空的邊際。

綏惠略夫略一思索，便向橋轉了彎，他無意的向周圍看。

兩隻眼睛嚇人的釘着他的臉。一個通黃胡鬚的男人，高領子和端嚴的高帽子的，幾乎正踏着他的腳跟。他們眼光相遇的一瞬息間，在可怕的彼此的理會裏，他們都冰一般冷了。但這只是暫時的事，綏惠略夫便轉過臉去，彷彿無事似的，依舊向前走，高帽子男人急急忙忙的趕上他，毫不停留，逕自前去了。

一切事都經過得迅速而且依稀，綏惠略夫的初意，以為他自己想錯了。但他的心鈍滯的跳，似乎要警告他。他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警察的黑形像，非常從容的用白手套擦着鼻子。高帽子男人安詳的一直走，一步也不緩的，追上了那警察。彷彿他正在辦一件忙迫的事。但那警察卻一聳，垂下手去，詫異的看他，又蒼皇的向周圍看。

綏惠略夫立刻實行，又神速又精細，彷彿他早經想到似的，轉過身去，混在迎面走來的一隊泥水匠裏，又向埠頭轉了彎。遠地裏橫着夏公園和通到一無草木的戰神場（註一三）的路。他用了電光般迅捷的分明來估計了距離，他看來，夏公園是走不到的了；但

（註一三）在彼得堡中央的大操場。

埠頭卻開展坦平，彷彿一片沙漠。在來來往往的人們的大羣中間，他也仍然是無可隱蔽而且孤單，宛然在荒涼的雪野上。

「現在，怎麼辦呢？……都是一樣……」他想，冷淡的站在芬蘭公司的船橋面前，汽船正叫着開行的汽笛。一個機器的精確運動似的，幾乎沒有盤算，綬惠略夫直躡上那動搖的跳板去，只一躍便上了汽船的艙面，混入了那些正在忙着向黃色椅上尋坐位的，各色人們的中間。他這纔轉向後面看。

頗遠的地方，在船橋的進口，他看見三個人形相，彷彿與全世界上隔絕了的一般。

這是一個偵探，一個警察和一個兵騎着馬。他們互相商量，臉對着汽船，而且無意識的在那里來回的走動。十分確鑿的綬惠略夫識得他們那游移的緣故了；他們不知道，到汽船開走為止，是否還有追上的時間，所以他們無端的忽而向前，忽而向後的奔走。但當那警察終於定下決心，一手按着佩刀，向綬惠略夫走進一兩步來的時候，汽船卻剛剛發一聲叫，喘息着，威風凜凜的離開了船橋。那兵便突然撥轉馬頭，用了全速步從那地方馳出船橋去，同時偵探和警察也都向別方面跑去了。

「打電話……報告分署的」綏惠略夫想，似乎早有人對他豫告的一般。

于是他又迅速而且精密的，一個機器似的跳上艙舷，只一瞥估定了船橋和船身之間的短距離，往下便跳。幾個人嚇得發喊，但他竟到了船橋，一滑，幾乎掉下水裏去了，然而還保住，跑過跳板，轉身向夏公園這面走。

他愈走愈快了，其時他也用了全力的防止，不使成爲飛跑。但這樣也已經惹眼，許多人詫異的對他看。一種很可怕的力量難以忍受的衝着他的脊梁。他想要回頭去看，又不敢竟看。他覺得，他彷彿已經被擒，彷彿四面八方都向他伸出許多的手來了。

美觀的高牆，樹木，黃葉和花壇，貴婦人，軍官和孩子，全是夢境似的飛過了他的面前；並不轉入公園，綏惠略夫這時已經是飛奔了，來到豐檀加（註一四）上面那險峻艱難的浮橋上。他隱約看見小艇子平頂篷，彎着腰的農夫，拏了長桿子攪些什麼，朦朧的遠地裏還現出道路和人家；他已經不能自制那狂亂的壓迫了，徑奔下橋去。一個在值的警察，魁梧的紅臉東西長着花白鬚子的，向他喊些什麼話，但綏惠略夫已經隱在馬車的那邊，當面

（註一四）Fontanka 是彼得堡的小河，在涅瓦（Neva）附近。

看見一個詫異着的女人臉，頭上戴一頂異乎尋常的亮藍帽子，仍是竄，逸出了兩輛別的馬車，來到一條空巷裏。

此時聽得在遠處有許多聲音的叫喊，但他並不回頭去看，只是跑，自己全然不知所以的，進了第一個開着的大門。他到一個院子裏，四面高得像鑛洞一般的；一個保姆和兩個孩子戴着亮藍帽，正和他當頭遇見。

「你怎麼這樣跑，瘋子似的！險些闖倒了孩子！」保姆大聲說，但綏惠略夫趕快的，沒有答話，飛跑過去，進了別的門，類乎一個汗穢潮溼的地窖似的，到了第二個院子裏。

他以為聽得，那保姆怎樣的嚷：

「這一個門便是他跑進去的……這一個！」

許多窗戶和門現出在他眼前了；幾個陌生臉的人都立定了將眼光跟住他看。到處都荒涼而且明亮像一片沙漠；一切都拒絕他好像一個讎人。

他站住向後面看。在黑暗的門框間，他分明看見一羣人，是追着他過了第一個院子的，很像一幅圖畫，最先跑着的是一個胖警察穿了黑外套，這時絆住他的腿；綏惠略夫自

己相信，知道他怎樣的一面走，一面又用手槍瞄定了他。但這也只是剎那的事，彷彿一個幻視罷了；第二剎那他便瞥見旁邊有一個別的門，由此通到側屋，他便闖，喘着，胸間帶着劇痛，進去了。

一個面生的人，看來是全沒有用意的對他走來的，站住了，向各處看，剛從綏惠略夫的肩膀上射出視線去，那臉便忽然變了野獸似的凶相，伸開臂膊，攔住了去路。

「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一會兒！」他叫喚說，幾乎是高興似的。

「放走！」綏惠略夫聲嘶的答：「與你甚麼相干！」

「唉不的……你等一等……幫忙呵！」他忽地咆哮起來，抓住了綏惠略夫。

「拿住他！」後面大叫，助着威。

一瞬息間，綏惠略夫凝視着這黑鬍子和無意識的狂怒的眼睛的生臉，于是他便在這臉上，用了死力揮給他一個拳頭。

「呃……」這男人發一聲很短的悲鳴，滾在一旁如一個裝滿了的口袋。

「拿……拿住他！」喊聲滿了空際，警笛的悠揚的翻轉，鑽到耳朵裏來。

然而綏惠略夫轉了彎；在昏暗的牆壁上，他瞥見一個明亮的大門，這便通到街上。那些人們的黑形相便都從那門奔迸出去了。

十四

四近都淒涼到像是怖人的冢地。嗅着是潮溼的粘土和碎磚的氣息；綏惠略夫蜷伏着的隅角裏的，百餘年的塵埃似的氣味，也混在這中間。

兩三小時之前他便站在這里了。在一所正要改修的屋角裏，碎料堆子的後邊。這地方，是頹敗的牆垣和蒼黃的土塊，傷口一般開着的，華美的舊痕還未全消的所在，還掛着高貴的古壁衣的殘片，金彩和雕紋的裝飾的零星。這里住過那別樣的，往昔的塗飾的人。在這一室裏，或是還睡過嬌惰的豪華的貴女，遍身裹着花縠與麻綢——這是美與享用的大觀了，這只能在剝削那吸血餐屍的黑土的制度，那多年的似乎不可動搖的制度這一片地面上，纔能够發榮滋長起來。但現在卻給新主人的貪暴的手所毀壞了，而在淺藍色的屋角間，又漆黑的站着一個捏了手槍的獍野的人，後面襯着黯澹的描金的百合。

綬惠略夫進到這里，是在他詭迷了追迹的人們之後，穿出一所木院，又攀過了一重板牆。他當初很擔心，這藏身地不能安穩，因為不住人的建築裏，人大抵首先會來搜尋的；遠走麼，他已經乏了力，于是就這樣停下了。許多時他只能聲嘶的呼吸，又用那鬆懈的手擦攣的捏着手鎗，准備定，對大衆的第一個就放，只要是出現到這類敗的門的破口來的。他耳朵裏還響着喊聲。許多腳的踏步，在白石階級的陳迹上沈重的騰跳過去。他的胸脯發了吹哨樣的聲音起落着，他的眼睛閃閃的野到如一匹窮追垂死的狼。但是分時，都經過了，一切都空虛而且寂靜了，只有嗡嗡的雜音，間或從街頭送到他這里。

綬惠略夫早不能想了；四面什麼情形，也幾于不能懂得了。他只是自然的等候着黃昏，而且常常要合眼，極頂的衰弱，使他全身不靈，又發生難當的戰慄，他已經不能振作了。他合上眼睛，便看見街上的羣衆，人臉浮出，人手向他伸來。又有人射擊他兩回；但這事幾乎並沒有鑄在他記憶上，也許是想象罷了。一個別的印象非常怖人，卻于他總是忘懷不得。當他在或死或生的追逐裏，凡所遇見的一切，個個都是仇讎，沒有一人肯想隱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條路。倘沒有臉上現出暴怒，倘沒有擋住去路而且伸

手要捉住他，那就確鑿還只是無關心或好奇的人，不過觀看那獵取人類罷了。

對於這些事的回憶，是最鋒利的，而且燒着他的靈魂，較之記起那追捕的人的臉來，尤爲苦痛，他于那些人們是全不加什麼想象的了。這只是非人格而且盲從，跟在他後面如一羣練就的獵狗。

綴惠略夫不再深究了，離死亡有怎樣的近和得救的希望又怎樣的微；他單是想，他能否竟做到他的偉大的計畫，這計畫，便是他挾了很多的憎和愛，規畫出來的。他記起一個漂亮的軍官，從韜裏拔出刀來，幾乎要劈，他記起一個威嚴的老紳士，伸出他散步的手杖，想攔住他，他記起了各種別的事而且因爲憤怒與輕蔑，全身都發抖了。他早沒有出路了。他自己知道，他到了盡頭了，其時那些人們便只要活在安閑中，靜候着日報的記事裏，登出他這徐徐的死滅來。

時候過去了，他心臟的痙攣的鼓動漸漸和緩下來，胸間停止了喘鳴，拗捩的兩手也在疲勞裏自行鬆散了。這彷彿是他將一樣東西緊張到了絕頂，忽而斷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正是這樣的一時弛解，像一條繃斷的絃。他忽然安靜了，這沈重的寂滅的安靜，只有

人已經有絞索套在頸上，早不是神力或人力所能救得的時候，纔會到來。他是完全的無關心了，倘使追捕的人在這一剎刻裏歡呼着直闖進來，他一定不會做出什麼反抗了。

他的身體衰弱了。白的烟霧繞着他升騰起來，包住他彷彿一件屍衣，給他隔開了全世界。輕微的鈴聲在他耳朵裏響，他只還有一個心願：合了眼，連頭都浸在黑暗，寂靜，不動的中間。

「我睡不得！」他自己說，但那沈沈的烟霧，莫可抵禦的擁住了他的腦，一切便都從他意識上消去了，這其間他時時睜着眼睛入了幾分時的睡。

他也時時驚覺轉來，記起一切的事，發抖，鋒利的看了周圍，于是又假寐。其時他也覺得，那潮土的溼味，怎樣的冰進他的身中。

緊接他眼前，盤着薔薇式彫飾的蜿蜒的花樣；這使他苦惱至于非常。他也好幾次看得分明，知道這不過是碎白石的一塊，還能顯出怎樣的一個植物的花紋。但這植物又被煙霧包籠；他便生長起來，浮動起來，成了怖人的形像，忽而長，忽而闊，或者又散成一個陰森的人頭的形迹來。

然而綏惠略夫究竟大約是睡着了；因為他張開那自以爲只合了一瞬間的眼睛來的時候，四面已都是深藍的夜色了。夜色攀上了頹敗的牆垣，蟠在角落裏，從空虛的屋子的門間向外看。陰影無聲的動搖，彷彿是昔日的居人的精靈，那曾在這裏愛戀，煩惱，享用，而且在他不幸的難逃的時節死去的，重行出現了。

綏惠略夫似乎遇到可怕的一擊，醒了睡。有一樣非常的事出現了：他瞬息間全不明白，他在那里，他是如何；狂熱的大歡喜的侵襲，主宰了他，他的心彷彿是一個容易破碎的，脆的玻璃的器皿了。

他記起一個強烈的幻景來。這是幻覺呢，是半已遺忘的記憶，還是他的錯亂的腦做了夢呢……

「這是什麼？我見了什麼了？」他愕然的自己問。

「是可怖的東西，重要的東西，這東西，是全生命都從此開端，像滴水之在大海似的……那只是什麼呢？……我應該記憶……應該記憶……」

他腦上似乎罩上了一張鐵幕。那後面還閃着未曾見過的光明，響着聲音。又有許多

面貌的模糊的輪廓，是可以識得的，但總不能喚回記憶來而且只使他難堪的苦惱。

他做了夢，夢見他爬上壁立的懸崖去，是一個被追的，零落的，渺小的男人。人的大羣像烏黑的怒濤的濤頭一般緊逼上來，要捉住他，撕碎他；向他伸出萬千的手，抓住他的腳，他的衣裾，剝下他的衣服；然而他卻愈爬愈高遠了。他們都留在一直底下，不很看得分明了，獨有他立在眩人的高處，天風吹透着他的頭。再高，在山崖的絕頂，他看見兩個黑色的形像，凝視着全世界，獨在不可測的青空。他覺得，在他們這裏便藏着 he 全生涯的謎，而且他也一切便要明白和理解了：他爲什麼要爬到這可怕的寂寞的高處來，爲什麼那黑色的波濤，準備着，爲要毀滅了他，這樣憤怒的追趕。這形像遠遠地如在夢中，但他生長起來接近起來了。綏惠略夫用了驚人的速率飛向他們。大祕密的接近，這于他便要揭開，他的心充滿了無量的狂喜了。

「人說，人當失掉了他的理解力之先，他就感着這無可比方的大安樂，我知道的！」綏惠略夫想，而且感得，一切都是夢。但他不能離開這夢，他使了超人的努力，要把住他，要看他的涯際：崢嶸的聳在高處的山崖，遠遠的黃金色的太陽，沈在深淵裏的無際的遠方，

浮在烟霧中的，遠處的金閃閃的都市的景色，遠海的青蒼。還有兩個可怖的形像下臨着全世界。

一個是寂寞的立着，兩手又在胸前，骨出的手指抓在皮肉中間，晴空的風攪着他蓬飛的頭髮。眼是合的，嘴唇是緊閉的，但在他精妙的頰敗的筋肉線上，現出逾量的狂喜來，而那細瘦的埋在胸中的指頭發着抖。他只是一條絃，周圍的空氣都在這上面發了顫，因為精魂的可怖的緊張而起震動了。

在半壞的平坦處的邊上，躺着別的一個形像：豐腴，裸露而且淫縱的，在堅硬的石上帖着伊華美的身軀，一個隆起的，精赤的，無恥的身軀挺着情趣的胸脯，懸空的呼吸。忍了笑宛轉伊玫瑰色的身體，在玫瑰的雙膝全不含羞的張在石上的，白的圓的兩腿之間，天風吹拂着纖毛。伊的兩手緊握了崖邊；伊的一直底下是日光中的晃耀的平野。

『我是世界的惡！』在緊張的寂靜中，伊的聲音說，——『是生命的誘惑，是在黑暗的恐怖的歡娛中的地，是將永久的苦惱付給一切生物的惡！你成了人了，神的精神呵！我看見你的思想，而且看見你在將來裏，見到多少苦悶和比死還苦的無謂的努力呵！你苦』

惱着……而且人們要將你釘上十字架去，因為我比你更其美，更其明白。在這一瞬間，全世界沒有留意中，可要揭曉了：我是世界的惡！你想要成人，為的是要用了他們的語和他們說……我的成人，就因為要對你戰爭。和他們說去罷，但我總要將他們引到我這里來，教他們昏迷在我這兩膝的搖籃上，而且將你，你這奇特的，不明白的禁慾家，送到死亡裏去……在這一瞬間是我們兩個都能死的……推我下去！滅了世界的惡，你做去罷，因為你這來，是爲了救世，你要獨自統治世界的……推我下去罷！』

那裸體毫無愧色的移到深淵的旁邊。黑髮直垂的掛下峭壁去，兩手離了崖邊，又垂下一條玫瑰色的腿，圓的胸脯下臨着無地，軟軟的動搖。全體都因為興奮發了抖，只等候開首的一推，便沈沒在埋伏的深處。

『推我下去！你就獨自留着了！推我下去！你就永遠祝福了你這來，是爲了救世的……你躊躇什麼呢？看哪——我下去了！』

孤寂者的嘴唇忽然動彈了。帖在唇上的短鬚顫抖着，他又睜開了眼睛。

兩眼是冷靜明亮而且眺着遠方，似乎這透徹的眼光通過了虛空和永久。

「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歡樂我以為都不是有罪的行為！在我這里惡不能得勝！離開我罷，惡魔！」

懸崖間的小男人的靈魂被恐怖抓住了，他用了絕望和憤怒和苦痛的咆哮，大叫起來，伸了孱弱的手：

「你錯了……錯了……錯了……」

他想要到他那里，想要消滅他那不祥的言辭，盡了全力向他喊。但這可憐的人聲只是徒然的滅在空中，達不到絕頂。孱弱的人手滑下石壁來。他用了超人的努力，想要支持住，然而巖石是冰冷，不動而且堅頑，於是這渺小的張開四肢的身體轉着圓圈直墜向深淵裏……

可怕的「死」的恐怖，燒着他的精神；綏惠略夫醒了。

黑暗鎖住周圍，而且守着大秘密。

「我見了什麼……是死麼……不是麼……我就要死或者就要發狂麼……那是什麼呢——是什麼呢！」

他彷彿覺得，只要一些努力，用了最後的掙扎，他便一切都知道。不確實的言語在他的腦裏迴旋。這言語長成起來，接近起來，分明起來了……他的全靈魂緊張起來……然而忽然一切都消失了。

綏惠略夫蒼白而且驚懼，用那發抖的萎靡的腿站立起來，兩手扶着牆壁。

「我要發狂了……我支持不住了！」他想，含着失敗的微笑；又大聲說，用了異常的淒厲的聲音：

「如果已經到了盡頭呵！」

一聲響震動了空房的四壁，綏惠略夫清醒了。

掉下的手鎗，從地面上又捏在他摸索的手裏。

冰冷的鋼的接觸，使他爽神，他震悚了，聚起所有的力量，展伸了全身。依然是挺拔，沈着而且冷靜。

「我應該去了……絞架，發狂，或生活，這是否一樣的事！或遲或早……」

他疲倦的四顧，將手鎗塞在衣袋中間，跨下那模胡的白石的階級去。

他已經走到門口，望見街上燈火的紅光了，他突然立定，掏出手鎗來。在出口處，當了他的路，站着一個長的黑影。在黑暗中，那按着胸膛的兩手，紛亂的頭髮和蒼白的臉，全都看不分明，只是祈求似的向他。

「誰在這里！」綏惠略夫叫喊說；他又立刻失笑了。

只是一枝簡單の木樁，帶着一些亂麻的屑片，在黑暗和他的慌亂時候，成了一個凜然的殉教者的形像了。

他走近這東西，輕蔑的將他用腳踢在一旁，便跨出院子裏去。

幾個磚堆，木材和石灰片，看去淒涼的像是墓場。修屋的圍牆的出口正是大開，外面閃着街石的依稀的白色。綏惠略夫橫過院子，極小心的向外望。

正對大門，只離一兩步遠，在空虛的街上，屹立着三個人的形相。那是警察，肩膀上擱着鎗。

綏惠略夫一跳向後，將自己帖在牆上。

警察並沒有覺得。他們低聲的談論，但綏惠略夫能够聽出話來：

「這有什麼意思呢，無端的使人成一個殘廢的人……這是你對的……」

綬惠略夫的心大跳起來了，但他的思想依舊非常之銳利。他用了沒有聲音的舉動，抽身退回，跑出木料堆的後面，輕輕跳上圍牆，又向着材料場，那他曾經走過一次的，跳了下去。

旁邊高高的堆着木片；還有木料和潮溼氣息。空虛的看守屋的窗中全都昏暗，一切寂靜而且平安。開着的門外面便是大路，溜過行人的黑色的輪廓，得得的響着馬蹄；斜對面照耀着一家店鋪的通黃的燈火。

「我現在如果能夠走到街上，我便混入人叢裏去。我再穿出芬蘭鐵路的停車場，沿着鐵軌走到國界去……」（註一五）這極迅速的閃過了他的腦中。「我們還要大家戰鬥哩，」他傲岸的對那看不見的讎敵說，於是決然的走出了大門。

街上的燈火，喧嚷，動搖，鬧得他耳聾了。他前進了一二步，又忽然反跳回來：各各地點，巷口和路彎，都站着一樣的黑的警察肩着鎗，那刺刀在夜色裏閃閃的發亮。

（註一五）從彼得堡步行出去，幾小時便可以到芬蘭界。

「包圍了，」綏惠略夫省悟過來，抱着一種無關緊要的絕望的感覺。

在明晃晃的大道上終於不被覺察，是不能設想的。一切都已到了盡頭，但他在發狂似的囂強中，不肯便就降伏。其時他自己明明知道，人會看出他來，他卻橫過了街道，幾乎在四面襲來的警察的手底下，跑到那地方去了。

十五

漆黑的天空，映着萬千燈火的夜紅，掛在都市上。步道上頭，每個路角上雖然都點着眩眼的街燈，但與內部滿着火海似的大戲園比較起來，街路卻像是昏暗的甬道。各方面都發出馬夫的悠揚的呼聲；大衆彷彿流水一般，從夜色裏瀉向非常明亮的進口去。在烏黑的人叢裏，湧出了綏惠略夫，消失了，又出現在空寂的地方，而且鱗魚似的蜿蜒着儘走。他被那追躡的人跟定了，從四面兜圍上來，他雖然時常似乎脫逃，也不過一種最後的昏瞶的狂暴的游戲罷了。

正在戲園進口的前面合了圍。徑向着喧嚷和擁擠裏奔來的戲園督察憲兵們，都衝

進正在驚愕的人堆裏去，衆人是全不知道什麼事。只有幾個大學生，知道的，這在做甚麼，雖然無補，卻想弄大了騷擾，救出這被追的非常的人來。

「你進戲園去！」

出于自然的依了這年青的聲音，綏惠略夫夾入人叢，擠進大戲園去了。

他上樓梯的第一級上撞了一個人。身穿金紅制服的戲園工役想要攔住他，但被一雙獍野的眼睛的眼光彈了回去，又給一羣別的人們擠在旁邊了。綏惠略夫竟走到一條狹窄的廊下來；經過了衣服室，紅衣工役，盛裝的太太們的前面，跳進一間空的邊廂裏，這地方全繃着天鵝絨而且擺滿了鑲金的交椅。他幾乎無意識的關了門，又抵上一把安樂椅，便垂下手去。這就是盡頭了。

人聽得，有人怎樣的在廊下發了不自然的興奮的聲音叫：

「上了樓廂了……我看見他的上了樓廂那邊，那邊。」

有人想要開門，但這瞬間忽然熄了燈，微微有聲的開了幕，現出一座亮到奪目的碧綠的花園，和一羣人都是夢幻似的，金的，紅的，明藍的服飾。

以後接連着什麼，便是狂暴狼藉的彷彿一陣旋風。

最初是綏惠略夫除了一片頭顱和坐位的大海，沈浮在煙靄中間，和幾處昏暗的地方以外，辨不出甚麼來。他也沒有便悟，他是在戲園裏，戲劇已經開場，以及這奇特的姿態，在舞臺上跑來跑去而且動着兩手的，是演戲的伶人。

他帶着很可怕的驚惶，被追的狼似的向各處看。一切事，凡是這日裏所經歷的：奔逃，追趕，瀕死的危機，逼近的無可逃的死，竟全不相通于這與致勃勃的瞻仰的頭顱，袒露的肩頭，夢幻一般的裝飾和雜色的光輝的大海。

他起了瘳野的思想快要狂亂了，這裏的事竟是真事，對於這些，正是他無可訴說的愁慘，和他的苦惱的全般。就是這樣，沒事似的開了幕，就是這樣的樂隊長擺着兩隻手，就是這樣的走出圓裙紅鬢的歌女來，撐開了臂膊，張口便唱——輕微，美妙，嚴肅，如在宮殿中。

人正在搜尋他，立刻要尋到他，拿住他，到天明便綏了，在這里卻只是一時中止之後，一切便又安靜如常，音樂又開奏了，含笑的人們又復儼然的振作了精神，許多頭顱低垂

下去，響着妖豔的聲調，在感動中抖着袒露的蒼白的女人的肩頭，于是起了雷一般的喝采。

一剎那間，有一種東西在綏惠略夫的烈火似的腦裏長得非常之大了，而且緊張起來，但即刻迸斷了。于是獐野的披着紛亂的頭髮，帶着不乾淨的凶險的臉和閃閃的眼睛，綏惠略夫倚向廂房外面，痙攣的伸着手，便直接的開鎗，並不瞄準，射到平安的毫沒有料到的頭顱的海裏去。

答詞是一陣可怖的悲號。高亢的樂音忽地歇絕了，大眾驚跳起來。同時響着異樣的鎗聲和許多聲音的震耳的叫喚。綏惠略夫瞥見了許多回顧的驚怖到幾于發狂的臉，于是又抱了不可想像的愉快，從新的開鎗，但這次卻有了計算，瞄着密集的大眾的中央了。射擊的不絕的音響壓倒了狂野的喊聲。從勃朗寧（Browning）的平滑的鎗膛裏奔電似的射向坐位的排列上，人頭上，在狼狽的恐怖中蜷曲着的脊梁上，逃走的人的腿，這叫喚的混沌中，也透出女人的歇斯迭里的銳叫來。一個胖紳士嵌在緊接廂房的路，野獸似的發了稀薄的裂帛似的怪聲呻吟着。人們在門裏面互相抵排，裝飾的花穀和

天鵝絨都撕成碎片了，修飾的嬌嫩的女人們倒在地上，而且用了拳頭任意的亂打，不問是臉，是頸子或是脊梁。

但超出了一切，超出一切的響着，是綬惠略夫的勃朗寧鎗的不斷的連珠，他抱了涼血的殘暴的歡喜，施行復讎了，爲了那許多他自己時常遇見的，損害，苦惱，和被毀的生活。門外來了突擊，撞破了門，綬惠略夫被抓住了，摔在地面上。

他打敗了，被沃珂羅陀契尼（註一六）的手鎗逼到迴廊的角上的時光，他便站定，而他眼睛裏耀着不可移易的勝利的確信。

從遠處，從大房間和廊下，迸出雪崩似的聲響來。凡眼光所及的地方，都蠢動着人堆，個個失了人樣子。

人擡過一個胖紳士去，鮮血淋漓的禮服的衣角掃着地面；一個明藍打扮的女人，伊的白蠟似的臉垂在胸前，支着肩膀，扶出去了；在伊蓬亂的紅金色鬚子的髮曲中間，掛着一朵折了莖的雪白的百合。

綬惠略夫從那些正指着他胸膛的烏黑的鎗膛上頭，從憤怒的人臉上頭，射出眼光，去看這折了的百合花，看這從優美的享用而長成的女性胸脯的緞子似的皮膚裏，流出來的鮮血。

人叱咤他，人搖他的肩頭，但他的眼睛只是堅定而且冷靜，而且含了不可捉摸的神情，徑向前面看，似乎他注視着一種別人決不能見的東西。